THE EASTERN MISCELLANY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一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6

Vol. XXV, No. 1 January 10, 1928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日發行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號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日發行

插圖

柏林珈琲（三色版） 林風眠作……一幅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一幅

最近之中央領袖……四幅

第四次裁軍預備會議……二幅

國際聯盟行政會第四十八次會議……一幅

國際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育幹（一）

▼德奧合邦問題……育幹（二）

▼又一華僑慘殺案……育幹（四）

▼第六屆全美[illegible]議……育幹（六）

▼法美非戰條約……幼雄（七）

我們需要和平……愈之（九）

中國最近之政制問題……樓桐孫（一五）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高一涵（三三）

■火柴發明百年紀念……微知（四三）

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武堉幹（四五）

■無希望收回的美國國債和市政借款……遂初（六一）



英國勞動黨與自由黨政見之比較……俞頌華（六三）

東方與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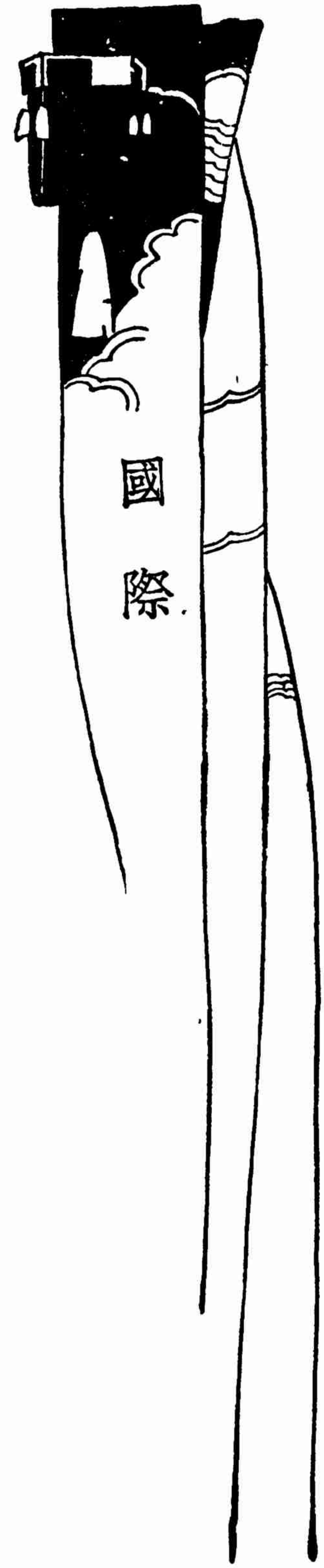
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的概觀……板本義孝（七五）
中國人口問題……桑原隲藏（七九）
中國復興與歐洲之地位……東方輿論（八五）
中國地利問題……培格爾（八八）

新創化論……張東蓀（九七）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陳垣（一一五）
種族平等之科學的論證……范錡（一二五）
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郭紹虞（一三三）
圖 摩西叔叔數雞蛋……靜恆譯（一四一）

新語林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文宙（一四四）
東方之酒神祭——日本海鄉之鬧元宵……哲生（一五一）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團……儆寰（一五四）
文學與年齡……哲生（一五七）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遂初（一六一）
科學的奇跡……大宇（一六三）

班四姑娘（小說）……米星如（一六七）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傅東華譯（一七九）
時事日誌……（一九七）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

在目前中國舉國一致的反俄反共運動中，卻時常聽到日本拼命和俄國接近的消息，這在遠東時局當中，倒是耐人尋味的一個問題。論到共產主義的危險性，日本人的恐怖，較之中國人只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在中國還沒有「反赤」這個名詞以前，日本人早已在嚴密防止過激黨的宣傳。然而她到現在竟要拼命和這共產主義的俄國聯絡，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她把「共產主義」和「蘇俄」是分別看待的，共產主義雖然不為她喜歡，共產主義所統制的八百一十八萬六千餘方哩面積一億四千萬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她卻十分感覺有密切聯絡的必要。

日本近年聯俄的企圖，自三年前後藤新平赴俄邀請越飛來日的時候便已積極的進行，到近來更非常昭著了：在俄國航空隊遊日受熱烈的歡迎後不久，便有久原房之助等一行往俄德考察情形，未幾又有後藤新平子爵等藉考查經濟專使名義往莫斯科去和俄人接洽，到最近聽說前南滿鐵路理事大藏公望，又以研究食糧問題於上月二十一日到俄國去了。

這些人的相繼負特殊使命而往俄國，其真正的用意究安在呢？電通社本月九日的東京電稱：久原現已返國，訪問田中首相，報告訪歐之結果，於對俄及對德政策，將發生新傾向云。這裏所謂「對俄對德政策將發生新傾向」，換句話說，便是日本極欲拉攏俄德，當無待說明了。日本何以要和俄德接近？據外間的揣測，以為日本將與德俄協約，結成三國同盟，以免陷日本於英日同盟取銷後孤立無援的地位。而又有一種說法，則以日本擬與俄德兩國極力為經濟方面的協定，以便增進日本的國際貿易。不過據我們看來，日本要和俄國拉攏，除此種目的外，恐怕還想乘機解決滿蒙問題，使兩國在滿蒙方面的利益不發生衝突。

蓋自田中首相採取積極對華政策後，向來為人注目的南滿方面的發展，已有逐漸移轉於北滿方面的傾向；但北滿為俄國勢力範圍所及，

她當然不能令日本壟斷利益，勢必要與她共同協商；而俄國自歐西的外交失敗後，遠東方面去年又受中國反共運動的致命打擊，於國際局勢上其感覺孤立當更不下於日本，自然對於日本倡議的提攜政策，尤樂意承受了。這只看後藤新平等沿途受蘇俄要人之歡迎，便可知俄人心目中已經有了很好的諒解。俄國因為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在外交方面，一向抱着「拉攏鄰邦」政策，我們看她對於土耳其，波斯，波蘭，阿富汗，蒙古，以及半年前之中國，都敷衍得很好，便可知其對外政策的中心所在。現在呢，她和中國的關係雖然惡化，然而她總還沒有忘情於中國。滿蒙的疆界，和俄國最為接近，她便最先想要拉攏和她一致：外蒙古的大部份歸入她的勢力範圍是不消說了；而東三省的當局，明明為搜查北京俄使館的主動者，她卻毫不計較也想與之接近了。我們試思：因日俄兩國之結合而處分滿蒙問題，滿蒙一就其範，則中國又將成何種現象呢？

此外在日俄提攜的關係中，日本還想對於大陸方面之經濟擴張問題上得一滿意的解決。例如開發西伯利亞問題，漁業協約問題，擴充北樺太島利權問題，以及關於日俄商約締結，交換海濱省權利等問題，這都是日本人所亟想與俄國妥商解決的。就中關於漁業協約交涉，據東方社的最近消息，此次因後藤子爵遊俄的斡旋，頗奏功效，已有非常之進展；俄國方面對於日方之希望大致容納，所餘者僅所謂俄國國營漁業公司不得與日本漁業家競爭之問題罷了。不過這點也非重大問題，故近已發見妥協點，傳數日內即將簽字云。這樣看來，後藤這次使命的重要，可也值得稱羨了！

至於日俄聯合而更參加德國為一大團結，這在理論上也未嘗不可能，如日本某外交官在某月刊中所稱：

『歐洲有分裂為兩大軍營之危險；若不幸而竟成事實，則日本與俄德兩國之關係將於無害之商業經濟條約中，得着巨大之政治結果；而日德俄三國之結合，或於一般人覺察之前，已經成立，亦未可知。』

這種觀察也頗有一部份理由；但是這也只能就經濟上的結合講，比較還易，若政治上的關係，日德在東亞的夙怨未消，一時恐還難以說到哩！

（育幹）

德奧合邦問題

奧地利這個戰敗國，自經和約的限制阻礙她的發展，她到底還能生存與否，已久為一般人聚訟的問題。以維也納那樣的都城，我們知道牠也不亞於其他世界各都，原應屬於一個繁榮的國家的才配的；可是現在已僅成為一小小區域的主腦，莫說發展，連維持都有點維持不來了。倫敦的新政治家雜誌記者嘗譏誚牠好像一個大戶人家的邸第，忽然主人收入銳減，牠也就變成破落戶的樣子了。我們回想到維也納的盛時，牠本是面積二十六萬一千餘方哩，人口五千餘萬的舊奧匈帝國的

首都，爲政治產業通商文化的中心；到現在偌大一個帝國只殘存三萬二千餘方哩的面積，人口也激減至六百萬。可是在這六百萬的人口中，維也納市倒佔去了二百萬，因之財政經濟方面，都感覺得非常窮困。上次（去年七月十五日）維也納市的大暴動，大半原因卻也要算是社會民主黨人利用生活壓迫的關係所激成的咧。

奧地利現在的處境既然這樣的艱難，因之德奧合邦問題也就隨之以起了。這種事情，雖然爲許多國家所不願意，卻也是「實逼出此」的問題，所以有許多人對於牠倒很表同情。就歷史上看來，歐戰的責任，大部份固然要奧匈帝國去負，但是也還有的確可以原諒的處所。英國官場中人和一部份輿論界便多替匈牙利表同情，常常大聲疾呼來鼓吹那不可能的疆界重整論，以爲這或足以致歐洲於安定。因之他們時常對於匈牙利爲財政上的幫助。至對於四分五裂的奧地利，頭大體小好像蝌蚪似的畸形國家，表同情的就更多了。因爲匈牙利尚還有侵掠的痕跡，奧地利卻眞是聽天安命的國家呀。她的處境，眞只有坐以待斃。幸從前國際聯盟還憐恤她，盡其力所能及，借給她一筆款項來救救窮困。那時她也想振刷精神來過她的獨立生活；無如她的四鄰，——她們原先還是奧地利的一部的，竟不替她做好，既沒有給她什麼優惠的商約，也沒有給她一個自由港口。所以弄到現在，她又只好傾向着德國了。依着她傳統的習慣，弄到走頭無路時，遲早之間，她總不免要和德國併合的。

現在兩國的人心，都常存着德奧合併的意識。本來奧地利的法典全然是抄自德國法律，而軍事動員規律也和德國一樣。他如電話電報，郵政等關係，兩國收費也和國內一樣；看來除卻農產品外，兩國的關稅也似乎有密切的諒解。各種工業也都連合於同一的「加洸爾」或「托辣斯；」便是智識階級的團體，德奧兩國也是常常互助合作的，教授，學者，著作家，音樂家也常常屬於同一會社。

當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間，那正是休戰以後，維也納的臨時議會曾宣稱贊成將奧國附屬於德國，那時的協約國，以德國在大戰時受了損失，現在卻要替她平空增加六百五十萬人口的居民，八萬三千平方基羅米達的土地，這眞是從那裏說起呢？所以羣起反對。她們反對的理由，還不僅是感情問題，特權問題，尙恐因此而造成一個更大的德意志，那眞是一件危險的事。法國因和德國是世仇，她便首先感覺壓迫，首先反對；意大利也恐這樣一個大德意志成功，她的疆界就會有三百哩長的地方兩國與共，她就會很容易侵入亞德里亞海。如此，意大利若非和德國結爲同盟，就只有和德國對敵，但無論走那條路都是很危險的。就第一種情形說，以意大利之野心，德意同盟在勢爲不可能；便能成爲事實，意國也恐只有受德國之統制的，那麼歐洲的和平，又會要大大的遭擾亂了。更就第二種情形說，意大利若非努力設法聯合他國以與德國對抗，恐怕也不能成功。最後就「小協約」國來說，她對於德奧合邦也不能坐視不顧的。小協約年來受意大利的陰謀搗亂，其實力如何，誠難說

定，但總不能不設法抵抗。我們想捷克斯洛伐克總不致坐以待斃來投降德國吧，她定會極力設法激起列強德意兩國就會首先幫她的忙，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也許因這事爲生死關頭，起來抵抗這東侵的德國新勢力。良以德國聯合奧國而東侵，這是極爲可能的事。

德奧結果的關係，既是這樣的影響重大，歐洲的政治家其將何以處此呢？若聽其自然，則奧國因經濟財政的困難關係，將來終必有與德國復合的一日。否則亦當設法勿令其財政經濟陷於絕境，不然的話，哈伯斯堡的古都悶爲日爾曼帝國時代省分的名城，歷史上岡已昭示我們了。（育幹）

又一華僑慘殺案

中國人眞不幸，生在今日多難的中國，遍地荊棘，到處都不能夠安身；濱海一帶的人民因地域和歷史上的關係，只好紛紛向外面去移民：閩粵等處的人則多往南洋羣島跑，直魯等省的人則多向東三省和朝鮮等處謀生。他們滿腔懷抱，以爲寄身於政治比較安定的處所，或可不受內地紛亂的影響，而安安靜靜地過活；卻不料近來在事實上也都呈一種相反的現象。荷屬東婆羅洲生瓦埠的慘殺華僑案和法屬安南海防的慘殺華僑案尚未了結，（參看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期國際最近兩大慘殺華僑案）而據最近報載，蘇俄又有對於華僑拘捕毆辱及種種虐待的事。（本埠俄文上海 Farya 報謂有華僑百人被圍捕毆打驅逐出境，赤手回華，不准再履俄土，否則處以死刑，此種野蠻舉動，係故意報復中國虐待俄共產黨起見；不過此說刻尚未能證實。）現在朝鮮且更以大規模的慘殺華僑聞了。

朝鮮這次排華風潮，比以上數案恐怕還要重大。據說風潮之起因，係由朝鮮人藉口報載吉省官憲壓迫朝鮮農民，使一致起報復運動；加以新幹會及其他思想團體的宣傳煽動，遂鬧得這種結果。但依我們的推測，這次案件怕要和法屬海防的慘殺華僑案一樣，背後都是有鼓動的人，而這種鼓動的人不消說是和日本政府很有關係的。日本政府何以要鼓動這樣的風潮？內幕也很簡單：便是日本政府久已苦於人口食糧問題之不得相當解決，自併吞高麗後，便積極的向該處移民；近年移民的運動更轉變一個新方向，即一方面以日本的人口移向朝鮮，卻同時把大批的鮮人驅往東三省。所以近年奉吉邊界一帶的朝鮮人致達一百五十餘萬，便是日本這種移民政策的結果。不過移民到東省來的朝鮮人本是爲日本所壓迫出來的，他們到了中國，因歷史上的關係，很多願意改入中國的國籍，這一層卻不免令日本政府不甘心。她之所以不甘心的原故，也並非覺得喪失這樣一部份的人口，對於國力上有什麼損失，實際上還是害怕這般鮮人改入中國籍後，更可以暗地活動來進行他們的獨立運動和復國運動。原來雜居東省邊疆一帶的鮮人，本多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在內，他們因地域複雜的關係，久已把這帶地方當做他們陰謀獨立的策源地，這正和近來馬其頓獨立黨人伏處保加利

亞與南斯拉夫境界的情形一樣。這是最令日本政府不安的一件事。於是她便想出對付的方法來了。她一面收買無聊的朝鮮人來替她作倀鬼，專門在東省邊疆一帶，無事生風以激成國際交涉，一面卻大作反宣傳功夫，說中國是怎樣的壓迫朝鮮人。其實中國人對於朝鮮人，因為他們是亡國的難民，平常都是很表同情的；不過倘因少數無聊鮮人居然忘卻自己的地位而以日本大國民自居，對於華人常常表現趾高氣揚的氣象，這不免令我們以難堪，我們中國人漸漸的厭惡他，也是常有的事。加以近來北滿一帶的朝鮮佃農每有抗租不繳的事情，當地政府自然要加取締。這樣一來，日本便以為有機可趁了，大大宣傳煽動的結果使居然製造成功這次鮮人排華的暴動。

我們現在對於這次暴動的事實略加申述：這次排華運動自上年十二月七日以來，羅北、全北、忠南、慶北、京畿、平南、平北、咸南各道便已相繼發生。起初尚只各處發見排華講演、亂造謠言，說東省怎樣驅逐韓僑，現在我們要怎樣的報復；不久便有多數鮮人紛紛聚集，各持棍棒尖刀（幸未持槍，所以不持槍之原故，因日本對於鮮人當作亡國奴看待，素不許其有槍）闖入華僑商店逢人便打，立逼出境；華商閉戶者也都被搗毀洶洶擁入。綜計羣山里、里豆溪、金州等處所毆殺的華僑，三十餘人，重傷的五百餘名，輕傷的不計其數。間有逃出登車者復被揪下毆斃，無一倖免；一般警察也熟視若無睹。其他金堤、參禮、成悅、黃登江、景連山、論大連、舍泉、光洲、新泰、仁安州、載寧、陝川等處都羣起響應，聚衆尋毆，華人被迫無路，哀求日警保護，日警也置之不理，朝鮮警察更多助桀為虐。華人至此無可如何，惟有四散逃走，以逃至仁川者為最多，約計五六千人。中華商會又恐重演慘劇，乃請日警署保護，日警署以未奉上官命令相推諉，華僑無奈乃力謀自衛之策，聚華僑羣衆各持木棍守衛中國街口。十四日晚八時鮮人七百餘名忽然持械圍攻，一夜之間，連攻八次，華人受傷者頗衆，幸因防守嚴密，未能攻破。次日天明，鮮人始退。十五十六兩日又屢攻屢退，終未得逞。鮮人憤無可洩，遂赴距仁川不遠的三里寨，蜂擁撲入。該寨華商二十餘家，華人三百餘名，房屋均被搗毀，貨物也為搶掠一空。計毆斃華人十三名，重傷四十餘人。這便是此次大慘殺案的經過。

在這次慘殺案中尤為慘酷的事，便是據奉天東邊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報告：『裏里鄉間有華人老圃劉某懼禍潛逃，韓人由車站尋獲，數十韓人，分持劉某四肢，碎劈身軀於站旁，直同五車裂屍之慘。又有參禮驛謙裔成號司帳華人王某，及櫃夥數人既被毆死，復剝腹剜腹，挖取心膽，慘狀不堪入目。又三里寨被毆斃華人中，有二人眼珠均被挖出。』這些慘無人道的暴行，不意於日本軍警監督之下，居然發生。其內幕也就可窺見一斑了。

現在排華風潮，聽說因中國的抗議，日本已允嚴加取締，而駐朝鮮之總領事亦已向朝鮮總督府外事科嚴重交涉。但這種官樣文章能否發生甚麼效果卻未可必。而在朝鮮一般劫後餘生的華僑已覺得不可一日安居了。搭船奔回煙台一帶的，其悽涼情況真如古話所謂『茫茫若

喪家之狗，」只不知政權尚未統一的我國當局，對於這事有不有一種辦法？若照一般的國民見地看來，如果「高麗志士」對於這事沒有一個補救善後的辦法，恐怕以後中國人也要把同文同種的朝鮮人當作一般亡國奴看待了。（育幹）

第六屆全美大會開幕

喧傳一時的「全美會議」（Pan-American Conference）於本月十六日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Havana）開幕了。這時際正是美國與尼加拉瓜兩軍爭鬭正酣的時節，也同時是拉丁亞美利加全體小共和國對美國感情極緊張的時候，不先不後，這位帶着「金大拉斯」王冠的和平安琪爾柯列芝總統，乘着威武的戰艦，下降到這山明水秀的海上仙山來討論全美洲的親密國交問題，這是怎樣一幕好頑的喜劇呀！

我們要問全美會議的內容是怎樣，還得略爲說明全美會議的歷史。全美會議這次是第六屆了。第一次會議尚在三十九年以前。時當一八八九年由美國政府牒請全美各國政府派遣代表赴華盛頓參與會議；當時所討論的大都關於商務方面，其主要的結果即由這次會議中的各國合組一執行機關，即所謂「全美事務局」，設在華盛頓，以美國國務卿（美國代表）爲固定主席。到了一九〇一年又在墨西哥開第二次會議，結果也議決了七八案，另外還規定全美會議每五年開一次會，即以此會爲亞美利加政策決定之常設機關。到一九〇六年於是又開第三次會議於里約熱內盧，討論問題大體和上次相同。到一九一〇年又開第四次會議於阿根廷的首都。這次會議議決了關於通商方面四個協定案的採擇，並把「全美事務局」的規模擴大而改爲「全美協會」（Pan American Union），專爲準備議案以備下屆開會。下屆的會期本爲一九一六年，因歐戰便延期到一九二三年才在智利的聖蒂亞哥開第五屆全美會議。這次會議把各種議案關於政治司法、衞生、商業、農業及教育方面的都交各委員會討論，這次最惹起世人注意的有兩件事情，便是全美協會委員會的改造問題和全美國際聯盟問題。原來全美協會委員會的組織按照上次決議，由美國國務卿和駐華盛頓全美各國外交官組成的。凡欲入會的國家，須經美國許可，這是很不公道的事，所以科斯泰里加全權委員提議要修改，但以美國的把持，終致否決。其次全美聯盟問題，乃是烏拉圭的總統所提出，意欲將美國所提倡的傳統的「門羅主義」的範圍更爲推廣。「牠的組織雖仍係根據全美協同的原則；不過牠不僅反對歐洲帝國主義之侵入美洲大陸，並且也防止美洲內部國家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提議顯然是針對美帝國而發的，美國代表自然反對，終於弄得一場無結果而散會。

我們就上述的事實看來，全美會議的性質當可得其大概。雖然在理論上，美洲的政治家與學者對於全美主義的解釋有種種的不同；而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府的觀感的，我們可以拿威爾遜的話作代表。威爾

遲在一九一五年曾解釋「全美主義」（Pan-Americanism）謂『全美主義不過是全美各國對於世界事件只形成一個政治單位的事情』換句話說全美主義是顯然屬於亞美利加洲的政治協同運動可無疑義了。

不過在事實上，像這種全亞美利加政治協同的運動可能行之有效麼？在二十年前，拉丁亞美利加的小共和國猶把 Uncle Sam 當作敬愛的老大哥看待，希望老大哥幫忙來打倒在中南美的歐洲的帝國主義；那時帶着「門羅主義」面具的 Uncle Sam 自然具着「捨我其誰」的態度，因而拉攏拉丁美洲的諸小國以主持全美洲的霸權，自是極爲容易的事；可是近年情形不同了——大不同了。因美國的「門羅主義」一變而爲「帝國主義」，拉丁美洲諸小共和國使首當其衝：例如對於尼加拉瓜歷來的武力干涉，對於海地代行其國的政治經濟管理權，對於聖多明各因不能還債遂控制她的政權，對於南美A，B，C三大國的經濟侵掠，以及其他各國種種陰謀詭計，都足以促成拉丁美洲的民族運動來反抗美帝國主義。拉丁美洲國家既起了這種反美感情，便常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這樣看來，這次會議的前途也就可逆睹了。

這個會議，照常要開五六個星期，其最後的結果如何，要待大會畢後才見分曉；但是現在於開幕的時候，我們便已遇着幾個深刻的印象：第一便是阿根廷傳出半官消息，謂『古巴京城開全美大會時，如議及尼加拉瓜問題，則阿根廷代表不武斷尼加拉瓜與美國之關係，但宜佈尊重其姊妹共和國自治與獨立權利之習慣不相違背之原則云。』同時哥倫比亞共和國總理告人也說『已訓令出席於全美大會之哥倫比亞代表在討論美國對尼加拉瓜之態度時，嚴守中立云』這顯然爲中南美國家對於美國尼加拉瓜政策一致攻擊的先聲。這種情形正和上次全美會議開會的時候，美墨關係正在緊張，拉丁美洲諸國都表同情於墨西哥的情形一樣。其次，在全美大會開會時，墨西哥代表提案：全美協會理事會主席不宜專屬美國，宜由各國按照字母次序輪流擔任。這也是顯然要推翻美國盟主的地位。據路透社消息，這個議案事前美國駐墨大使且加疏通請其不必提出。詎知墨代表竟行提出，雖議案未曾通過，美國總已覺着面目無光了。復次在會場中還有一件令人起一種特別感想的事，便是當國際公法委員會討論「應禁止美洲任何國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之建議時，以實際上有困難，俾通過一議案，贊成一國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之原則。這還不算得奇怪，所最奇的，這議案還要先得美代表團的同意，才提出，然後得全體一致的投票。我們專就這件事情看來，已可想見美國操縱大會情形之一斑了。以後的事待將來閉幕後再說吧！（育幹）

法美非戰條約

法美非戰條約的談判，開始於去年五六月間，卽在三國海軍會議以前。最初是由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非正式向美國提議，希望消滅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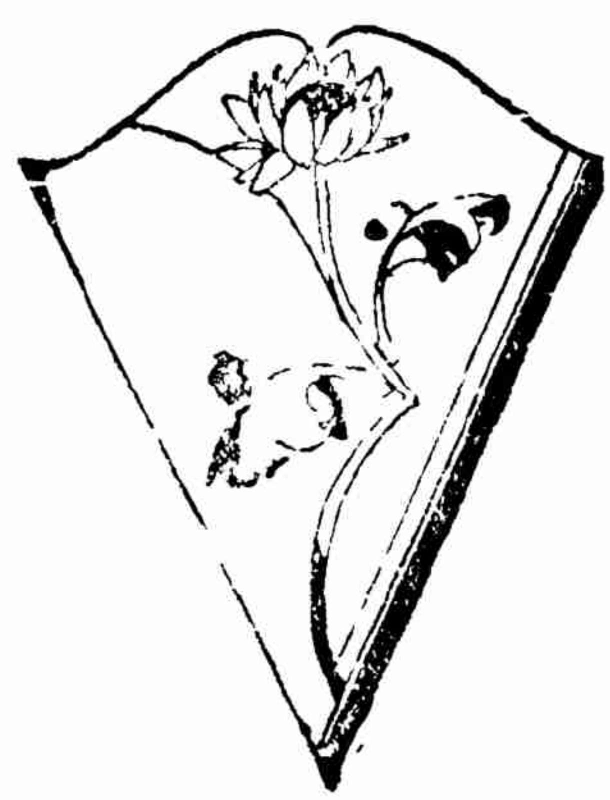
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開始交涉締結確保永久和平的條約。美國對此提議，表示贊成由國務卿通告法政府，準備談判。其後大概因為海軍會議，裁軍會議等忙個不了，二國無暇注意及此，不聞有進行談判的消息。直至去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政府乃以覺書送致法國，除對於白里安所提議的「法美永久友好條約草案」表示同意以外，又說：『美國政府歡迎可與世界各國政府協力的任何機會，以謀防遏戰爭，且重新誓約對於仲裁的堅信。』願與法國訂立新仲裁條約以代一九○八年所訂著名的路德仲裁條約。但美政府以為『此種「不戰宣言」，不當僅以法美二國為限，如外交總長白里安之所提；倘能更進而求世界列強一致加入，決定國策，宣言廢戰，則於世界平和，當能更為有意義的貢獻。』從這覺書，可以知道美國的意思，是要邀請世界列強共同訂立一個非戰條約，而不願僅與法國訂立類似於同盟的條約，所以美國除了法國，又把這覺書抄給英國政府看，又由駐日美使正式提交與日本政府。因此本為法美二國間的談判問題，現在擴大而成為世界列強的弭戰交涉了。

美國這樣的提議，當然不是法國提議的本意；蓋因法國所希望的，是單和美國訂立一個非戰條約，換句話說，法國秉守她的大陸同盟政策，希望與美國也訂立一個同盟，不過這和美國的所謂門羅主義的傳統外交政策不相融合。美國的意思，如法國要訂立仲裁條約，沒有異議，要如帶有同盟性質的條約，卻是反對的。開洛覺書中所以提議邀請世界列強一致加入，就是要想避去舊式的同盟組織而代以新式的聯盟組織。上院議員波拉提議英、美、法、意的非戰會議，也是同由這個觀點出發。

美國的覺書發出以後，法國的輿論，果然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說：美國的提議邀請列強一致加入，是侵越國際聯盟的範圍的，是和國際聯盟衝突的。現在已經有了國際聯盟，誰都應該加以擁護，謀其擴展，何苦再訂立這樣二重的同樣的國際協約以阻礙聯盟的發達呢？

這個理由，倒還充分，不能說錯。因為美國如果真的希望世界和平，何妨自身加入國際聯盟，助其成長；今放着現存的國際聯盟，不去擁護，卻另起爐灶，來提倡非戰聯盟，難免要引起世人的疑慮，以為美國在設法打倒國際聯盟了。有人說，美國不肯加入國際聯盟，是因為聯盟會章有與美國國內法抵觸的地方，那麼難道締結非戰同盟，締結與國際聯盟同樣性質的聯盟，就沒有抵觸嗎？倘若美國處處顧慮要免除這樣困難，那麼非戰條約縱使有成，決不能得良好的效果，也不能有何等的權威。

照此說來，美國的提倡列強非戰聯盟，是否誠意，尚有可疑，也許是因為法國提議法美二國非戰條約，美國不願，所以特設此一番話，宛轉拒絕，亦未可知。即令美國真心實意，要提倡世界列強非戰聯盟，而法國已首先反對，美日二國的態度，尚未明白，其能否有成，亦未可必。不過在今日裁軍事業，不易進行，歐洲政局搖搖不定的時候，得有世界第一大國的美國出來提倡非戰聯盟，於促進國際平和，多少總有一點供獻，不能說他是無益之舉啊。（幼雄）



我們需要和平

愈之

對於當前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主張和見解，我們眞已領略的不少了。政治家所發表的宣言，政黨領袖所公佈的綱領，報紙上天天登載着的名人的政見，以及滿街張帖着的標語，到處呼喚着的口號，這些都指示我們以國家和民族所處的地位，今後應走的大道及應取的策略。這些文告規定了我們對於國家的責任，及對於社會對於民衆的義務，使我們增加了對於政治的了解。但是我們還覺得不滿足。因爲我們還缺少一件共同需要的東西。許多口號，標語，雖然都是於我們有益的，但我們却覺得還缺少一個簡單的口號，這口號，也許是現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男女老幼所要從心底裏呼號出來的。這口號是什麼？讓我們齊聲高呼罷：

「我們需要和平！」

* * * * *

一九二七年過去了。迴想起這一年來，眞是一場心驚肉跳的惡夢。在這一年的初頭，東方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驚惶。因了中英關係的緊張與英俄外交的惡劣，在當時彷彿世界大戰就在目前了。那時的鮑爾特溫政府確實已準備着開戰。當名爲保護在華英僑的英國軍隊，開拔來上海的時候，倫敦就已感到了和一九一四年同樣嚴重的景象。總之，因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爭，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當時似乎已在一般的意料中了。

過了幾月後，中國問題雖然緩和了，但是英國政府搜查倫敦俄國商業代表團，接着英國對俄斷絕國交。同時因意大利和亞爾巴尼亞訂結同盟的影響，意法關係非常緊張。法國海軍甚至下令向地中海集中，意國陸軍也向南斯拉夫邊界示威。要不是英國在暗中調停，因法意爭霸而引起的歐陸大戰也許早就發生了。

橫在歐陸的東部和南部，在波羅的沿岸和巴爾幹半島上，有許多種族不同的小國，這些小國永遠是歐洲禍亂的根源。上次的世界大戰就因了巴爾幹問題而促成的。在去年的一年中，最初是亞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戰爭，後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間發生了不幸事件，波蘭和

立陶宛又因爲爭奪維爾諾而至於破裂。這些小國都有帝國主義國家在暗中撑腰，小國間的細小爭執，隨時有擴大成爲全歐大戰的可能。因此在過去一年中，歐洲的報紙天天用大字登載駭人聽聞的消息。這些戰爭的火燄雖然撲滅」，但是火種却仍舊沒有消失，歐洲的人們還是不能安枕的。

在亞美利加，我們眼見着美國派遣了大批海陸軍，干涉尼加拉瓜的內戰，因此引起了墨西哥以及拉丁亞美利加諸國的憤慨，在去年春間東方問題緊張的時候，美洲的美墨戰爭也幾乎開始了。直到去年的年終止，中美洲還是在紛擾中呢！

就我們中國來說，過去的一年史可以說是最紛擾的一年了。自然，在中華民國開國的十六年中間，是沒一年沒有內戰的。可是在過去的一年中，內戰範圍的擴大，却是達到了極度。中國的廣大的國土，從廣東到了京兆，從川滇到了蘇浙，沒有一省不受到砲火了。自然，內戰並不一定是可以咀呪的。中國現在是在改造的時候，改造是要出代價的。個體的產生，要經過分娩的痛苦，爲了造成廣大的新中國，一二十年的犧牲，本來也算不了什麼。但在過去的一年，全國都在動盪中，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過安閑日子，這却是事實啊。

在以前，打了十多年的仗，還不過是社會表面的擾亂，不過是幾個武人在互爭雄長，社會全部並不起多大的變化。可是現在就不然了。現在的內戰，並不單是「白臉殺進，紅臉殺出」的問題而已，却牽涉到了舞台前面的觀衆。每個觀衆都已受到深切的影響了。我們走到都市看看，勞資的衝突，失業的衆多，盜匪的充斥，使大工商業都會中的一切富人貧人，都不能安心。我們再走到鄉村裏去看看，農民社會因受了兩三重的高壓，已起來和土豪劣紳地主發生了衝突，經濟生活的不安也和都市沒有兩樣。我們現在有了什麼政黨及派別的問題，有了什麼惡化腐化的問題，有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有了什麼工農問題，這些問題都使數千年來靜止着的中國社會，平地增添了許多煩惱，平地造成了許多糾紛。總之，現在中國的社會是和政治一樣的不能得到和平了。

連年不絕的戰爭，造成社會的不安狀態；反之，社會秩序的不安定也便成了促起內戰的主要原因。常言道：『亂世之人不如狗。』現代的中國人，生命眞和螞蟻一樣的賤。即使苟且生活了，也只是在恐怖，危懼，憂患，貧弱，屈辱中過着可憐的日子罷了。

* * * * *

但是，我們說的是一九二七年，讓那戰爭，恐怖，憂患，騷擾的一九二七年，永遠過去了罷！我們希望這未來的一九二八年成爲吉祥之年，一切和平，幸福，都隨這一九二八年而俱來！

一九二八年是歐洲大戰終了以後的第十年。在過去的十年中，可以稱爲「戰後時期。」在這戰後時期雖然漫天的大戰已終止了，但是國際的平和秩序還未能建立起來。因大戰而造成的種種惡果，正足爲平和改造之障。各交戰國都不會忘却戰時的仇恨，戰敗國固然一心要圖

報復，戰勝國也因分贓不勻而起爭執。同時大戰使各國國內社會組織分化，因而發生種種紛擾，財政困難陷於極端，紙幣跌落，物價騰貴，失業增加，勞資衝突，一時成爲普遍的現象。所以這十年不是容易過的。在大戰中各國人民雖感苦痛，而戰後十年中所感苦痛却比戰時更甚十倍。但是經過十年之後，歐洲漸漸到苦盡甘來的境界了。戰爭的創傷已逐漸的平服了。秩序漸漸安定，經濟生活也由衰落而入於繁榮了。因戰爭而引起的糾紛，大都得到正當的解決了。在目前，至少在目前，全世界所需要的便是和平，至少也是一時的和平。

永久的和平呢，除非是人類文化發達到了最高境界時才能實現，現在却還夢想不到。可是人類的歷史過了一個戰爭的時期，必有一個和平的時期；過了一個和平的時期，又必有一個戰爭的時期。唯物論者說，人是永遠向生存競爭這條路上走的；所以人類永遠沒有和平，所謂和平就只是短期的休戰，就只是戰爭的預備。但是樂天論者又說，人性總是傾向和平的，經過一次戰爭，使人類增長一次悲苦的經驗，更容易走到永久和平的路上去。不論這兩說誰是誰非，人類總有一個時期，厭倦戰爭，想過平和的生活，這是確實的。我們至少可以說，人類在未準備好下次戰爭以前，總是想過一些和平日子。因爲要準備戰爭，也非先有平和不可。只有在平和時期，方才能休養生息，從容準備二次的大廝殺。

現在的世界可以說正在這個武裝平和的時期中。誰都知道二次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各國都在那裏竭力準備。誰也都知道什麼裁兵會議，保安公約都只是帝國主義者的一種遮眼法，在實際上是「兵」反增而「安」不保。可是在目前，至少在目前的片刻，是沒有一個人想立即破壞世界和平。這理由很容易明白：第一，人類究竟還不易忘掉十年前的慘酷的印象，戰爭的恐怖還留在人們的腦中；第二，在二次大戰還未準備好以前，冒昧鼓動戰爭，誰也沒有決勝的把握，誰也不願冒這個大險。如果說目前的世界有短期平和的希望，原因是便在於此。

真的，世界各國對於平和的熱望，是沒有比目前更迫切了。至少在一二年內，誰也不希望二次大戰的爆發。因爲在目前，引起大戰是對於誰都不利的。就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者不列顛帝國來說罷，不列顛帝國雖然竭力在擴張軍備，一方面想消滅蘇維埃俄羅斯，一方面又正在準備和美國爭奪霸權，但是除非爲環境所迫，英國是決不至於輕啓戰釁的。現在英國的情形，正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形相同，在世界上擁有最優越的地位，牠只希望保持現狀，不願破壞和局，要是和局一經破壞，散佈全世界的英殖民地，隨時有脫離母國的可能。英國對德戰勝以後，失去了埃及，失去了愛爾蘭，此外更造成了美國的強敵。戰勝尚且毫無所得，戰敗自然更非陷於內部瓦解不可了。在一九一四年時，想奪去英國霸權的還只有德國而已，但現在想和英國爭雄的國家却不止一國。一旦發生大戰，英國未必是能操勝算的。不然，英國倘以爲從戰爭中可以得到些便宜，在去年英國對俄絕交以後，英俄戰爭是早已開始了。英帝國主義是多麼狡滑呢，牠除了被形勢所迫，是斷不願孤注一擲啊。

英國不願在目前開戰，此外的國家有誰希望戰爭呢？法國經大戰後十年，雖成爲歐洲大陸最大的軍國主義者，牠的陸軍及飛行軍已足以橫行歐陸，但法國究還未成爲大工商國，強大帝國主義的條件，牠還未完備。牠除恐懼德國報復以外，一時斷不敢破壞和平。德國或者想圖報復，想擺脫凡爾賽條約的鎖鏈，可是陸軍人數被制限到一萬人，財政又受美國銀行家的監督，一時斷難從事戰爭。俄國呢，因了第三國際宣傳政策的影響，在全世界到處樹敵，假使發生國際戰爭，鮑爾希維克的政府立時有顚覆的危險。而且俄國知道用宣傳政策是比用武力更有效的多。假如輕啟戰端，反使帝國主義得了一個干涉的機會。牠更何至這樣蠢呢。還有日本，牠有一個比牠更強大的美國在身旁監視着，又不比從前那樣有一個英國做奧援，在二次大戰中牠是更少勝利的把握。再說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牠已用了牠的「金洋政策」征服大半個世界，連不列顚都不能不對他低首下心。在上次大戰中牠已佔盡便宜；假如再有一次戰爭，未必能得更多的便宜，而危險却是很多。而且牠經略中南美洲尚不及，在目前是斷無暇干預歐洲的事務了。

在現在最有挑釁的可能的，要算意大利了。意大利在上次大戰後，未遂所欲，牠在亞洲非洲缺乏殖民地，在歐洲大陸也是鬱鬱不得志。意大利的首相慕少里尼又是威廉第二的模倣者可惜意大利的國力，軍備與經濟能力，比戰前的德意志都差的很遠，單是敵一個法國，怕還不够。意大利現在只能借英國作幫手，但英國斷不會容許牠在目前和法國開戰。慕沙里尼眞是一個吹牛大王，但也不過是一個吹牛大王而已。他雖預言一九三五年要有大戰，可是在七年以後他的畸形的棒喝政府，是否還能照常存在，却是一個大疑問呢。

國際事變固發生往往出於意想之外；我們不敢說在最近時期會不會有狂風大浪。但就一九二七年的情形看來，戰後國際外交最險惡的時期已過去了，以後也許有暫時的寧息。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雖然破裂了；裁軍會議也不得要領，延期到今年三月再開，可是最近的國際空氣，究竟比數月前緩和的多。列強都似乎不打算在最近期內破壞和平。一九二八年也許是國際和平之年，至少比過去的一八二七年要安靜的多。我們雖然不能斷定，但敢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期望着。

* * * * *

上面是說國際的形勢，再看各國國內也都努力從事和平的改造。各國都暫時停止內爭，全國人民同心一志，休養生息，以謀增進本國的實力，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差不多成爲普遍的趨勢了。所以在眼前，不但列強在外交上不得不暫時向和平的路上走，對於內政也是力求和平的。從下面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出來：

（1）增加本國的生產　上次大戰把歐洲各國的富力耗盡了，形成貨幣跌落，物價騰貴，賦稅繁重，失業衆多的現象。直到最近各國纔逐漸恢復了戰前繁富的狀態。武力競爭的時期過去了，工商業競爭的局面，又從新開始。如歐洲大陸鋼鐵卡台爾以及各種大工業同盟的成立，

各國生產事業的急進，賦稅的減低，都足以證明各國在力求平和的建設。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雖然沒有多大成績，但已確立了歐洲復興的基礎，爲十年來未有的現象。德意志在戰後民窮財盡，但現在貨幣安定，失業減少，已逐漸獲得經濟的獨立了。法國的戰後財政無辦法，但現在艱難的時期也已成爲過去了。中歐各小國如奧匈因爲國際聯盟的扶助，已從財政破產的國家，變爲家給人足的樂土。再如那以「放火殺人」著名的蘇聯，自採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生產能力也日見增加。在蘇聯革命的十年以後，蘇聯的經濟狀態，已恢復到戰前百分之九十以上。饑餓，失業，恐怖，在蘇聯早已成爲過去的歷史事實了。美國是世界唯一的大富豪，據最近的統計，美國工人平均一人的收入已達美金二千二百六十餘元，破人類歷史的繁富的記錄，但是美國却並不因此滿足，仍在力謀增加生產，改良農業。近來在世界最流行的是美國所唱導的工業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這理性化就是應用科學方法使工業的耗廢減少到最小量，生產效率增加到最大量。我們東方人往往輕蔑拜金主義的美國；可是在現代，物質的條件是佔了人類生產最主要的地位。一切的政治，教育，實以達到物質的繁榮爲最基本的目的，因爲只有衣食住行的問題解決了以後，人類才可以說到幸福呢。

（2）國內政權的集中　在歐戰後政治上最普遍的一種趨勢，就是政權的集中化。因爲大戰以後，各國社會秩序不安定到了極度。要收拾戰後的殘局，從事平和的改造，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好。而強有力的政府，多少是帶一點獨裁性的，是集中化的。在歐戰以後新興的兩種政制，俄國的蘇維埃制，意大利的棒喝團制，都採取獨裁的形式，雖然爲一般崇拜德模克拉西的所詬病，但此種政制之所以能夠流行一時，却是因爲能夠適應時代環境的緣故。在事實上，現在各國的政制都從多黨制而傾向於一黨制，從分權制而傾向於集權制，從民主制而傾向於獨裁制。在英國工黨內閣曇花一現以後，不能不由保守黨中的最右派來組成強內閣。法國於上次選舉左派得到了勝利，但結果佛朗低落，經濟崩潰，不能不讓樸蔭凱賚來支持殘局。此外在中南歐的許多中立小國，更都有獨裁制的傾向。在舉國一致努力於平和改造的時候，自然不可不有一個強固的政府；不然，要是國內黨派分歧，政府的地位不能穩定，朝換一個政府，晚倒一次內閣，政府要員連維持自身的地位都來不及，那裏還能從容以謀平和的改造呢？

（3）階級衝突的緩和　在戰後的幾年中，各國社會內部都起劇烈的分化，而最普遍的則爲勞資的衝突，罷工，怠工，暴動，佔領工廠，成爲時代的流行病。但到了最近，險惡的時期過去了，各國都力謀建立工業的和平。一方面政府採取溫情政策，頒布種種社會法規，以緩和勞資的衝突，他方面各國的無產者運動也有漸趨溫和的形勢。除了俄國以外，各國的勞動運動都非常右傾，他們都不願意在戰後喘息未定之際，引起階級的糾紛，促成生產的崩潰。一九二六年的英國總罷工，因了工人的黃色態度而終至失敗了。此外在過去一年間我們不大聽得歐洲，美

洲有何種重大的工潮。最近英國工黨提出的選舉政綱，色彩更緩和了許多，連向來所堅持的資本稅法都不提了。在意大利頒布國家主義化的勞動法，使一切勞動運動都直接在政府指導之下。在德國，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更逐漸和資產階級接近。在美國，反對對俄復交最烈的，就是北美利加勞動大同盟。總之，各國的資產階級與勞動者在目前只求太平，只求大家合作，共存共榮。雖然這種現象不過是一時的，反動的。現代資本主義的過分發展，階級分化究爲不能避免的事，但如急進派所意想的階級戰爭，現在却還未到時候，目前各國的社會却還能保持小康的局面，到若干時期爲止。

* * * *

但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總沒有比此時的中國更需要和平的了。中國的內戰，從辛亥革命算起，已經有十七年了，廣大的領土內，任是窮鄉僻壤也都感到內戰的苦痛了。因內戰所受的物質損失，已不能用數字來計算了，此外因內戰而促成的民族文化的低落，一切精神的損害，是比物質的損失更大呢。最感到苦痛的，是生產企業的發展，因了內戰而停滯。中國是工業落後的國家，在中國產業開發，是比一切的國家，都更爲急要，但因頻年戰爭，及因戰爭而引起的苛捐重稅，使國有的手工業及小規模的工商業都陷於破產，因戰爭中國民購買力的銳減與洋貨的充斥，新興大工業自然更沒有發展的希望。肥沃的農田成爲荒涼的戰場，交通及運輸事業都收歸軍用；因軍用票的濫發，造成金融界的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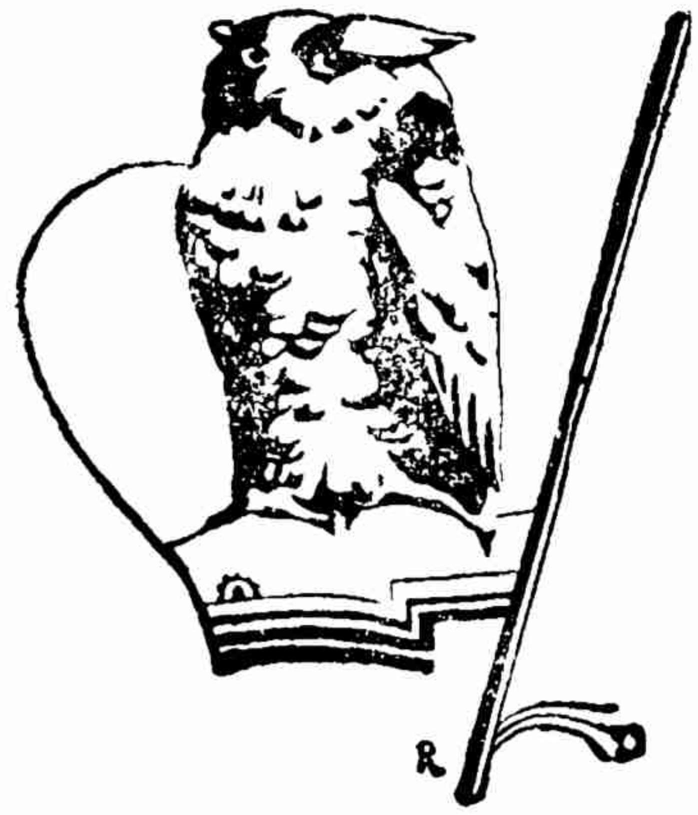
亂，因軍隊組織紛亂而至盜匪充斥，失業衆多。直到今日，中國已成爲兵匪世界，生產日益銳減，負擔日益增多，中國人民簡直已沒一條生路了。

十六年的擾亂已經是夠了，夠了。在目前的中國已經是什麼都談不上，只要求得太平，只要有一個強健穩固的政府就好。這可以說是現在中國最大多數人的心理罷。

自然和平不是空口可以得到。求平和的第一步，是掃除阻擋和平的種種障礙。不然，那只是妥協，只是姑息苟安，而決不能得到徹底的的和平。所以我們雖然知道內戰的犧牲太大，但爲求得徹底的和平起見，我們雖出更高的代價，也不能有所吝惜。在這個時期，我們除以內戰止內戰外，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凡是眞正渴望和平的人，也就應該首先擁護內戰。話雖如此，我們的政治當局，却要明白，在本國境內浪費彈丸，犧牲生命，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這是非常痛苦的事。我們的最後目的在和平，我們雖在戰爭中也應時刻不忘和平，這樣至少可得減少痛苦，減少犧牲到極少量，而政治的和平也更容易實現了。在社會方面也是如此。要是我們的資本家地主，我們的工農，都知道現在正是大家相依爲命，休養實力的時候，那社會也得到了和平，在都市和鄉村裏，我們也再不會遇到社會的糾紛了。

世界一般的趨向，逼着我們向和平走去，我們國內的窮乏的現象，也使我們不能不向着和平走去。在我們的眼前只有兩條路，不是和平，便是滅亡。讓我們一齊來呼喊這吉祥的口號罷：

「我們需要和平！」



中國最近之政制問題

樓桐孫

一　題外之言

今余於未着題前，認爲有應聲明者兩事：茲篇之作，純以客觀之地位，作理論之商榷，文中或引甲言以抨乙，或假丙言以駁丁，胥無絲毫成見存於其間；誠因不引則未免以人廢言，隱名則又恐掠人之美，故輒將原著者之姓名附註於旁，以昭翔實。其人之政治主張，社會地位，概所不問。此應聲明者一也。東方約余爲元旦號撰稿，匆匆未及握管；既越期矣，而東方復來函催取，遂不願失信而勉成茲篇。故文中徵引，罣漏錯誤之處，自所難免，而余個人「集權分治」之主張，尤不過略發其端，未暇以詳細方案貢諸國人。此應聲明者二也。

二　何謂『政制問題』

政制問題者，關於討論一國家政治組織之制度的問題也。自廣義言之，小而行政自治，大而國體政體，無不包括在內。

吾國自「驅除韃虜」（註一）翊立共和，外國學者如精琦氏古德諾之流，頗謂中國國情最適宜於君主立憲，而不可抄襲歐美，輕行共和。雖袁世凱之帝制自爲，實受古說之暗示，而十餘年來政局蜩螗，國勢衰弱之種種事實，似亦足證明古等之非盡誣。是猶『強不諳水性之人，習泳深淵』（註二）其艱難危險之狀，自在常人意料之中；但『謂不諳水性之人，不當入深淵以習泳則可；若懼其溺而遂禁其近水，則終其身於不能泳而已矣。』（註三）又胡可者？中國人民，數千年來習於專制，不宜遽採極端之平民政治，致貽畫虎類狗之譏，固爲吾人所公認。若謂吾國應永戴專制之君而不可提倡民權，以漸臻於共和之治，是殆因噎廢食之說，斷爲吾人所不取。故『民主國體本已早定，』（註四）決不容任何人再有絲毫之疑問。此所謂政制問題，當然划出「國體」於論範之外。

然所謂「政制」者，「政治」之制度乎？抑「行政」之制度乎？關於

此點，泰西學者所見初不一致。即就「集治」（La centralisation）言之，有謂集治有二：曰政治集治（La centralisation politique ou gouvernementale）；曰行政集治（La centralisation administrative）。前者，事實上恆使法律歸於統一（L'unité du droit ou de la loi），而後者則使法律之執行及事務之管理歸於統一也。（註五）集治如此，分治（La décentralisation）亦然。（註六）有謂『政治與行政之區別，絕無實際上之對象。……吾人之所願者「德桑脫拉里薩遜」（d'centralisation 之音譯，即「分治」）而已。此德桑脫拉里薩遜之為政治的抑為行政的，人儘可各以其名而名之，但求其實，字所不爭。……且行政何自而始，政治何屆而終？余料終無一人能與我以明確之界說，則嘵嘵於字面之爭，殊屬無謂已極。』（註七）是以本文所謂「政制」與其專指政治或行政之制度而言，毋寧包舉兩義之為愈也。

三　聯邦制

國體問題應劃出於本文論範之外，既如上言，故今所將與閱者諸君略加論列者，厥為關於政體組織之部而年來國內政士互相爭持較量之種種建議也。舉要言之，可分七項，即：

一、聯邦制，
二、聯省自治，
三、委員政府制，
四、民主集權制，
五、國會委員行政獨裁制，
六、分治合作，
七、集權分治

是也。請先論聯邦（Le fédéralisme, L'Etat fédéral）。（註八甲）

聯邦制在最近世界政治之潮流中，姑無論其本質之蛻變若何，而在政制上實占有重要之勢力，此為稍治政治之學者所共知，固勿論矣。其在中國，自『六十年來，中央的權限一天天的縮小，地方的自覺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軍起，「省的獨立」遂成一件歷史的事實。當袁世凱的時代，這個現狀的意義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國二三四年間的「聯邦論」。』（註八乙）『蓋各省聯合之始，實有類於美利堅十三州之聯合。因其自然之勢，宜建為聯邦國家』（註九）『竊嘗謂國本不搖，必俟地方制度之確定，其需要較制定憲法尤急：……今之地方制度，係仍前清之舊，勢在必變。識者因謂非順其自然，為聯邦之組織，不足與圖治。』（註十）故『聯邦之說，倡始於民國初元。時，革命初成，中央集權之說，深入人心，和者蓋寡。洎袁氏解散國會，蔑棄約法，帝制自為，國內政家，乃復倡聯邦之論，以掊擊袁氏。然猶取其實而避其名，其公然揭櫫聯邦者，惟（章）秋桐先生一人而已。』（註十一）是亦谷氏所謂『……雖不必有聯邦之名，要必以聯邦組織之精神，使中央政局之變遷，不影響於地方，而後國基安固』之意也。（註十二）『厥後袁世凱帝制失敗，而民黨

又取消其聯邦之主張，他黨中亦有似此者。』（註十三）

此爲中國聯邦運動之史略。

但民黨雖已取消其聯邦之主張，而論士之戀戀不捨者尚頗不乏人。胡適之先生謂『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註十四）陳達材先生謂『我國應立刻採用聯邦制：：我們現在欲打破武人割據，只有軍權統一之一途，而軍權統一可行的方法，只有採用聯邦制度，俾各省保留一部分之民政，而中央收回全部之海陸軍權。』（註十五）陳茹玄先生著聯邦政治（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四年初版，）兼採美瑞德加澳諸國之長而有「理想聯邦」之建議。（註十六）吾友謝瀛洲先生著法文中國聯邦論，亦以『採用聯邦制爲統一中國之方法』（二〇三頁。）惟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六號聯邦論辯一文中，謂『聯邦與單一，在性質上已沒有什麼分別，』且他『也不願再討論此類政治問題，因爲政治問題究竟是一件實施的問題，若所說與所主張都不能見實行，而實際反相距漸遠，則說時安能有興味呢？……若所言不求切於實際，便是在腦中日造一烏托邦，當然不算討論政治。可見現在中國的政治，眞是無法討論了。』聯邦論在中國實際政治上之絕未見有若何影響，於此已可概知；即其理論是否圓滿？與中國國情民性是否確係適宜？亦余之所不敢妄同，因與聯治分治多有關連，俟後再論。

四　聯省自治

「聯省自治」簡稱「聯治」；又有謂應稱「聯省民主」者，蓋以『民主爲國體，聯省爲政體，民主國體本已早定，今日聯省乃政體之正名，以示吾國爲聯省之民主國，非單一之民主國耳。』（註十七）又有謂應稱「聯合的共和國」以避單一聯邦之爭者，（何人所言，見於何處，一時不及查出）其實一而已。

夫『吾國改建共和，名爲主權在民，實則主權在軍……軍閥實屬應運而生，於理於勢，無法排除，惟有尊重省之地位，共組中央，則軍閥退而聽命……。』（註十八）此爲袁世凱帝制失敗，北洋軍閥漸起分化以後之情狀，故『至民國九年，自治潮流，奔騰澎湃，聯省之說，風靡一時。』（註十九）於是湖南首倡制憲，於十一年元旦公布施行，黔，桂，川，粵，蘇，浙，閩，贛，滇諸省紛紛響應，風馳電掣，大有一日千里之觀。是聯治運動者，蓋本與各省軍閥相因而生者也。六七年來，鼓吹聯治運動者，武人有陳炯明，唐繼堯，趙恆惕等，文人有章太炎，唐紹儀，褚輔成，熊希齡，鍾才宏，徐佛蘇，梁士詒，甘豫立等。民國十三年間，有所謂上海聯治社者，通電全國，略謂：『欲謀民國之統一，首在打破蹂躪省權之勢力，而以各省爲同流共進之單位；欲謀國憲之成立，首在消滅謬託法統之國會，而以聯省會議爲根本解決之樞紐；欲得聯省自治之實際，首在卻還僞憲賦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決爲特立獨行之主張……』可知『聯省自治運動之目標有二：一在打破中央集權式的武力統治，故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主張聯邦制；一在打破各地方之武人政治，故對於各邦（省）之政治，主張

人民自治。』（註二十）然則聯省自治而果成者，則中國不將分裂乎？是蓋不然。陳國鈞先生在其聯省自治釋義（註二十一）中，明謂聯省自治之『唯一目的，在於依現時之國情而求永久之統一，非破壞統一之成局，而縱各省之獨立也。』並提出聯省政治三大原則：一曰『在聯省政治中央與各省，其權限同以憲法爲根據；』二曰『在聯省政治之下，國家之政權雖分，國家之主權則不分；』三曰『聯省政治由聯省自行改造，非由中央組成聯省。』（註二十二）自國民黨反對聯治，發爲宣言（第一第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均有指斥聯省自治派之語。）而地方自治與國民革命幾相敵視，實則『革命攻邪，自治培本，』（註二十三）誠有如褚慧僧先生所言。故「聯省」雖有商榷之餘地，而「自治」究爲民主之基礎。必對內能治，而後對外可聯。若如『湖南首行省憲，而自治徒託空言；衡諸製憲自治之初衷，可謂全然失敗。失敗之原因，一部分固由於四圍外力之壓迫；大部分則由於本省武人全無實行省憲之誠意，而徒假自治名義以維持地盤；而在他方面，人民亦無了解自治之識力及擁護省憲之決心。如此而言自治，亦是自欺欺人。省既不能自治，聯省直爲軍閥之同盟，何利於時局之解決？吾以爲今後非至各省有充分的人民的實力爲省憲後盾以擁護民治，聯治運動未可恃爲解決時局之方法也。』（見太平洋第四卷第十號松子君時局問題與民衆勢力）此與前引張東蓀先生在聯邦論辯中之態度如出一轍，亦即聯治運動未能奏效之主要原因也。

* * * * *

於此有尙須附帶論及者：聯省自治與聯邦兩詞，果異名而同實乎？抑名既不同而實亦有異乎？俞大同先生以『聯省自治制有二種意義可解釋：（一）各省以聯盟之意味互相聯結，擁護各省之自治。（二）各省自制省憲，自選長官，自立政府，先造成一自治省，然後再連合各省，共制國憲，立政府而建設一聯邦政府。故聯省自治制，也可以說是聯邦制之一種。』（註二十四）陳獨秀先生亦謂『總之，聯省自治，就是聯邦，聯邦是一種政制，政制是不限於變態的。』（註二十五）陳達才先生在前曾引及之我國的聯邦問題中，並直謂『聯邦與聯省自治，實名異而實同。』（註二十六）胡適之先生以辛亥革命時「省的獨立」已爲一件歷史的事實；而褚慧僧先生亦謂『辛亥革命時，武昌首義，各省風從。軍事未終，各省即自定省之根本組織。於是湖北，湖南，廣東，浙江等省，臨時約法，相繼產生，一省之自治成焉。嗣以十七省之代表，選舉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其後各省選派同數之代表組織臨時參議院，制定民國臨時約法；其於民國領土，明定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於是聯邦之基礎定焉。』（註二十七）皆含有省即邦，聯省即聯邦之意。其他學者之主張，大概類此。至陳茹玄先生在其聯邦政治中則謂『在分別討論各國聯邦政治之先，學者必先明聯治普通之原則與界說。』（註二十八）似聯邦係包括於聯治範圍之內，而聯治之涵義實等於聯合（fédératif）。若謂『聯治者，反對君治實質，……同時主張自治者也。』（註二十九）則『地方自

治重在城鎮鄉的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擴大到中國各省這樣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的地方自治問題，乃是採用聯邦制，屬於國家組織問題了。』(註三十)若依俞大同先生第一種意義之解釋，各省以聯盟之意味，互相連結，擁護自治，則聯治云者既非適當之自治，亦非美瑞之聯邦，而明明為瑞士在一八四五年以前美國在一七八七年以前之聯盟（或稱邦聯 Conféd'ration d' Etats）矣。由斯以觀，雖『聯省自治，一時曾為政治上有力之主張，』(註三十一)而其涵義及界說，初未見有人能立一明確之觀念以供國人之研討，又何怪徐季龍先生譏聯省自治四字為『不成學理上之名詞』哉？(註三十二)余思倡聯治之說者，其意似重在地方之自治，但因中國之省區，乃地方現成之界限，故即主張以省為單位，然後再進而謀全國之聯合。（太平導報第二期趙厚生先生謂『必標榜不規則之聯省，先息軍閥間之爭，然後進於有規則之聯省制，以圖長治久安，』即此意也。）若因欲提倡自治而輕援辛亥「獨立」之例，以省為邦，則民國初年，既早有聯邦論之鼓吹，又何必別立新名以淆惑人民之耳目？且當辛亥之役，各省「獨立，」純係為反抗中央而表示脫離之意，雖當然成為歷史的事實，但各省在事實上究初無何種獨立之歷史也，即以此「獨立」二字作為聯治之張本，亦未免稍嫌牽強。中山先生曾謂『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統一的結果。……中國原來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萬不能再有聯省的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而論者亦多疑鼓吹聯治之人，至少有一部分『想利用聯治的旗幟，為公開的活動，以攻擊現政府，攫取政權……』(註三十三)雖立論稍苛，似亦非盡誣蔑之說也。

余意聯省自治一語，求諸西文，惟蒲洛東之 R'gionnalisme 頗為相當。至聯省之「省」，既非美德獨立之邦，亦非地方自治之域，與台斯馬萊之 Etats Provinciaux，庶乎近之。惟聯治之定義與界說，究係如何，更望主倡斯說者有以明白宣示也。

五　委員制

委員制者，一多頭之行政組織也（Plural Executive）。瑞士自一八四八年之聯邦憲法施行後，即行此制，名曰聯邦委員會（Conseil Féd ral），以聯邦議會（Stunderath, Conseil des Etats ou Conseil National）所選出之委員七人組織之，任期三年；中以一人為委員長，任期一年，不能連任；各部事務，事實上即由各委員分擔之。此制自實行以來，頗著成效。美前總統威爾遜評瑞士之委員制有曰：『瑞士聯邦之中央行政機關，係為合議制，合議制（即委員制）者，事權不屬於一人之君主或總統，而委之於一由若干委員所組成之團體也。此實為瑞士聯邦組織上受各州成例影響最顯著之點。瑞士人民以委員制防止政權之集中為未足，更令立法機關（即聯邦議會）對於行政部有矯正之權，各州與中央胥無二致，此皆根據於瑞士人民之政治思

想而知也。』可知委員制之於瑞士，甚覺適宜，已有七十餘年之歷史可資佐證。

其在我國，自辛亥革命以還，倡者素鮮。民十前後，徐季龍先生始建議委員制政府於中山先生之前，中山亦頗韙之。嗣又有所謂救國聯合會者，遂提倡以『改造委員制政府，爲和平統一之方法。』(註三十四)一時和者頗不乏人。唐少川先生嘗謂『分權自治，爲農國特立不撓之精神。』(註三十五)而以委員制政府爲『救濟中國與提振世界各民族發憤有爲之唯一至計。』(註三十六)徐季龍先生並斷言『委員制爲世界政治進化必由之道。蓋政制皆起於專制的獨裁制，(卽極端君主專制政治；)乃進爲分權的獨裁制(卽多頭政治；)再進爲分權的合議制，(亦曰三權分立政治，)再進爲立法行政合一，及中央地方分治的合議制(卽委員制政治。)……此外更未聞有善於此(委員制)者』矣。(註三十七)而吳吳山先生所著中華民國委員制政府組織大綱商榷書，都凡十四章，百二十四條，上自中央行政，下至鄉村自治，無不以委員制施之；並於第一百二十四條特定於委員制『實行初期，如有故意破壞阻撓，畜意謀亂者，查確證據，得盡法嚴懲之，』大有與國民黨之「以黨治國」同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

年餘以來，國民革命勢力，自珠江流域雄飛突進，一日千里，政治方面，中央與各省皆行委員制，雖其產出之機關及方法，均與吳吳山先生所主張者顯有不同，(註三十八)而廢棄從前之獨裁制，以冀收集思廣益之效，用意本甚可嘉。但據一般人之觀察，黨治下之委員制，似尚未能切實運用，而挂名兼職之委員太多，尤足使政務時陷於停滯。

六　民主集權

民主集權之說，年餘以來，時聞有道其名者。甘乃光先生近日談話，亦主張中國應採行此制，但其內容及實施方法，未見發表，時事新報已一再爲文論之。(見該報十二月九日及十四日社評)綜其論據，可分兩點，請爲介紹於左，而再以己意略加商榷。

(一)時事新報謂『民主集權四字連續而成名詞，實俄國創之。……所以謂大權之集中與處事之祕密而已。……集權之趨勢，最後集於一人，而後爭端以止。……俄之所謂民主集權，實帝王專制之異名耳，實少數人把持之異名耳，集權之結果，歸束於一人之獨裁，與民主二字絲毫無涉焉。列寧輩爲欺世盜名計，以民主二字冠於集權之上，所以欺本黨黨員與世界勞動者。』故該報甚望甘君所謂民主集權制，必大異於俄國式之黨內集權與政治機關集權。

(二)或謂甘君之民主集權，係取證於廣州市政，而廣州市政又以美國之委員會制(或經理制)爲師法，確有民主集權之精神寓乎其中。時事新報萬木君則謂『此亦似是而非之言也……自市經理之責任集中言之，不能不謂爲集權之一種，然與俄

共產黨之所謂民主集權，絲毫無涉者也。……市長也，市議會議員也，其他職員也，……今皆去政黨之干涉，而代以市民之自由選擇，是乃公民權利之擴張而非縮減也。……美之市政制度，大抵規定於州憲法或州立法之中，市行政受州法之干涉，欲改革而不能，於是近年城市自治運動之說大昌。此所謂自治，非與官治相對待，蓋謂城市立法，聽城市自爲之，不須州政府之干涉，此眞分權之表示也，不得謂爲集權。…… 豈得與俄之獨裁制相提並論哉。』故萬木君勸人勿以海外名詞動相誇耀。

總觀上述論據，憂時之般，愛國之忱，實堪欽佩。然純就理論方面言之，民主集權與獨裁專制兩語，似不宜併爲一說。蓋專制固有異於集權；不分權亦無傷於民主。設有國焉，其權在民，但人民除地方事務自行治理外，一切中央政權悉付託於一人或數人執行之以一事權而專職責。若是者，不能不謂爲「集權」而亦不失其爲德謨克拉西也。不獨此也。卽執行中央政權之人雖爲帝王，例如一八三一年二月七日公佈之比利時憲法雖認定主權爲全體人民所有，而願與一君主共行之，苟因此而遂謂比利時爲非德謨克拉西之國，究嫌不當。『凡同一國家內之人民全體，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而得以自行指揮及管理者謂之德謨克拉西政制。』（註三十九）故『在近代國家之德謨克拉西，祇能以代議之方式行之。凡一城市之自由人，羣相集合於亞柯拉（Agora 按爲古希臘之大市場）以直接施行其主權，今非其時矣。……盡吾人之能事，不外務使吾人之代議士，眞確爲吾人所選舉而已。』（註四十）可知民主云者，非眞事事由人民直接自理而不集權亦非民主之必要條件也。民主之必要條件，毋寧謂爲平等。則蘇俄憲法第二十二條固明明有『不問人種國籍，一切公民在法律上皆爲平等』之規定也。特因第七條又有『一切權力，當完全專屬於勞農階級及其眞正代表機關』之言，遂使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如同虛設。此殆與俄共產黨黨章第三節第十二條之『民主集權』互相表裏，以故造成『爲』（for）勞農專政之局而期漸漸達於『由』（by）勞農之專政。（註四十一）勞農專政是否卽爲民主，卽勞農階級是否可以代表全民，此當然爲另一問題，而民主之未必絕對不能集權（此所言專政，皆指絕對集權之意）似已毫無疑義。至俄國自革命後之一切選舉，皆同虛設，此誠千眞萬確之事。但茲特過渡時之變象，非法制上所明定，蓋旣『爲』勞農專政卽明明言勞農尚無專政之能力，此猶吾國國民黨於實行憲政之前，特設一訓政時期以屬行黨治之意乎。若夫美市經理制之責任集中，對於州政府言之，謂爲分治則可；萬木君謂『此眞爲分權之表示』，則似稍嫌牽強而有語病。其說見後。

凡右所言，非卽絕對贊成民主集權之意；且甘乃光先生民主集權之內容及實施方法尚未發表，亦無庸吾人預作揣測之論，特因作者係主集權之一人，故稍稍表明理論上之意見如此。

七　國會委員行政獨裁制

許仕廉先生近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號發表製憲與政體問題一文，內有一個新政體之建議曰「國會委員行政獨裁制」(a government of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and administration dictatorship)。臚列組織大概二十一，優點二十，全文頗長且附圖說，茲僅抉其要點數項以作論證而已。

一、中央省縣各設「政治委員」若干人：中央政治委員由衆議院於參衆兩院議員中選出，省政治委員三分一由衆議院選派，餘由省議會從議員中推選；縣政治委員五分一由省議會選派，餘由縣議會從議員中選出。

二、中央省縣各設行政首領（大總統，省長，縣長）一人，由各該級政治委員會聘請，向各該委員會負責；中央省縣行政方針，由各該級政治委員會議決定之。

三、各級議會之議員，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公選，對於行政政策有最高權。

四、各級各設一「官吏審查委員會」，其委員由各該低一級之立法機關（省議會，縣議會，村立法機關）各派一人，有審查彈劾官吏之權。

五、設國民大會或國民代表大會，對於中央省縣立法，有複決及創製之權。

六、中央各部，省之各廳，縣之各科，各設一「顧問委員會」，以備行政官吏之諮詢。

七、參議院由各省省議會，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國內法團各選派若干人組織之。

八、各村官吏由村民公選。

即就上舉數點觀之，許氏此制實兼採英美瑞意俄諸國憲政之菁華，以力求適合於中國之國性，而行政首領『對於全部行政及人員之進退，有獨裁全權』，以造成『半陸軍式之政治組織』之主張，尤為有深偉之識力，一方又提倡地方自治，發展人民之監政權能，皆與作者數年來「集權分治」之私念（余在法時即早有此種理想，祇自問學識不充，未敢形諸筆墨，故曰私念），暗相吻合，故亦遂於論列各種政制主張之餘，附表於篇末，以聊貢一得之愚，非敢謂與許仕廉先生之說互有發明，以抨擊一切他種政論也。

八　分治合作

『分治合作』，此李石曾先生最近之主張也。

近自赤魔為祟，中國國民黨之重心頗有動搖混亂之象，憂時之士莫不切望中央全體執監會議之開成，以出黨國於斷潢絕港之境。十月二十八日南京民生日報載有周容先生提高黨權宜速開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一文，結論謂『今日之國民，莫不堅信救中國者唯國民黨；且唯統一之國民黨能救中國。故黨之統一，實為第一要着；黨既統一矣，提高黨

權、實爲第二要着；……』李石曾先生以爲『黨務同於政治，統一固有必要，而分治亦同爲必要。若只有統一而無分治，則有專制專政之弊矣。若僅有分治，或分而不治，則有分裂散亂之弊矣。故吾（李先生自稱）恆不欲簡單以言統一或分治，而必曰「分治的統一」或「分治合作」』（註四十二）此分治合作四字連綴成詞之所由來歟。李石曾先生並爲『進一步之分析曰：分，乃分立分工之自由；治，乃修明地方之民治；合，乃合成羣衆之互助；作，乃致力民生之工作。之四者，實爲民國民生之必要，缺一不可；而與赤白兩色之專政集權派皆相反者也。蓋不分，乃强權專制；不治，乃官僚壟斷；不合，乃壓迫離異；不作，乃破壞怠惰。』（註四十三）二者相較，其優劣不待龜蓍而後決也。因『分治合作，乃古今中外民黨中之一種思想，正與「專政集權」思想相對峙者。』（註四十四）李氏自言從事於此種思想（分治合作）之筆舌宣傳者已十有餘年，結果贊成者多而反對者少，『非贊成吾（李氏自稱）之理論，乃贊成古今中外之此種思想。其不贊成者，或不滿意或不了解此一名詞，而非反對此根本思想也。』（註四十五）李先生不遽以具體政制之方案提貢於國人之前，而諄諄聲明此乃不過爲一種根本思想之宣播，其穩實謙和之意，雍乎有長者風。此又李先生之一種根本精神，爲吾輩後進所宜服膺不忘者。吳稚暉先生亦謂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之『最大原則，就是勸人決不好企圖大淸一色或小淸一色。例如蘇俄的共產主義有何高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有何欠缺，他若眞是朋友，眞心爲世界革命，就應配讓朋友自己去按切環境，成就他朋友的一種革命；對中國要尊重中國人的意思，對印度埃及，什麼什麼，都要采納本地人意思，這就叫做分治合作。……說到內政，……就是借他（？）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容易得多，這不是分贓辦法，這是順理成章，這又是李先生切望有的分合精神。所謂分，便是應教有功者治理；所謂合，就不應該子孫萬世，計畫淸一色。』（註四十六）吳先生又謂『分治合作，是精神，不是什麼政制，就是所謂公平權利上留心自己的淸一色，也不許別人淸一色，卻不要沒了人的功能。』（註四十七）李石曾先生在其十一月三日黨之統一與提高黨權文內，並曾自引吳稚暉胡展堂兩先生之言。吳曰：『分治合作有必要，關於分治，宜注重治字，若分而不治則不好。關於合作，總理嘗作寧，故最好以寧之中央政府亦成一廟之性質。』胡曰：『分治合作卽自由互助。自由與互助二者不可離。若分治而不合作，則爲分裂。分治而合作，則有益無弊。』又云『人常好言政府之威權，實則今後之政府只要有威信，不要有威權。』

此皆可謂爲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之朱註。其他各報及學者亦多有論及者，如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工商新聞及鄭毓秀博士之今日治國的工具——「分治合作，」（註四十八）魏伯聰博士之分治合作與和平統一。（註四十九）前敵青年（第五期）之分治合作的討論等等。總之，以今所知，實『贊成者多而反對者少，』誠有如李先生之所言。蓋此既『不是什麼政制』而爲『公平權利上』之分配，以免『西風壓倒東風，東風

壓河西風，』而不再使『天下不太平，』此種救世愛民之苦心，誠使任何人無懷疑反對之餘地。

然余不揣冒昧，尙有不能已於言者，願掬赤誠與諸前輩先生略加商榷，幸恕僭妄焉。

吾人以爲「分治」爲一事，「合作」又爲一事：前者固明明爲政治上之制度，而後者乃倫理上之名詞，（近來經濟學上之新制曰合作或協作主義 La coopération 者，當然應作別論。）鑒於治亂得失之機，揆諸事物倫類之理，有以知紛爭之源，在於貪嫉。貪則強滅弱，衆暴寡，東西相壓，起伏無常；嫉則瓦釜鳴，黃鐘毀，功罪不明，是非乃失。公理既泯而物欲乘之，此天下之所以洶洶也。憂時之士，乃相與奔走呼號於衆曰：崇功任能，開誠合作，各本推己及人之心，勿萌壟斷把持之想，此正中山先生終身所想望『天下爲公』之局而心理建設之眞諦也。「合作」之義，孰能非之？若夫認各派之實力，借現成之威望，『將黨治下現有之管轄地，分爲若干區域，若江浙區，兩湖區，兩廣區等，……所有區內一切行政事宜，概歸各該區處理，以免彼此侵略，發生爭執，』（註五十）而美其名曰：此「分治」也；此『乃和平之統一，今後之光明途徑』也。嗚呼！以此而求統一，統一誠或可得矣；但余不解與不統一又果何以異也？假曰無異，則余又不解何以必曰此爲『分治』而無『分裂散亂之弊』也？倘貪嫉之心不除，精誠之基不立，則余又不知各區之內，何以保其必「治，」而各區之間，何以保其必「合」也？未「分」之前，既不能「治」，不能「合，」而曰：此不分之故也，既「分」之後，則必能「治，」必能「合」矣，余不知「分治合作」一語，又果含有何種偉大之神力而能轉移世運於立覦之間也？且「區域」之分劃，將果以何者爲標準？即假曰分定而不爭矣，余又不知與近之軍閥，昔之封建，究有如何之區別也？是凡十餘年來反對聯邦聯省之論，殆無一不可移作反對分治之用，蓋主張聯邦聯省者，雖不聞將合作兩字標爲論題，然亦絕未聞因主張聯邦聯省而謂可不合作也！要知『中國原來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見前引中山先生語）何況所欲分者爲兩省以上之天然立國區域乎？中國目前之不能統一，係一時之過渡現象，決不宜再作遷就事實之主張，以永陷於分崩亂離之局。余故曰：從道德上以言誠，誠斯合矣，此縱近迂，實爲切要；若從政治上以言分，分必治焉，此固苦心，恐難收效。或曰：分區而治，厲行黨義，順理成章，必能合作，吾子之言，未免過慮。余曰：否否，是又不然。分或不分，黨義一而已。分而行之，而能臻於治，成於合，及今而行之，亦必能治，必能合，根本上又果何貴於分哉？若不能既行於今日之不分，則他日既分，亦未必即能暢行而無礙也。由此觀之，可知分未必卽治，正猶今日之不治，未必盡由於不分也。或又曰：以『中國之大，等於全歐，若全歐有一專政之政府出現，未必爲吾人所願，在中國又何獨不然？』（此本李石曾先生復汪精衞先生函中語。）故吳稚暉先生之解分治，亦引印度埃及，應聽自由以作旁證，則分縱不治，終將勝於不分之不治也。余曰：信若是，是直置身於外國而望中國之分也！吾人固不願

全歐有一統一之強固政府出現，以其將益不利於吾也；苟吾人亦因而不願中國有一統一全國之強固政府，豈恐或將不利於外國乎？李吳諸先生愛國之忱，世所共仰，有以知其斷斷不作此想也。前聞英美兩國雖在倫敦協定，主張中國建設一不集權的聯邦政府；大陸字林諸報，並曾請吾國素主聯邦之某巨公談話，認聯邦制爲救中國之唯一方法，以事鼓吹。此事想李石曾先生必非不知，而所以慨然有分治之主張者，實鑒於吾國近來之糾紛而具有不得已之苦衷也。雖然，勸各方領袖，棄嫌修好則可；設各區巨頭，分疆而治，則余終期期以爲不可。余故曰：分治爲一事，合作又爲一事然合作之精神，實視分治尤爲切要，誠以既能合作，不分亦治，若貿貿然而先分之，則治與不治，尙在不可知之數，又安保其必能合作耶？余固贊成分治之根本思想者也；惟對於李石曾先生之「分治合作，」則尙不能無疑，蓋亦『不了解此一名詞』之故耳

九　集權分治

集權與分治兩語，驟觀之似甚相反而實不悖者也。

余嘗作爲幾個政治名詞進一解登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號，今請先述諸詞之要義於後，以明集權分治之不獨不相反，且實有相成之可能焉。

（一）單一與聯合　聯合國（Etat fédératif）者，二個或二個以上之份子國（Etats particuliers ou Etat-menbres），對內——就原則上言——各保其固有之主權，法律及政府，而對外則共樹一幟之組織也。反之，其主權完全合一而不可分且亦不果分者，爲單一國（Etat unitaire）。

（二）單一與統一　單一係對於聯合而言，爲政制之一種，已如上述。至『統一與否，純爲事實問題，與其國之取單一制抑聯邦制（聯邦係聯合之一種）無關係，』（註五十一）而爲一時之政象。康洪章先生謂『統治權的表現爲統一』（註五十二）統治權之表現云者，蓋卽政府號令能行於全國之意。『……中國自秦始皇併六國後，郡縣制度確立，卽屬單層統治權，』（註五十三）單層統治權云者，卽統治權完全合一之意也。至天壇憲法草案第一條『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之統一兩字，雖經起草委員楊銘源說明，『當然指單一國家而言，』但以單一兩字『與統一兩字本無甚分別，』究嫌不妥。

（三）集權與分權　將一切政權集中於一人——行政首領——或一處——中央政府——者，謂之集權 La concentration）。反之，將政權之一部分（或大或小）分付於各直轄之中央屬吏或地方官吏者，謂之分權（La déconcentration）。

（四）集治與分治　將全國政務集中於一人——皇帝或迪克推多——或一處——中央政府——者，謂之集治（La centralisation）。反之，將全國政務區分性質而分屬於中央及各地

方自治團體者，謂之分治（La décentralisation）。

（五）分治與分權　某事屬於中央，某事屬於省，縣，鄉，鎮，此政務之分配，乃必基於憲法或法律而定者也。至同屬於一中央政務或地方政務之內，某也有何權，某也辦某事，此政權之分配，一惟主管長官之意是從，而無法律上之保障。此其不同者一。且執行分權之屬吏，係中央或上級機關所任免，學者通稱之為「中央官吏」（Agents centraux）；至執行分治之人，乃地方人民所公選，雖事實上每每兼代中央政務，或竟受中央之停職處分，但法律上全與中央政府無關，學者通稱之為「分治官吏」（Fonctionnaires décentralisés）此其不同者二。吾國向來所謂「地方官吏」（Agents locaux）如知事等，實皆為「中央官吏」，民國初年之自治委員，乃為分治官吏。例如法國近來政制之趨勢，先擴大各地中央官吏之權限，是為「分權」；然後再由地方人民公選縣長，不過因事實上之關係，仍兼行一部分之中央政務，是為「分治」。故分權恰為分治之過程，而分治未嘗不可集權也。此其不同者三。

（六）分治與聯邦　聯邦制為聯合國方式之一，而分治則特適宜於單一國，而亦可行於聯邦國之各邦。此其不同者一。單一國之立法權有『統一性』（L'unité de loi），聯邦國之各邦，皆有限制的制憲權及立法權，是為『法律紛異性』（La diversité de la loi）。惟分治國之地方團體，既無立法權，更無制憲權。此其不同者二。邦之治域，極為固定，聯邦政府非憲法上有特別之規定，不能加以變更，邦內之政務，亦不受聯邦政府之檢查及節制。至分治國之地方自治區域及其所辦事務，中央政府皆可以法律隨時酌加變更。此其不同者三。聯邦國於同一地域之上，有兩重統治者之存在；至單一之分治國，通國之中，祇有一重統治者，雖各地方之分治官吏，仍不失為此等統治者之部屬，但與分權下之屬吏有別耳。此其不同者四。

（七）集權與集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公吏為私僕，以國政為家事，是「集治」者，實君主專制之別名也。至「集權」則顯與「專制」不同，其說已略見於民主集權條，茲不贅。

* * * * *

依上所言，可知

（一）單一必非聯邦，而聯邦不失統一；

（二）聯邦與否，與統一無關，而不統一仍不失其為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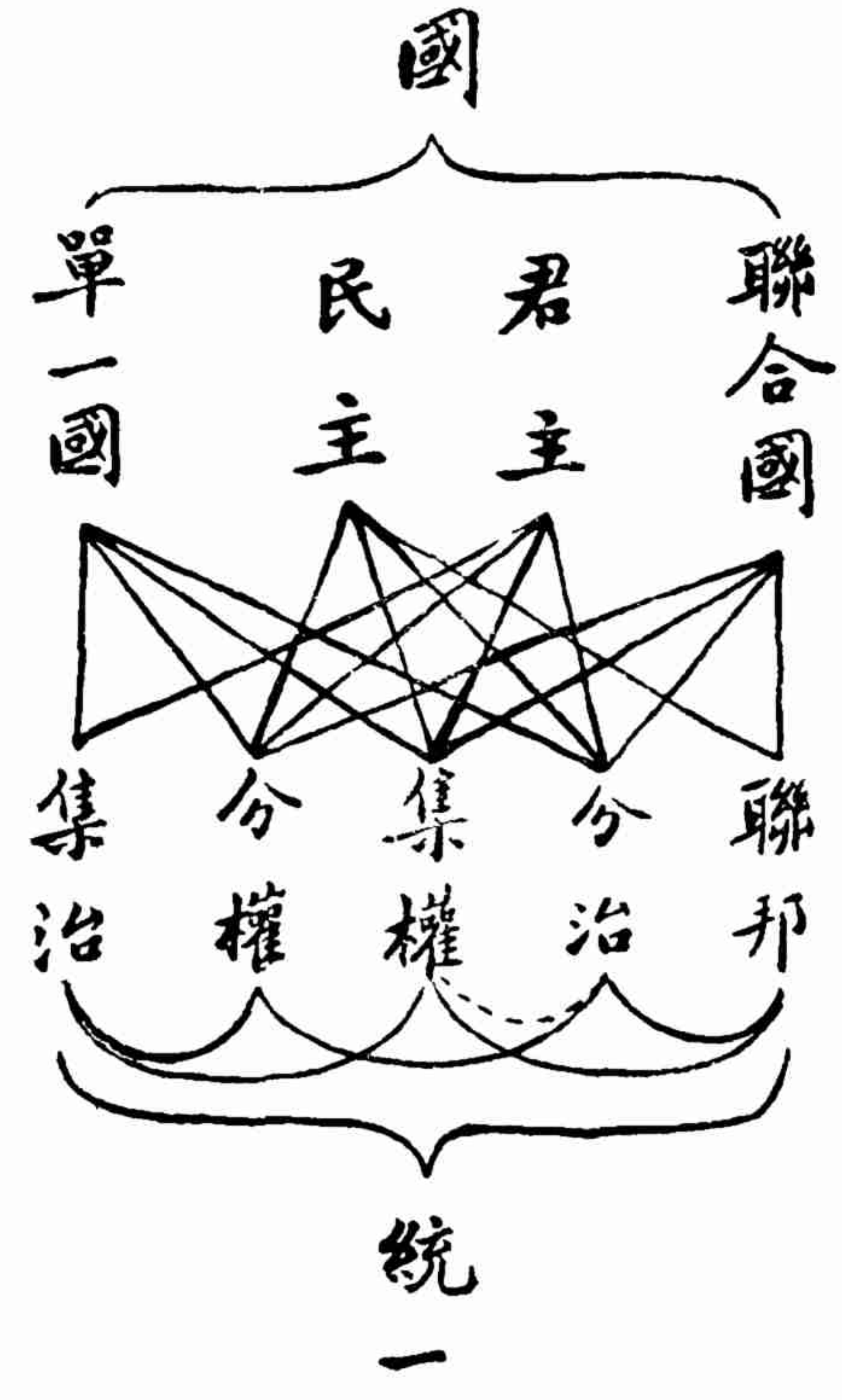
（三）單一儘可分治，而分治非即聯邦；

（四）聯邦仍可集權（至少從理論上言），而分權非必分治；

（五）集治每多分權（中國歷代多如此），而集權亦可分治。

此余之所以自忘謭陋而早有「集權分治」之理想盤旋於胸中也。

茲更列表於左，以明上舉諸詞之關連：



（附註）集權與分治下之虛線，爲表明二者可以並行不悖，與其他之實線同。

詞義及其相互間之關連既明，請再進而略述集權分治之意義，與海內賢明一商榷之。

論者不察，每將集治集權混爲一說，而以集權即爲專制，故舉國士夫，咸不樂聞集權之名，以免受提倡專制之責，正猶民國初年之咸不敢標聯邦之字，以免負破壞統一之名也。（註五十四）然而就中國之歷史民情言之，治不宜於集而權則不宜於分。申言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各地氣候物產，水旱環境，與夫人情風俗之各不相同，若必舉凡全國之政務，強而責之於一人之身，其差能勝此重任者，古今來不數人而已；中焉者，信賢任能，重用文武股肱之臣以爲治，於不知不覺中造成極端分權，外重內輕之局；下焉者則沉迷酒色，昏庸不治事而亦不知進用賢人以爲治，遂致大權旁落，終於大亂而後已。語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及民國以來迭相起伏之聯邦聯治（李石曾先生之分治合作，實與聯省自治無甚分別，且較之聯治論似更爲偏重精神而輕實際，故包附於聯治之內）等說，蓋皆以集治爲其對象者也。若將全國政務，既各區別性質而分屬於中央及地方，（以省爲分治下之地方自治區域實嫌太大，最好行中山先生之主張，以縣爲自治單位，）則專制之弊既除，再從而各就其政務執行之權，集中於一統轄之機關或首領，通盤籌劃，以收指臂之功，責任既專，成效易覩，種種築室道謀，牽制延諉之現象，皆可一掃而空，此分治下之集權，誠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張東蓀先生謂近來中國社會不發展之根本原因有二：一曰『集權的荒廢，』二曰：『軍閥的橫梗。』又云：『所謂集權的荒廢，就是明明是集權制度，然而不行使其權：……須知集權而在新興時代，原沒有甚麼大壞，……中國幾乎完全是集權而又復荒廢，所以社會頗受影響。』（註五十五）權而能集，豈特『沒有甚麼大壞』而已哉，且實有大利也；權而不集，豈特『社會頗受影響』而已哉，且實已陷於混亂而或將不免於滅亡也。張氏立論，雖好爲游移活動之詞，然謂中國爲集權而應集權，實有獨見之明而言人之所不敢言也。張氏於集權集治之分，亦甚明瞭，曾云：『吾人不主張集治主義，不主張一省有中央委任之長官，不主張行政有監督權，』（註五十六）其主張「集權分治」之精神，甚爲澈底，實可謂先獲我心者矣！

陳茹玄先生嘗有「聯治集權」之主張，亦與「集權分治」暗相吻

合。陳曰：『今之說聯治者，莫不以聯治要義，惟在分權，此實大誤也。夫聯治最大之功能，卽在於使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兩大原則同時並用，而兩者之中，集權原則尤爲重要。歷觀世界各國，其成功最著之聯治制度，莫不傾向於中央集權。其憲法每經一度之修改，中央之權必有增加，美瑞德奧，莫不皆然也。聯治之所謂分權，不過對於局部之事，（此卽余所謂政務，政務之分屬於中央及地方，是爲分治，陳氏謂爲分權，而復以分治爲聯治方式之一，此蓋於名詞上未甚注意之故也，）俾邦政府得以自治耳。若夫關於全國之政權，如海陸軍之統率指揮……等等，則固不能旁落，亦萬不可分割，必完全操諸中央政府者也。故……聯治制度固一極端的集權制度，今人乃以聯治爲集權之反對名詞，因疑聯治（實卽余所謂分治）足以釀成割據，不亦誣乎？』此段大文，對於「集權」兩字，實可謂極淋漓盡致之妙。至謂『單一國家雖曰集權，中央對於國家政權（卽余所謂政務，）可取其一而盡授其九於地方也。（按卽余所謂「分治。」）聯治國家雖曰分權，（實卽分治，）憲法對於中央政權，可予其九於中央，而僅遺其一於地方也。』（註五十七）是直與余『集權分治』之精神，它無二致，特陳氏稱分治爲聯治而誤分治爲分權耳。（陳茹玄先生對此數名詞似從未注意細別，因在其所著聯邦政治一書中，亦嘗互相代用而界說不明也。）法國公法學大家何理有氏（M. Hauriou）曾謂『就原則言之：凡國皆爲聯邦；凡聯邦皆爲集權……集權云者，蓋謂一國之政權，盡歸諸於中央政府之手，而以國爲政治外交立法司法軍事之單一體也。』（見何著憲法要論。）又曰：『聯邦政府之政務（Les services），殆終必集中於中央政府之手；至各邦或各郡之政務，則或集或分，似無定勢而一以各邦郡之憲法爲憑。』（註五十八）

觀乎此，可知邦可聯而權不可不集；權應集而治不可不分。以視一般斷斷然於集權分權，聯邦聯治之爭者，實進一層。

至「分治」一語，古本有之，管子權修篇曰：『朝不合衆，鄉分治也。』蓋中國之國家，係積鄉而成，一切政治教化，皆以鄉與里爲基本單位。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義。）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老子之『小國寡民，』亦鄉而已。周禮大司徒五州爲鄉。注：萬二千五百家，所謂鄉老，鄉飲酒，鄉村，鄉三物，鄉八刑，均於鄉治之規劃特詳且重。墨子稱『里長里之仁人；……鄉長，鄉之仁人。……』（尙同篇）管子『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立政篇）民三內務部所頒定之試辦自治章程，對於鄉區，亦以每縣分劃四鄉或至六鄉爲準。是可知分鄉而治，本爲中國數千年來固有之精神；特以時至今日，交通加便，民智漸開，不獨斷難復如昔日之『老死不相往來，』實有速行團結以求內相扶助而外禦侵略之必要。故中山先生以縣爲自治單位之主張，實爲通古今時勢之變，而爲吾人所完全贊同。至「省」一則俟至相當時期，或竟廢去，想亦當無何種重大之不便而反有益。蓋一省之大，憑藉甚多，最易使野心家動割據壟斷之念，致有妨礙統一之虞；而省之中央屬吏，蒙上脅下，亦於集

權多所阻滯。尹文子曰『……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共治者，卽分治之意也；分治之單位若爲縣而非省，則所與共者益衆而共治益可貴矣。

若夫近之明標「分治主義」者，曾一度見之於太平洋（四卷五號國憲與省自治）略曰『……殘餘權保留於各省，可以爲省政府之活動多留餘地，合於近世分治主義的精神，而順於國內各省自治運動之趨勢……』不過此之所謂「分治」，仍落於聯省自治或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之窠臼，而非余之所謂分治也。至亡友閻一士直以聯邦國與分治國是一樣的爲標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是終未明於前舉諸詞之界說，亦非今之所謂分治。王亮疇先生在其名著憲法芻議中有云『總之集權分權之說，皆是也，亦皆非也。』因而遂以集權分權爲『能並行而不悖』，亦蓋以分權代表分治之意耳。又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第十七款之「分權制度」實係指「分治」而言。『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明明爲政務之分配，而非政權之分配，其曰「地方分權」者，仍不過爲名詞上之混用耳。

* * * * *

此「集權分治」之說之基礎理論也。必分治而後能集權；亦必集權而後能統一。至具體之詳細方案，有非雜誌一文所能畢舉，且急於踐東方之約，故遂草成此篇以資塞責。

若夫李石曾先生劃分江浙，兩湖，兩廣等區之超省的分治，是直與數年前章太炎先生所謂『張雨亭之東三省，馮煥章之西北，孫馨遠之東南五省，吳子玉之長江流域』無以多異，小子不敏，竊終期期以爲不可。質諸李先生及閱者諸君以爲如何？

（註一）此爲清光緒三十一年，中山先生在東京與宋漁父黃克強擬定同盟會宣傳總口號之一。

（註二）（註三）同見陳茹玄先生聯邦政治第二〇四頁。

（註四）見汪馥炎李祚輝先生合著聯省憲法草案第四頁。

（註五）見何理資公法學原論自第九八至一〇二頁。

（註六）見何理資分治論第九頁。

（註七）見台斯馬萊 (M. Ernest Desmarest) 分治略論 (Des Etats Provinciaux: Essai sur la Décentralisation)，巴黎一八六八年版第九十三頁。

（註八）（甲）民國十三年冬，高一涵先生有聯邦建國論一文，爲談中國聯邦問題者所不可不讀。（乙）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七號轉載努力週報胡適先生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註九）見谷鍾秀先生著中華民國開國史第十一章，上海泰東書局民國三年初版。

（註十）同前第一八六頁。

（註十一）汪馥炎先生著聯省憲法草案原序第一頁。

（註十二）開國史第一八六頁。

（註十三）東方第十九卷憲法研究號第七頁徐李龍先生語。

(註十四)同註八。

(註十五)同註八我國的聯邦問題。

(註十六)見陳著聯邦政治二一一頁。

(註十七)汪馥炎李祚輝兩先生同著中華民國聯省憲法草案及說明書第一條『中華民國爲聯省民主國。』東方雜誌第十九卷憲法研究號寧協萬先生憲法宜採聯省民主制。

(註十八)徐佛蘇先生語。

(註十九)汪馥炎先生聯省憲法草案序。

(註二十)東方第十九卷憲法研究號陳啓修先生語(第三頁)。

(註二十一)(註二十二)同見東南論衡第一卷第九期。

(註二十三)浙江月報第　卷第一號第四頁。

(註二十四)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第九十七頁。

(註二十五)見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七號第一三二頁。

(註二十六)見同前第一二三頁。

(註二十七)浙江月刊第一卷第一號第五頁。

(註二十八)聯邦政治第四頁。

(註二十九)浙江月刊第　卷第一號周鯁滌先生語。

(註三十)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五號第一三三頁。

(註三十一)太平洋雜誌第四卷第十號前引松子君文。

(註三十二)東方雜誌第十九卷憲法研究號徐謙文第七頁。

(註三十三)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號頌皋君時事短評。

(註三十四)見吳山先生委員制政府組織大綱序二。

(註三十五)(註三十六)見吳山先生委員制政府組織大綱序一。

(註三十七)見同前序二。

(註三十八)吳之「中央行政委員會」由「中華民國委員會議」於百名委員中選出十七人組織之;「省行政委員會」由「省民委員會議」選出之。

(註三十九)見法國莫亭立(Compère-Morel)社會主義大辭典(Grand Dictionnaire Socialiste)第二一二頁。

(註四十)見蒲格萊 (C. Bouglé) 從社會學到社會行爲 (De la Sociologie à l'Action Sociale)第六一至六五頁。

(註四十一)此係法國哲理季特氏於一九二三年遊俄後之評語。

(註四十二)見十一月三日南京民生報。

(註四十三)見十一月九日民生報。

(註四十四)(註四十五)見十一月十九日民生報。

(註四十六)見讀汪先生分共以後贅言下。

(註四十七　見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註四十八)見法大週刊第一期。

(註四十九)見十一月二十五日民生報。

(註五十)見十一月二十日時事新報李石曾先生談話。

(註五十一)見太平導報第一年第二期太平民民國十四年來內亂之原因第九頁。

(註五十二)(註五十三)同見高一涵先生聯邦建國論內所引留美學生之製憲庸議。

(註五十四)谷鍾秀先生謂『雖不必有聯邦之名，要必以聯邦組織之精神使政局安定。』(開國史)張東蓀先生『以為聯邦之害，不在聯邦之實而在聯邦之名』(中華雜誌七號)國會議員籍忠寅謂『現今一般人對於各省自制省憲一層所懷疑者，祇不放心「聯邦」二字耳。』呂復謂『至民國六年之時，則又諱言聯邦，有主張聯邦者，聞者亦談虎色變，以為破壞統一。』羅家衡亦謂事實上雖謂『省是一邦，亦無不可；但名義上不必認定為邦。如認定為邦，則……於國家統一前途未免發生問題。』

(同見憲法會議錄)

(註五十五)見東方雜誌二十週年紀念號張東蓀先生中國政制問題A一七頁。

(註五十六)見高一涵先生聯邦建國論內所引。

(註五十七)見中南論衡第一卷第八期第七頁及太平導報第一年第二期第十六頁聯治之集權原則。

(註五十八)何著分治論第九頁。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

介紹「摘花」—戀愛歌曲集

近幾年來國人對於音樂似乎逐漸的注意了，這件事我們非常欣慰。在荒蕪的音樂的園地裏從來不曾發過一支肯葱的芽，而開放驚人的奇花。現在卻不同了，雖然不能說它是驚人的花，但是足够使我們注目了，這就是開明書店近出版的摘花戀歌曲集。著者如錢君匋，陳嘯空，沈醉了，邱望湘，汪馥泉，白蕊先，諸先生均為作歌作曲界有數的人物，這集摘花實在是近今樂壇上的罕得的傑出的作品，因此我們至誠地給它介紹給我們的讀者們，希望都能置備一集，與你的戀人在月下花前放情地歌唱，而增益你們的情愛。該書用上等原紙精印，絲線穿釘，陶元慶先生繪書面，異常美觀，實價三角，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印行。

施德樓雞牌

鉛筆

鉛筆上面施德樓三字和雞與月的商標就是使人絕對滿意的保證

施德樓廠在德國製造馳名全球的施德樓鉛筆已有百年以上的經驗物品精良可以不言而喻

全國文具店百貨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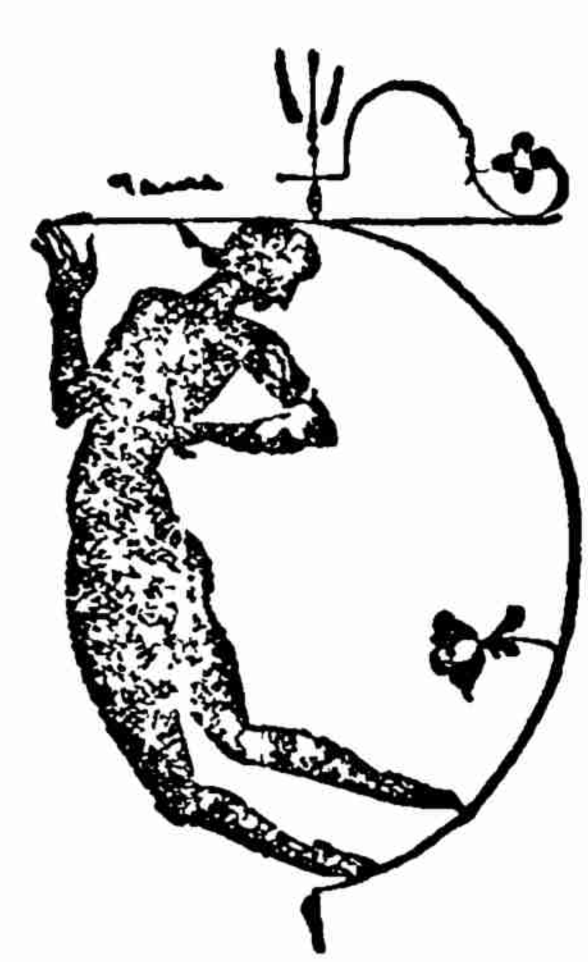
中國總經理天利洋行謹啓

上海江西路五八八號

(一)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

高一涵

一　平均地權的原因

中國國民黨認定：『中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就是因為『農民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民革命。』因此又說：『吾黨為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惟有首先解放農民；無論政治或經濟的運動，均應以農民運動為基礎。黨之政策首先須着眼於農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動亦須根據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農民運動決議案。）

國民黨既然首先注重農民本身的利益，當然要研究農民本身的利益是什麼了。農業的經濟生活與畜牧的經濟生活有個最大不同之點：就是畜牧的經濟生活與土地不發生永久附着的關係，故游牧民族往往逐水草而居，遷徙可以如意。古代把游牧民族所建設的國家叫做「行國」，就因為這個道理。可是農業的經濟生活便不同了，他的唯一根據就是土地，沒有土地，簡直就沒有農業，故農民的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就是這個土地問題。

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所頒布的農民協會章程，可稱為農民的大概有下列的五種：

一、自耕農，

二、半自耕農，

三、佃農，

四、僱農，

五、農村中之手工業者及在農村中為體力勞動者。

這五種農民，除掉自耕農一種之外，大概都是沒有土地可耕，或耕別人土地的。根據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今年春間所發表的「中國土地的調查」列表如次：

全國農戶（地主在內）	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農民人口（每戶平均以六口計算）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再把這三萬三千六百萬農民詳細分析起來，有下列的幾種：

有地的農民（自一畝起以至大地主）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無地的僱農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游民兵匪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佃農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從這個表上看起來，有地的農民一萬五千萬，約占農民總數百分之四十五；無地的僱農，佃農，及游民兵匪等，合計一萬八千六百萬，約占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五。有地的農民之中，也有極貧極富的差別，可再詳細分別如下：

有地農民的種類	人數	地畝
貧農（一畝至十畝）	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六
中農（十畝至三十畝）	百分之二十四	百分之十三
富農（三十畝至五十畝）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七
小中地主（五十畝至百畝）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九
大地主（百畝以上）	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十三

這個表中，富農，小中地主，大地主，三項人數雖祇共占有地農民中百分之三十，可是所有的地畝却占全國可耕的土地總數中百分之七十九。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情形。除中農對於土地的要求或不致十分的急迫之外，至於有地而地甚少的貧農，無地的僱農，及游民兵匪等，皆一齊被排擠在無地可耕之列了。有地而地甚少的貧農，占農民人數百分之二十，無地的僱農，佃農，及游民兵匪等，占農民人數百分之五十五。照這樣說來，每一百個農民之中，總共有七十五人是必須要求土地的了。換句話說：就是三萬三千六百萬農民之中，總共有二萬五千二百多萬人非得到土地便無地可耕了。我們根據中央土地委員會這個調查表，（當然仍有不實不盡處）可以看出兩種情形：（一）全國可耕的土地，合計有百分之七十九，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二）全國有耕種能力的農民，合計有百分之七十五，都必須要求耕地。這就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主張平均地權的原因。

二 平均地權的步驟

國民黨認定：『土地本由天賦，而以養人，「天下為公，」不應專屬。』（革命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第二次宣言）根據這個根本主張，便想推翻大地主，以為少數地主獨占去由於天賦不應專屬的土地，就是造成經濟組織不平等的原因，所以說：『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之為少數人所操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他認為最好的制度是『農民欲求土地之用，使莫善於自為地主，而自力耕耘。』（革命政府對於農民運動第二次宣言）故國民黨的主張，就是對於『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就叫做『耕者有其田。』

由此可見國民黨目前並不主張土地國有制。他祇想推翻少數操縱土地的大地主，並不是把私人的土地所有權，變成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祇想教耕者有其田，並不是教農民在國有土地制下，通同去耕國家的田。既然想讓耕者有其田，便不是從根本上取消土地的私有權，祇不過是推翻大地主的土地獨占權。這就是中國國民黨與歐洲各派社會主義對於所有權的主張不同的地方。歐洲的工團主義，集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目的都在廢除私有權；但是集產主義用國家公有來代替私有權，無政府主義用無人所有來代替私有權，——根本取消所有權——工團主義用有組織的工團共有來代替私有權。國民黨的目的：『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故目前既不是根本取消土地所有權，又不是把土地私有權變成國家公有權，或團體共有權。祇想把不勞而獲的大地主的土地獨占權停止，好讓自食其力的農民『自爲地主。』故祇是使土地所有權平均，不是使土地所有權消滅。

各國由土地私有變成土地公共的辦法，大概不外兩種：用革命的辦法，就是全部的沒收；用和平的辦法，就是一部的徵收。國民黨目前一不採用土地國有制，二不廢除土地私有權，故他的着眼點全在這一個「均」字上。當然用不着全部沒收的辦法，祇用一部徵收的辦法了。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民生主義）所以主張用和平的辦法。除掉地主不盡納稅的義務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之外，大概祇用和平的逐漸徵收一個辦法。

國民黨和平的漸進的辦法，就是：『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價收買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山先生以爲這是最妥當的辦法，他說：『地價……由地主自己去定。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喫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喫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喫虧。』（民生主義）故國民黨的平均地權的步驟是和平的，漸進的，折中的辦法，並不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一旦把全國的土地一律宣布爲國有。

國民黨想由土地的買賣，得到調劑貧富的目的。國家買來土地做什麼？就是分給那『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及無地可耕者，使他們『自爲地主，』『自力耕耘，』慢慢兒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這種辦法，當然不像俄國行土地國有制的簡單，可以用一個命令辦到。關於徵收土地的立法，當然是國民黨許多建設問題中一個極重要的建設問題。現在爲供給將來立法上的參考起見，姑且把愛爾蘭的自耕農地買收法，英國的小農地買收法，及丹麥的小農地買收法等等立法上的目的，方法，和利害，略微敘述一下，以供將來立法的參考。

三　愛爾蘭的自耕農地買收法

愛爾蘭的農業狀況和農民的境遇都是很不好的，因爲不好，所以才想方設法去改革。他的改革政策目的在造成自耕農。怎麼才能造成自耕農呢？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使農民得到買收農地的機會和便利。他的方法：是政府依土地買收法，把土地買收來，農民可用分年償還地價的方法，買去自行耕種。這就是愛爾蘭創設自耕農制的目的。

愛爾蘭在一八六九年，一八七〇年，及一八八一年，就發布有些關於土地問題的條例，但是都沒有發生很大的效果。比較重要的是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及一九〇九年的改正土地法。

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叫做「文頓法」，是國務總理文頓 (George Windham)所提出來的議案。自一八六九年以後，到一八九一年，土地的條例經過許多次修改。大概買地人分年所償還的地價是百分之五，後來減少爲百分之四，償還的年數先定爲三十二年，後改爲三十五年，最後延長到四十九年。到了一九〇三年，新土地法上所規定的償還地價年數爲六十八年，每年償還利息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三$(2\frac{3}{4}\%)$償還本錢百分之二分之一$(\frac{1}{2}\%)$政府把土地收買金定爲一億鎊，把從前土地委員會合併起來，設「所有地委員」(Estates Commissioners)三名，爲管理土地權轉移的實行機關。地主和農民中間關於土地買賣的契約，由這個會參與；地價的高低，由這個會決定。對於賣地的地主，設下獎勵的辦法，在地價以外，還給與一成二分的獎勵金。凡是土地買賣都用現金交易，不像從前用公債券作地價。這就是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的特點。

依照一九〇三年新土地法所創設起來的土地委員會，乃是專管土地問題的機關。關於土地所有權轉移的程序，各地方過剩人口的處理，被逐出農民的招回等事，都歸土地委員會管理。先規定法定的地價，凡土地的買賣都以這個法定地價做基礎，不許故意抬高。土地委員會祇做土地買賣的經手人，他在下列的三個地方，行使他管理土地轉移的職權：（一）地主與農民直接買賣的地方，（二）土地委員會向地主買地賣給農民的地方，（三）土地委員會向土地裁判所買地賣給農民的地方。

在地主與農民直接買賣的地方，祇許整賣，不許零碎販賣。關於這件事的判定權，在土地委員會，賣主不得土地委員會的判定，不得領取一成二分的獎勵金。土地委員會在這個地方，如果認爲有調查的必要，可以依土地的法定種類，去調查那土地價格正當不正當。

在土地委員會向地主買地賣給農民的地方，土地委員會把土地的界限，土地的法的關係，土地的價格，一一調查。關於土地的價格的調查，比較在地主與農民直接買賣的地方更能自由些。如果賣主與買主之間，先有關於價格的協定，那麼，土地委員會便可以根據他們所協定的價格，加以審定。地價審定之後，如果得地主的同意，那麼土地委員會便可徵求農民的意見，問他願不願照審定的價格買去。如果要買土地的農民有同意的，土地委員會便同地主定約，等到登廣告兩個月後，沒有

異議發生，然後才交地價，完成買賣的行爲。土地委員會對於已經買到手的土地，便有完全的處理權，可以按照國內移民的計畫，賣給農民。

在土地委員會向土地裁判所買地賣給農民的地方，就是因爲地主負債過多，把他的土地移歸「土地裁判所」(Landed Estates Court)管理。在這個地方的一切程序，和前兩個地方大概相同。

凡按照前三個方法而買得土地的農民，權利上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買主當分年償還地價的義務未完了的時候，不得土地委員會的許可，不得把土地分割，或把土地佃給他人。就是在承繼的時候，也不許分割，如果到萬不得不分割的時候，土地委員會得要求歸一個人承買。再如果用該地做抵押去借債，亦不得借那超過分年償還地價的數額十倍以上的債，並須在三個月以內登記，方認爲有效。

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很想特別獎勵那出賣土地的地主，這是這個土地法的特點，可是同時也是這個土地法的致命傷。因爲獎勵金由國家担負，土地的買賣越多，國庫的担負越重，因此便難永久支持下去。而且因買收土地的結果由國庫墊出的地價要一筆交付與地主，至於賣給農民，每年僅收回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三的利息，及百分之二分之一的本錢，時期又要經過六十八年之久，當然是入不敷出了。既然要國庫担負墊付的地價，那麼國庫當然祇有發行公債一個辦法。所以這個土地法上規定付給地主賣價的資金，由國家令英格蘭銀行及愛爾蘭銀行發行利息二又四分之三的公債，等到三十年後，（一九三三年）國家照券面定額償還。此項公債最初祇能照八七折出賣，每百元的債券，僅能賣得八十七元。國家付出的利息，要照券面定價計算，國家收入的利息，祇照賣出的實價計算。因此，每百元的公債，祇能收入二·三九二五利息進來，卻要付二·七五利息出去，故每百元公債，利息上就要喫〇·三五七五的虧。本錢的償還也是一樣的賠累。此外關於分年償還本利，更發生遲繳或不繳等弊病。這就是買收土地最大困難的一點。

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關於土地委員會的規定很有特色，至關於財政的計畫卻太空疏。因此，便使財政上的困難，足以妨礙全般計畫的實施，故行到一九〇九年，便不得不再行修改了。一九〇九年的改正土地法，當然是以一九〇三年的文頓法做基礎的，所修正的地方，大概都是救濟文頓法的缺點的。最重要的修改，計有兩點：一是減少獎勵金，一是行強制買收制。

減少獎勵金乃是救濟財政上困難的一個辦法。一九〇三年的新土地法中，規定獎勵金的額數以一千二百萬鎊爲限，故實行到五年以後，便不得不從一成二分降到三分。一九〇九年的改正土地法，把從前獎勵金的比例一律廢止，將地價定爲極高極低兩個限度，惟對於情願以低價出賣土地的地主，才給與較多的獎勵金。地價與獎勵金爲反比例，地價越低，獎勵金越高，地價高到一定的限度，便不給獎勵金。經過這一次修改，出賣土地的數目便立刻減少了。

關於強制買收的一點，可算是改正法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他的

規定；就是在農民與地主對於一定的土地買賣不能成交的時候，土地委員會對於地主有致送最後通牒的權力。最後通牒上，把土地的價格定明，地主如果遵照這個價格出賣便同自由買賣一樣看待，地主祇可以提出用現金交付地價的請求。如果地主不肯依照這個價格出賣，那麼，土地委員會便可以實行他的強制買收權。地主如果不服，得用附近有同樣的土地可以自由契約買收爲理由，向裁判委員會提起抗議，或對於買收的價格，提出異議。因此，土地委員會當決定地價的時候，又必得要顧慮到土地的實在價格，不得任意決定。這就是一九〇九年愛爾蘭改正土地法的概略。

四　英國的小農地買收法

英國自中古的莊園制度(Manorial System)崩壞之後，到了十九世紀，土地漸漸集中，造成大農的組織，因此便有提倡自耕農制，及普及小農地制的必要。英國施行小農地法雖然很早，但是行之最有功效，在歷史上開闢一個新紀元的，要算是自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小農地法了。一八九二年的小農地法，可算是一九〇八年的小農地法的基礎，故在此處不得不先述一述一八九二年的小農地法的大要。

一八九二年的小農地法，使地方自治團體買收土地，分割出來，改成十英畝以下的小農地，賣給農民。地方自治團體可向金融委員會去借資金，作買收土地之用。但是買收的方法，到底是採取自由契約制，或採取強制買收制呢？這是那時爭論最激烈的一個問題。可是討論的結果，竟不承認強制買收制爲可以實行，所以這個小農地法終歸失敗。

因爲這個小農地法行了十五六年，仍舊沒有好效果，所以才有自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改正的小農地法出來。這個改正的小農地法，比較上把不能實行的困難除去很多，因此便把小農地事業殖下很完備的基礎。這個改正法中，首先規定什麼是小農地？就是說：一英畝以上至五十英畝以下的小耕地；如果超過五十英畝，那麼，必須在買賣的時候，或在租借的時候，爲收所得稅而定的年價額，不超過五十鎊以上的小耕地，才可以叫做小農地。

怎麼造成這樣小農地呢？就是使地方自治團體，如縣會(County Council)之類，把適當的耕地買來或租來，劃成小農地，好賣給或租給自行耕種的農民。(第七條)所謂『耕種』兩個字，可作廣義的解釋，包含園藝，及飼養家畜蜜蜂等在內。爲辦理小農地的事項，由縣會設下小農地及分租地的委員，這些委員，或全體爲縣會的議員，或一部分爲縣會的議員，要是一部分爲縣會的議員，那麼，由議員充任委員的人數必須過半數。這個委員會就是爲實行小農地及分租地而設，負實行上的一切權利和義務。(第五十條)

縣會爲買收小農地，不管在本縣內外，凡有適當的農地，都可以用契約的方法去買來或租來。如果不能以自由契約買來，或租來適當的農地，便可行使強制收用權。(第七條)但是凡由強制方法收來的土地，

祇許租給農民，不許賣給農民。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縣會在租買到土地之後，對於該農地便有管理上的全權。在該農地賣出或租出以前，可以在地上蓋房屋或造其他建築物；如果原有的一切建築物破壞了，便可以修繕，如果土地不好，便可以改良。將來這塊土地賣出或租出的時候，得到最高的地價或租金，可以供給個人或在產業組合的團結下的各人之用。（一九一九年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要買小農地的農民，必須先拿出地價五分之一以上，經縣會的認可，可以令該農地負担地價百分之四以下的金額，作爲永久的地租。如果地價沒有付清，縣會可以使買主在五十年或六十年內，分年償還（一九〇八年法第十一條）再如果祇把小農地租給農民，那麽，占有這塊小農地的人，過了六年期間以後，隨時可以照時價收買。如果該地因租者改良的結果，賣價比從前的買價高，那麽，租者買的時候，便可以請求把高出的地價除去一部分。縣會如果不得到主管的最高機關的許可，不得拒絕這樣的請求。（一九一九年法第十一條）

無論是買小農地的，或是租小農地的，在二十年內，必須要服從一定的限制。什麽限制呢？就是不得到縣會的允許，不得分割，不得出賣，不得租借。對於耕地，不得作農業以外的目的使用。一塊土地上不得建築一個以上的住宅。在這地上的屋內，不得販賣麻醉性的飲料。如果所有者死亡，由他的後人承繼，也不許分割。縣會得於十二個月內，要求歸併於一個人，不然則縣會可以自行出賣。（一九〇八年法第十二條）如果要把土地作爲非農業的使用，必定再經過一次買賣的手續。（一九〇八年法第十五條）

照前面所說的縣會祇在用合意的契約買不到土地的時候，才有強制收用的權力。但是所收來的土地，祇可租借，不得出賣。強制租借的時期，自十四年到三十五年。到了滿期的前一年以上二年以內，向地主通告，重新再定契約。（一九〇八年法第四十四條）如果地主因造屋開鑛等事，要在那強制收去的土地上修道路，從十二個月前通知，得主管部的認可，得以回復所有權。（第四十六條）在租借期間終了的時候，租借人對於土地上所施的改良成績，如菓樹及其他植物等，尙有兩年以上的收穫權。關於別的改良，得向縣會請求賠償。如果縣會曾禁止租借人關於某種改良，便沒有請求賠償的權利。（第四十七條）這是英國自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關於小農地立法的概要。

五　丹麥的小農地買收法

丹麥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上爲歐洲各國中最有特色的國家。對於無地的農民，老早就想使他們成爲自耕農的小農各種設施，都比別的國家早些。當十八世紀下半期，曾制定許多計畫，想把自耕的小農制建設起來，但是因爲沒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一時停頓下去。直到十九世紀末期，尤其是一八八〇年，農民離村的趨勢逐漸顯明，以致各地方農業勞動者非常的缺乏，因此便想創設自耕的小農地制，來挽回那想離村

的農民。一八九九年頒布關於小農地建設的法律，經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九年的改正，逐漸進步。到了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九年又定下幾種新的法律，至今還在逐漸修正之中。

一九〇九年的法律，規定各府縣設立委員會，使他管理關於創設小農地的事務。這個委員會以三個委員組織之，一名由農政部任命，二名由各該地方團體或鄉村會的代表選舉。委員的任期六年，所須要的費用由國庫担負。

凡享受這個法律所規定的利益者，必須合規定的資格。規定的資格：『男子或未婚的女子，不問他是賣長工或賣日工，（包括為他人做園藝事業在內）凡依普通的農業勞動而得到自己的生活費者，及占有或曾占有與本法所定的同一面積之農地者，皆有受本法的利益的權利。』（第二條）但是資格雖合，不見得就有請求得到農地的權利，凡可以請求者，又必定要合下列的條件：（一）須為本國人，或得有歸化的權利者；（二）須滿二十五歲以上，但以不超過五十歲為原則；（三）須滿十八歲以後，至少須做過四年的農業勞動，藉謀自己的衣食者；（四）須由熟知本人的有信用之二人提出證明書；（五）欲得到小農地的本人，須有本法所規定的財產。此外，還要是未受過教區的公共賑濟及未犯罪者。必須這樣，才有提出請求農地的權利。（第三條）

凡選擇小農地者，須經鄉村會，向府縣委員會的委員長提出請求書。這個請求書中，須載明小農地的概樣，面積，位置，購買價格等項，如果請求者尚沒有家宅，又必要載明建築家宅的計畫，及建築費的額數。欲得小農地的價格，必在六千五百「克羅來」以下，就是在價格特別高的地方，也不得超過八千「克羅來」。（第七條）對於金額有這樣嚴格的限制，故常常因地價變動而時時變更。

凡不能與地主用合意的契約買得土地的人，得向鄉村會提出請求書，鄉村會在這個地方，必須盡力尋求土地，如果尋求不到適當的土地，便可把鄉村內公有的土地向官廳交涉賣給他。地價的一部分，可用分年償還的方法。（第六條）丹麥收買土地法的特點，就在鄉村會祇能從中斡旋，不能強制購買。

如果私人之間，可用合意的契約買到土地，那麼買地者便可請求府縣委員會借貸地價。受理請求書的委員會，對於請求的人色，農地的面積，價格，及其他各條件具備與否，一一審查，然後決定准駁。無論准與不准，皆一律通知，不准的時候，並通知所以不准的理由。（第八條）

委員會如果准如所請，請求者便有向國庫借貸地價的資格，國庫可以借給他合地價十分之九的現金，替他交付地價。（第九條）丹麥借給買主的地價金，竟多到十分之九，比較別國自然是寬大極了。別國為農民買耕地，大概是四分之一的地價，由買主自備，丹麥卻祇要買主自備十分之一的地價。究竟這兩個方法，那一個好，那一個不好，卻很難說。因為借貸的金額太大，買主固然有容易得到土地的機會，可是分年償還的額數隨之增加，買主亦因而有担負不起的憂慮。

丹麥一九〇九年的法律，本沒有多大的特色，例如府縣委員會沒有自行買收土地賣給或租給農民的權能，對於地價的決定，也沒有積極的決定權他所管的事務，就是受那想買土地者的請求，決定借貸資金的准駁，調查地價，面積，及其他條件是否具備等事。關於買來的土地的管理狀況，有實地監督權。他的主要職務，不過這樣罷了。如果買主與賣主之間，不能成立合意的契約，買不到適當的土地，那麼，鄉村會祇能居中斡旋，不能強制執行。國庫借給小農地的資金額數太少，往往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這都是一九〇九年的法律的缺點。

一九一七年的法律，仍以一九〇九年的法律做基礎，沒有多大的改正。例如地價的限制，從前的規定，在地價不高的時候，不得超過六千五百「克羅來」在地價高漲的時候，不得超過八千「克羅來，」現在改爲一萬及一萬二千「克羅來。」（第七條）借出資金的利息，從前年三分，現在改爲年四分，分年還本的比例，從前年四分，現在改爲年五分。（第十條）關於小農地借出資金的總額，定爲從四百萬到五百萬「克羅來。」（第十一條）

一九一九年頒布的幾種法律，比較重要，計有關於出賣小教區地與賣日工的農民的法律，關於公有地出賣條件的法律，把世襲地變爲自由地的法律。

關於出賣小教區地的法律，第一條的規定：『關於小教區的土地，他的性質及位置，如和農業相適宜，便可依本法的規定，照他的可能性的多寡，收用爲賣日工農民的耕地。祇利用這個土地去建設住宅或菜園者，亦得以同一條件收用之。』關於出賣公有地條件的法律，第一條所規定的：『公有地的土地性質及位置，得爲耕地者，可依本法所規定之條件出賣之。該地如可供蓋房屋設菜園之用，亦得以同一條件出賣。』第二條：『該地在可能的限度內，須分劃出來，改作不藉他人助力而能養活一家人口的面積之小農地。』把世襲地變爲自由地的法律，也是爲達到建設小農地的目的。把貴族所佔有的大農地變賣出來，改爲小農地，既可以除去大地主的弊害，又可以除去土地集中與土地荒廢的弊害。這是一九一九年幾種新法律的概要。

六　結論

以上所述的各國——愛爾蘭英國丹麥——的自耕農地或小農地的法律，都與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相合，都可以作我們將來關於土地的立法的參考。故特別提出大概，以供將來立法家的採擇，我個人並未參加意見，不過略爲介紹罷了。

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土地法中，有幾個重要問題，不能不先提出研究。（一）收買土地的資金問題，（二）收買土地的機關問題，（三）收買土地的方法問題。

（一）收買土地的資金問題　愛英丹三國土地法行了多年，沒有發生多大的效果，並且有停頓的樣子，最大的難關，就在這個收買的資

金問題上邊用無償的沒收方法，祇消下一道命令像蘇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深夜之中發布一紙「關於土地的命令」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不用何等補償，盡行廢棄』倒不發生什麼資金的問題。如果用有償的買收方法，那就不能這樣簡單了。最近日本有人調查全國的土地，照普通市價收買，計若干萬萬。即發行若干萬萬公債劵，充作收買的資金。在三十年內將佃戶從前繳納地主的地租，通同收來，作爲該公債還利還本之用。預算在三十年內，可以還淸。但是中國土地比日本已經多許多倍，而公債在中國的信用，又不見高。愛爾蘭因公債低落，國家尙担負不起，終於將建設自耕農制的計畫，無形的停止，何況在財政紊亂的中國呢？就是祇收買一部分土地，財政上已經毫無把握，何況收買全國的土地呢？如果盡量的在增加收入方面設想，那麼用國家資金買地的農民，必定感覺担負上的痛苦，結果與佃農仍是一樣。就中國目前的現狀說，祇有救急兩個辦法：（一）減租（二）對於大地主收累進稅。將來把這累進稅的全部，及地價稅的全部，劃分出來作爲收買土地的資金的擔保品。似乎不必開始就發行公債去買收，把愛爾蘭那樣的失敗，重演一遍。但是百分之七十五的無地農民，又怎能久待呢？

（二）收買土地的機關問題　收買土地與管理土地的機關，當然同各國一樣，要設立土地委員會。可是按照中國現在的情形，鄉村自治機關不曾建設，農民自治的經驗完全沒有，單靠政府的力量去辦，無論貪官汚吏不能絕迹，就是沒有貪官汚吏，而各處土地的情況，與東佃的關係，千差萬別，統一的法令，當然不能實施。故在平均地權之先，必須養成農村自治的習慣，而調查戶口，與丈量土地等等，又必已有眉目，始可實行。若目前單設下一個土地委員會，必將一事莫辦。

（三）收買土地的方法問題　英國的在先不採用強制買收的方法，故小農地法終歸失敗；丹麥的鄉村會對於地主，祇能盡從中斡旋之力，不能強制買收，故亦無成績可覩。故收買土地的方法，除強制外，都是空的。故愛爾蘭的土地委員會對於地主有送致最後通牒的權力，英國的縣會在農民用合意的契約買不到土地的時候，即有強制收用的權力，都是我們將來立法所最要注意的地方。

總而言之，土地不是人造的物品，從原則上說起來，就該『不應專屬』。歐洲的經濟學者老早就承認土地公有的原則，故土地國有的理論，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發明。蘇俄的「關於土地的基本法」第二條上的規定：『今後土地不須何等——公然的或祕密的——代價，委給自己勤勞的全體人民使用。』這個規定，就是不把『本由天賦』的土地認爲所有的物體，祇把他認爲利用的物體。蘇俄農業法典上所規定的私人對於土地的利用權，他的效果幾乎與所有權相近。故土地的利用權乃是今後土地法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關於蘇俄的農業法典，當再作專篇介紹，本篇暫不細述。

中國全國版圖內，祇有百分之十五，是已經耕種的土地，東南沿海數省，每一畝地竟住至百人之多，因此地價及地租都增到最高的限度。故

中國的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已經是十二萬分的迫切了。馬爾塞斯（Malthus）說的好，他說：

一個人生在一切東西都被別人佔去的世界中，如果他不能從他的父親正分當然的要求到生活費，社會上再不要他的勞力，那麼他便沒有得到一點食物的權利，他在這個世界上祇是多生的。「自然」的大宴會中沒有他的坐位，並且立刻要執行自然的命令，叫他走開。（人口論）

這就是土地被少數大地主佔去必然的結果。中山先生首先看到這一點，所以鄭重的提出「平均地權」的政策，要使個個耕者都能各有其田。故實行平均地權這個政策，要算是國民黨第一件要政了。

我們希望國民黨在編制勞動法之外，再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編制農業法典。因為國民黨既認定中國今日尚在農業經濟時代；認定中國之國民革命就是農業革命；認定農業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農民人數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並認定農民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無地可耕。由此看來，這農民問題，是最大多數的人民中的最大問題了。故根據平均地權之原則，來制定農業法典，實在是國民黨中比什麼政策都緊急的一個政策了。因為如此，所以聊作此篇，以備編制農業法典者的參考。

火柴發明百年紀念

微知

現在世人是沒有一個不知用火柴的了。火柴發明在一八二七年，至去年適為百年。發明者為John Walker，英國人，少年時為外科醫生的助手，熱心於化學實驗，又是植物學者，鑛物學者。他發明火柴的經過，無人知其詳細；但據發明後一八五二年在地方新聞的發表，說這是偶然的結果。因為他不知為了何種目的，作成了一種發火混合物，這混合物偶然觸着火爐旁邊，突然發火，他憑着這個暗示進行研究，遂發明了火柴。



勝會不難留

勝會難留、古今同慨、然苟攝存照相、則雖時異世殊、蓬飛雲散、而一時之勝會、仍能永留於無極也、用『矮克發』照相材料攝影、清晰無比、且久不退光、

各大埠均有經售說明書函索卽寄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Agfa

矮克發



東方又772(上)



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

武堉幹

愚於去年本誌第二十三號，曾撰有介紹雷穆氏對於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之研究一文，以如此之重大問題，而國人漠然不甚關心，反讓外人先我着鞭，即此一端，已良足令吾人感媿矣。外人研究我國國際貸借關係最早而且最努力者，當首推瓦格爾（C. R. Wagel）；吉芬（Robert Giffen），摩斯（H. B. Morse）諸人；其次則雷穆博士（C. F. Remer），奈耳生(John H. Nelson)，馬羅可夫（A. V. Marakueff）鄂特(Otte) 等人，對於此項問題亦頗為注意。惟諸人之研究，除起因於學術的探討與趣外，尚有職務所在之關係，如吉芬氏曾任上海英國領事，彼之對於此項問題特加研究，不過為英國對華商務增一參考資料耳；摩斯則因身居中國海關要職（按氏曾任海關 Statistical Secretary 之職）當然負有考察中國國際貿易以及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之責任。其他諸外人或為學術的探討，或膺政府調查之任命，或居指導商業之地位，其不能不於此項問題加以注意者，蓋亦環境使然也。

以上所述，僅指外人；至於我國人士之能有嗲於此問題之重大性，而就國計民生方面着眼以探討此問題者，實尚寥寥。回憶八十餘年前之鴉片戰爭，雖曰種因繁雜；而其直接原因，則以鴉片輸入日多，現銀出口益甚，以致中國國際貸借關係惡化；清廷因而設法禁煙進口，禁銀出口，以改善國際貸借抵償關係，此則我國對於鴉片戰爭之根本目的所在也。當時給事中許球曾上書言事，謂『國家每年因此所損失之數，當在一千萬兩以上。金銀溢出如此，十年以後，將至幾億。如此滔滔之勢豈能防遏？是必鴉片之輸入與金銀之輸出一同禁止，始為正當之辦法。』此種治標辦法，當時雖未能行之有效，然於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之重大性，要亦可謂具有相當之認識矣。今距鴉片戰爭又數十年，我國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之惡化，且較前更甚。因國勢之積弱，姑勿論現時無倡言第二次鴉片戰爭之人，即根據「重商主義」以謀改進中國國際貸借關係者，亦寥落如晨星。三十年前，有識之士，如馬建忠氏，曾於所著適可齋

紀言中，痛論當時國際貿易入超之弊，而謀所以改進之道，即以「出口貨多進口貨少，為致富之要道」，彼謂：『出口貨多則已散之財可復聚；進口貨少則未散之財不復散』（見適可齋紀言富民說篇）此說頗與歐洲所謂「重商主義」吻合，蓋即以增進出超為改進我國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之良策也。

嗣此以後，國人之研究商業經濟者，即此等言論亦不常聞；偶有對於我國國際貸借及貿易入超事實加以論述者，亦僅摭拾海關報告冊為唯一論據；此蓋因中國統計之不完備，為中外人士所共同感覺之困難，要亦無可如何者也。有名經濟學家如馬寅初氏，前於東方雜誌二十三卷第九號，論中國歷年入超之解釋及其危險，亦僅藉通常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中之重要因素，以說明中國之現象，至於正確數字，仍無法搜集也。愚今茲所言，亦未敢云對於此項問題有如何特殊研究；不過搜集資料較富，或足供有志者之參考。抑愚以為此項問題特關重要，在現時中國經濟問題中實為一般人所急宜研究者，故不避煩瑣，於中國國際貸借關係之各方面亦詳言之，若因此而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急思有以改進我國國際貸借抵償之關係，則愚之大幸矣。

作者識

上篇　中國國際貿易入超與國際貸借抵償之關係

在國際貿易上，一國之進出口額互相平均者殆不多見，往往傾向於一方：其有出口貨值超過於進口貨值者，是為出超，論者多謂立於「順調」的地位；反之進口貨值超過於出口貨值者是為入超，論者多謂立於「逆調」的地位。從前雖有以入超為利益者，以為入超則其國所享受之國際貿易利益獨大；但普通多以出超為有利，緣出超則可取償於他國之金銀與產業，即可因此增加國富也。實則此兩說皆不能無誤：前說誤在應用享受主義於國際貿易中，殊不知享受之終須相當的抵償也；後說誤在視一國如一商店，以為利益即由賣出價格高於購入價格所致，殊不知國際貿易之出口價格高於進口價格時，亦未必即為一國之利，以尚有其他種種複雜的國際貸借關係存在也。是故就國際貿易之本身言之：進出口貿易之差額，固無所謂「利」與「不利」之別，蓋貿易者交易行為也，以金銀易貨物，或以貨物相貿易，或以勞力相交換，雙方之中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要不出於簿記學上「貸借平均」原則以外也。惟是抵償方法饒有研究餘地，抵償不得其宜，則雖為貿易出超國家亦有妨礙於其國民經濟者；反之貿易入超國家，苟有適當之抵償方法，則雖入超亦無害於國家之發榮。斯可知國際貸借抵償方法之關係重大也。

今就我國論之。我國在國際貿易上，殆年年為入超；而且入超之數又復年年加鉅，此種情形殆為我國所獨有：蓋他國雖有入超，究不過一時之變態，而未必垂為常則；我國則不然：自同治三年（西一八六四年）

關册發表以來，六十餘年中僅只當年及同治末年以及光緒初年數年間爲出超（見下表）；其他五十餘年，無一年不爲入超，近且入超之數更鉅，從前（同治三年）每年不過二千萬兩內外者，現在則有時多至三億五六百萬兩之鉅。計在過去六十年中，平均每年入超約爲一萬萬兩；六十年合計，至達五十餘萬萬兩，而去最近十年即達十六萬萬兩漏巵之鉅亦可驚矣！茲將歷年入超之情形列表如下：

歷年對外貿易入超表（根據關册）單位海關兩，但一八六七年以前爲上海兩，海關兩一〇〇等於上海兩一一一·四。

年份	入超數	年份	入超數	年份	入超數
一八六四年	出超 二、七一二、九三一	一八八五年	二三、一九四、三〇七	一九〇六年	一七三、八一三、三四三
一八六五年	一、七八九、五二四	一八八六年	一〇、二七二、七五九	一九〇七年	一五二、〇二〇、六七二
一八六六年	一八、四〇一、八六七	一八八七年	一六、四〇三、四六一	一九〇八年	一一七、八四五、〇七五
一八六七年	一四、四三四、〇二八	一八八八年	三二、三八一、八二六	一九〇九年	七九、一六五、二五三
一八六八年	一、四五五、五二九	一八八九年	一三、九三六、五二七	一九一〇年	八二、一三一、五六六
一八六九年	六、九六九、二九六	一八九〇年	三九、九四九、〇〇一	一九一一年	九四、一六五、七七七
一八七〇年	八、三九八、四〇二	一八九一年	三三、〇五六、〇一四	一九一二年	一〇二、五七六、六二八
一八七一年	三、二四九、九一六	一八九二年	三二、五一七、六七三	一九一三年	一六六、八五七、〇一一
一八七二年	出超 七、九七一、〇七六	一八九三年	三四、七三〇、五〇八	一九一四年	二一二、〇一四、五五五
一八七三年	出超 二、八一四、〇六八	一八九四年	三三、九九八、九八九	一九一五年	三五、六一四、五五五
一八七四年	出超 二、三五二、〇〇四	一八九五年	二八、四〇三、五〇四	一九一六年	三四、六〇九、六二九
一八七五年	出超 一、一〇九、六八二	一八九六年	七一、五〇八、五七三	一九一七年	八六、五八七、一四四
一八七六年	出超 一〇、五八〇、九三八	一八九七年	三九、三二七、二六七	一九一八年	六九、〇一〇、〇五一

一八七七年	五、七八八、八七四	一八九八年	五〇、五四二、一八五	一九一九年	一六、一八八、二六九
一八七八年	三、六三一、八四八	一八九九年	六八、九六三、六二四	一九二〇年	二二〇、六一八、九三〇
一八七九年	九、九四六、一六二	一九〇〇年	五二、〇七三、六七〇	一九二一年	三〇四、八六六、九〇二
一八八〇年	一、四〇九、八六五	一九〇一年	九八、六四六、一六一	一九二二年	二九〇、一五七、七一七
一八八一年	二〇、四五七、九〇三	一九〇二年	一〇一、一八二、三二一	一九二三年	一七〇、四八五、四七一
一八八二年	一〇、三七八、三八二	一九〇三年	一一二、三八六、六六六	一九二四年	二四六、四二七、〇〇〇
一八八三年	三、三七〇、〇〇九	一九〇四年	一〇四、五七三、九二五	一九二五年	一七一、五一二、〇〇七
一八八四年	五、六一三、〇七八	一九〇五年	二一九、二一二、五九四	一九二六年	二五九、九二六、四八二

由上表以觀，中國對外貿易入超之數，歷年增加，其勢顯然。惟此等入超數目，僅係見於海關報告冊之數字；以外尚有海關冊所不載之祕密國際貿易入超，爲鴉片嗎啡酒類軍械等純進口額每年亦至少在六、七千萬兩以上。蓋自鴉片弛禁以來，私運進口數目年有增加；每次緝獲外船所夾帶之鴉片，常值數十萬兩以至數百萬兩。近來嗎啡代興，由郵包進口及私運進口數，爲値之鉅，亦頗不下於鴉片。至酒類祕密進口，在北方一帶亦頗盛行。最近日本關東廳查獲由大連進口之啤酒僅一次所沒收者卽已達二十八萬元，是可想見漏稅貨物之多。以外尚有因海關爲外人管理之關係，外商所報進口貨價輒故意隱匿，不盡不實，論者至謂此爲公開之祕密。日人高柳松一郎於所著中國關稅制度論（見第四編二章一節附註）中，竟自認在華日商揑造報告，僞作發票者之多；而於歐美商人之享有藉發票通關之特權者，亦謂其揑造報告僞提發票之事所在必有；惟因彼等多年享有免驗通關之權利，被發覺者較多耳。據此以觀，如果進口貨物完全以實價估計，則我國國際貿易每年之入超，當猶不只上述之數也。至於軍械進口，在關冊上雖年只一百五六十萬兩；但以近來武人橫行，全賴厚植兵力；購買外國軍火，卽爲其唯一重要支出，贓款之途，每筆交易輒在數十萬兩以至數百萬兩，豈僅關冊上區區一百數十萬兩之微款！蓋此等軍械進口，均由中外大力者之勾結，祕密進口，且多由軍艦護送上岸，是以此項數字萬不能見之關冊。例如本年元旦抵青島之挪威商輪斯庫爾號所裝載之德國軍械，共計七千餘箱，値五百數十萬元，此數卽完全不經海關稽查者也。如果將此項無形進口數字亦爲加入，則我國國際貿易之入超，將又不知增加若干

萬兩矣！

惟即就上表入超數字以觀，爲數已足驚人。歐戰時期本爲我國增進出口貿易之良好機會，乃我國不知利用。雖上表中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之入超數字銳減，然其減少之原因，乃由歐戰起後，各國工業停滯，商品進口者因以減少，如顏料與五金等項有時竟致斷擋，此乃受外界變化之影響，並非我國對外貿易有如何轉變之機運。觀於歐戰和平以後，我國入超之數又突增至三億兩上下，即可知之。最近一九二六年之入超額雖未臻上述數字之盛，然猶達二億五千九百餘萬兩之鉅，合洋三億八千八百餘萬元。以人口平均分配，我國一般人每年所擔負之國際貿易入超額，幾人佔一元之譜。此爲如何重大之負擔耶？

我國對外貿易既達上述鉅額之入超，然則將取何種方法以爲抵償乎？照國際貿易通常之抵償方法，輒以現金爲清償之具。即如我國在鴉片戰役以前，進口貨少，出口貨多，外人亦常以現金爲支付貿易差額之用。據摩斯所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史所載，在一六八一年時，英船四艘進口總值爲四二、五九九鎊，而銀之數值卻達二八、〇〇〇鎊，幾佔半數以上，且不僅斯年爲然，以後數年情形亦復如此。此乃中外初期貿易最可注意之現象也。此種現象迄至一七一七年以後，更屬變本加厲。查由一七一七年以至一七二六年間，每次英船進口，貨物皆只值二千鎊至三千餘鎊，而銀則值三四萬鎊不等；一七二九與一七三〇兩年，進口貨值合計八千八百十七鎊，而銀則值三十六萬鎊。以後數量雖稍有出入，而大致趨勢，仍屬銀多於貨，此就上述摩斯所著中可以查知者也。自此以後，英人販運鴉片貿易漸盛，我國銀兩始漸爲其所吸收。據同時所載，在一八一七年廣東進口鴉片數值已達四百十八萬餘元；而銀兩出口亦達鉅額：查是年出口數爲三、九二〇、〇〇〇元，與進口數四、七九五、〇〇〇元相較，已相距不甚遠。蓋鴉片進口後，中國現銀已爲之吸收一空矣。及至鴉片戰役將屆發生，此際我國雖尚無所謂海關報告，專司貿易及金銀之進出，然據道光十八年（西一八三八年）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中所稱：『……粵省奸商勾通沿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按指道光十八年）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餘萬兩。』黃氏此疏中所稱「歲」漏銀若干，有人謂擬解作共漏銀若干爲妥（見蕭一山清代通史所云）以每年何至漏出如許銀兩也。但據先年（道光十七年）御史朱成烈奏章稱『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兩，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兩』。是黃爵滋所謂歲漏銀若干之說亦良有所本。果如所說，則中國在鴉片戰役以前對於國際貿易入超之抵償方法，殆全藉現金爲清償之具矣。

不過此種現金抵償方法，以之解釋鴉片戰役以前之情形尚屬可通；惟自鴉片戰役以後，我國貨物入超固然日益增加，然而現銀進口亦呈

入超趨勢，此在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上又作如何解釋乎？據關册所述，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二一年中國銀之入超總額，竟達三億六千一百餘萬兩之多。卽除卻同時期中金之出超總額值八千餘萬兩，仍尙有二億八千餘萬兩之現銀入超。且此數尙不包含一九二一年以後之現銀入超總數。吾人若就關册一觀，自一九二一年以至一九二六年現銀入超總值，計爲二三八、四九九千兩，現金出超值二四、〇三八兩，兩相抵消後，現銀入超猶達二億一千四百餘萬兩。斯近六年之現銀入超總值，竟可與前四十年（卽自一八七一至一九二一年）之現銀入超總值相頡頏，由此可知現金入超增加之速率現在且遠過於貨物入超增加之速率以上，此在國際貸借抵償關係上，不又呈特異之現象乎？

我國對外貿易之入超，既非以現金爲抵償之具，已如上述；然則又恃何法以爲抵償乎？其服勞務以爲交換乎？抑藉投資利益以爲彌補乎？抑尙有其他方法爲抵償之具乎？此則殊堪研究而又至關重要之一問題也。現於說明我國抵償方法以前，吾人可先考察他國對於國際貸借抵償之關係如何，以資比較。英日兩國，在國際貿易上常爲入超之國家也；美國則常爲貿易出超之國家也。現卽就此三國爲例，而觀察彼等對於其國貿易差額之如何抵償，則「入超」「出超」在國際貿易上之地位及抵償方法之重要，亦可思過半矣！

先就日本觀之。日本之面積人口不逮我國遠甚，惟以工商業發達之關係，其對外貿易總額與我竟不相上下。就去年（一九二七年）爲例：大阪朝日新聞載稱，去年日本進口貨爲二十一億三千四百萬元，出口貨爲十九億六千四百萬元，入超額爲一億七千萬元，再加朝鮮台灣之入超總額約一億元，合計爲二億七千萬元。此數竟與我國對外貿易之入超額不相上下。且去年尙係日本對外貿易低落之年份，故入超額只此數，若就前年（一九二六）以觀，日本本國對外貿易之入超額已達三億三千二百八十萬元，再加朝鮮台灣之入超數目，其入超總額共達四億四千五百萬元。夫日本之面積人口既已不逮我國遠甚，而入超之數又復較我國超出如此之多，就表面上言，豈非情形嚴重較我國爲尤甚？而一考其實際，則此種情形於日本並不極關重要。蓋在國際貸借上言，日本於國際貿易雖處入超地位，而尙有其他種種有利的國際支付要素以相抵償也。

所謂「其他種種有利的國際支付要素，」據日本正金銀行經理兒玉謙次所推算，大抵不外下列幾項：

一、海外投資收益——例如對華借款額所得利息以及其他債劵投資收益，去年所得，約爲一千萬元。

二、海外事業收益——日本在中國——尤其東三省，南洋，以及其他各地所設各種企業甚多，每年淨獲利益極鉅。卽就南滿鐵道會社言，每年所得純利益皆在三千五六百萬兩之譜，他可類推。若將各處日人經營事業收益統計，去年一年當合一萬萬元之譜。

三、海運關係純收入——日本近年海運發達，大有蒸蒸日上之勢。不僅遠洋航行，可與歐美爭雄；即在中國沿海內河，去年一年因時局關係，業務尤特爲發達。是以其純收入額較前年爲佳，計達一億一千萬元。

四、僑民送金回國——去年日僑在外送回款項，比前年稍減，計三千五百萬元。

五、外人內地消費——去年上半年中，外人來日本遊歷者據官報所載計爲一萬三千三百五十八人，全年統計當不下二萬人，其消費額恐與前年相近，計爲四千萬元。

六、發行外債收受額——日本去年所募集之外債有東京市債，日本電力信越電力三項，在美募集總額，爲美金三千七百五十六萬元，約合日金七千二百萬元。

七、正貨現送——去年日本正貨現收額爲一千八百萬元美金，依當時匯兌市價，折合日金約三千七百萬元。

八、政府在外正貨——政府在外正貨，減少額，亦可算入臨時收入方面，計去年所減少者約爲六千萬元。

以上八項皆爲日本貿易外之收入，計屬於臨時收入者三項，合計一億六千九百萬元，屬於經常收入者五項，約二億九千五百萬元，兩項共合四億六千四百萬元。而貿易入超去年僅二億七千萬元，是以此等貿易外之收入與貿易入超相抵償，猶多出近二億元之收入。再以此多出數目與貿易外之支出相抵償，日本之國際貸借抵償關係，固猶在良好狀態中也。

再就英國觀之，英國亦向爲入超國家，而且入超之數遠過於日本。據英國商部公報（British Board of Trade Journal）宣稱近數年英國國際貿易差額之抵償，有如下表所示：（C. E. Lyon; British Financial Condion in 1924 P. 23）

近年英國國際貸借抵償表

（單位百萬金鎊）

項目	1922	1923	1924
有形的			
進口：			
貨物	1,003.1	1,096.2	1,210.8
金銀	44.6	53.6	49.7
金鋼石	4.4	7.6	8.4
總計	1,052.1	1,157.4	1,337.9
出口：			
貨物	823.8	885.8	935.5
金銀	58.1	96.1	61.8
總計	881.3	554.9	997.3
超入	170.8	202.5	340.6
無形的			
船舶業收入	110.0	115.0	130.0
海外投資純收入	175.0	150.0	185.0
代辦業務收入	30.0	30.0	40.0
他種勞務收入	10.0	10.0	15.0
總計	325.0	305.0	370.0
國際貸借差額	154.0	102.0	29.0
海外債劵投資	135.0	136.0	134.0

在上表中英國每年貿易入超之數常在二萬萬鎊至三萬萬鎊之鉅，較之中國每年貿易入超爲二萬萬兩至三萬萬兩上下者，且多出十倍，

論理應較中國情形更爲嚴重矣；但在事實上卻不然：蓋英國在貿易上雖爲入超，亦尚有他方面之彌補；其彌補之來源，卽由上表所謂「無形的」出口收入者共有四項：一爲海外船舶業之收入，年約一億二三千萬鎊，蓋英國商船之優秀，居世界第一，故年有上述巨額之收入；其次爲海外投資債息上之收入，年約一億七八千萬鎊；再次由代辦業務如銀行保險等項所收入之經手費用，年亦不下三、四千萬鎊；外此尚有其他各種服務收入，年約一億七、八千萬鎊。四種合計，每年常達三億六、七千萬鎊；以之與貿易入超數相抵償，尚有一萬萬鎊之利得；此項利得之數卽以投資海外，化爲債劵形式，此卽英國所以謀國際貸借之平均者也。英國有此適當之抵償方法，故其國際貿易雖爲入超，而究無礙於其國家之發榮焉。

以上所舉英日二國皆爲入超國家，玆再就對外貿易常爲出超之美國觀之，則正與英日二國情形成正反比例，所謂本來立於「貿易順調」的地位者也。現卽考察彼之對於國際貿易差額——出超——得有何項抵償，據美國國內外商務部（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之報告，以一九二四年爲例，其國際貸借之情形，有如下表所示：（據 R. S. Tucker: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貸借抵償表

(1924)

美金百萬元)

貸方	借方	差額
4,621	3.651	+970
614	150	+464
76	68	+8
......	5	−5
100	600	−500
......	55	−55
......	300	−300
790	1,178	−388
5,411	4,829	+582
......	795	−795
319	114	+205
45	......	+45
03	......	+23
......	50	−50
387	959	−572
62	320	−258
110	74	+36
172	394	−222
5,970	6,182	−212
......	......	+216
......	......	+4

美國國際

(單位

項　　目
經常項目
有形的項目:
貨物…………………
無形的經常項目:
利息與盈利…………………
海上運輸…………………
政府經費…………………
遊歷旅費…………………
慈善及敎會費…………
移民匯款…………………
總計…………………
經常項目總計……
資本之移轉
新外債(包括轉期)……
賣買未到期證劵…………
已付外國債票…………
協約國債務還本…………
美國紙幣…………………
資本項目總計……
金　銀
金…………………
銀…………………
金銀總計…………
各項目總計………
外國銀行所增加之存款…
計算上錯誤差額估計數…

由上表可知斯年美國之對外貿易，進口貨爲三十六億五千一百萬金元，出口貨爲四十六億二千一百萬金元，進出口貨值相抵，出超爲九億七千萬金元，是較之我國對外貿易總値爲數尤鉅也。美國既有如此鉅額出超，遂不能不求相當之抵償；於是購買外國證劵也，年達一億一千四百萬金元；對外放債也，年達七億九千五百萬金元；而所購買證劵因到期收回現款者，其數且遠逾於投資之數，是美國富力之充實，又可於此見之也。其他尙有各種付出，如匯往美僑民之國外遊歷費用，年達六億金元；美僑民之送金返國額亦達三億金元，慈善救濟及敎會捐助費用，達五千五百萬金元，此外如支付國外利息及保險費運費等，亦有鉅額付出；但同時由外國所欠美國公私債款本息以及出售外國債票等所收入之款項，亦近十億金元之鉅；兩方相抵仍以收入方面爲多焉。美國國富既已澎漲如此，其唯一利用之途，遂傾向於投資與放債。此卽美國對於國際貿易差額之抵償方法，亦卽美國之國富所以愈聚愈多也。

下篇　中國對於國際貿易差額之抵償方法

上節所述日英二國，在國際貿易上常爲入超，美國常爲出超，而皆無礙於其國民經濟之繁榮；以此知抵償方法之重要，實有甚於純就「出超」「入超」爲立論之根據者在也。返觀我國，對於國際貿易差額——換言之僅只對於國際貿易借差——之抵償，其能與之相提並論乎？考鴉片戰役前後，我國對於國際貿易差額之抵償，尙以現金爲淸償之具，此在上篇中已略爲言及；但鴉片戰役以後，貨物現金皆爲入超，已不足以此爲解釋。間嘗考査我國歷來對於此項入超之抵償方法，大致不出下列數項。玆特先就其抵償方法言之，而次及於其實際上之數字焉。

(一)借債政策

(二)列國投資

(三)海外華僑之解款回國

(四)在華各國使領官署之費用

（五）在華各國海陸軍及一般官吏之費用

（六）在華各國教育慈善團體之捐助及費用

（七）外人在華遊歷費用

（八）國境貿易出超額

以上八項，始可視為我國對於國際貸借差額之經常抵償方法。此外尚有特別情形數項：如日俄戰役日本在我國東三省發行七千五百萬元戰票以為軍需之用，後以九折收回。同時俄國在東省作戰時所耗用費，當亦不相上下。此巨額之收入，自可以彌補一部份之貿易入超。又如去年（一九二七）我國革命戰事方殷之時，外兵紛紛徵調來華，即英軍駐滬防守費一項，英議會之預算案聞已不下四百萬鎊；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且又追加經費三百零九萬鎊，若列強在華駐防軍費合計，為數當更可觀。又去年六月中旬，日本復單獨出兵山東，據田中首相所自稱，其所耗去用費已不下三百萬元。此等軍費，其中當有一大部份為就地軍人日用飲食所耗，就大體言，自亦可視為我國貿易外之收入也。又近數年來，列強在華之政治宣傳費亦頗不少。日本在華之新聞補助津貼費，向有名於世；蓋即為日本作有利的政治宣傳用也。又俄國共產黨近來在中國尤大事宣傳；據北京上海等處所抄獲之文件證據，俄國所支付之宣傳費用，為數頗巨；且除宣傳費外，俄國尚有直接以軍械軍餉資助我國者，兩項合計，雖無確數可查，然總在千萬兩以上，當可斷言。又英國近年以俄國之宣傳影響頗盛，亦嘗設法為反俄宣傳，此在上海一帶亦頗有名。此等費用就國際的見地以言，要均可視為我國抵償國際貿易入超之一端也。

不過上述三項收入，僅為臨時性質，亦即屬於臨時的抵償方法；而比較具有永久性的抵償方法，在我國仍只前述八項。且八項中尤以借債政策及列國投資為最重要。蓋倘使六十年來之貿易入超額五十萬萬兩，盡以現金清償，則中國之國富早已傾盡，財政業已破產，國民之購買力亦當消滅於無形；而今日之所以能苟延國脈於一線者，亦未始不賴此兩種抵償方法以為維持也。惟吾人有須知者：此兩種抵償方法，雖足以延長破碎支離之國運，而在國家利害上言之，究不免為亡國之政策；其與竭現金以清償國際債務之不同處，即一為急性之虛脫，一為慢性的剝蝕，然其最後均足亡國則一焉。茲請就借債政策以次而縷述之。

借債政策——我國外債之由起，論者多歸咎於財政窮困所致；然財政之窮困，固不自近始，而所以釀成近日特別窮困之狀，外債之重疊負累，要為其唯一之原因。外債中之最巨者，又推賠款。甲午戰役以後，課我五千萬鎊之賠款；又加庚子之役，賠款議和，兩共我國每年均平應負還四千五百萬兩。夫以貿易入超之年年加鉅，已屬無力抵償；再加如許賠款，國家財政又安得不窮困？償還能力既屬不及，遂不能不行飲酖止渴之計，借新債以還舊欠；是以債額愈多，而財政之受束縛也愈甚，遂以釀成近日之狀況，不能不歸咎於賠款之為厲階也。現時國債數額，因守祕密，正確之數尚未易得，但據北京財政部公債司之報告，截止十四年十

二月底止，國債總額，尚負欠十六萬萬餘元，其中外債與賠款，即近十二萬萬元。大以數十年來舉債還債之結果，今現時仍尚欠外債十餘萬萬元；此等債額，殊非自其本國運來現金，大都即由我國國際貿易入超之債務以相抵付者也。（抵付方法大抵全由銀行匯劃，且不僅此一項爲然。）至於抵付款項來源，則大部份爲關稅，民國十五年以關稅抵付之外債即近四千八百萬兩。

且上述國債數目，尚僅以中央政府所擔負者爲限；此外各省省政府以及私人商家，亦常有抵借外債之事；惟此等數目，尤爲不易查知，以意度之，當亦極巨也。

列國投資——其次對外投資一事，本爲工商業國家藉爲抵償國際貿易入超之最良方法，但我國在海外投資者甚少，僅在南洋羣島經營事業者，稍有大宗企業，以外各地，大都卑卑不足道也。惟外人自五口通商以後，在我國各種事業投資者，卻極踴躍，近年且愈加發達。以我國貿易入超之債務，一易而爲彼等產業之權利，影響所在，爲害固不亞於借債政策也。外人在我國投資極巨者首推鐵路礦山，其次爲工商航業。我國邊陲一帶有所謂「利權鐵路」（Concession Railway），係完全由外人出資建築之鐵路。如俄之東清鐵路（現改中東鐵路，）日本之南滿鐵路，法國之滇越鐵路，以及從前德國之膠濟鐵路，其管理權均完全操於外人之手。此等鐵路投資之影響，不僅對於我國經濟上發生重大關係，即於我國政治軍事上亦頗有防礙。且除此等鐵路外，國內其他鐵路亦大都有外資關係，致常有管理權受妨害之事，影響於國權良不小焉。至礦業之由外人投資經營者，規模日較我國爲尤大。如從前膠濟路沿線三十里以內之礦產全歸德國人經營。現在南滿鐵路沿線之重要礦業如撫順煤礦，本溪湖煤礦，廟兒溝鐵礦，鞍山站鐵礦均由日人經營。據日人自稱，其在滿蒙礦產方面所投之資現已七億二千餘萬元，國內任何企業，殆不能與之並比焉。此外英人在直隸所經營之開灤煤礦，在河南所經營之福中煤業公司，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巨，亦均非我國人所能望其項背。

至於工商業方面，主要工業如紡織業，英日紗廠幾佔我全國總錠子數之大半，則其投資之巨可知。又各種新式工業如製革，火柴，搾油，蛋粉各業，其創始亦多由外人經營，所投資本當亦不少。商業方面，操縱我國對外貿易者，即爲在華洋商；彼等在租界及各大商埠產業方面所投之資本，一般人類能見之。航業方面，英日商人在我國通商口岸之堆棧碼頭設備費，即已不下數萬萬元，餘可概見。他如最重要之交通事業如電報等，我國僅有陸路電報爲國人所自辦，然亦借有外資在內；至海底電報，我國只有極短之路線，大部份均係外人所辦。如英國之大東電報公司，丹麥之大北電報公司，美國之太平洋商務電報公司以及日法各國所辦。此等事業皆須極大之資本，中國無力自辦，遂不能不讓外人以經營矣。無線電台事業日美兩國現在尚競爭極烈；此等事業本應國人自辦，然以資力不敷之故，恐終不免爲國際投資市場之目的物也。凡此諸

端，所需款項均極巨大，未必盡由其本國運金來華，大多數因由我國對外貿易入超之債額轉變而來者也。是我國雖未流出現金，而較現金更重要之產業所有權轉以與人，利害關係，又豈可同日語哉！

海外華僑之解款回國——除借債與投資足以暫時保持現金之不流出外，尙有海外華僑之送金回國，亦足以抵償一大部份之入超額。華僑之在海外，世界各國殆無地不有之，而尤以移居安南，暹羅，南洋羣島，南非，脫蘭斯窪、加拿大，美國等處者爲最多。考華僑移民所以如此之多，初則由於十九世紀中期之華工被誘出洋，卽所謂「苦力貿易」之特別繁盛；惟此等苦工所受待遇極苛，所獲有限，故寄回國內者亦不甚多；惟小商工業者之移民，據中國海關報告，其人數在一八八〇年前後，極爲興盛。此等華僑大都富有鄉士觀念，每年匯款及帶款回國者甚多。惟以統計缺乏，無足資考；但據從前瓦格爾於"Finance in China"書中之推算，每年華僑匯款回國，常在三四千萬兩之譜；又據摩斯之計算，且謂年達七、八千萬兩。(Mos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而我國關册所載，亦常不一致，例如光緖三十年關册謂華工帶回款項，約爲一千萬兩，而宣統元年所載，又謂留寓外洋華人匯回款項及帶回現銀爲七千七百萬兩。相距僅數年耳，而比例如此懸絕，其計算之不準確，殆可想見。近數年來，關册對於華僑匯款回國額爲若干，且不爲之述及矣。

關册對於華僑之解款回國不常述及，亦自有其困難所在；蓋此等款項不經海關稽查，無從確知也。至邊陲一帶，中外人民金融進出，更屬無從稽查：如東省接近俄疆，華人之經商其地者甚多，金融進出差額，常有達數百萬兩以至上千萬兩之進出者。此等款項非僅不經海關之稽查，抑且不經銀行之匯劃。現時所可能考查者，惟近年經由銀行信局華僑匯款之大概而已。下表係據近來中華職業敎育社之出版生活週報所載，聞係由有關係方面查得者，茲以表示如下：

匯款來源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南洋海峽殖民地	一九、四〇〇千元	一九、〇二六千元
菲律賓羣島	一五、五〇〇	一三、二二八
荷屬南洋羣島	一一、〇五〇	一〇、八四六
共計	四五、九五〇	四五、一〇〇

由上表以觀，最近民國十三、十四兩年華僑匯還款項，每年皆在四千五百萬元以上。此等匯款，百分之三十二由民信局經理，百分之十六由中國銀行經理，百分之三十六由外國銀行經理，所餘百分之十六，則由華僑隨身攜帶。此等數字雖爲估計之詞，不盡可恃；但以最近南洋一帶之華僑不下四、五百萬人，每年每人卽使平均寄款十元回國，卽已達四五千萬元。而實際上各處華僑總計，其所寄回國內之款，當絕不只此數。

(附註)是則華僑送金回國與漏巵之挽回，其關係固已非常深切矣。以華僑之勤若耐勞，實具有致富之特長；獨惜歷來政府保護不力，致常受

他人之魚肉，生命尚且螻蟻見視，財產之遭剝削更無論矣；否則華僑在經濟上之有裨益於祖國，豈僅區區彌補國際貿易入超額之一部份而已哉！

（附註）各處華僑送金回國總額，據現時金融專家耿愛德（E. Kann）所查稱，年約二萬萬兩；而上海商務週報（Far Eastern Capital & Trade）記者謂以年約一萬萬零二百萬兩爲近似。兩數相差懸絕，姑存此以待考。

在華外人公私費用——除上述數項爲我國對於國際貿易入超之主要抵償方法外，尚有外人在華公私費用，亦足以抵償一部份。蓋外人在我國所消耗之金錢，實較在其他各國爲多；除公使館及領事館之經常費外，尚有軍隊及軍艦之駐紮及椗泊費，此在其他獨立國家所不許者，而在我國則公然任之。外國使領經費，據一九〇三與一九〇九年之統計，均年只五百萬兩上下；而外國駐華水陸軍隊軍艦用費，竟年達二千萬兩上下。此尚爲十年前之統計，現時情形變遷，外軍駐防費用，爲數自必更巨。他如外人對於我國學校病院之捐助，每年亦常有大宗款項匯至；惟其所辦學校多具宗教性質；近自反基督教運動發生後，外人之捐助，亦不如從前之踴躍矣。又遊歷費用，以現時在華外人之多，年亦消耗不少。此等款項之來源，多就當地撥付者，要亦足抵償一部份之現金外流也。

國境貿易出超額——我國對於國際貸借差額之抵償，最後尚有一種無形的出超額不能不計及者，卽國境貿易之出超額是也。惟我國陸路貿易素缺統計，無數字可供稽考；但就大勢以觀，我國茶葉雜貨向來卽由內地轉運蒙古新疆一帶，再以輸出俄國。當其盛時西北各大名城，皆有俄商坐莊收貨。此項邊疆貿易，我國歷來卽佔出超的地位。他如對朝鮮安南緬甸等國之邊疆貿易，亦以出超情形居多，凡此皆足以爲海關貿易入超額一部份之調劑也。此等邊疆貿易之出超額，據摩斯考察，（見一九〇四年海關貿易册特號第二十七號）一九〇三年時爲四百萬兩，此四百萬兩中，以茶與鴉片之數值爲最大。

我國對於國際貿易入越之抵償方法，大致已如上文所述；惟正確數字，則因統計缺乏，殊難得一精確之計算；玆所能依據者，僅有四項：

（一）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一三年間之中國國際貸借淸償狀況，則根據瓦格爾之「中國近五十年國際貸借推算表」該表係瓦格爾發表於其所著中國之財政書中者。

（二）一九〇三年之中國國際貸借抵償狀況，則根據摩斯之「中國通商出入款項確實情形考」（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此項報告爲一九〇四年中國海關所發行之特號第二十七。

（三）一九二三——二四年之中國國際貸借抵償狀況，則根據奈爾生之中國經濟生活變遷論書中數字，該書係由美國國內

外商務部調查發行者。

（四）最近一九[illegible]——二六年之中國國際貸借抵償狀況，則根據上海商務週報 Far East Capital & Trade 馬羅司夫君（A. V. Marakueff）之推算，其原文見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該報 "Adverse Balance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論文。

現為便於參閱起見特將（一）（二）兩項數字合造一表，（三）（四）兩項各作一表，均列如下。表中數字雖不盡準確；然六十年來中國對於國際貿易入超抵償之情形，則可於此覘其梗概矣。

第一表　由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一三年中國國際貸借抵償表（單位關銀一千兩）

項　　目	1903	1912	1864—1913（統計）
貸　方			
1. 出口貿易額	236,008	370,520	6,955,000
2. 金銀出口額	33,000	27,695	1,000,000
3. 國境貿易出超額	4,000	4,000	200,000
4. 鐵路及鑛山投資額	27,000	20,000	200,000
5. 在華外國使領館費用	5,000	7,000	200,000
6. 在華外國駐軍費用	7,500	6,000	200,000
7. 在華外國軍艦費用	15,000	20,000	250,000
8. 在華外國商船及修理費	10,000	20,000	175,000
9. 外國捐助學校病院費	6,000	9,000	150,000
10. 外人在華遊歷費	6,000	10,000	125,000
11. 華僑送金回國款	73,000	40,000	845,000
12. 商業上外人投資額		50,000	1,000,000
13. 開設商埠外人新投資額		30,000	1,500,000
合　計	422,008	617,216	12,800,000
借　方			
1. 進口貿易額	310,000	473,097	9,334,000
2. 金銀進口額	37,000	54,398	1,228,000
3. 借債本利（賠款併）	44,211	51,000	1,2[illegible]8,000
4. 在外中國人留學及遊歷費	3,000	3,000	40,000
5. 在外中國使領館費用	1,320	1,500	50,000
6. 運用及保險費	6,750	10,000	20,000
7. 進口軍需品之代價	5,000	3,500	60,000
8. 在華外人寄款回國	16,000	20,000	600,000
合　計	423,000	916,495	12,800,600

第二表　一九二三至二四年度中國國際貸借抵償表（單位關銀一千兩）

項目	款額
進口貨值	−9[illegible]3,403
出口貨值	+752,917
入超	−170,485
應付債款:	
鐵路債項	−50,000
其他債項	−115,000
金銀進口數	+60,000
華僑送金回國數	+100,000
外國捐助學校病院費	+35,000
外國駐華使領館經費與軍艦船舶修理費	+40,000
外人在華遊歷費	+10,000
外人對華投資及借款額	+90,485

第三表　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度中國國際貸借抵償表（單位百萬兩）

借方	貸方
46.5	
62.5	
	1.0
	10.1
	5.0
54.8	
	10.0
12.0	
10.0	
	103.0
2.5	
1.7	
	20.0
	10.0
	4.0
190.0	190.0

項目	
★ 1. 貨物入超額	
2. 銀純進口額	
3. 金純出口額	
4. 不經海關稽察之銀漏出額	
5. 借款（是年僅只日本）	
6. 賠款及借款本息償還	
7. 外人在華投資	
8. 外國在華企業所得淨利	
9. 外人保險運貨	
10. 華僑送金回國額	
11. 外國駐華使領館經費	
12. 中國海外留學生經費	
13. 駐華外國使領警備費	
14. 外人遊歷及外國教會費	
15. 外人維持駐華船舶費	
總　計	

★依關册所載，一九二五至二六年之進口貨，本爲關銀九四七、八六四、九四四兩，出口貨本爲關銀七七六、三五二、九三七兩，入超之數亦應爲關銀一七一、五一二、〇〇七兩。但商務週報記者，以爲中國現時海關估價，對於出口貨常估價過低，（例如是年出口之豆，每擔作價三兩四錢三分，但大連交易所換算實際，每擔常合日洋七元四角六分至五元四角一分之間）而對於進口貨則估價過高，（例如是年之人造靛進口至滬，作價三十三兩三錢五分，實則僅只德國瑞典之上貨值至此數，次貨皆不能賣此價也）是以彼意擬將進口貨價減去百分之七，而於出口貨價加上百分之十；依此辦法計算，則一九二五年之進口貨當爲九〇〇、四七二、〇〇〇兩，出口貨當爲八五三、九八八、〇〇〇兩，因之入超遂爲四六、四八四、〇〇〇兩。

由上諸表觀之，可知我國歷來對於貿易入超之抵償方法，實以外人對華投資，借外債及華僑送金回國三項爲最重要；而所謂投資，固不一定限於產業，即存放在華外國銀行以謀運用之款，亦可併入此項目也。吾人試以此種抵償方法，以與其他入超國家比較，當憬然於現時入超增加之危險，實根本足以危及國計民生矣！蓋他國對於入超之抵償，係以他種服務或投資收入現金以爲「衝消，」我國則僅恃借債與外人投資，以爲「搪塞，」此雖暫時足以保持現金之不外流，但終久仍不能遏其外溢也。退一步言，即使外人以投資之方法盡化入超額爲產業之形式而不搜括現金以去；然而以我未開發之產業國家，苟將重要產業盡讓外人握有，外人以其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雄厚勢力，盡量掠奪剝削，其危險又孰甚焉。或謂美國從前亦極利用外資，遂有今日之隆盛；不知美國之利用外資，其主權在我，外人不過放債取息而已；我國則不然：今日外人在華所投資本，大都具有完全自主的企業形式，並常極力壓迫我國新興之企業，此事無須遠舉例證，即如我國新興工業之紡織業，煙草業，航業，年來不克大事發展，又何莫非外國企業壓迫所致哉！至於借債政策，近已不能行之有效，蓋近年我國時局日趨紊亂，對外信用暫

壞;磋商借款罕有成議;此後此種抵借方法,已無多望矣,所賴者,或外人在華投資耳。但投資之權操之外人,彼等近年亦以我國戰亂頻仍,存有戒心,是此法亦不甚可靠也;無已,其賴海外華僑送金回國以為唯一之抵償乎?夫華僑解款歸國,現雖仍佔重要地位;但因國勢不振,華僑常受異族凌辱;即以最近而言,慘殺華僑案件已不絕於報紙紀載,如荷屬東婆羅洲慘殺華僑案,法屬海防慘殺華僑案,日屬朝鮮慘殺華僑案,均新近發見之事而未了結者也,華僑以處於此種慘酷暴厲情形之下,姑勿論不能多牟厚利以贍家邦;即能幸而有得,亦不能盡數寄回本國;加以土生華僑日多,與本國之關係亦日益薄弱。斯則此後國際貸借上能否長恃海外華僑解款以為挹注,固為一待研究之問題也。倘使此數種重要抵償方法而均不能行,則將來入超益增,一方面既須支付入超之金額,他方面又須償還到期之債款,現金之源源流出,勢必無所底止,恐國民經濟非終於破產不已也。

無希望收回的美國國債和市政借款

遂初

地名	拖欠的本利
歐洲	二二、九三〇、五六七、五〇〇元
愛爾蘭自由邦	五、六二三、〇〇〇
萊多維亞	一〇、一四〇、五〇〇
俄國	二二、一五四、〇六〇、〇〇〇
土爾其	七六〇、七四四、〇〇〇
拉丁亞美利加	五六一、四八三、〇九〇元
阿根廷(各州借款)	六、〇四一、七五〇
巴西(省債和市政借款)	一三〇、七六〇、五〇〇
哀瓜多	二一、一五五、〇〇〇
墨西哥	四〇三、五二五、八四〇
美國	三八四、七八八、五四〇元
亞爾白買	五五、九〇〇、〇〇〇
阿甘薩斯	三七、四一〇、〇〇〇
弗勞立大	三四、四〇〇、〇〇〇
喬治亞	五八、〇五〇、〇〇〇
魯易雪埃那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
密昔雪必	三一、一〇〇、〇〇〇
北卡洛利那	五五、九〇〇、〇〇〇
南卡洛利那	二五、八〇〇、〇〇〇
聯邦棉花七釐借款	六五、四二八、五四〇
加拿大(市政借款)(利息未計)	一八、〇七四、一二〇元
中國	二六六、三八五、〇〇〇元
總計	二四、一六一、二九八、〇〇〇元

HAS YOUR SALARY BEEN RAISED THIS YEAR?

Don't blame your employer if it wasn't. He's as anxious as anybody to see you earn more money, but you've got to be worth more money.

The employer's greatest problem is where to find men to fill the important positions in his business.

But he can't afford to take chances when he promotes a man. He's got to be sure that he's going to make good.

Ten times out of ten he'll select the man he knows is training himself to handle a bigger job. You'd do the same thing if you were in his place.

Decide today that you're going to be that trained man. Somebody is going to be promoted, you know, and it might as well be you.

Right at home, in the odds and ends of spare time that now go to waste, the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will help you to get the better position and the larger salary that you've been just hoping for and dreaming about all too long.

Isn't it worth a two-cent stamp to at least find out what the I.C.S. can do for you?

MAIL THE COUPON FOR FREE BOOKLET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s

DEPT. 58, 83 SZECHUEN ROAD, SHANGHAI

Without cost or obligation on my part, please tell me how I can qualify for the position or in the subject before which I have marked an X.

BUSINESS TRAINING COURSES

Business Management	Spanish	Stenography & Typing
Banking & Banking Law	French	Business English
Accountancy (including C.P.A.)	Salesmanship	Common School Subjects
Bookkeeping	Advertising	High School Subjects
Private Secretary	Better Letters	Illustrating
	Show Card Lettering	Cartooning

TECHNICAL AND INDUSTRIAL COURSE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as Engine Operating	Architect
Electric Lighting	Civil Engineer	Contractor & Builder
Mechanical Engineer	Agriculture & Poultry	Concrete Builder
Mechanical Draftsman	Surveying & Mapping	Structural Engineer
Machine Shop Practice	Steam Engineering	Automobile Work
Railroad Positions	Radio	

Name .... Age ....

Address .... Occupation ....

....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英國勞動黨與自由黨政見之比較

俞頌華

近代憲政之進展與政黨之發達互有密接之關係。英國爲憲政先進國，而其政黨政治發達亦最早。憲政與政黨之關係，於此可見。洎乎今日，欲考英國政治之趨勢，不能不先察其政黨之政見。蓋以在彼在朝之黨，政見即其內閣所實施之政策；而在野黨所抱之政見，乃其將來登台時施行政策之標準也。在朝之黨，欲鞏固其內閣之基礎，自不能不博採衆論，以求施政之洽乎輿情。職是之由，在野黨之政見，不獨在朝黨時加注意，且有時亦足以影響內閣施政之從違。茲略述英國在野兩黨——自由黨與勞動黨之政見，或足供留心英國政治趨勢者參考上之一助歟？

一　勞動黨對於社會改良之政見

英之勞動黨，依其歷史而言，尚屬幼稚。雖於一九〇〇年以前，下院中已有勞動議員。然勞動黨之正式成立，則猶爲一九〇〇年以後之事。勞動黨黨員嘗於大戰時之聯立內閣中占一席。至其正式組閣，則自一九二三年之麥唐納內閣始。麥內閣雖於翌年卽倒，惟勞動黨於當年下院改選後所得議席，超乎歷史悠久之自由黨之上。故勞動黨雖爲幼稚之新黨，而其力量則殊未可輕視也。

近十餘年來，勞動黨黨勢勃然大盛。考其所由，按諸美國孟祿（W. B. Munro）博士所見，約有三因：（一）勞動黨歡迎各階級中政見相同者入黨；不論貴族，或教育家，或其他智識階級中人，苟政見相同，皆所歡迎，引爲同志；故能吸收一般優秀分子。彼其不僅注重於量之擴充，同時努力於質之增進。此其成功甚速之原因一也。（二）勞動黨並不專於消極方面攻擊敵人，且能於積極方面本其理想作成建設的實際的黨綱。且其黨綱非僅僅爲體力勞動者謀福利，更進而爲精神勞動者，乃至全體國人，謀一般的發展。此其成功甚速之原因二也。（三）勞動黨所

抱新社會之理想，並不偏重於勞動者一階級物質的利害關係，而在實現工業的民治主義，以提高一般的精神與物質的生活；故能獲得一般之同情。此其成功甚速之原因三也。（參見 Munro 著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第二百五十九頁）由是言之，勞動黨得有今日之成績，實其於種種方面努力之結果，豈偶然哉？

勞動黨成功之最大原因略如上述。至其關於改良社會之主張，觀其黨中有力者先後於文字上發表之要點，約有四端：（一）國民最低限度要求之實施（The Universal Enforcement of the National Minimun）；（二）工業之民治的管理（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Industry）；（三）有餘財富之使用於公益（The Surplus Wealth for the Common Good）；（四）財政上之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茲先將前三項依次述之。至關於第四項之說明，請俟下節。

（甲）國民最低限度要求之實施問題　勞動黨提出此項問題之主旨，簡單言之，為求勞動者以及其他一般，各能止少滿足其關於物質與精神生活最低限度之要求。至其所擬達此鵠的之方法，在求國家對此問題負解決之責任。再具體言之，勞動黨對於政府既定之工場法，產業局法（Trade Board Art），物給工資法（Truck Act），最低工資法(Minimun Act)，以及其他頒布之諸法令，如關於礦山，鐵道，商店，商船，住宅，教育，公共衛生之法令，猶嫌其不足，主張加以訂正補充，俾國民各得確保其最低限度之生活。對於婦女，勞動黨主張改良其地位，俾得完全解放，並主張女子須與男子於服務或工作上享平等之報酬。對於工資，主張釐定「標準工資率」（Standard Rates of Wages），毋使工人所得工資低於此率；工資之高下，須於適應時代之生活費之間，保持適當之比例。在勞動黨觀之，此皆政府分所應為之事也。

勞動黨以最低工資率以及失業問題，俱與勞動者有切膚之關係，故對之尤為重視。關於最低工資率問題，勞動黨主張採用工資依生活費而上下之制度（Sliding Scale System），以代替從來所取工資之從價比例制。所謂工資之從價比例制，即工資之上下，依生產物價格之高下而轉移，假定生產物之價格大落，依此制則工資亦當然大減，勞動黨蓋恐當此之際，工人不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故主張以前制代替之也。

對於失業問題之應付，勞動黨主張除擴充失業保險之範圍外，國家更須從中設法補救。蓋謂今日應付失業問題，斷非僅依貧民法以及私家慈善的救濟所能了事也。解救失業問題，果誰之責任歟？工業本身之責任耶？國家與社會共負之責任耶？抑或失業者亦須自負若干責任耶？對此問題，勞動黨無明確之意見表示。就其有力者發表之議論觀之，似謂國家對於失業問題，應設法防止補救。保守黨嘗欲以保護關稅政策為救濟之手段。但勞動黨與自由黨俱反對之，以為此種手段不足以資救濟。按勞動黨之主張，救濟之方，重在（一）主要工業由國家管理，（二）

改良國有之資本，(三)國家社會爲失業者開謀生工作之新路，(四)國家對於失業者應暫予維持費。此其關於失業問題之主張也。

工資高下以及失業救濟兩問題，爲英國朝野焦慮之問題，勞動黨對此表示之政見，他黨縱不全部容納，卻亦不能不加以注意。故不憚繁瑣，略爲言之。次述勞動黨對於工業民治的管理之意見。

（乙）工業之民治的管理問題　在勞動黨觀之，民治之推行於工業，實爲當前之急務，他黨僅擁護政治上之民治主義，而勞動黨獨能爲更進一步之主張，卽其翹然自異於他黨之特點也。以故主張工業之管理，應漸從資本家之獨占，歸於一般共營。以爲必由此以策進行，則工業之經營方不致以個人之利益爲前提，而國民的工業之眞正科學的改造，庶乎得達。至若生產工具之共有，生產之平衡發展，生產果實之公平分配，公益之促進，主張本乎民治之原則，以及管理組織之計畫，求其一一實現。又按勞動黨之主張，不但土地之共有，應於適當之機會，求其見諸實行，抑且鐵路，礦山，電力，均須直接歸於國有。運河，港灣，道路，郵政，電報，亦須俱歸國有，由國家管理，以期運輸交通，悉統一於國家事務之下。

勞動黨未嘗不顧及中央集權與官僚制度之流弊；故主張地方政府之自治範圍須擴大，而中央政府對之應立於補助後援之地位。地方團體不但對於本地教育，衞生，警察，水道，瓦斯，電氣，道路應積極促進，卽凡都市計畫以及關於公園，圖書館，娛樂機關之計畫亦須盡量擴充。

關於資本公有以及工業管理之政見，略如上述，至其具體辦法，則尚闕如。一言以蔽之，其鵠的在以漸進之手段，撤除資本之由私人獨占，並取消工業之由資本家獨管也。

（丙）有餘財富之施用於公益問題　勞動黨以爲社會上有餘之財富如何使用，方爲適當，向爲一般國民所忽視。故「游惰之富者階級」(idle rich class) 得將生產上所獲之餘財，囊括以去，以度其窮奢極慾之生活。若不實行資本之國有或共有制，並課重稅於私有財富，曷足以矯正此種弊病。勞動黨爲生產者之政黨，尤應促使社會上所有「餘富」悉用於公益事宜。如防止疾病之衞生設施，救濟疾苦之療病設備，維持高年生活之養老年金，與夫一切意外災害之賑救，莫不需費浩繁，當賴「有餘財富」(Surplus Wealth) 以資應付。更自積極方面言之，教育之增進，科學研究之提倡，藝術及其他文化方面之發展，輒需巨款，亦當以「有餘財富」充其經費。此勞動黨對此問題所抱之政見也。

二　勞動黨對於財政及其他問題之政見

關於財政上之租稅問題，勞動黨反對加於食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之課稅，主張課於商品之間接稅，以奢侈品爲限。對於地主之土地，倘其地價不勞而增高，主張加重其應納之土地稅，以昭公允。主張提高一切不適當之最低課稅標準，維持超過利得稅，增加遺產稅。並主張每人之遺產，除維持其家族所需之生活費外，悉應歸公。

勞動黨關於財政問題比較上特別而帶有革命精神之主張，卽爲

「資本課稅」(Capital Levy)之主張。「資本課稅」又稱「富之徵收」(Conscription of Wealth)。其鵠的在徵收資本家一大部分之財產，以償國債俾輕國家之負擔。其辦法則在一千鎊以內之家產者免課此稅。此外悉按累進課稅法徵收。此項提議，與大戰後德國財政家愛爾紫伯所提議之「國難犧牲稅」主旨相同。但勞動黨於選舉競爭時，因此項提議反對者多，欲博選民之同情，故未曾力主，繼又取消矣。

對於農業問題，勞動黨主張促進國民食糧生產之增加以及各地農民生活之改善。並予農業上之企業以完全之保障，供給廉價輸入之農產品於消費者。至其所採之方法則有以下四項：（一）酌行國有農地制（利用機械，應用大規模之生產方法與管理方法）；（二）對於普通農民仍保存「小農地制」(Small Holding)；（三）擴充農業上之公共設備（如溝渠之開浚，牛乳之貯藏，以及其他關於農業企業之公共事宜，均須擴充整理）；（四）獎勵並援助農業上之各種合作機關與合作運動；（五）為維持人民衣食之充裕起見，政府於大戰中所採輸入小麥羊毛金屬之施設以及政府管理船舶，羊毛，皮革，衣履，麪包等之良法，均應繼續實行。此皆勞動黨所主張者。

教育之正眞國有化為改造社會之要着。關於受教育之差別的特權，應予廢止。教育制度全體（從幼稚園以至大學院）之組織須加改造。此其於教育方面之主張也。

關於政治制度之改革，韋伯氏(Sidney Webb)主張撤廢上院。除將從來之下院改為「政治議院」，存其舊制外，添設「社會議院」(Social Parliament)，以處理租稅，教育，救貧，工商業關係等關於社會經濟之問題。在「社會議院」中設各種委員會，由委員會之主席擔負行政之責，無須乎內閣對該院負責。故內閣僅對「政治議院」負責。政治與社會兩議院各有專責，立於平等之地位。兩院苟發生意見之齟齬，則由有權解釋憲法之法院調解之。此外於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中，尚有本其業治之理想主張政治制度之根本改造者。提議將舊國會取消，另行組織基於代表各業之新立法機關，改取一院制。但此兩種提議，均未足以代表勞動黨全體一致之意思。至不滿於一九一八年之選舉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希望再加修正；下院改選之期，仍嫌其長，要求縮短。此其黨員共同之意見也。

關於外交問題，勞動黨排斥帝國主義與利己的不干涉主義；反對秘密外交。至其擁護國際聯盟與贊成國際公斷之熱忱，則尤較他黨更為熱烈。然英國之外交方針，比較的穩定不移。晚近無論何黨執政，對外政策並無根本之劇變。

三　自由黨對於社會改良之政見

自由黨成於十七世紀「灰克」(Whig)黨之蛻化，有悠久之歷史，非若勞動黨之尚屬幼稚之新黨也。勞動黨所奉之主義為社會主義，而自由黨所奉之主義為自由主義，此人人所共喻。顧自由黨有悠久之

歷史，積豐富之經驗，所奉之主義，隨時代之變遷，而有演進與變化，則亦不可不察也。苟其主義無演進與變化，則治乎今日，或已成爲古物陳列所中之骨董，寧復能生氣勃勃，生存於今哉？

考自由主義者最初於政治上所守之要旨，不外如德國斯班（O. Spann）氏所述之三端：一曰盡量擴張個人之自由；二曰縮小國家干涉人民之範圍；三曰法律之釐定須以少拘束個人之自由爲標準。故「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實爲自由主義之根柢。然自由主義歷經其信徒之修正，迄今已成爲新自由主義矣。以故今日之自由主義者，咸承認社會政策之必要，且對於一切權力之濫用，亦以爲不能任其自然，不加强制。而關於社會改良，以及勞資之調和，自由黨殊不乏有力之主張與切實之貢獻。

嚮者信仰自由主義者，雖因固守「放任主義，」未免於資本主義有推波助瀾，促其發展之嫌。然自由黨對於勞動之保護，嘗多所盡力。而新自由主義者亦未嘗不非難資本主義也。自由黨之米爾（R. Miur）氏嘗曰：今日資本主義之弊病，不在資本之私有，而在投資於工業之資本家，僭号並要求超過其爲公服務價值以上之地位。由是工業上遂不免發生以下三種現象：（一）工業上所得之餘利，除以一部分支給工人固定之資本外，悉飽資本家之囊橐；（二）資本家本其私人最大利益之目標，管理一切業務；（三）資本家認爲適當者，任意施設，除計較其私人之經濟利益外，不復顧及其他。勞動者之反對之也，固其宜矣。惟勞動者之反對資本主義，以及勞資間之衝突，起於感情者頗多。若采社會主義之主張，取工業國有制，則生產者與消費者將悉受代表國家之官吏支配。而關於勞動條件之利害衝突，國家亦將首當其衝，殊非國家與國民雙方之福云。

觀於米爾氏之所見，則其不滿於資本主義，對於生產工具之悉歸國有，亦期期以爲不可，灼然明甚。今日奉新自由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之態度，大致如此。顧自由黨對於社會之改良，工業制度之革新，勞資衝突之調解，種種問題，果有何意見與主張乎？茲再按自由黨員在文字所發表者，先略述其對於下列三項問題之意見：

（甲）現行工業制度必須改良之理由　按米爾氏根據曼卻斯德（Manchester）派自由黨之決議，發表現行工業制度必須改良之三大理由如下。（一）生產上之分配過於不平，而其弊尤在資本所有者享受逾最不當之利益分配。（二）對於社會服務之報酬太不均衡。社會服務之精神，失之薄弱；而爲私人所得所驅使而激發之動機，反又過强。（三）未予各個人以能盡其個性最適當之公正的機會。有此三因，此社會之所以日趨於衰敝也。

（乙）對於工業管理問題之意見　自由黨以爲振衰起敝之道，端在工業管理之改良。按米爾氏根據曼卻斯德派自由黨之決議所發表之意見，關於工業之管理問題，非僅僅爲勞資兩方之問題。析言之，則工業管理問題，止少涉及以下五方面：（一）企業上之有能力者如企業

之發起人等；（二）精神及肉體勞動者；（三）資本所有者；（四）消費者；（五）代表社會全體之國家。無論何種企業必須受國家法律上之保護，由國家保證秩序保障信用，並由各方面協力方能成立。故自由主義者根據上述之三大理由，反對今日之資本主義，而主張此五方面須本其協力之結果，參與工業之組織，以求分配之適當，並救濟改良從來資本主義之失策。再分別言之：（一）工業上有開拓及有組織的能力者，對於工業利益之分配上應享受相當之報酬。彼等於工業之管理上當有有力之發言權，但無絕對的管理權。基於資本所有而囊括餘利之習慣，務須剔除。（二）勞動者對其自身及家族相當之生活費，悉仰給於工資，故勞動者須受適當充分之工資。對特別「熟練」（skillful）以及能率特別豐富之勞動者須加工資，以資獎勵。由於商業上之變動及其他不得已事故而發生之失業者，須予以相當之保護。弗將勞動者視若商品；為防止疲勞計，得縮短過長之勞動時間。（三）資本所有者，得於其所投之資，收正當之利息。倘損失之危險甚大，則應按高於普通市場上之利率，分配其利息。（四）消費者應得最低價格之生產品。（五）代表社會全體之國家，於企業特別盛旺時，得收企業上一部分之餘利。此為自由黨對於工業上分配與管理之鵠的，至其所擬達之之方法，則在設立關於工業適當之協議機關。

關於應付勞資衝突之問題，自由黨之馬開奢（L. Macassay）氏亦嘗有意見發表。氏謂於大戰期內，在無數次會議席上，與各方面之勞動者接觸之結果，發見勞動者有以下三大希望：（一）解除失業之恐慌；（二）承認勞動者在工業上之身分；（三）生產之平衡分配。苟能設法滿足勞動者此三項之希望，則勞資衝突自易調解。今自由黨所孜孜以求者，即在消弭勞資衝突於無形也。

（丙）工業會議之組織　按自由黨之所見，矯正資本主義之弊病，有賴於工業管理之改良，既如上述。至其關於改良工業管理具體之方策，即為「工業會議」之設立。曩者路德喬治為聯立內閣總理時，計畫設置永久的國家的工業會議。此項計畫，雖未實施，然「輝特萊」（Whitley Council）工業會議委員會，議決關於重要工業，設立全國及地方之工業會議，而自由黨秉政時，對此決議之進行，則嘗多方獎勵矣。勞動黨對此問題，毫不反對。蓋以「輝特萊」及其他工業會議，對於失業問題之救濟，罷工問題之解決，頗多貢獻故也。

自由黨所以重視工業會議，考其所由，良以工業會議，對於失業問題之救濟，足補國家力量之不及；容認勞動代表參加會議，即承認勞動者在工業上之身分，是皆勞動者之所甚希望者也。不寧唯是，關於生產分配以及勞資間之爭議，亦可於工業會議中設法調解。此亦工業會議重要之職能，而自由黨所希望擴而充之，以增進一般工業上之平和發展者也。

總之，自由黨之理想在工業之民治化。而以為實現此理想之關鍵，在擴充並改良工業會議之職能與組織。工業會議之職能與組織，果能擴

充改良，則工業上之代議政體，不難立致。此其所以重視工業會議也。抑普通參加於工業會議者往往僅爲企業上之有能力者以及勞與資二方面之代表，然爲擴充其職能改良其組織計，自由黨中不乏主張再加消費者與國家之代表於會議中者。蓋以如此則涉及工業管理之五方面，肯網羅無遺矣。高達萊（Guedalla）氏，亦嘗於自由黨年報中爲文主張之也。

四　自由黨對於財政及其他問題之政見

關於財政及稅制問題，自由黨與勞動黨之意見大致相合，所不同者，程度上之差異耳。自由黨對於整理財政之方策，注重獎勵貯蓄，改良徵稅之手續。至其課稅之方針，則向以下列四大原則爲基礎：（一）弗於國庫收入之實額以上課稅，以輕一般人民之負擔。（換言之，往往因徵稅手續之不良，或因中飽關係，致課稅之總額，在國庫收入之實額以上，此種弊病，須加剷除。）（二）課稅標準應依納稅者之能力爲比例；（對不能支持標準生活者，免予納稅義務，）廢止加於食料及其他必需品之間接稅。（三）使收入足以維持家族適當之生計而有餘者，負擔納稅之義務。（四）增加歲入，使用於公益事宜。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係自由黨所發明。按自由黨之主張，所得稅則累進累加，至百分之七五爲限。關於土地稅，則依加拿大之成例，地價若因社會之進步而增高，則增課之。爲獎勵勞動階級之爲資本創造與貯蓄起見，遺產稅須僅於富者課之。對於奢侈品，得基於自由貿易主義，課以間接稅。以「企業盛旺特稅」(Prosperity Sharing)代「超過利得稅」(Excess Profits Duty)。（所謂「企業盛旺特稅」，即於企業於特別旺盛時，將其收入之一部分，歸於國庫之特稅也）惟爲保護新企業起見，於一定之年限以內，免其此項特稅。即資格較老之企業，亦須俟於積有相當之公積金，並積有分配補助於該業失業者之預備金，然後令其擔負此項特稅。勞動黨所主張之「資本課稅」（capital levy），以有種種困難，故主鄭重。雖不加以根本反對，然期期以爲不可。苟欲實行，則凡有四五千鎊之貯蓄者，均須免課此稅，庶無妨貯蓄之獎勵。此自由黨關於財政及稅制之意見也。

關於工業國有及土地問題，以曼卻斯德派自由黨之意見，與勞動黨之主張相較，可謂無甚逕庭。蓋凡適於獨占而須統一管理之事業，收歸國家；如鐵道，煤礦，運河，森林，保險，飲料之國有，自由黨對之亦表示贊成也。惟自由黨總以爲國會，內閣，官僚適於辦理政事，不適於兼理工業上之事宜，故國有之事業，須酌仿澳洲之成例，由特別委員會管理之。否則亦當另設會議，使負處理之責，以收工業國有之利而避其弊害。

曼卻斯德派自由黨，關於土地問題，嘗發表意見，表示反對放任土地所有者之任意支配。主張於一定期間內，將各項土地，估定地價，俾土地稅之稅率，以及國家依法強制收買土地所付之官價，皆有明確之依據與標準。小地主因科學發達之結果，往往不易存在。如十八世紀無數小

地主之悉歸淘汰，其實例也。然在大戰期內，土地所有者之人數增加，實亦眼前之事實，故自由黨主張土地之私有與公有，兩者並存。且歡迎小農地之創設以及公有地佃戶制之擴充。

英國朝野，因於戰時深感糧食問題之困難，故於戰後咸注意於農村問題。自由黨以為農業衰頹之主因，由於各階中有能力者，離農村而他往。今後救濟之方法，約有以下數端：(一)保障相當之工資與儲貸；(二)應用科學方法，以增加生產額；(三)設法使農產品之價格低廉；(四)資本之低利供給；(五)組織新銀行；(六)改良生產品之運輸與分配；(七)獎勵愛爾蘭及丹麥式之「合作制」(Co-operative System)；(八)保障生產價格以及其他。當一九二三年總選舉之際，各黨發表之政綱中，對於農業問題，皆有表示。自由黨主張促進小農地及「土地分配」(allotment)之發達；予耕作者以購地之便利。保守黨則以支給耕作地之補助金為政策。勞動黨則唱保護農業主與農民之論。足見農村救濟，已於戰後，成為各黨共同注意之問題矣。

關於住宅，衞生，藝術等問題，自由黨主張矯正從來放任私人種種不規則活動之弊病。本地方團體之組織力以促其改良。對於教育，自由黨以為現在教育制度之缺點，與其謂為由於偏重個性，毋寧謂為注重個性猶嫌未足。自由黨更主張國家須獎勵並援助科學之研究，以裨社會與工業之組織。促進對於政治及社會之系統的研究，不僅自由黨主張之，他黨亦主張之也。關於養老年金與勞動保險制之改良，則亦各黨共同贊成而注意之問題也。

五　自由黨與勞動黨思想上之異同

吾人比較自由黨與勞動黨之政見，覺其大致相同，然於精神上與程度上則仍不免各異，其故何也？吾人欲解答此問題，非於兩黨之思想上，加以探討，辨其異同不為功。茲再本管見所及，略述兩黨思想上之淵源與內容如次。

以言自由主義思想上之內容，則洛克(J. Locke)之「自然權」理論，亞丹斯密(A. Smith)及穆勒約翰(J. S. Mill)正統派經濟學說，邊沁(Benthem)派之功利主義及政治哲學等，皆其間重要之分子也。自由主義，因經環境之變遷，新思想之切磨，固有今昔之不同；然其精神，則仍一貫。試觀米爾(R. Miur)氏依曼徹斯德派議決之結果所公表自由主義之解釋，不難窺見新自由主義之精神之一斑矣。

米爾氏曰：「自由主義以「自由權」(Liberty)與合作為基礎，以正誼，「自由」(Freedom)與同志之誼為要素，以保障自由為鵠的。保障國民各人生存上物質上之基本，乃為國家之任務，然國家不可因而將與自由犧牲。自由主義認人格為神聖不可侵犯者，為一切力量之源泉，為進步之要件。自由主義求個性之發揮，欲以「自己表現」(self-expression)之平等權利，賦與國民，故尚「異」(Variety)

而否認「均齊」（Uniformity）。社會合作最終之目的非爲富之生產，卻爲人類最高文化之生產。任何人無利用他人之權利。今以自由與個性爲基本，則法律與國權之主要任務，首在保障自由對於一切權力之濫用、與個人自由之保障，不能不盡其防止與維護之責。所謂一切權力，析言之，則國王之權力，特權階級之權力，各業業主之權力，官吏之權力，團體之權力，財閥之權力皆屬之。自由主義排斥超過必要程度之強制。惟爲發展眞自由計，得施必不可少之強制。各人須得依其自由任意之活動與合作，以達其最善之目的。自由主義對於壓迫自由之一切「獨裁制」(Dictatorship) 尤不能不加以防止。……』單就以上所述者觀之，所謂尙「異」而否認「均齊」，尊重個人自由而排斥超過必要程度以上之強制，實爲自由主義之本來面目，亦即其一貫之精神。至其所謂防止一切權力之濫用，包含防止財閥濫用權力之意味；則已吸收社會主義思想之新分子，而加以相當之調和。此新自由主義之特色，亦卽自由黨之主張與勞動黨之主張互相接近之所由也。

勞動黨之思想，依大體而言，淵源於社會主義。然其思想之內容亦甚複雜。蓋英國從來之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以及基爾特社會主義，拉斯金與摩利斯兩氏之「勞動者之人格與創造興味與藝術」論等，諸項思想，皆其思想中重要之分子。他如馬克思之學說，國家社會主義，法國之工團主義（Syndicalism），勞動黨於思想上實亦受其影響。然自由主義在英國有悠久之歷史，根深柢固，故其國內現代各派思想幾皆蒙其影響，受其薰陶。勞動黨之思想，當然不能獨爲例外。其思想之內容，雖甚複雜，但既經其國民性之切磋，復經自由主義之琢磨，遂亦自有其與衆不同之特點焉。

孟脫考曼雷（De Montgomery）氏嘗云：『馬克思之正統派社會主義，經英國社會主義派之運用，而呈破碎華離之觀。』其意蓋謂英之社會主義派，雖採馬克思之社會主義，然所採者僅一鱗一爪，致其眞相全失也。氏並於英國之勞動運動中舉其與馬克思派主張不同之八大特點如下：（一）勞動者之政治運動中，包容許多精神勞動者，一致行動；（二）其建設新社會秩序之方法中，剔除暴力的革命思想；（三）依合法之手段，實施生產工具之國有化，且於實施之前，必求博得一般國人之贊同；（四）生產工具之歸於國有，採收買之方法，不取充公沒收之手段；（五）爲遂行革命計，剔除總同盟罷工之思想；（六）劃分政治的事務與工業管理的事務，以防止經營國有工業之官僚制，（七）承認消費者之權制；（八）承認一般國民政治上平等之權利。

他姑不論，僅就上述孟氏所云之特點觀之，吾人已可想見勞動黨之思想，雖以社會主義爲依歸，然於事實上，所受自由主義之影響，實甚深厚。夫生產工具之收歸國有，固屬社會主義之根本思想，但其運動實行之手段，不惟與正統派社會主義者所主張者不同，且反與自由主義之思想相接近。至上述第（六）（七）（八）三項特點，則尤與自由主義相合。英國之勞動黨，能於其思想中，將兩大矛盾之主義——社會主

義與自由主義，兼收並蓄，加以相當之調和。此實英國勞動黨之社會主義之特色，亦卽其主張與自由黨之主張互相接近之所由也。

綜言之，自由黨與勞動黨之思想，並非單純，皆甚複雜，且皆含有若干相同之要素。更質言之，自由黨思想之中，含有若干社會主義之分子，而勞動黨之思想中，則亦帶有自由主義之分子。此兩黨政見所以大致相同也。至兩黨之政見，仍於程度上精神上頗有差異，則以兩黨思想之成分，本非盡同，一方以自由主義爲根基，一方奉社會主義爲南針。思想上之立足點，並不一致故耳。此吾人對於雙方思想之內容，所應加注意者也。

六　保守黨與自由黨政見之異同及餘論

英國於政治上，素以兩大政黨（保守黨與自由黨）更迭執政，運用責任內閣制，見稱於世。今吾人旣於自由黨與勞動黨之政見思想，加以探討，則於保守黨之大概情形，自亦不能置之不論。用特再贅數言，以爲本文之結束。

夫傾向於保守，乃爲英國國民性特徵之一端。保守黨之足以代表此種特性，固所共認。惟若謂保守黨黨員盡是守舊，卻亦不然。蓋保守黨黨員，非皆守舊，亦猶自由黨與勞動黨黨員未必盡偏於革新與激進也。易詞言之，無論何黨，黨員之中，均於有形或無形之中，有偏於溫和與激烈，或保守與革新之派別也。

例如勞動黨，雖不「容共」。然其黨中，傾向於激烈者，主張直接行動，將一切生產工具與機關，立刻收歸國有，目的手段，與共產黨相埒。然其溫和派，則抱定步步爲營，逐漸進行之方針，主張與態度，與激烈派完全不同。今其黨中，溫和派雖屬多數而占優勢，然而激烈派亦未嘗消滅也。他黨之中，亦皆於有形或無形中，有激烈與溫和之兩翼，固未可執一二黨員之態度，以賅其全體也。

吾人一察英國最近八十年來，所有關於政治上，社會上，偏於改良革新之法律，成立於保守黨當政時者，殊屬不少。保守黨黨員，非盡守舊，較然可見。色雪爾（Lord Hugh Cecil）氏於其所著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一書中嘗云，保守黨黨員，亦主張社會改良，不過爲「小心謹愼」（coutious and circumspect）之革新者耳。斯言也，雖爲辯護保守黨而發，要亦非盡虛也。

保守黨中之分子，甚形複雜。全國多數之貴族，地主，教士，皆屬之。其中雖不乏抱軍國主義者，侵略主義者以及於工商業上取帝國主義者。然大學畢業生與勞動者中之加入者，亦屬不少。上次總選舉，自由黨失敗，保守黨嘗稱自命勞動者之友，黨所得勞動者選舉上之援助，反不如保守黨所得者爲多，以自誇耀。中等階級中如小工業者，小商人，店員等，雖大都爲自由黨黨員，然其中加入保守黨者亦有之。依地域而言，工業地帶爲勞動黨黨員會萃之區。此外則英之北部，自由黨黨員較衆；在南部則保守黨黨員居多。

保守黨邇來關於改良社會，革新工業，救濟農村，促進教育等等，大體上與自由黨之政見，相去不遠。舉其今昔政見上與自由黨特異之點言之，約有下列三端：

（甲）愛爾蘭問題　曩者自由黨首領格蘭斯頓（Gladstone）於一八八六年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於下院，黨員中之反對此案者相率加入保守黨，主張統一。自是以後，保守黨員改稱統一黨員(Unionists)。今於英文中，不復以保守字樣冠諸保守黨員，而易稱為統一黨員，實卽濫觴於此。

（乙）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　近於財政上兩院意見最為相左者，卽為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問題所見之相反也。自由黨為自由貿易之擁護者；而保守黨則近頃傾向於保護貿易。大戰以前，保守黨領袖張伯倫（J. Chamberlain）氏嘗一度主張保護貿易制。（距今二十餘年。）自由與勞動兩黨皆反對之。當時保守黨對此問題，意見亦不一致，幾啓黨中之糾紛。其後張氏因病休息，暫止其政治活動，此問題遂不提。大戰期內，雖未重提廢止自由貿易之議，惟在聯立內閣時代，為欲節約船舶上之地位起來，不得不限制若干進口貨，故嘗議定提高多許進口貨品之關稅稅率表。其實行也，亦非為永久計。

大戰甫終，英貨之銷路大減，加以英俄商業關係中斷，德因戰敗，民間購買力異常薄弱。英之工商業遂大有江河日下之勢。雖施行種種補救之方策，但究難完全恢復舊觀。於是保守黨復提議廢止自由貿易，以期挽回工商業之厄運，並將此項提議列入政綱。但民間受自由主義之影響甚深，未予贊同，保守黨尋將此議撤銷。然保守黨仍傾向於「英國工業之保護」（Safeguarding of British Industries）以期對於國內受外貨競爭壓迫之工業，加以保護，良亦未可忽視也。

（丙）對於貴族宗教與教育之問題　保守黨偏於維持貴族，上院與「國教教會」（Established Church）之權利；自由黨則擁護一般非國教教徒之中等階級之利益。保守黨愛護教會學堂，主張以公款補助教會教育；自由黨雖不反對以公款補助學校，然熱心擁護私立小學之利益，而反對以之補助教會教育。此亦兩黨相反之意見也。

此外關於社會改良，增進勞動幸福之意見，保守黨誠不如自由黨之較與勞動黨接近。但依大體而論，關於內政上比較切要之問題，如租稅，救貧，社會保險，改良工業等，保守黨與自由黨，彼此意見無甚衝突。卽有不同，亦非於原則上，彼此抵觸，不能相容，不過於施行政策之方法上，所見殊不一致耳。

以對外而言，保守黨偏於帝國主義，有時確較自由黨為甚。如保守黨現內閣成立以來，對於埃及問題之強硬；對於日內瓦鴉片會議，態度褊狹；對新嘉坡軍港問題，一反勞動內閣之政策；對於德屬之倪巴（Cologne）延不撤兵；又如最近海軍會議之破裂，皆為顯著之實例。然英之外交與殖民政策，依大體而論，已超乎政爭之外，無論何黨當政，對外之根本方策，絕少變動。

美國孟祿博士云：『在英對外之大目的，無論何黨執政，依舊不變。以大戰後近數年來之事實證之，信有徵焉。大戰以來，英國內閣，其一即以自由黨員爲領袖之聯立內閣，此外保守黨先後組閣二次，勞動黨組閣一次。當此數閣當政之際，外交政策根本上毫無變動。』吾國於外交上與英國接觸頻繁，關於此點，實亦國人所宜注意者也。

英爲民治先進國。自其憲政發達以來，國內戰爭，殆已絕跡（愛爾蘭除外。）凡百事業，欣欣向榮，平穩發展，宜其國勢強盛，沛然莫禦。考其所以致此之由，各黨善於運用政治實一重要之原因。謂政黨爲其促進憲政之一種重要機關，或非言過其實。羅韋爾（A. L. Lowell）氏嘗曰：『英國政府之搆造，如一城市然，其本身具有統一性。而政黨實其政府搆造中之整個的分子。政黨爲其內在的而非外表的一種經常正規的制度，就其國會言之，則在事實上，黨之機關與政府機關，不啻和諧一致，抑且合爲一體。』審如是也，吾人舍究英國之政黨，無從察其政治之運用與進行；舍考各黨之政見，無從了解其政治上活動之精神。本篇略述其各黨之政見，即意在闡發今日英國朝野政治上精神之一斑也。

本篇重要參考書：

永井亨著　新產業政策論。

J. R. Macdonald:—A Policy for the Labour Party.

R. Miur:—Liberalism and Industry.

W. B. Munro:—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東方與西方



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的概觀

坂本義孝

坂本義孝博士爲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部長，亦即譯者之先生也。譯者受教於先生，爲時五載，受益良多。先生性和藹，善交際，擅長哲學，熟識時事，提倡中日親善，不遺餘力。中國名人中，頗多先生之知友。先生年四十餘，其四十餘年之歲月，耗於日本者凡二分之一，耗於中美兩國者，各占四分之一；故先生對於中國之事情，非常注意。知之者，常尊先生爲「支那通」。本篇譯文，即爲先生最近對於日人之言論，亦即可謂爲比較同情於中國的日人，對於中國現狀之代表的主張。閱者讀此，當知所取捨矣。（本篇原文見上海日報，但本篇譯稿已經坂本博士親加修改，故與原文稍有不同。）

周憲文識

要是我們是中國人，則可說日本人到底未曾諒解華人。像日本人這樣燥急，總難諒解思想矛盾的中國人；像日本人這樣直率，恐終難瞭解言行常不一致的中國人。

中國的政治，經濟及教育皆與別國不同。世界文明的變遷，是因時代而易地域，即由埃及而希臘，而羅馬，而西班牙，而荷蘭，而法蘭西，而英吉利，而德意志，而美利堅，然中國的文明，則徘徊於同一地域，至今尚有生氣。泰西若是 Symbodial，則中國是 Successive。雖云中國民族已經衰老，然若與其他民族競爭，則尚無足以制勝之者，這是因中國的永存，乃本於德治禮治主義，而西洋的變遷，卻本於法治力治主義故也。

固然，中國自共和肇造以來，內亂頻仍，民不聊生；但因其爲摧毀數千年來的專制君主制度，而改建近代的共和國，故若民國二十年內的混亂，乃是必不可免的現象。欲得大的結果，必須有大的犧牲。鯛魚不是用蝦可以釣得到的。像民國十五年間的內亂，眞算不得甚麼。稱爲世界大國的法美共和國，因改建共和而受了幾年的困苦，與費了多少的犧牲，茲更毋庸喋喋。以人口的數量，國民的程度與民生的階級都很不相同的中國與法美相較，則中國之不能遽有共和之實，而徒有共和之名，誠爲不得已的現象；不，乃是當然的道理。中國的地方

自治，雖已有自然的發達，然要獲得近代的自治，卽具有政治意識的自治，則非有「時」與「血」的犧牲不可。

雖有人批評中國的共和，是已經失敗；然下此輕率的批評的日本人，是由於夢想帝制的恢復。倘使歷史必是單調的往返，那末，大亂之後，必有英雄的出現，或能待此英雄來統一中國亦未可和。蓋「英雄可以造時勢，時勢可以造英雄，」今日的亂世也許就是產生英雄的時期吧。

然而中國之絕對不能恢復帝制，已於智識階級之間成爲牢不可拔的信念，並已成爲勢力。故中國的共和在表面上不論怎樣失敗，但斷不能恢復帝制。此點希望日本人要充分了解的。中國的國體既已不能恢復帝制，那末，抵有按着民國元年所定的方向努力前進。但其前途，是有許多障礙，因其障礙過多，故遲遲前進，以致看來民國似乎已經失敗。日本人祇顧及失敗的方面，而沒有看到成功的方面。不，是因擴大了失敗的方面，所以不能看到成功的方面。但此決非親切的觀察。

民國以來，有很大影響的運動：第一是文學革命，卽新文化運動；第二是學生運動；第三是國民黨運動。此三大運動雖是相互隆替，然將來必有成功的運命與歸趨。第一運動的發生是由於東西文明調和的必需；第二運動的發生，是由於愛國救國的必需；第三運動的發生，是由於救民濟民的必需。第三的國民黨運動，爲助長其生命計，曾攀緣共黨，依賴蘇俄，然結果所至，其生命反有因而縮短之慮，故現已實行驅共並與蘇俄絕交。

若日本是助成國民黨的，則國民黨應不辭依賴日本，並以日本爲德。卽如主張自主獨立的美國，也曾爲抗英救國起見，而很依賴了法國。要之民國以來，此三大潮流在表面上雖有多少消長盛衰的樣子，但將來是一定結而爲一。那時必勢如長江的流水，以萬難偃止之力而邁進。這一點是希望日本人要好好記得的。

雖有人說，國民黨是曾電光閃火般盛極一時，但不足一年，而淸黨，而分裂；今則已現衰勢，然此非眞確的觀察。其實國民黨是以「以黨治國」爲根本義，已於中國南部築成了堅固的基礎。此種勢力，固是漠然，但甚偉大；雖難捉摸，然能凝視。此國民黨所以近來得以徹底的壓迫共產黨，並與共黨有關的蘇俄。此又所以能消弭叛黨唐生智，並能克復徐州，而更將衝至中國的北方。國民黨已爲隱然的一大勢力，一時的頓挫，是不足掛齒的。

中國是一切塵埃的蓄積，一經擾攪，就會發生不可名狀的混亂；然同時在此塵埃之中，藏着許多的實物。若一旦以國民黨的明礬，淸澄了混濁的中國，則中國本來的眞面目，就會顯露。

住在中國的日本人，是僅斤斤於目前的利害，而無達觀的能力。又因於顯微鏡下，尋求缺點，故不免有近視的觀察。要觀察眞正中國的變動狀態，若不稍離中國是不能明白的。

中國是包藏着極端的矛盾的國家。因此很多臨機主義，與機會主義，故中國的正體將漸着落於何處，敝意以爲很多是漫無目標的。雖

然如此，不過敝意以爲若祇見中國現狀的醜惡，而加以漫罵，並誤解中國的眞的變動，而視中國人爲劣等，則其禍將轉臨於日本。

就大體而言，中國人是和平的民族。然若日本不努力做中國的眞友，又若祇謀日本自身的利益，而全不顧及中國的利益，則恐中國人終有所覺悟。固然，即在今日也有日本人批評中國謂自華府會議後，諸外國呈媚中國以來，中國變成「任已」，蔑視外人，而「犯上」得無法。蓋因小人易狎，故也許「犯上」亦未可知，不過此非中國人之本性，又非大部分的中國人所是認。

大凡中國的無賴子，甚予日本以煩累。此恰如日本的無賴子之予中國人以煩累一樣。此時若謂中國就是無賴子，則此種方程式所招的結果，是與承認「大郎是小」一樣的不合論理。然若判定無賴子不過是中國人的一小部分（而此又是事實）則問題就簡單了。中國人沒有嘉許南京事件的，對此都引以爲遺憾。中國是尊重國際信義的，決不自暴自棄而如蘇俄之任意毀棄條約與契約。不平等條約固是不好，若不經對方的同意而任意破約，則也是同樣的不好。惡與惡相加，是不會成善的，要善，則必須冷靜而慎重地，以別的方法，說明理由，彼此商議。在大中國之內，有欲使政事向外發展，而從中取利的政客，與被此等政客所利用的民衆，及站在此兩者之間而欲合理化，正義化其關係的識者。此輩識者就是所謂自由派（Liberal）。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乃非靠此輩自由派來固結不可。要是不然，在中國方面，則常起「排日熱」，在日本方面則時生「對支硬」（即對中國態度強硬之謂。譯者註）。祇要自由派是代表兩國的正論，則中國將來不論怎樣強大，總無壓迫侮辱日本之憂；反之，祇要日本若依軍閥而臨中國，則所謂「中國強了之後，怎麼辦呢？」的問題，就起了恐慌。

固然，政治與國家是不能抽去「力」而言的；不過自此以後，中日關係是非依「力」的倫理化而推進不可。敝意以爲祇有這事，是已瞭然的了。總之，中國的國體及其他一切的問題是非要中國自己來解決不可。且余確信祇要外國不予以不必需的干涉，則中國是能本其民族的特有性而建築社會的國家。即就國民黨而言，現在也已脫離了軍閥之手而努力於「黨治」。一世雖有稱爲新軍閥者，然此不過是本於中傷或無智的惡罵而已，故不足掛齒。國民黨的本體是日益成爲國民的中心，國民黨的幹部已漸次提高黨權，服從黨令。華盛頓雖爲軍人，然功成之後，則舉其一切功績與勢力委之國會，余信國民黨此後亦能作成與此同樣的先例。作此先例之任務者，或即爲蔣介石；若非蔣氏，則當爲類似蔣氏之後輩如此，黨的基礎愈加堅固，而國泰民安的端緒，亦於是開始。許多日本人祇見禮治國的弊，而不見其利，余信中國若本其以禮治國之特點，而益以近代法治國之所長，則將來終可成爲世界罕有之理想國家，並可築成世界的平和與幸福之基礎。

以上是由自由派的立場，對於中國政治的概觀。茲述經濟。若認中國是能「自給自足」

的，故無須與日本「互通有無」則是爲皮毛之觀察。此種觀察，結果祇有導中國於自繩自縛，而進於「自咒自縊」而已。

稱曰國貨，國貨而排斥外貨者，乃祇爲一時的感情作用，若由經濟的原則而言，則因風土人情及其他的關係而生「比較的價值」，世界是由此價值之所命而互通有無的。固然，中國政府對於中國的產業的保護是必需的，但此亦完全是程度的問題而非種類的問題。要是顧及一般民衆的利益，則與其姑息的裁減惡稅與提倡國貨，那不如以認定穩固的經濟方策，即依自由交易，而使民生程度漸次向上爲得策。決不像汪精衛氏所謂：『中國人賣原料於外國，再以高價向外國購回製造品，因此而使中國的膏血爲外人所吸收。』蓋若民生程度增高，則各種條件均備，故不會實現此種謬說。現在民生程度的低劣，是由於政治的不安定，掠奪與苛稅。要是政治安定，則人民安堵，生產力可以增高，購買力亦立刻可以增大。結果不是「絞取膏血」乃是「民生富贍」。

中國現在不是高唱反資本主義的時候，是應該盡量輸入外資以完成鐵道，道路，灌溉及浚渫等，分別先後，次第進行。所謂反資本主義的舉動是隨時可行的，但今無行之必要。敝意以爲民族民權民生中是以民生爲最必需，且爲其他之基礎。若民生整然，則民權可得，民族可定，若民生就緒，則民智增進，民權暢達。日本便是好例。

更就教育而言，中國國民目下的程度，在近代國家之間是非常低劣的。近來國民黨一方主張黨化教育，同時乃變更以前美國式的自治教育制而採用法國式的劃一制。夫中國的教育制度，最初是效法日本，其後效法美國，今則改爲法國式。此種變動是本於政治外交的影響，而非由於教育本身的必然性與必要性。總之，由黨化與法國式化的兩方面，以謀教育的普及，是可以慶賀的，然因戰費浩繁，教育經費拮据，經營學校是非常困難而可寒心。

由此看來，又由愚昧者占着大多數的一點看來，則不應有像收回教育的輕舉妄動，而應許外人在某程度以內的經營。（那須有適當的限制與條件）要是把奪自外人之手的學校或教育給政客去利用與濫用，則其禍比在外人之手時還要利害。爲中國計，非長太息不可。

倘使因爲「面子」的關係，則由中國的習氣看來，也許是很妥當的，然當急須捨形式而取實質的今日，若竟爲「面子」的關係而犧牲了爲改造國民之根本的「教育」，則爲中國計，祇有痛恨而已。

被中國攻擊爲文化侵略的文化事業，要是明瞭其旨趣而始終一貫，則中國對此是尊敬的。若此時因有人反對而左盼右顧，則恐將失其歸趨，而同時完全墮爲徒然之事。

日本欲予中國人以教育，是很好的念頭，祇要是爲親友的企舉，則中國對此是歡迎的。蓋中國並非本質的惡劣，是因目下諸事多端，不能兼顧一切。

中國學生留學日本，受日本的教育者，至少恐有三千人。日本對於中國學生的態度的厚

薄，就是甄別日本有無理想主義的素質的標準，而祇有現實主義的國民的生命是短促的。日本之對待中國學生的精神與方法，正是默示日本的前途。且日本有助成中國國民革命的責任，日本既望中國革命的成功，則自應努力教育中國的青年。

歐美諸國爲發展其商業起見，乃以炮艦政策對待中國，結果所至，一方發現拼命經營的現實生活，同時赤裸裸地表現着「力謀由醫院，傳道，學校等以獲得理想生活」的現象。此點日本也應熟慮並可爲參考的。雖然有人說：『因爲留日的中國學生，結果都是排日的，故日本是不應教育中國人。』然此種淺見知識的話，並非眞正日本人的言論。中國人留學日本，受學於日本人，而結果成爲日本式的國家主義者，是絲毫不足以訝怪的。留日學生歸國後，從事國家主義者的工作，才有留學的價值與意義。然而日本教育者渥其子弟成爲愛國者，那是何等的矛盾呀！若留日的中國學生歸國後，是一愛國者，則日本教育者倒應悟其教育之有效，而大可慶喜。要是留學日本而不成爲愛國者，則留學日本的價值就幾乎失卻了一半。就這一點，就可笑日本教育者的小器與矛盾。許多中國人之成爲熱烈的愛國者，乃是事態的必然，並爲眞理的運命。日本教育者雖欲對此必然與運命挑戰，然既爲使中國安定起見，而做着巨大的基礎工作，同時猶欲把牠否認埋沒，那是好無定見與無勇氣呀！若欲救中國，助中國，則在於不造成似通非通的共產主義者，與狹量的愛國者，而在養成融洽眞理與國家的自由派。總之，要養成從事於建設中國的犧牲的愛國的青年，才好。敝意以爲「讀書救國」即「教育救國」，是必須不慌不忙而着實地繼續前進，亦俄式的共產主義者既已擾亂了勞動農民，則中日兩國國民必須更加銳意努力依眞正的教育來救中國。蓋教育救國看來雖若迂路，實爲捷徑。

以上是於「我們若是中國人那就是如此主張的前提」之下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及教育的概觀。

中國人口問題

桑原隲藏

我國人口，向無確實的統計，所以研究社會的人們，感覺着十分的困難與痛苦。我們中國古書中，關於人口的記載，可以供作參考材料的，散見各處，無奈青年人多不能遍讀古書，而能遍讀古書的人，又多腦筋太舊，對於社會思想，一向漠視，所以弄到現在，中國人要談中國的國事，還不如外國人清楚。日本人專門研究中國事情的，稱作「支那通」，文學博士桑原隲藏，也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關於中國的著作，着實不少，內中中國人口問題論文一篇，尤多驚傷的說話。現在將牠譯出。這不但是給我們一種很好的參考材料，並且對於中國的時事和國情，我們也可以得着一種客觀的見解。

何孝怡識

一

中國人口問題，爲一般研究中國社會的人們的所重視，其於中國既往事實的解釋和現

在及將來情形的理會，莫不有重大關係存在。所以近來東西學者，對於這問題，很爲注意；可是關於這人口的調查，向無確實可靠的報告，因之這問題也就變爲不易解決的難題了。本文所論，自不能稱爲完美，不過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總期能够多供獻一二。

中國在古代已經是世界著名人口繁多的國家，與國康泰外國傳中稱『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康泰在西曆三世紀中葉的時候，遍遊南海諸國，認定南海諸國中，中國爲世界人口第一繁殖的國家。我們再看東晉隋唐時代的佛書，與宋代亞剌伯人同中國通商的記錄，都稱中國人口衆多，遠出印度及亞剌伯人之上。

元末的時候，有個意大利人，叫做奥德利的，來到中國觀光，據說中國居民之多，幾使人不能相信；多數都會所在的地方，平日在街上通行的人們，還比維尼斯大祭日更要熱鬧。明末在中國布教的葡萄牙人魯德照，也說中國居民很多，自己在中國住了二十二年之久，每次出外的時候，看見居民之多，還免不了驚訝。這種人多的狀況，無論如何誇張，到底還比不了事實。在城邑都會的地方，正如俗語說的「肩摩踵接，」就是郊外街道上通行往來的人們，也不劣於歐洲的大祭日。據統計書上載說，除婦人，小兒，宦者，文官，軍人等外，國內實有男丁五千八百零五萬五千一百四十八人。

中國在過去一千六七百年的時候，人口繁多，爲世界聞名的。究竟其實數係多少，唐朝杜佑的通典，與元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書中，關於夏周時代的人口數目，姑置不論。現在且把前漢以後人口數的記載，擇其最多的四五處，披露如左：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西曆二）	五九、五九四、九七八
東漢桓帝永壽二年（西曆一五六）	五六、四八六、八五六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曆七五五）	五二、九一九、三〇九
北宋徽宗崇寧元年（西曆一一〇二）	四三、八二〇、七六九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西曆一二九〇）	五九、八四八、九六四
明神宗萬曆六年（西曆一五七八）	六〇、六九二、八五六
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西曆一七八三）	二八四、〇三三、〇八五
清宣宗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一）	四三二、一六四、〇四七

以上所載的人口數目，自不能認爲確實的數目；因爲在明朝以前，多依人口來納稅，所以免不了隱匿的弊病；直到清朝高宗以後，納稅獨立，當時因爲想要博得天下太平的好譽，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思，人口報告，又常超過實數。所以要問中國人口究竟幾何，實在是不得而知的。其後直到前清末年，因爲準備立憲，選舉議員，必要上不得不將全國戶口調査一下，據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的統計稱：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數實有三億一千六百

二十七萬一千;可是這個數字,當然亦不能認為絕對的正確,我們現在暫以此數為中國人口的標準,我們由是可知中國本部人口的密度,每一方英里內約有二百十八人左右,比較日本密度,相差太遠。豈就這點看來,中國人口雖多,尚不至到過剩的地步。

二

現在要論到中國人口的增加率如何?從前有個美國駐華公使洛克爾氏他是世界聞名的東洋學者,距今約二十年前著有一篇名叫中國人口調查的論文,載有關於此種問題可是因為對於重要人口的實數,沒有詳載,這增加率究竟如何,也就不能妄為斷定。可是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看起來,中國人民死於疫癘,饑饉,水災,戰亂中的,確是不少,中國人因為缺乏衛生智識,所以每有疫癘發生,發生後又常釀成蔓延猖獗的狀況。據香港英國官吏調查報稱,中國人民死於疫癘的,其高率超過歐洲五倍有奇。世界上的國家,其人民為疫癘而死的,要算中國同印度為最多。

中國不但疫癘常見,即大災——如水旱災——也頗不少。統計歷史上有記載的災害,平均每兩年即有一次,每次因為交通不便,人民赤貧,設備不全,救恤不能等等的理由,想像上,人命損喪之數,決非淺鮮。民國十年中國北方的饑饉,當時報紙詳登種種的慘狀,視為創禍;可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能算作稀有之事。傳聞在道光二十九年(西曆一八四九)的一次饑饉,人民死亡之數,達一千三百七十五萬人;光緒三十四年(西曆一八七七——一八七八)間的一次饑饉,達九百五十萬人之衆。

中國有句常說的俗話,稱:『治日少而亂日多。』我們只把中國的歷史參觀一下,騷亂的時候,的確是很多;並且在每次騷亂的時候,兼帶着虐殺的惡習。(唐末賊首黃巢殺人八百萬,這種傳聞未免故甚其辭,可是他一種多量虐殺的事實,決不至屬於荒唐無稽。)明末賊首張獻忠,在他一人手裏所殺的人,計平民六十萬,婦人四十萬,合算約在百萬人以上。洪楊之亂,死於兵燹的人數,傳說有二千萬人之衆。梁啓超稱中國人為戮民,他的意思,不過是說在世界所有國家之中,遭逢殺戮厄運最多的,要算中國人民。

有個西洋的學者說:疫癘饑饉騷亂等,是中國的有名產物,這也是對於人口過剩緩和痛苦的一種自然的調節力;但中國人今後對於衛生思想,如有相當的發達,天災地變,如有充分的設備,虐殺暴舉也能漸次革除,則將來人口的增加率必定一日千里,此為吾人所公認的。

三

我們研究中國人口問題,不可單就其外數,即對於內質,亦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注意。以前有些學者,曾注意到這一點:據說中國男子之數,比女子之數要超出許多,現在且把宣統二年的統計實例列在後面:

	實數		比例	
	男	女	男	女
直隸省	一一、五三二、〇六七	六、九三四、六四七	六三強	三七弱

山西省	四、五二六、四四五	三、四〇〇、七一九	五七強	四三弱
江西省	八、〇三三、七五三	六、一四六、三九一	五七強	四三弱
浙江省	七、〇〇四、〇八二	五、九〇九、一三七	五四強	四六弱
貴州省	四、六六六、九六五	三、八六六、九八八	五五強	四五弱

世界上男女數目相差最多的印度，那比例是男子五一，女子四九，可是拿來比較中國，已覺有天淵之別。就是拿中國在外的華工（男子）來說，他的數目，已經是可觀的了。不過在中國習慣上，女子口數的調查，要比男子更覺困難，因爲有這種關係，女子脫漏調查記載的人數，定是不少。這種情形，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古來中國流行一種殺害女兒的弊風；這種風氣，對於現在女子過少的現象，不能說不是一種重要的因原。韓非子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可見在秦朝的時候，這種弊風，已經是流行的了。中國還有句古話說：『盜不過五女之門。』女兒多的人家，必定家貧如洗，所以生女兒，認爲一種最不經濟的現象。我們現在再拿北齊時候，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來看，裏面記載着當時一般殺害女兒的風氣；就是有產業有智識的人家，當他們妻妾分娩的時候，也必先叫奴僕在產房左右守候，若是生女就不問母親同意與否，立刻就把她處置了。可是在唐朝白樂天長恨歌裏，有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這種口調，全根據於楊貴妃全盛時代，所流行的兩句歌曲，『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中出來的。這不過是寫當時一時的現象。我們看這詩骨子裏的意思，還包含着一種怨恨同感嘆的味兒呢。

近來中國鄉間，還有此種殺害女兒的惡習。這種風氣，在中國南方尤甚。尊重男系血統的中國人，有時對於男孩，尙免不了供作這種悲慘的犧牲品，那女兒當然是更不用說的了。據可靠的歐人記錄上說：福建地方出產的女孩，計有二成是被殺害的；廣東有個地方，那地方上的習慣，凡是一個人，有三個女兒的時候，祗能養育一個，其餘的兩個，無論如何，是要犧牲了的。從前有個西洋婦人，曾調查過一百六十個中國婦女，據說其中有一個人，曾殺了親生女兒十一人。由這種現狀推測起來，中國男子對於女子的比例，其高率之差，爲世界各國所罕有。這當然是一種必然的事實。

據洛斐爾調查說：中國男子全體中，少年（十六歲以下）的比率，要比日本低少，這當然是因爲多半小兒，受人爲的殺害，和自然的死亡——醫術不精和衞生不注意——的緣故。可是在成丁後死的，也屬不少。總而言之，中國壯丁比較的多；這種壯丁特多的事實，爲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人，所不可忽略看過的地方。

四

中國固然有特多的壯丁，可是從古以來，未曾有過一個收容和利用他們的機關，所以失業的人，覺着很多。中國從二千年以來，這種壯丁，被生活所逼，流爲乞丐的，確是不在少數；所以外國來中國遊歷的人們，都把乞丐看爲中國的一種出產品。現在且把乞丐問題，權置勿論；就是講到勞動者，他們的生活也是很苦的。

他們的工資，是有名的低廉。在中國內地，——租借地和租借地附近不在此例，——八九年前，一個鐵路綫的工人每日所入的工資，也不過是一角五分錢左右。現在拿中國工人每日的收入，和他每日支出的食費比較，只能當英國工人十五分之一。換一句話說，現在拿直接與生活有關係的食費做標準，兩國工人所得，英國工人要比中國工人多得十五倍。由這一點看來，中國勞動者多陷於窮困的地步，這是必然的現象。他們的生活，簡言之，不過只糊了一張口而已。他們以喫飯為生活的第一義；除了喫飯以外，一切旁的事情，好像都不甚要緊似的。中國人日常見面的時候，頭一句就問『喫了飯麼』可以見他們對於吃飯重視的地方。中國還有句俗語說：『吃人家的，吃出汗來；吃自己的，吃出淚來。』由這種說話裏，我們也可以見出他們生活窮困的一斑來。

中國人普通所用的棉布，都是從外國輸入的；價值昂貴當然是不用說的了。中國的勞動者，以有限的工資，來買這高貴的棉布，當然是覺着很困難的；所以一生沒有穿過新做棉衣的人都有；還能够談到什麼餘裕，和貯蓄呢？中國一些下級社會的人，不憑着一些偶然僥倖的機會，他們絕對是沒有發財的希望的，所以中國下級社會裏，賭風尤盛；究其源由，大概這種情形，多少不無有些關係。

五

中國人，對於鄉井和祖先的觀念極重；移住海外，當然是他們不樂意的事。從歷史上看來，歷代中國政府，對於人民移住海外，不但是沒有獎勵，有時候還要干涉禁止；可是事實上，中國移住海外的人，數目確是不少。他們多半因為生活困難，迫不得已，纔往外去的。中國人移住海外，有很古的歷史，元明的時候，在南洋方面，已經有了他們的足跡。據最近英文中國年鑑載稱，現今移住海外的中國人總數，——台灣，香港，澳門算入在內，——約有八百八十七萬人，那數目比著移民最多的意大利國還要多。自經美國禁止華工登岸以後，所有在白色人種勢力範圍內的地方，也漸次的限制和禁止他們登陸。最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在海外的發展，受了這種的打擊，將來勞動者的生活，更覺困難，不得謂非意中之事。

中國人在海外的發展漸覺困難，而在內地的產業，不但沒有進步，自從與外國通商之後，並且一年不如一年，現着衰微的景象。他們原有小規模的手工業也被外國大規模的近代產業壓倒了。現在可舉一兩個例來證明：在七八十年前，江蘇地方出產一種紅布，（外人稱為 Nankeen，因在南京附近出產，故名。）這種紅布，自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葉的時候，有多量的輸出。當時中國輸出貿易品，除茶絲之外，要算這紅布為大宗。這種紅布，海路方面輸向印度英國及美國，陸路方面輸向俄國及中亞細亞各處；就中俄國同美國的需要最多。當時在這多大需要的時候，江蘇一帶地方機業發達的景象，真可說空前所未有，可是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市場內，忽然發現了同樣，並且精巧而價廉的外國織布，於是中國的紅

布出口貿易遂一落千丈，被這種舶來品所壓倒。同時幾十萬紡織的工人也就不得不陷於失業的地步了。直到現在，中國竟成了世界聞名的木棉絨布輸入國家。日本英國印度的棉布，多半輸向中國，中國棉布輸出貿易，竟如一場春夢似的，遂成了已往的事實了。

六

絲綢類在東西兩洋間，自古卽視爲重要的貿易品。世界市場內所有的絲綢類，可說完全由中國供給。古代的希臘人，中世紀的亞剌伯人，和近代的歐洲人，他們與中國交行貿易，無不以絲綢類爲他們買入的第一目的物。在過去二千餘年間，中國人對於絲綢類的貿易，實在收有莫大的利益。日本在德川中葉時代，還由中國輸入多量的絲和綢緞。可是現在後進的日本絲，銷路日廣，因爲這種緣故，中國絲，也就一年不如一年的販路縮小了。現在拿大正十五年度的統計來看，世界上絲之貿易額中，日本約占五分之二，中國不過占二分七八之數而已。

中國茶，在海外貿易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這要算比較近代的事實。在十七世紀末葉的時候，歐州尤其是英國，對於中國「茶」需要得最多。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中間，英國同中國的貿易，全以茶爲中心。可是到了最近，他的販路，也就漸次的被印度茶，同錫蘭茶侵略了。直到現在，英國市場內可說中國茶已經絕跡。美國對於中國茶的需要，最近幾年間，也漸次的傾向於減退方面；唯有俄國，依然如舊。這大概是因爲俄國國情未定的緣故。現在調查最近三十年間世界茶的貿易額，印度茶錫蘭茶及及爪哇茶，在此期間內均有十成至二十成的增加，唯有中國茶卻反有二成以上的減少。這多基因於中國一般從事製茶的人，——傳說中國國內與製茶事業直接間接有關係的人數，約有六千萬人，——爲生計所迫的緣故。這是不難想像而得的。

總而言之，保守的中國產業，由進步的世界產業界，著著的現着落伍。在百年前爲有名的輸出國，直到最近百年間，竟一變而成爲輸入的國家。年年多額的金錢流出外國。考其原因，不能不歸咎於產業的萎頹。因爲產業不振的緣故，中國人民的生計，也就不知不覺的漸次陷入悲苦的境地了。

七

中國人口的多少，還是次要的問題，對於多數勞動者的職業，怎樣可以取得，和生計怎樣能夠維持，這還比較的更爲要緊。一方面勞動者的數目，一天一天的增多，他方面對於這些勞動者的容納機關，卻一天一天的減少。這種現象，不能說不是中國將來的一種禍胎。我們從過去的事實看起來，中國一般的人民，因爲沒有正當職業可爲，而流爲盜匪的，比比皆是。還望中國執政的人，對於這點，格外注意纔好。

中國人是否過激化，關於這個問題，有的人是肯定的，有的人是否定的。我們對於這個大問題，自信不能夠確實的回答；不過中國勞動者之數，卻是過多，可是對於這些過多的勞動

者，又沒有相當容納他們的機關，他們的生活，因之感覺着困難；他們沒有恆產，當然也沒有恆心；並且他們富有雷同性；由上面幾點看來，難保他們對來不發生這種危險。

中國從古以來，對於革命是是認的，他們對於國家是主張有謀反的權利；可是對於社會，是不主張生活的權利，這不能說不是他們的缺點。中國的勞動者，對於世界的新思想還沒有理解，並且他們也不想去了解他。這些愚昧的勞動者，若是有人去指導他煽動他，他們不難自從着去鬧事的；所以對於這一點，中國的現狀，還不能安然無慮。

八

前幾年到中國遊歷的杜威博士，他曾在亞細亞雜誌上面，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不振的原因，他的議論的要點，大概是說中國不振的大原因，在人口過剩。現在要排除這原因，最要緊的，是事情的變化，和周圍的變化。這種事情和周圍的變化，最好是採用近代的產業法。中國所有未開發的天然富源，實行採掘，鋪設鐵道，建立工廠，中國過剩的人口，當不難盡行羅人。我們對於杜威博士這種言論的一部分，是不能表同情的，可是他對於中國人口過剩——嚴格的說，祇是勞動者過剩，——的事實，很爲重視。談到救濟方法，主張採用近代產業法，這是我們不得不贊同的地方。中國如能把舊有的產業加以改良，近代的工業振興起來，一方面增進國家的富力，他方面使貧民得有職業，社會不安狀況，想必可以稍爲緩和，也未可知。

中國政界動搖的原因，歸咎於軍閥，他們高唱着裁兵的口號。這種的見解，當然是不能說完全的錯誤的；可是中國從古以來的軍隊，大半是那些無業遊民的收容所，直可說是一種消極的救濟機關。假如這種軍隊解散之後，將取怎樣善後的辦法呢？隨隨便便的解散了，不但是不能得着一種善良的結果，並且勞動者的數目，更要過剩，社會現象，豈非更覺不安。所以這種裁兵問題，無論如何，總還要看產業改良基礎確立以後，纔可以實行這種計劃。

十六，十一，八，脫稿。

中國復興與歐洲之地位

東方輿論報

此篇採自德報東方輿論(Dieser Aufsatz ist der Ostasiati chen Rundschauentnommen)第七年第四號，譯文原見德文月刊第二卷第六期。文中係就經濟狀況以說明歐洲復興與中國產業發達之交互的關係，足見我國原料問題引起世界注意的一斑。　記者

所謂「支那通」的人們，他們多半都以爲

歐戰直接的結果，是歐洲經濟生活的崩頹，一種普遍的混亂，於是締結了一些和平的條約，想整理戰時之混亂狀態，可是無效；因爲由政治關係分劃之疆界破壞了舊的經濟區域那末在經濟的自身要企圖個較健全的基礎，尋求新的目的，實是自然的反響。

大歐羅巴(Paneuropa)主義便是現在怒潮之一。它的目的,純粹由經濟上觀察,想把那種在貨物運輸時有關稅限制,禁止輸入或輸出及其他種種障礙的經濟區域變成統一的偉大的經濟區城,在這個區域內,才能有個寬廣的銷貨場,適宜的工作地和分工,才能使經濟上軌道。這道理想能否實行或如何實行的問題,在此間不必討論。總之,因已討論這個理想,似乎將來有改良的希望。

將來經濟狀況究竟怎樣呢,假如大歐羅巴主義能夠實行,對於歐洲經濟亦只能使出品價廉及內地銷場有若干度的增加而已。至於因是而特別發達的內地市場,是否能供給工業以及它在歐戰間及一部分在歐戰後強烈增加的設備以適當銷場,使之復興,更令其永有進步,實在是個疑問。此外又發生一個問題,歐戰的結果,歐洲有的失去了殖民地有的因為新興工業需要巨大的原料,大歐羅巴將從什麼地方為它的精製工業找粗製品呢。仔細討論這個問題,必須要說幾句題外的話。

一九二一年的歐洲對外貿易只有一九一三年的一半,一九二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以後漸漸增加,直至去年,始及一九一三年世界貿易百分之九十。這種增加絕不能說是歐洲經濟復興的標幟,因為我們把去年失業人數與一九一三年的加以觀察,那歐洲離一九一三年之健全經濟狀況,與對外貿易少百分之十比較起來,還差得遠呢。此外,我們再看去年美國的對外貿易,比一九一三年多百分之三十,由此可以得個結論道,歐戰以後,非歐洲各國的消費力大大增加,假如把非歐洲各國的內地工業再加以觀察,則所增加的並不止百分之二十,還要多呢。在歐戰前為歐洲極大顧主的各國,現在在工業方面的狀況都完全改變了,如在亞洲,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而且在某種情形內,即美洲亦然。所有這些國家,與他們從前的供給者都脫離了關係。這種結果,不但使對於非歐洲各國輸入減少有關係的歐洲,在出產上及國際貿易上落後,就是想從非歐洲各國尋求原料也很感困難。它們將來不運原料到歐洲,要運半製品或逕直運製成品到歐洲。如此說來,歐洲還有幾久能得到維持經濟狀況必需要的原料呢?

現在隨便舉個例,假如把奧國戰前和戰後的工業加以觀察,那我便可以明白原料對於工業發達是有如何密切的關係。奧國在大戰終止前,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和南斯拉夫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聯合一致,所以工業能夠發達。在國際市場的經濟狀況亦因之完全順利。大戰以後,上述各國都獨立了,故奧國工業立即衰微,而奧國經濟地位亦因之動搖了。

可是全部歐洲,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將它在世界上政治和經濟的優先地位失去了。復興的世界潮流——民族主義,又充滿了非歐洲各國,其結果要把歐洲的優先地位更加降低。此外,歐洲不能與那大一統的美國相比。因為歐洲是個各種國家的集合體,其種族,宗教和語言各不相同,互為對立,這是很容易有機會

分裂，難得使之一致的。假若歐洲各民族爲達到經濟上的合作原故，而統一其思想，感情和意志，那才能談到大歐羅巴主義。

我們把政治上的困難丟開不說，那我們現在還要考察兩個爲工業國生存基礎必要的條件：卽輸出的可能和原料的供給。可是現在最大的銷貨場，如澳洲，加拿大，南美，在經濟方面都與美國結了極密切的關係。所以還有希望的銷貨場只剩了個亞洲，第一自然是中國了。中國現在一方面國內工業化，他方面又因受了歐洲生活方式的影響，成了世界上最大消費者之一。

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是絕不知道「工業」這個字。他們從前的生活都是儉樸的，就是現在亦然，他們要在這種儉樸之中探求生活快樂的眞理；所以他們無欲，忍耐；這種生活方式從各階級到苦力，自北至南，千餘年來都是一樣。在這種非物質的生活方式——所謂固有的高尚文化——之下，自然無須應用工業。及歐人擕工業器具和組織到了中國，在中國人看來，猶如魔者一般。歐人自以爲係高等民族因而賤視中國人。在中國人自行其道的時候，並不爲所動搖，可是隨後發生了事件，在政治自覺的星火中灌了些油，於是火焰便光明的燃燒了：卽爲與英國鴉片之戰，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每次戰事的結果，都是訂立了在世界史上所罕見的羞恥條約。以前不相信工業重要的中國人，現在有事實排在前面，才知道沒有工業不能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他們覺得什麼是民族的光榮，他們不要再輸給魔者，對魔者張皇了。他們要十分努力地，忍耐地工業化，以使永遠脫離外人羈絆，種風者必得暴風雨，那是容易明白的。「黃禍」的話中國人是不知道的，那是由英國人說出，且造成其可能。在實際情形上，工業亦是文化的象徵，而且是文化之母；但是不可誤用它。歐人誤用了它，藉它的幫助來剝奪中國。中國和歐洲經濟關係現在和將來都這樣密切，可是灌輸工業到中國的歐洲人，原來只有一種權利的思想，這該是怎樣可惜的事。

中國是個含有無數量天然產品——大部分還藏在地下——的國家。可是振興實業卻是那些曾周遊全國的中國人的共同思想。雖然因爲他種關係，開發土地的事卻仍然進行。生活能力叫經濟生活繼長增高；可是說到工業，尙在第一時期，爲使中國工業上正當的軌道，故應用歐美的經濟方法，因爲要發展大規模實業在生產工具及準備款項，必須有外國的幫助，就是美國人也不要錯過這個發展實業的相互的機會。他們也要參加，只是沒有歐洲與中國的那樣興趣罷了。因爲美國是個獨立大國，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曾說過：『在需要方面有規則的民族，自身便是銷貨場。』只有美國自己用不着的東西，然後才有輸出的原由；所以這於經濟是無甚關係。美國工業生產的條件和注意點完全與歐洲相反。生產工具在歐戰中特別擴大；反之各國人民的購買力薄弱，所以失業者總是增加。在歐洲以爲工作過剩，在中國卻是工作不足。這便是中國與歐洲在共同利害中可以合作的理由之一。

在中國地利完全開發之後，有了無盡的原料，則兩民族在工業方面有偉大的將來，而兩民族之密切關係更加強。歐洲實業界應分要明白，做這件事不是只為一國的利益，是要永遠解決共同從事的問題：實業和原料的供給。從這種根本思想上着手，那「大歐羅巴」問題可在另一種方式中解決。人類所能作的最高尚事業，是在自己事業中可為普遍之代表。但願這句話能够實行！

中國地利問題

培格爾

此篇為美國農業部培格爾(O. C. Baker)君原著，提交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第二次大會公布的。由袁訪賚君譯為華文登載上海青年進步雜誌第一零百七號（十六年十一月出版），本文對於中國地利問題有精密的研究，極可供一般人的參考，故特轉錄於此。原文附有「中國人口及農田比較表」「中國主要產畝數統計表」「中國農業牲畜統計表」「中美兩國主要農產比較表」四表，以數字太繁不登，讀者若需參閱，即就該誌參考可也。　記者

我的足跡還沒有到過中國，但是在近兩三年中，對於遠東的農業狀況，與其土地的性質和效用，也曾稍稍加以研究。一則因為我們要預備編製一種世界農業地圖，所以對於東方諸國關於農業的各種統計不能不詳加搜集；二則因為二十世紀美國人口的增加，與中國在十八世紀時有同樣的速度，除非有別種足以影響人口的特別原因發生，中國的農業狀況誠足為美國未來二三世紀的經濟前途作一個借鏡。

在一七四九年，中國的人口約為一萬萬七千七百萬，比現在美國的人口約多六千萬。（見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國經濟月報中國歷代人口增進之調查）自一七四九至一七五九年，中國的人口增加一千七百萬，而美國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也有同樣的增加。在一七五九至一七七一這十三年中，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二千萬，至一七七五年又增五千餘萬。

這或者是因為那時中國的戶籍調查比前完備了，或者中國的版圖比前擴展了。自一七八〇年至一七九〇年，又增加二千四百萬。此後十年內則未見增進，但至一八二〇年，中國人口實際達到三萬萬五千萬，在三十年中，幾乎增加五千萬，與現在美國增加的速度相等。此後十五年（一八三五年）中國人口已達到四萬萬。至一八五〇年，則增至四萬萬二千九百萬，在十五年中，實際增加一千五百萬。一八五〇年以後，中國人口又趨於固定。據一九二三年郵局的統計（這種統計當然是最可靠的）中國本部及東三省共有人口四萬萬三千八百萬，比一八五〇年祇多一千五百萬；這一千五百萬的增加可說是全在東三省，或且東三省所增加的還不止此數。

總括的說起來，中國的人口，在舊時的經濟制度與生產方法之下，已經達到滿足的程度了。生計的競爭日形劇烈，馬爾塞斯人口論中

所列為人類的苦厄與罪惡的，如戰爭，饑饉，疾病等，在在足以限制人口於天然的與人力的生活泉源所能供給的範圍內而不能再加發展了。

我們雖然可把前途的希望，寄託於男子品性的提高與女子社會的和經濟的志趣之向上，而以為我們美國至少可以避免中國現在所已經遭逢的，以及世界各國除英法兩國外將要被光顧的命運。但為中國計，也使我們不能不注意中國的經濟現狀，尤其關於地利的開闢問題，並且研究假如施用近代的農藝和工業方法，能不能有所補救？我們對於中國農業前途的關念，不但在人道上和科學上是應該的，而且中國的農人如果能利用近代的農業方法，對於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也是極有關係的。

於此又當連帶聲明，我在這裏是以一個大學教員的資格來演講，既未將演說的稿子陳諸美國的農部而得其核准，美國農部對於我的演說，自不負有什麼責任。但是我可揣想，如果我向農部請求正式發言權，該部對於我的結論，大致可以贊同的。因為我曾當過一次大學教授，所以能將中國的耕地，農產，牲畜等圖表在這裏陳展。這些圖表是我在克勒克大學任教職時所編製的，內容是根據於一九二三年北京農商部所刊佈的「一九一八年農商業統計表」圖中各縣的佈置和着色，是本校地理科兩位學生 Mr. La Fleur and Mr. Foscue 的工作，又有兩位中國學生——鄭君和黃女士——擔任繙譯華文，又有一種氣候圖，是本校學生 Mr. Koppe and Mr. Banks 的工作。

中國的疆域

中國本部十八省的全面積約為九萬萬八千一百萬英畝，約當美國全境的一半而強。若加上滿洲（該地實際上為中俄日三國共同統治）則為十二萬萬一千四百萬英畝，約當美國三分之二。再加上蒙古和新疆——大半為荒漠之地——則為二十四萬萬四千一百萬英畝，比美國多三分之一了。照上面的說法，中華民國的疆域，中國本部和滿洲約居其半，蒙古和新疆也居其半。西藏在這裏不計算在內，因為中國對於西藏已沒有統治權了。

中國可耕種的土地

中國的地勢也與美國相仿，東南部多溫潤，西北部多乾燥，比美國西部諸省還燥。中國氣候的紀錄向來很少，西北諸省和蒙古幾乎完全沒有。但是從內地農業情形觀察，中國有饒足的雨量可資耕種的地方，可以估計到什之八九。粗略的說來，這種可耕種之地約為十三萬萬英畝約當中國全境之半而強（西藏不計）在美國，太乾燥至於無可耕種的地方，祇佔全面積四分之一，所以中國之地的不能耕種所佔的成數要比美國大一半。

中國的可耕種之地所佔的成數所以比美國少，是因為中國有喜馬拉耶山脈和別的山脈從西藏高原向東伸展，橫亙中國本部的一半。這些山脈把從印度洋和南海吹來的挾脊

水分的風[illegible]止了。在美國則密西西比河流域都是平原，能使墨西哥海峽吹來的富有水分的風，傳達於中部諸州，一直到加拿大。所以北美洲的中部，雨水的方向為自南而北，故終年暢調，而亞洲東南部則為自東南而西北，就未免偏枯了。

中國最燥之地如蒙古新疆一帶，既不適於耕種，則用為畜牧，其中以馬牛羊為大宗。這也與美國相同，但中國所有最乾燥的，連畜牧亦不適宜的土地也比美國為多，在美國這等地僅估十分之一。

中國雨水充足適於耕种之地，多在本部及滿洲，約佔全數百分之九。內蒙古的膏腴地約有六千四百萬英畝，或十萬方英里，這是最大的估計。新疆已開墾之地約有二百萬英畝。關於該省可耕之田究有若干，向無確實的調查，至多為二千四百萬英畝。由此看來，中國本部及滿洲以外，可耕種之地祇得一萬萬英畝，即當中國全部八分之一而弱。

以上是中國地理上對於農業的第一種限制，缺少水量。至於第二種的限制則是氣候。這一點中國比美國好些，因為中國地域和人口的中心點，都比美國為稍南，——美國約在北緯四十度，而中國則為三十度。因此中國境內雨量雖多，而氣候太冷的土地比美國稍少；大概總在山陵重疊地勢極高之處，所以雖有水量而溫度不够。這種地方，中國祇佔百分之五，而美國則估百分之九。從十三萬萬英畝有充足的水量的土地，減去五分之一，為十二萬萬三千五百萬英畝，這就是中國境內有充足的水量兼有適宜的溫度的土地。

第三種的制度是地質，或地上層。關於地質的調查，中國還沒有普及，但可以揣測中國的水量充足及次足之地，其先皆為森林所被，與美國情形相同，所以若從美國現在尚未開闢的叢林之地，其地面上磽瘠處所佔的成分，用以推測中國，當相去無幾。美國以前為叢林之地，共有七萬萬五千萬英畝，其中磽瘠之地不適於種植的約有三萬萬英畝，即百分之四。若以美國全國而計，則成分當少一倍，因為美國祇在東部多山之地及西部山脈薈萃處有森林，而中部諸州則係廣漠的原野，祇有草和小樹。中國本部既屬多山而氣候又較溼潤，其土壤的侵蝕比乾燥的地方為易，則推測中國不能耕種的地方，當比美國多一半。現在從全中國氣候上可耕種之地減去百分之四，則得七萬萬四千萬英畝，這就是中國境內氣候溫度和地質都適於耕種的地畝。

第四種的限制則為土質。這個對於農業的限制，沒有像溫度，水量和地層那樣厲害，因為溫度不足，很少補救的方法，至於水量的不足，祇在少數地方可以引渠灌溉，對於地層磽瘠，中國也有法子改變，即在山麓間堆土成圃。但這也很費力，至以人力制勝土質上的缺點，比其他種種限制，都要容易，因此在土質一方面究竟有幾分限制，殊難斷言，尤其是在人工低賤的而施用肥料方法已經很普及的中國。雖然，要補救各種地理上的缺點，究竟所費甚大，就是用肥料以改變土質，也需要相當的代價。譬如要在一個沙渚上闢成田畝，無論在中國

或在美國當然是得不償失的。現在假定中國的農夫在沙質的地面上從事稼作，與美國一樣煩難，那末所有七萬萬四千萬英畝的可耕地，尚須除去百分之五，餘下來的祇有七萬萬英畝了。

綜括的說一說，全中國（西藏除外）共有二十四萬萬英畝的土地，其中的一半因氣候太乾燥，沒有充足的水量，所以不適於耕種。餘下來的一半（百分之五三）因爲溫度不足而不適於種植的，亦佔百分之五。所餘的百分之四八，氣候雖然合宜，但在山陵嚴峻之間，地層磽瘠，不能從事農作的，要佔百分之四〇。還有百分之五是沙土。所以在中國的全部領土中，可耕種之地僅有百分之二九。在美國則爲百分之五一。

按上所述，中國可耕種之地與美國相較，要少百分之二八，即美國爲九萬萬七千五百萬英畝，而中國則爲七萬萬英畝。但是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百分之二八〇，所以中國每人所有可耕種的土地爲一·六英畝，而美國則爲八·三英畝。換句話說，美國一人所有的土地比中國一所有的多五倍。

已開墾的土地

根據現有可靠的統計而作精密的計核，全中國已開墾的土地約爲一萬萬八千萬英畝。這個數目是我根據中國農商部的一九一八年農商業統計表而編造中國各縣農田一覽後所得到的（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雖然也有統計，但比較的不完全，因爲這二年中國西南護法政府和北京脫離關係的緣故。）我於計算中國各縣農田的數目，與美國戶籍統計局從戶籍調查員的報告而計算農田數目的同一方法。中國農商部之刊佈該項統計，頗能力求審慎，凡有可疑之點，輒加一「？」的符號。我閱過了中國的統計冊後，覺得其翔實可靠的程度，當與我國農部對於南方諸州農田統計第一次的結果相等。凡田畝數目顯然不符的縣份爲數並不多，而我從中國郵局所發表的各縣人口統計與田畝表一加核對，其差誤至多爲百分之二五，在中國全部算起來，至多爲百分之一〇。

我把顯著的差誤稍加改正後，即得一九二六年中國年鑑所刊佈的數目，就是中國本部和滿洲之已開墾的土地爲一萬萬八千萬英畝。

一九一九年，美國有農產收穫的土地，共計三萬萬五千四百萬英畝，沒有收穫的約爲一千三百萬畝，耕而未下種者併之，所以該年美國已開墾的土地，共爲三萬萬八千萬英畝，比中國前一年多一倍有奇。平均起來，該年美國一人所有的農田爲三·六英畝，而中國則爲〇·四英畝。換言之，美國一人的農田比中國多九倍。

美國可耕種的土地，已經耕種的爲百分之三九，中國則僅爲百分之二六。依理而論，中國是數千年的古國，人口又極繁密；美國則剛逾開拓的時期，而人口問題又比任何國家來得輕鬆，爲什麼中國已開墾的土地比美國反要少呢？不知道的人總以是中國的尺土寸地皆

成隴畝，滿坑滿谷偏植嘉禾了。滿洲的次等膏腴地與內蒙古的半乾燥地人民必早已趨之若鶩了。何以到近二十四年方纔開始移殖呢？為什麼在附郭十里之內甚至在城市之中（如南京）還有蕪穢不治的荒地呢？這個矛盾的現象，我們先須加以研究。據我所見，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外乎兩種東西——機械和力。

美國農業所費的力

美國農業的發達，已堪與製造業和礦業相頡頏。溯其所以致此之由，在於善用力和機械。耕四十英畝的土地到六呎深，須運動泥土五萬噸，而一隻十二吋的犂往來運土所經過的總長為三百三十英里，假如每小時走二英里，則須一百六十五小時；以每日十小時計，即須十六日。這種工作如用手和足去做，所費的時間和勞力要多幾倍呢？恐怕一個人，甚至數個人，費全季的光陰還辦不了。

中國南部諸省的農業以米為大宗，而在一季內兼植他種穀實；這樣，一個農戶所能耕的土地平均為 $1\frac{2}{3}$ 英畝。北方諸省以麥為大宗，且在一季內得兩種收穫的祇有一小部分，所以農人所用的力也比較的為省，大約每戶能耕 $3\frac{1}{3}$ 英畝。就全中國平均起來（滿洲方面每一農戶所能耕的畝率更大）約為三、一英畝，這是一個農夫和他的兒子或一個長工用手工器具所能應付裕如的。在美國，每一農戶的生產能率為五十七英畝（此係包括南方的植棉而計）比中國多十八倍。這十八倍的生產能力是從利用機器和他種能力而來的。

據一九二四年的統計，美國農業所用的力，（其中馬和騾子所供給的佔五分之二，機器佔五分之三）共為五千二百三十萬四馬力，比製造業所用的力多百分之五八；但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家屬在內）比製造業的雇工少百分之一七。以每人計算，農業所用的力為 $6\frac{1}{4}$ 馬力，製造業則祇為 $3\frac{1}{4}$ 馬力。

但上面所說的農業和製造業所耗的力，並未將人的力量計算在內。在製造業方面，人的力量是不甚重要的——多數工廠的雇工僅以管理機器為務及從事組織的工作，需用體力很少。但在農業方面，雖有機械和牲畜，而人力仍是很重要，大約比用手足而不用機器的農人仍須三分之一。假定一個人的體力等於六分之一的馬力，那末上面所說五千二百三十萬馬力的機器和牲畜力仍須加上五十餘萬馬力的人工勞動，總共為五千三百萬馬力。假使美國的農人全要靠着自己的筋力來耕作，他們的生產能力還不及現在所有的百分之三。

中國農業所費的力

中國農業所用的力，最主要的為人，牛，馬三種。中國共有農戶六千萬，比美國幾乎多十倍。假定每戶有農業勞動者兩人（戶主和他的兒子或一個長工）再假定這一萬萬二千萬農業勞動者施展他們全身的筋力，那末一個人等於六分之一的馬力，一萬萬二千萬農人所耗的力，就等於二千萬馬力

再論牲畜的力：中國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兩年當中所有馬，驢，騾的平均數爲九百七十萬匹，牛的平均數（包括水牛）爲二千二百萬頭。這個統計，表明中國的馬，驢，騾，約當美國所有的五分之二，牛約當美國五分之三。假定這些馬，驢，騾，全是用於農業上的，（其實該項統計是包括全國所有之總數，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於運輸的，）再假定牛的力與馬相等（這當然有些浮算，）那末二千萬馬力的人工勞動，加上九百七十萬馬，驢，騾的力，與二千二百萬牛的力，中國全部農業所用的力共爲五千二百萬馬力。這是最大的估計。既實些說，這些馬，驢，騾至少有一半用於農業，牛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屬於農家的。這樣計算起來，中國農業所用的力至少爲三千六百萬馬力。

每畝和每人所費的力

從上面看來，中國可以用於耕種的力，約當美國百分之七〇至一〇〇。這有兩方面可以計算：（一）從田畝方面計算，即每畝用多少力；（二）從農人方面計算，即每人用多少力。把一萬萬八千萬英畝的耕地分以四千四百萬馬力（這四千四百萬馬力就是上文所述最大的和最小的估計之平均數）就是每四英畝用一匹馬力。在美國是每九英畝用一匹馬力。換言之，中國在農田上所用的力比美國多一倍。

實際上，中國所有的力的使用比美國還多，因爲中國用於耕種的力，十分之八是人工，幾乎全年不息的。美國所用的力大部分是馬驢騾和耕田機，（犁）這些力的使用都是限於季候的，沒有全年用。從這一點推測，中國每畝農田所用的力要比美國多四倍。

現在可以推算每一農戶所用的力。把六千二百萬農戶，分以四千四百萬馬力，平均每戶祇有3/4馬力，而在美國，每人爲八匹馬力，比中國多十倍。

從表面上看起來，中國的田地比美國少，而人工比美國賤，因爲中國每畝所費的力比美國多四倍，而美國一個農人所有的力比中國多十倍。然而中國可耕種之地和已耕種的相比，僅爲百分之二六，而美國則爲百分之三九。中國所有的力既和美國不相上下，爲什麼還有五萬萬二千萬英畝可耕種的土地（即五分之三）任其荒廢呢？

每人所用的力的限制對於農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農人所以把能力集中於最好的土地，一半是因爲他們所能利用的力，其性質與美國不全同，一半是因爲中國所用的農具都是手工器具，不是近代的機器。中國用於耕田的力人力要佔一半，而美國則人的勞力不過百分之三。凡不是十分腴沃的土地，若是專靠人的勞力去種作，所生產的還不夠一家的溫飽。一個農夫用耝耙和犁去耕瘠磽的土地，不能比耕肥田收穫來得多。就使他有一匹馬或一頭牛（中國農人置有馬匹的不過十分之一，有牛的也祇十分之三）也不過能耕三數英畝。現在中國有一大半農夫全靠自己的筋

力耕作，大約產米的田每戶約能耕二英畝，即每人約一英畝。產麥的田每戶約能耕四英畝，即每人約二英畝。（據美國農業勞動科的統計，用人工鏟土一英畝，需時約十五日。）這二英畝至四英畝的收穫往往須贍養五六個人。這五六個人每人每年的食量約為十至十四斛（Bushel）全家即須五十至八十斛。中國每英畝的產量平均不到十二斛。（次等田祇能生產八斛，美國這種田的產量和中國相等。）所以農人要養活一家，須種八英畝至十英畝的麥子，就是比現在中國每農戶所能種的多一倍。其在較豐腴的土地，農人要養活一家，須一年卜兩次種，或置備騾馬或牛，幫助些力，以便多種幾畝。

中國農業用的馬和騾子，多在北方產麥的區域，這些地方每畝的產量比南方產米區僅得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產量愈少的土地，愈需要別種的力來幫助，庶幾能多耕些。

中國南方已開墾的土地沒有北方那樣密，這一半是因為南方可耕種的土地比北方少，但亦是因為南方的牲畜不多，而種米的農人都有集中於膏腴土地的傾向。因為一個農人靠着自己的筋力來耕作，每人祇能耕兩三英畝，勢不能不選擇膏腴的土地最能生產的穀實——米。他既不能把耕種的地畝擴充，祇有設法增加產量。他把所有的泥土儘量的加以灌溉，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很值錢的。他把每株的禾苗加意地培養，因為這禾苗是很寶貴的。

所以我相信中國所有可耕種之地已經開墾的所以如此之少（祇四分之一）的主要原因，是在於農人所能使用的力太少，尤其是在耕耘的時候。

美國的農人所以能利用次等的土地，是因為他們有很大的力可使用於耕墾。現在中部大平原一帶的半乾燥土地已經次第開闢了。這等土地每畝的產量既少，不能不用最精利的機械去開墾，庶足以減省生產的成本。在甘薩斯州西部每一農戶所種的田平均為一百四十英畝。在華盛頓州東部，每戶能種二百英畝。雖然每英畝的生產只有七八斛麥子，但一農戶所生產的約有一千斛了。至若中國西北諸省半乾燥的土地，每一農戶用手和足所生產的祇有三五十斛的大麥或燕麥，還不够一家的溫飽了。

在水量不足的區域，無論種棉或種麥，都非借助於機器的能力不可。農夫用一具德士古刈機（Texas Panhandle）刈棉花，比用手摘取要快十幾倍，猶如用一具刈麥機割麥，比用鐮刀去做，速率相差正同。他們不值得用手去摘棉花，除非棉花的價格是非常之高。現在棉花和麥雖然價值很低，而大平原一帶棉田和麥田的墾殖仍舊日見增加，惟東部諸州多山的地方，棉麥的產量則日少，正是因為山地不適用新式的機器，而平原則可以自由運用，毫無妨礙的緣故。

中國農業改良的可能性

中國的可耕種而至今未開墾的土地有五萬萬英畝，和美國未開墾的土地相等，比中國已開墾的農田多二倍半，這是凡關心中國幸

福者所應注意的問題。我的意見，以為凡離開鐵路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尤其是西北諸省次溫潤與半乾燥的土地，都可利用新式機械去開墾，並用機械播種麥子，與我美國產麥區域一樣。至於用馬匹與用 Tractor 兩者究竟那一種有利，祇消辦幾處農業試驗場，費幾年的試驗，便不難知悉了；即根據現有的報告和著作，也可有一些把握。開墾荒僻的土地，所能雇用的人工并不很多，未必會引起「機械與而勞動失所」的恐慌，比不得在南方產米區域，或在北方已開墾的麥田，若一旦盡用機器，那當然要發生問題了。

我們祇看美國每年有麥輸入中國，有時亦把米售給中國，就可知道最膏腴的田土也可以用新式的機器耕種而獲益。但以中國農人集中的程度，倘然用新式機械來代替人工，必然要發生經濟上和社會上最嚴重的結果，這是不能不顧慮到的。除非城市的工業機關，已夠吸收鄉村間過賸的勞動，像現在美國一樣，中國若一旦把新式機械施用到農業，是無異絕幾千萬農夫的生路，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要發展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必先圖謀力的發展。要圖謀力的發展，又必須究研煤的來源。中國工業發展時所增加的煤的消費，經濟上是否宜於國內自行開採，抑須仰給於國外的輸入？抑無論國產的煤或外來的煤，都沒有迅速增加的可能，因而中國工業也沒有迅速發展的希望？我於這個問題沒有多大的研究，不能妄加臆測。

這個問題我想主席先生定能表示一點意見。從現在中國的情形而論，人口的增進倘使不因食糧的缺乏而受阻礙，那末農產的增進萬不能與之並駕齊驅。我們可用數分鐘時間，研究農產對於人口的關係。

農產和人口問題的關係

中國每畝所生產的米，表面上雖然比美國多百分之四〇，但是別種農業的產率則比美國低得多。我們從最可靠的統計，把中國的五種主要農產（米大麥蕎麥小米玉蜀黍）的產額，精確地換成英量而與美國一加比較，則中國五種農產每畝的產率平均實比美國低百分之二〇（見第四表。）中國可耕種的土地而現已開墾的，僅及美國三分之二，而且每畝的產量又比美國低百分之二〇，那末中國將來農產的增進，豈非有絕大的可能性，足以抵當人口的增加而有餘，而人民生活的提高也一定可以做到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將來的答案只恐怕是一個「否」字，除非中國工業品的增加，比農產的增加要快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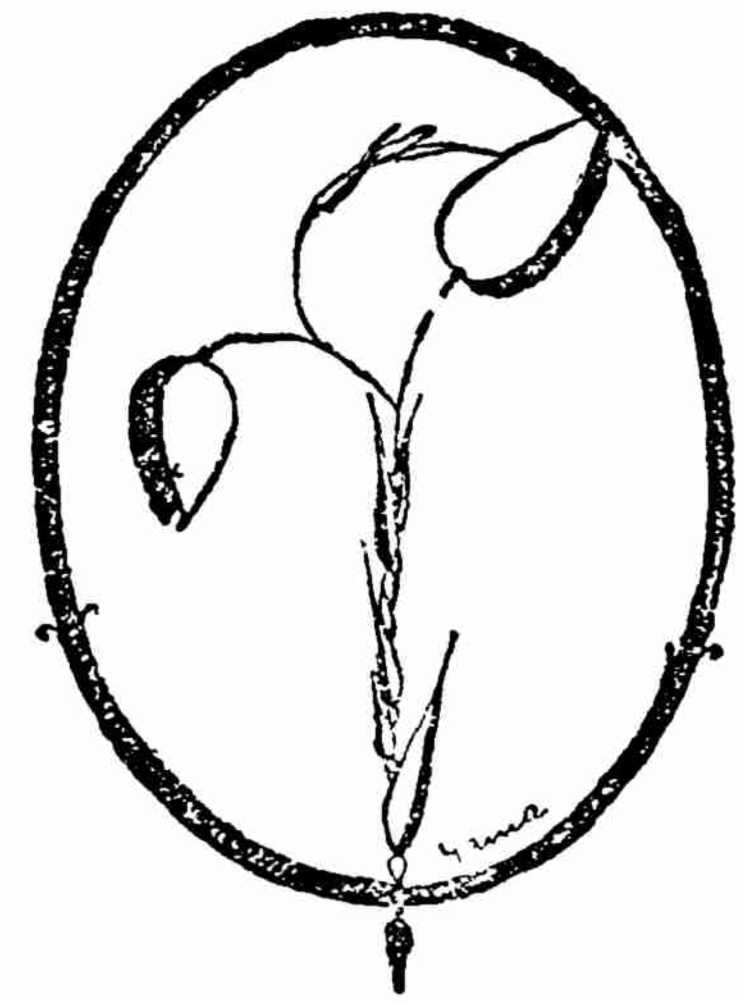
農產的增加，不能如工業製造品那樣快，因為農產是以土地為依據的，而良田則很有限制。而且土地常有移轉授受等事情，即其用以栽種，也須經過相當的預備，收穫又有一定的時期。美國農產增加最速的是在一八六九至一八八九這二十年當中。那時美國的農業剛纔發展到密西西比河上游一帶的草原，是世界上最廣大的沃野。這二十年中，美國的農產約增加一倍以外，即每年增加百分之四或五。嗣是以後，肥沃的土地既多已開闢了，農產的

增加就沒有以前那樣快。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年，約增加百分之一一。一九○九至一九一九年約增加百分之一三。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這五年中約增加百分之一五。平均起來，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九，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一，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三。這最後五年間，農產的增加速率，始超過於人口。（卽五年中農產的增加爲一四·八。而人口爲八·七，爲一九○○年以來所未有的。）這種特別的速度，原因在於歐戰，而結果則致最近幾年內農產的衰退。但是因爲有特別的原因，所以其升降也是暫時的現象。

上節所述美國農產的增加，若與工業製造品相比較，則又望塵莫及了。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年，工業品數量的增加爲百分之五九，這是根據最近戴多兩氏的統計（Day and Thomas: Index Table from Census Return）。自一九○九至一九一九年，僅增加百分之三六，但至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這四年當中，則增加百分之二二，而實際上這個增加又全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三的兩年。換言之，工業品每年的增加自百分之三·五至一一，平均起來，比農產的增加要多四倍。

若以全人口爲比例以計算農產和工業品的增減，則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年，農業的生產，每人減百分之八，一九○九年以後，也是有減無增，而工業品則自一八九九年到現在，每人幾增多一倍。以所美國人民生活逐漸提高的原因，與其說是農業的發展，毋寧說是工業品的增加。

以美國科學的進步，農業教育的發達，與社會提倡農業的盡力，而農產的增進，在過去半世紀中尚且抵不過人口的增加，那末假使不因貧病的緣故妨礙人口的蕃殖，我們又怎能希望中國農產的增加會比人口的增加來得快呢？所以要謀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和幸福，祇有竭力提倡工業，務使工業的生產比人口的增殖還快。如果各城市的工業機關逐漸增多，能夠吸引鄉村的農工到工廠來作工，使鄉村的居民日漸稀疏，然後方可以進而提倡農業的革新，到那時中國的問題便不決而自決了。至於中國對於新工業的發展有怎樣一種可能性，那是非在下所深知，不敢妄參末議。但我相信在座諸君定有幾位對於這個問題有些研究，很可發表一點意見。



新創化論

張東蓀

「創化論」是我對於法國大哲學家柏格森的大著 L'Evolution creatrice 的譯語。亦有人譯作「創造的進化」其實作一個名辭來用,似乎「創造的進化」來得好些,而用作書名則「創化論」較爲簡明。現在英美哲學界受了柏格森的影響另發明了一種創造的進化論。其學說雖亦爲一種創造的進化,而與柏格森不同。於是我爲便利計姑名之爲「新創化論。」

新創化論與柏格森的創化論不同:柏格森的創化論可以就拿他的那本書爲代表;而新創化論則是一種思潮,雖可求得一本代表的著作,然究嫌不够。我所謂的代表著作是甚麼呢?自然可以說是英國大生物學家穆耿(Conwy Lloyd Morgan) 的 Emergent Evolution 了。柏格森的書在西曆一九〇七年出版;而此書則爲一九二三年出版。所謂新舊或許就是這個時間先後上的區別;至於眞理却無新舊可言。

按英字 emergent 與英字 creative 在字面上雖很不同,而其實所涵義旨却無大差。所以 creative evolution 直譯爲創造的進化;emergent evolution 則直譯爲突出的進化。其實所謂突出不啻就是「創」。因此我亦把他名爲創化論。至於 evolution 一字國內研究生物學的人們往往不喜譯作「進化」而改譯爲「演化;」但我則以爲倘演化所趨眞是由簡而到繁,其間縱有少數倒退現象,而就其大勢從此種生命歷程影響於宇宙全體來看,要不得不算是前進。既是前進則譯作進化似較譯作演化多些涵義。所以我仍襲用「進化」就是爲此。

新創化論我雖以穆耿爲代表,然其實却有許多哲學家共同主持其說。正可以說是最近哲學上——尤其是宇宙論上——一個大潮流。以我所知同時發明此說的有:

穆耿 除上述一書以外尚有:

Life, Mind, and Spirit 1925

A Philosophy of Evolution (in Muirhead's Contemporary

British Philosophy Vol. I.) 1924

Biology (in Evolution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1925

亞歷桑逗(S. Alexander)　其箸述有：

Space, Time, and Deity, 2 vols. 1920

Spinoza and Time 1921

斯墨次(J. C. Smuts)

Holism and Evolution 1926

（按此書已由我譯爲漢文，曾分期登入北京尚志學會所辦之哲學評論雜誌，由北京樸社發行。）

康節(G. P. Conger)

A Hypothesis of Epitomization (Appendix B in ACourse in Philosophy)

薄丁(J. E. Boodin)

Cosmic Evolution 1925

山勒斯(R W. Sellars)

Evolutionary Naturalism 1922

以上所列以單行本書籍爲限，至於雜誌上的論文則不知凡幾了。惟所舉六家(即六人)，其說皆互不相同，只是在大體上同一趨向而已。許多哲學家雖共有此趨向，而於細端却又各有所側重。今爲敍述便利計，暫側重於穆耿與亞歷桑逗兩個人。

關於亞歷桑逗的學說，我久想介紹於國人。三年以前，本雜誌上曾載有拙作新實在論的研究上篇，當時本擬續作中篇。上篇所述是伯洛德的感相論；中篇則擬述亞歷桑逗的空時論。不幸牽於他事，迄今未曾繼續。現在回看舊作，覺得上篇專論伯洛德的學說亦可自成一篇，只須取消「上篇」兩個字就完了。所以決計不再作中篇，而對於亞歷桑逗的偉大系統終想略略介紹，於是便擬兼述於本篇中，藉以稍補我愆期之過。因爲穆耿的主張實是受了亞歷桑逗的影響。

述此新創化論必須拿創化論來對照比較；而述創化論又必須拿普通的進化論來對照比較，方易明白。換言之，即要明白穆耿一派的創造進化論必須拿柏格森一派的創造進化論來對照比較；而要明白柏格森一派的創造進化論又必須拿達爾文或斯賓塞一派的生物學上進化論來對照比較。但尚須有一言以爲聲明：即生物學的進化論與哲學的進化論雖有關係而却非一物。且從其發生的先後來講，哲學的進化論反在生物學的進化論以前。希臘的亞那席孟德 (Anaximander) 亞那席曼尼（Anaximenes）黑拉克萊陀 (Heracleitus) 魯克萊第斯（Lucretius) 以迄亞里斯多德無不是把宇宙認作爲一個大的迭進的歷程。可見哲學的進化論是發源於希臘。不過後來耶穌教大盛，把這種物種順次自生說乃改爲物種各別爲神所造說。至於生物學的進化論所以出現原是由家畜豢養與植物種植以及古生物的發見得着

無數的實例證明物種自變說是眞理。乃是對於神造說施以反抗。雖亦可以說是一種復興(renaissance)，然其來源却不盡同。以前的進化思想是　種宇宙觀，大半由於推想，所以是哲學的——尤其是宇宙論的。而以後的進化思想是無數的事實，所以是科學的。至於綜合這些事實以造成一個系統的宇宙觀，這是哲學家的事，而生物學的進化論初無成見於此。所以進化論在生物學上與在哲學上依然是兩件事。亦可以說生物學的進化論對於各派進化論的哲學是嚴守中立的。生物學的進化論非本篇所論，本篇所要討論的是由進化論而建立的哲學——即進化哲學。

須知自從生物學上發出進化論以後，取來作哲學系統的第一當推斯賓塞(H. Spencer)。其次便要算費斯開(J Fiske)了。詳述他們的學說亦非本篇所許，而況斯賓塞的主張已早有人介紹過了。不過要明白柏格森的進化哲學與穆耿的進化哲學却不能不略述斯賓塞的進化哲學，以資比較而愈顯明。

斯賓塞的主張不外乎如此：我們對於宇宙有可以知的，亦有不可以知的，例如物質的內性究竟是甚麼與動力的本質究竟是甚麼，這些都是不能知道的，他因名曰不可知界；至於可知的就是物質的排列與動力的向背，因爲這些都是現象，他名曰可知界。他以爲本體是不可知的，我們只能知道現象；不過於現象界有可確實知道的就是現象間所通行的法則。他名此爲「進化的法則。」在他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一書上論列很詳(自第十二章以下各章。)他所謂本體就是物質與動力我們雖不能知道物質與動力究竟是甚麼，然我們却可以證明物質是不滅的與動力是不消的。所以他的前提是肯定物與力的不滅。物與力雖是不滅然却常常變化不居其變化又不是胡亂的，其間實有一定的法則可尋。這種法則就是所謂進化的法則。斯賓塞的進化哲學即建立其基礎於此。

於是讓我們一問所謂進化的法則是甚麼。斯賓塞有很明切的答覆。他以爲進化就是物質的凝聚與動力的消散。何謂物質的凝聚呢？以實例言之，如由星霧進化爲星辰，便是由散漫而到凝聚，由混雜而到結構。又如生物的原形質，本來只是渾淪的，後來漸漸發生心核，遂一變而有構造。再如有機體，本來是簡單的，後來漸變爲複雜。總之，這都不外是物質與動力的聚散。不過須知這種聚散不是一次既成以後即可維持永久的。且反之，外來的動力乃使其不得不變化。但變化以後又復凝聚，這便是聚而復散，散而復聚；成而復毁，毁而復成。不過第二次的聚與成却異於第一次的聚與成：就是第二次較第一次爲較精微與較顯著。這便是由渾而到分，由細而到著，由粗而到精，由隱而到顯。斯賓塞的進化法則不外如此。

果眞進化法則不外是物力的反復凝散，則何有於創新！所以柏格森不滿意，他有一段批評的話：

「他的學說雖名爲進化論，雖宣稱在逆探萬有變化的塗徑，而其

實，所從事的既非變化又非進化。

今對於此種哲學不必深究但可簡評之曰斯賓塞的方法不外把進化既成的屑片來重新構成「進化」其物而已。譬如繪一幅畫於一張硬紙上，把這張硬紙剪成許多小塊，然我們把這些小塊拼合起來仍可成這一幅畫。兒童玩弄拼畫的玩具時自以為是他所造。實則繪畫與拼畫迥乎不同。故你以為拼合最簡單的便可推知最複雜的，殊不知此法不論對於最簡單的抑最複雜的都不能逆探其根源，因為把已進化的與已進化的互相拼湊起來決不能表明「進化」其自身。」（英譯創化論三六四頁，此書我已譯了，惜其為文體，故現特改為語體，以求本篇體裁一致。）

柏格森的意思很明白：他以為一幅畫圖，固然可以拆開來，成為許多的一筆一劃，但是拿了這些筆劃再拼湊起來決不能說這個就是畫圖，因為必須還有些駕乎這些以上的。（駕乎以上的以英文來說就是something more）。所以柏格森以為這樣屑片的反復聚散與屢次成毀實不足以言進化，換言之，可以說只是變遷並無進化。因此他主張不講進化則已，要講進化必須着眼於創新。換言之必須有些新東西從舊東西裏不期然而然生出來。所謂創新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必有些新的；二是必須創出來。柏格森遂拿放花砲來作比喻。花砲的散放是由於一衝。其衝出來的情形是不可預測的。亦可以說，初無預定目的，而只是由後向前一衝。在這個一衝中便有些新奇出來。這個就是所謂進化。所以柏格森的進化論，其精神全注重在創新。既是創新便是不可預測。他以為若是沒有新的創出來便不足以言進化，因此他名斯賓塞的學說為「偽進化論」。

就著者的眼光來看，柏格森的這種主張是不錯的。苟進化而只是物質與動力的散而復聚聚而復散與成而復毀毀而復成，縱其間有精粗微著的等差，然這種情形，嚴格來講，只能說是變化而不能說是進化。所以真的進化必須於原有質力以外而另有所增。這個所增就是創新。柏格森的進化哲學所以比斯賓塞的進化哲學來得高明，就是在此。

斯賓塞與柏格森尚有許多精義，本篇既非專論此兩家學說自不能不一例割愛了。本篇主旨在說明新創化論，則上述雖僅寥寥數語然亦足以資比較。就是我們從上述的兩段既知道柏格森與斯賓塞的不同，便可進而一述穆耿與柏格森斯賓塞的不同。

原來斯賓塞的研究出發點是當時的物理學。當時的物理學尚不知道空間與時間是凝合在一起的，而只知道物質無論如何總是極微的粒子，這些粒子可以湊合。所以他總是以散漫的質粒為宇宙的底本。他的精神可算是自然主義，亦極鄰近於唯物論。而柏格森的研究出發點是心理學。他研究心理而知道心理決不是感覺記憶情緒與意志的拼集；於是他便發見一條原則即所謂「滲透」，就是說在一個全體中的無論那一部分都是和其餘的部分互相滲透，不是拼湊上去的。他把這個原則用於進化全體，用於宇宙萬物。他以為宇宙間沒有一件東西不

是與其他的東西相關聯相滲透。至於我們看去好像是散沙一樣，這原是由於我們的理智的作用，並非其物的真際。他名此種理智作用為理智的活動影戲性。他既發見這個滲透原則，當然知道進化不是漫然湊集無數已進化的屑片而成，乃是一個無始常新的衝流，常有所創，不可預計。所以柏格森的精神可說是浪漫主義，而極隣近於唯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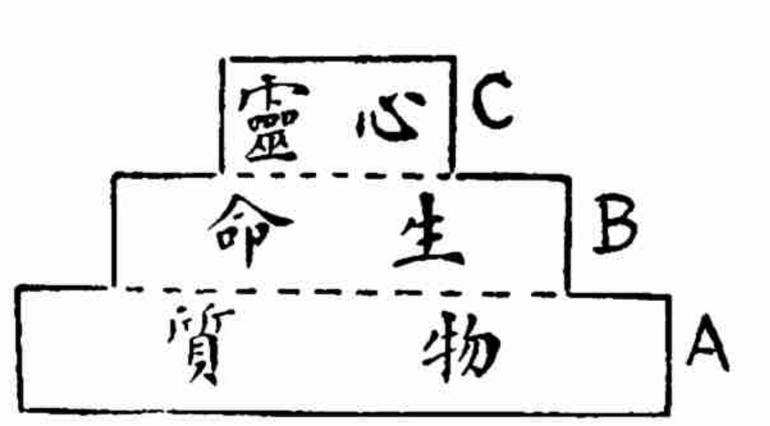
新創化論的研究出發點則稍異於他們兩家，大概是以化學為出發點，而以生物學輔之。因為在化學上我們有常看見的現象。如輕氣（即氫）與養氣（即氧）合化為水。水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他的性質絲毫不與輕養相同。所以我們不能說水只是輕養合成的，因為水所有的性質完全在輕養所有的性質以外。水的性質既是一種新性質，則水可名之曰「創出品」（emergent）或「突創品」。所謂突創乃是說甲乙兩物合而創出另一個丙物。這個丙物並非甲乙之和。若是甲乙兩物的混合，則我們名曰「混和品」（mixture）或「化和品」（compound）——但化學上即稱創出品為化和品。至於所以為創出品，其要點在甲物與乙物相合而成丙物時，丙物的性質並不是甲物的性質加乙物的性質（可表示之為甲＋乙≠丙）乃是甲物與乙物所有的性質以外而有所增（可表示之為甲＋乙＋X＝丙）。而且這個所增並不是甚麼具體的要素，乃只是由於甲乙兩物相合時的特別結構或配置而產生出來的。因為這種結構有特別的，所以才會產生出來新性質。近代化學所以專注重在元素原子間的互相配列的樣式，有時元素相同，原子數亦相同，而只配列的部位不同，便截然成為兩種東西。化學上有這樣現象。生物學上亦有之。生物的各種官器雖都由細胞來組成，然只由細胞拼合的結構不同遂生出各種機關。且一個生物是由各種機體合成，而此生物的性質則迥異於其內各機體的性質。許多細胞的拼成一個機體與許多機體的組成一個生物都與輕養兩氣的化成水一樣。穆耿等看見這個現象，遂十二分重視之。他便拿來定為一個原則，用以說明一切物的來源。他以為電子的組成原子，是與輕養化成水一樣；原子的組成分子亦然；分子的組成物質乃至於細胞的組成亦莫不然；甚至於生命的出於物質與心靈的出於生命都是這樣創生出來的。

所以穆耿與亞歷桑汜一流的思想是以為斯賓塞主張進化必有「底子」（即底本）其說是可取的；而柏格森主張進化必是於原有的以外實有所增，此所增即是創新，其說更是可取的。但他們却覺得若照斯賓塞的意思，則只有原有的材料，不過是重新配置一下，縱使配置有精粗的分區，而嚴格說來，這樣安足稱為進化呢！所以斯賓塞為柏格森所譏，這乃是當然的；我們所以必須改正其說。然而若照柏格森的意思，進化只是常自創新不息，其創新是不可預知的，則進化豈不變為完全不可捉摸了麼？既是不可預計則便是對於未來絕對不能有所知。既不能有所知，則又何以能說其是進或是創呢？豈非即進化與否及創新與否亦同在未可知之列麼？既不知其為進化與否，則又何以能成為一種進

化哲學呢？所以柏格森的主張，僅就其不可預計一點而言，若推到極限，勢必達到絕智絕言的境界，完全變爲一種不可知論，而反把進化的原理自己毀壞了。柏格森既誹薄斯賓塞以爲其進化論是僞進化論，而其實柏格森亦有自家破壞的危險，恐怕亦不能算眞進化論罷。可見柏格森的學說亦有修正的必要。穆耿等見到這一點遂創立他們的新創化論。據著者的眼光看來，這種突創的進化論是位於斯賓塞與柏格森之中間：七分近柏格森，而三分近斯賓塞。亦可以說是調和兩家的學說而又新闢一條路。

穆耿一流的突創的進化論其所以爲調和斯賓塞與柏格森，就在我於上文所說，一方面承認柏格森所主張的創新，而他方面承認斯賓塞所主張的底本。不過穆耿以爲所謂底本（卽底子）不是像斯賓塞那樣只限於占有空間的質點與發爲運動的勢力，所有進化上的各階都是以這些爲底本而乃是進化的各階各有其底子，如穆耿大略分進化爲若干層階，物質是第一層階，生命是第二層階，心靈是第三層階等等，而在物質的層階時自然以質點爲底子；但在生命的層階則以有組織的物質所謂有機化合物（卽有機物）爲底子，初不以質點爲底子；至於在心靈的層階更以生命爲底子。這種議論就是把主張全宇宙由一種原料而成的學說打破了：以爲原料與結構是次第推進的，不是既成而固定的且穆耿一派的意思以爲所謂創新不是像柏格森那樣漫無制限與不可預知，乃是有限的，因爲進化的層階使然：在這個層階內雖不能由這個層階內每個要素的性質而推知其上一層階的性質而由這個層階突出至那個層階却是限定的，不是隨便的。要明白這兩層意思非先說明穆耿所主張的「層階」（卽進化的層次或階級）不可。穆耿的層階比亞歷桑逗的層階爲少但這些層階却非以圖式表示之不能明白。茲先將穆耿的層階以圖式表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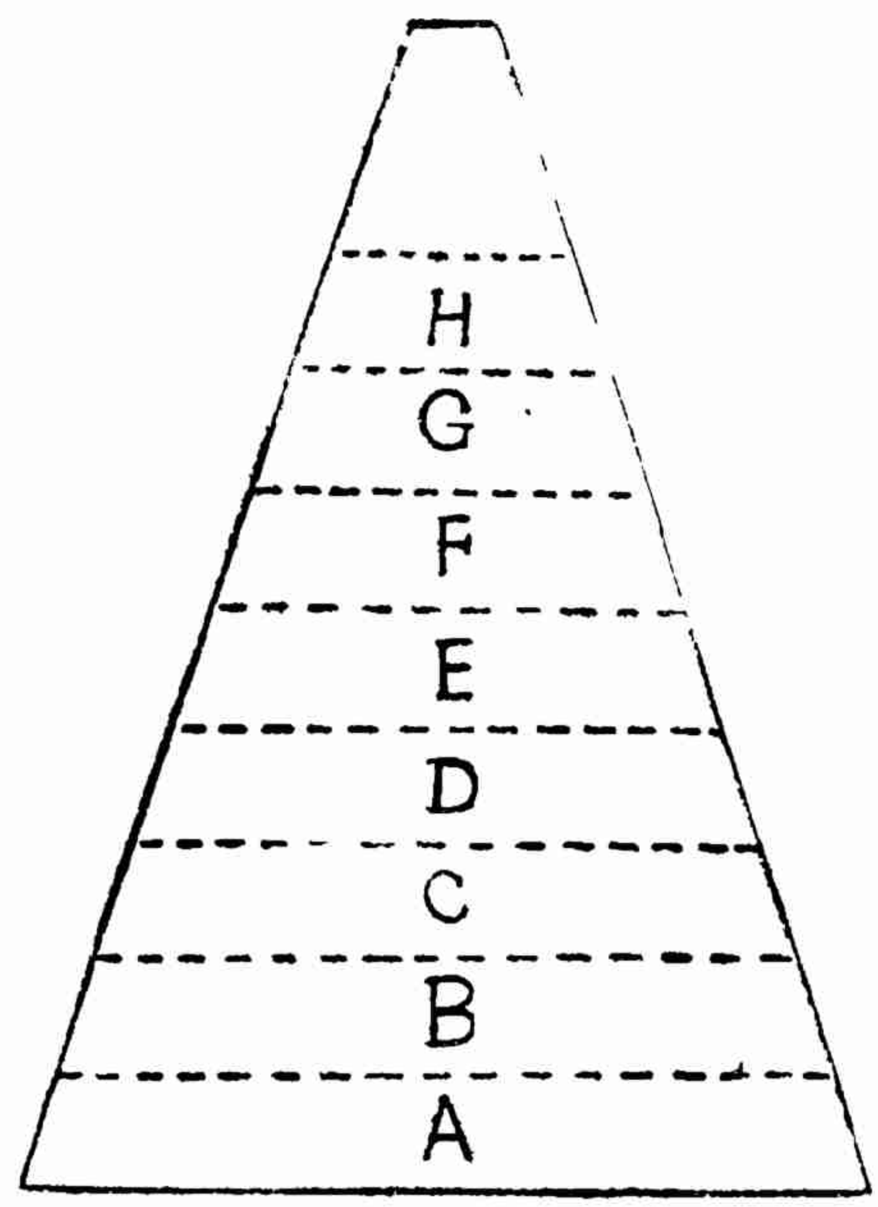
第一圖



從此圖上看，便知道這個進化的層階。A是一個層階，或許是最低的一個層階；B是高於A的另一層階；C又是高於B的另一層階。這些層階的總體，卽由A以到C，便是所謂進化。不過須知這只是表示其大概而已，並不是說進化的全程只有這樣的三級。所以亞歷桑逗不作這樣的階表，而另有其層序如下：

在A層，據亞歷桑逗的主張，是最底的一層此層他說是「空——時」（卽空間與時間的合一體）。這個空——時，其實就是「純動」。其詳容另講。由這個最底一層生出B層，而這個B層他說就是物質的初性（所謂初性就是所謂「礙」「形」「動」等。）再由這一層又生出C層，而這個C層他說就是物質的次性（所謂次性就是色，香，味等。）再由此又生出D層，這層他說是有機體（卽有機化合物）。這些有機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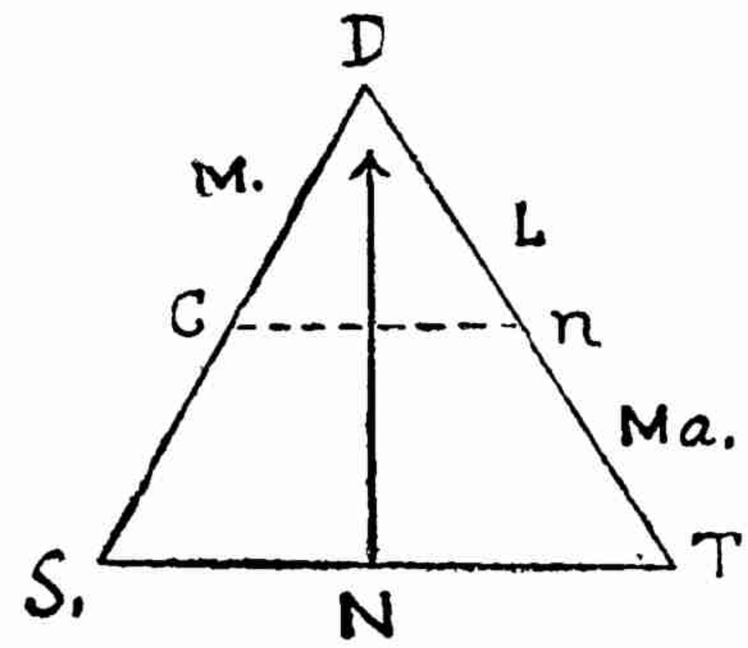


物中最發達的如膠質，具有一種吸引作用，頗與生物相似，但並無生命。所以由D層再上一層便是F層他說乃是生命（即生物。）但生物中如植物大半是只有生命而無心意與知覺。可見心靈與生命還是兩層。於是由E層的生命而再生出來一層，即F層，他說這是心靈。由這個F層又出來一層即G層，這一層他說是所謂第三性。何謂第三性？就是所謂眞僞，美醜，正邪，是非，善惡等，一言以蔽之，總名爲「價值。」形礙是第一性（即初性）；色香是第二性（即次性）；美惡是第三性。這個G層就是價值。再上一層即H層，亞歷桑逗的層階到H層爲止；他名此爲最高層。這個H層是甚麼？他說這個層是「神性」(Deity)。這個所謂神性正猶第三性等亦是一種經驗上的性質。但須知亞歷桑逗所謂神性不過是一個空的名詞。因爲我們到了心靈的那一層階決不會就此終止而不再更生出一層來。並且因爲由物質的層階生出生命的層階，由生命的層階進到心靈的層階，既然都是層層相生，則我們到了心靈的層階當然可以推想必定另有更高的層階突生出來。所謂神性就是這種推想。又因爲層層相生並無中斷，所以以爲每到一層必有更高一層。他因爲這種緣故遂不把「神性」一辭爲H層的專名，而反定爲層層推升的普通名詞。例如在物質的一層即可名其上的生命層爲神性；在生命層又可名其上一層的心靈爲神性。其實由著者看來，神性就變了其高一層的「性質」的意思了。至於H層以上是否再有一層，依上述而推之，當然不能說沒有。其所以說H層是最高層並不是說已達頂點，乃是說我們人類已進化到G層，所以把H層認爲最高了。

以上所說是穆耿與亞歷桑逗兩人的進化層階表，初看起來，自然是穆耿的圖式粗疏而亞歷桑逗的圖表精細。其實穆耿却另外有解釋。他說所分爲物質生命與心靈三大層，不過自其大的與粗的而言，實則每一大層皆有許多小層或副層。例如物質一大層中最初一層是電子；再上一層是原子；更上一層是分子；再上便是結晶體與有機物等許多層。至於細胞與有機體更是物質大層中最高的一二層（因爲已漸近於生命了。）不僅物質一大層爲然，生命亦然；即心靈莫不如此。在心靈一大層中最初一層是感覺；再上便是知覺；更上則是智慧（即理智。）所以穆耿的層階表式不下於亞歷桑逗的。但以上所列兩圖都是著者根

據他們的所說而自撰的亞歷桑逗自已沒有畫表，穆耿却有一個大勢圖，茲抄錄如下：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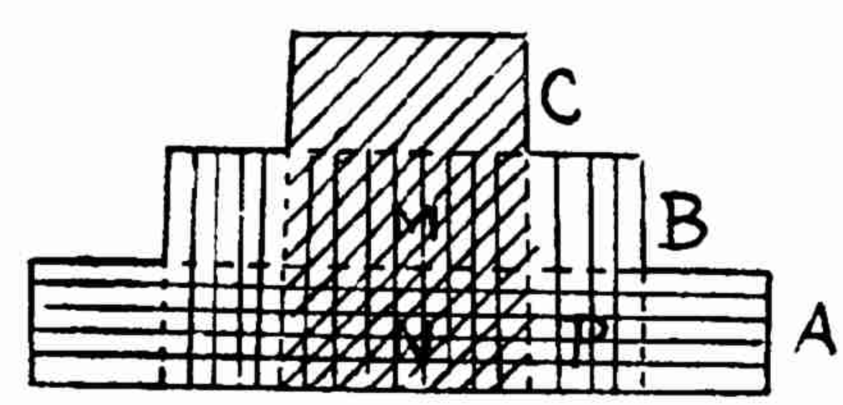


此圖在穆耿名爲塔形圖。圖中S T.是塔底，就是亞歷桑逗的「空——時」（因爲英字S與T就是Space與Time的簡寫。）照亞歷桑逗的主張，這個「空——時」是一切的根底。由這個根底而上則是物質，物質內自然尚有電子原子分子結晶體有機體等層階。由物質而上便是生命。由生命而上則是心靈。圖中的M是Mind（心靈）的縮寫；L是Life（生命）的縮寫；Ma是Matter（物質）的縮寫。至於D則是亞歷桑逗所謂「神性」而N乃是亞歷桑逗所謂的Nisus。此字即「向前衝進」的意思，所以拿矢形來表示即表示由塔底向塔尖奮進。至於中間所以用點形的虛線就是意在表示並非間隔。換言之，即前一層與後一層（即上一層與下一層）並非各自散立的兩層。關於這一點的說明，穆耿有一個重要名詞，就是「內包」(Involution)。甚麽是內包？著者非替他畫一個圖不能明白。

在此圖中A層以橫線表示其特性；B層以直線表示其特性；C層以

斜線表示其特性。如只有A B兩層，則B層斷不能與A層分開，其中必有P即以橫線與直線交互表示的。這就是說B內包着A。如是A B C三層，則其中不僅必須有M，即以斜線與直線交互表示的，而且必須有N，即以斜線直線與橫線三種交互表示的。這就是說C不僅包有B且兼包有A。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從塔底到塔尖雖是一層一層，而却沒有一層不是直連其底。所以穆耿說在C層的心靈絕對不會不包有B層的生命，並且亦絕對不會不包有A層的物質。這便是「未有心靈而不有生命者；未有生命而不有物質者。」

第四圖



這種主張或許有人誤會是與舊式唯物論相類。從A層的物質生出生命來正好像泌尿器產出小便一樣。穆耿爲避免這種誤解起見又立一個新的意思，並且是十分重要。這個意思他有一個名詞曰「從屬」(Dependence)。須知舊式的唯物論亦講從屬：他們以爲生命若是既從物質裏生出來，則生命必是依靠於物質。依靠於物質亦就是從屬於物質。換言之，即服從於物質。而穆耿的意思與此可謂正相反。他以爲由A層生出B層，B層固是包有A層而A層却反從屬於B層。換言之，生命從物質而創生，然物質既在生命層下却反服從於生命。因爲在生命

層下的物質與不在生命層下的物質逈乎不同：而其不同點就由於這個生命支配於其上所以第四圖的PMN都有些表示這個意思：如P是方格子的，就是直線的生命支配了橫線的物質M與N亦然。總之，在B層下的A層，異乎不在B層下的A層，乃是另有一種特別結構的。懷特海（A. N. Whitehead）說，例如細胞在有心靈的動物體內，因爲心靈的影響，其細胞的作用都須依着這個動物的全體格局而有所變化。卽一個電子在生物體亦迥乎與在生物體外的電子不同，因爲這個電子的活動必須依着生物全體的格局。電子在生物體內的與在生物體外的雖都是一樣運行，然在生物體的却必須依着生物體的性質而運行，換言之，卽必須合乎生物體的格局，這個格局卽又包括心靈在內。懷特海的話很足以爲這種「從屬」的舉例。本來懷特海亦可以列入於這種新創化論者中，其詳容他日再論。至於穆耿自己的舉例更爲顯明。他說我們拿心靈一大層中的諸小層來說最爲明顯。心靈中最著的各副層可以說A感官的印象，B具體的知覺，C推究的思考。固然是沒有知覺而不包有感覺；沒有思想而不包有知覺兼感覺；但知覺而既有思想臨其上，則知覺的作用必是完全受了思想的率導；感覺而既有知覺臨其上，則感覺亦必全爲知覺所左右。所以知覺雖與思想同存在，感覺雖與知覺同存在，然其作用却因此而有變化了。穆耿的這個主張非常重要：其要點卽在正與唯物論相反。唯物論是以低的而支配高的，穆耿的主張是以高的而左右低的。唯物論以高的必須受支配於低的，所以認高的爲虛幻，爲無用，爲不實，而穆耿一派則以高的既能左右低的，則高的必是有效的與實在的，不能僅是幻影。於是穆耿更有一個名詞就是「實效」(effective) 何謂實效？他的意思是說譬如以心靈一層爲例而假定只有知覺並無思想，則知覺爲思想所率導的現象決不會有，於是可見知覺層於有思想在其上和無思想在其上乃大有不同，而這個不同的所在卽證明思想（卽知覺的上一層）是有實效的，不是虛浮的。這不過是舉一個例而已，至於一切上層和下層的相關都是如此。這個意思却須十分重視，因爲從此不但便導入了唯心論，並且折入到十分堅强有力的唯心論，折入到偉大無止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

從這一點來講，可以說是新創化論中最精巧的一點。他們拿此來解決身心問題（卽心物問題）。美國的巴特里克 (G. T. W. Patrick) 是贊成此說之一人，在其近著哲學引論上說：

「心與身不是交相作用，如交互論與兩元論所主持。心不是原子的機械性活動之一種，如唯物論所主持。身不是心的一種表現，如唯心論所主持。身與心不是並行的，如並行論所主持。亦不是一個實體的兩方面，如一體兩面論所主持。……心乃是一種爲身所造出的東西，換言之，爲自然所造出而借手於身的。如你想畫爲一圖，必以梯形較並行線爲宜。當自然造成分子時，原子便不復爲唯一的實在，根本的重要了。然當自然造出細胞時，而分子亦復失其重要與實在。且當有機體造出時，細胞又失其重要與實在。所以當

心靈造成時則身體又必失勢了。心靈是一個新的實在，新得着的，造出來的，新贏取的，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乃是身體的「方式」。我們若對於此種心身相關的新說必須有一名稱，則當名之曰突創說（emergent theory 或譯層創說）」

身心問題本來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諸說各有其長處，而又各有其短處。而此層創論却能採擇各說的所長而拋棄其所短。如主張心是從身出來，沒有身斷不會有心，這種主張本是唯物論所主持的，副現象論所倡道的，現在層創論却取了來稍微改換些意義。又如主張心是有實效的，不是好像燈的光與笛的聲，只有燈能左右光，笛能操縱聲，而光決不能影響燈，聲決不能變化笛，這種是謂片面的相關，就是說只有身能左右心而心絕不能支配身，然而交互論則反之，以為心亦可以左右身，可見層創論於此又取交互論的長處而稍改換些意義。至於心不能吸收身，身亦不能包括心，乃是各自散在的兩元，這亦是兩元論的舊調，而層創論取來改換其精神，便覺其不妥處為之減少。再如由心能支配身一點而擴充之，不僅有心的生物須以心為主宰，物質反降為次要，並且在宇宙全程中亦是精神的作用愈進愈大，愈高愈偉，這一點豈不是把唯心論的長處完全吸收了進去了麽？總之，層創論對於身心相關的問題用心物問題來解決，實具匠心，頗為精巧。一方面把唯心論的長處盡量收納而無餘剩，或許更比唯心論來得優越亦未可知；而他方面却始終不將唯物論的長處割愛，這便是我所謂的匠心所在了！即比較側重於自然主義，不主張自然背後尚有一個超越動力的山勒斯亦大聲疾呼「心識的實效」（efficacy of consciousness）。就是說心在自然界不是如竿的影與燈的光，乃是確能支配他物的一件實在東西。所以從這一點看來，層創論雖把其根底插在唯物論的物質上而其尖峯則直透出到唯心論的心靈以上。真可謂巧於調和心物了。須知唯物論是上統的：電子組成原子，原子只受電子的支配而不能左右電子；原子組成分子，分子只受原子支配而不能左右原子；分子組成細胞，細胞只為分子所左右而不能支配分子；細胞組成機體，機體只為細胞所左右而不能統御細胞；機體組成心靈，心靈只為機體所支配而不能牽導機體。而層創論則正與相反，是下御的：機體生出心靈以後而機體反為心靈所支配；細胞生出機體以後而細胞反為機體所左右；分子組成細胞以後，而分子反為細胞所擺布；原子組成分子以後而原子反必服從分子；電子組成原子以後而電子反為原子所影響。這樣層層迭進而又層層宰治，所以其結果便與唯物論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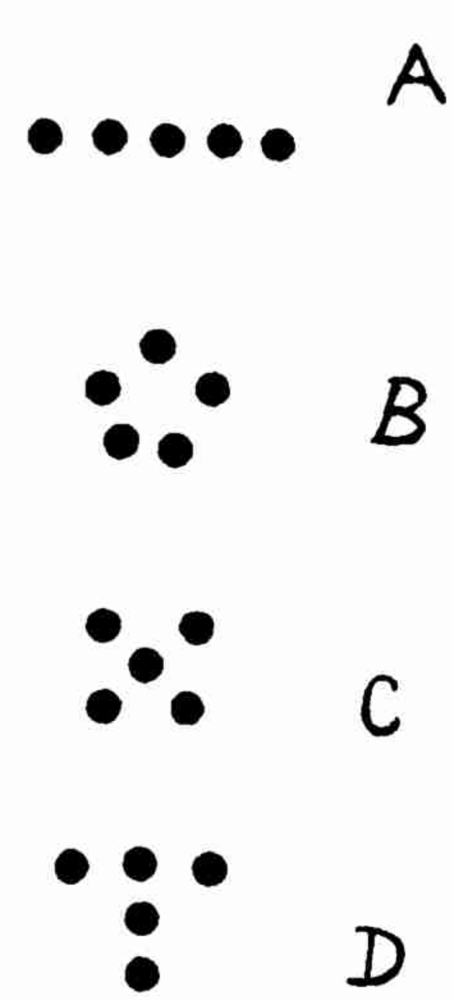
然而照這樣說，既是層層相生而所生又是完全新的，則後一層迥異於前一層，豈不成了一節一節而全不相同麽？果爾則必仍是零碎的宇宙而無統一的原理；仍近於渾亂而不見十分秩序。須知我們求理解宇宙總是希望求得一個最高統一的原理，能以說明一切。今照這樣主張，仍不免有把宇宙切作若干段，各不相類的嫌疑。所以穆耿亦見到這一層，以為非有一個救濟法不可。於是他以為雖電子突生了原子，原子的

性質迥異於電子的性質，然而這個新贏得的性質却又不是天外飛來的。他於此便插入了一個極重要的觀念，就是他所謂的「關係」(relatedness)。其實這個「關係」就是我們普通所謂的「結構」(structure)。他說：

『若有人問你所謂突生出來的是甚麽？——則可簡單答曰：就是有了新種類的關係。逆溯原子，分子，結晶體，有機體，人格，在每一層其上層必有一個新物，此則由有了一種新的關係在其內部而成。每一新物表現其自身的運動與對外的反應皆有特別步調。』

這個意思十二分重要，我今不厭求詳，請為細說。譬如今有ＡＢＣ三個，若是各各散開來當然不成一個東西，然結合起來而當作一個整體却就有種種樣式的不同了。如ABC是一個，BAC又是一個，BCA又是一個，CAB又是一個。我們於此便把ABC當作一個整個的東西；於是整個的ABC便大異於整個的BCA了。既然ABC是一個整體，則ABC所以不同於BCA的究在何處呢？當然可以直截回答曰：就是在兩個整體的內部結構不同；換言之，就是在兩個整體的體內配列不同。現在再舉一個例，如下列各圖：

第五圖



試看此圖中的四種，都只是五個黑點。若以黑點與其數目論，當然是無分別。而其配布則大不同。我們若把四種各認為是整個的東西，則必見其各各大不相同。所以天下儘有材料絕對相同而所造出來的却絕對不同。就是因為於材料以外尚有配置與結構。近來科學大進步了：知道配置與結構的重要實百倍於材料與質地。物理學自從電子論發生以來，把舊來的物質觀念完全打破了；而又加以量子論的出世，舊來關於「力」(energy)的觀念亦完全改造了以前以為化學上八十幾個原素的原子是最後的，不可再還原。現在知道甲原素的原子與乙原素的原子所以不同，就在甲原素的原子內的電子其結構與配列與乙原素的原子內的電子配列不同。所謂週期律表就是大體上表示這個結構差異的次第。可見原素的原子所以互相不同就在此諸原子內陰電子的數目與其運行的軌道各有不同以及陽電子作心核的其數目亦各不同。於是便知內部的配列與結構，換言之即格式與布局，在物理化學上實居最重要的地位。其在化學更有顯著的例，就是所謂同質異物(allotropy)，即如炭與黑鉛以及金剛鑽同為炭素的分子所成，而形狀絕對不同。其所以致異只在分子間的分配與布局。可見化學上最重視此種格局(或結構)的概念。近來科學所以日益脫離唯物論的境界，其故亦即在此。因為科學一天一天發見此種格構的重要，且竟至以

格構的概念把質料的概念蠶食了；就是質料概念的重要漸漸減輕而格構概念的重要日見其增加。有人說科學近來傾向於唯心論，這句話雖不免有些阿其所好。然其實科學確是脫棄舊來的質料主義而走向最新的格構主義。這個格構主義又確與唯心論相近。所以這種議論亦未始無因。不過這樣的格構與布局却大大與古代思想不同。在古代總以爲實物是模仿格構而成，所以未有物料以前，似乎却可以有格構高懸於空中。近代科學不然，把質料與格構打成一片，以爲格構不能離質料而質料更不能離格構並不是質料依着固定的已成的格構而始安排。二者既完全凝一，則因質料方見格構，因格構而方見質料。沒有質料而不具有格構，亦沒有格構而不見於質料。兩者完全相吸納，其結果遂變爲只是觀察的方面不同而已，初非眞是截然兩者以較古代的思想輕物質而重方式（即輕質料而重格構）的乃迥乎不同了。且古代總以爲格構是一成不變的，因爲其永久不變所以是常自同一，可以懸爲型範而近世科學的格構主義却將進化的思想插入其中：以爲格構是進化的，所以不是一成不變。不過其進化却又不是漸漸的乃是一跳一跳的。這一層的意思甚爲重要，容於下文詳論。總之，近世科學可算以格構概念占領其全部：不僅物理學化學注重於此，即生物學心理學亦皆以此爲其基礎。

我們既知近世科學完全築其基礎於「格構」上，而我所謂的「格構」正是穆耿所謂的「關係。」穆耿解釋他所謂「關係」曾說道：所謂關係就是在關係中的關係者與關係者所有的關係（terms-in-relation and the relation-of-terms）凝和在一起而成一個「全境」(integral situation)。照亞歷桑逕的說法是：『關係即是一個全境，關係者以關係而織入其中。』總之，無論他們兩個人的語句不同，而其意義則全無差異。就是主張關係可分兩大類，每類中自有無限的種別。第一種穆耿名曰「實性的關係」(intrinsic relation) 或譯內具的關係；第二類爲「虛性的關係」（extrinsic relation）或譯外賦的關係。）所謂在一個整的全境中關係者不能離關係又不能離關係者，這種形式的關係就是實性的關係。反之，關係者與關係不是這樣不可分，即使二者分離而於二者的本身仍無虧，這種形式的關係乃是虛性的關係。穆耿說在一滴水中的分子與分子的關係是實性關係，因爲這些分子組成一滴水，這一滴水乃是一個「全境；」至於這一滴水與那一滴水的關係則是虛性關係，因爲各各獨立的。在一個分子內的原子與原子的關係是實性關係，因爲一個分子就是一個全境，原子在其中不可分離；至游離的原子與原子的關係則是虛性關係。再如人身內的細胞與細胞的關係是實性關係，因爲組成人體，乃是一個全境；至於這個人體與那個人體的關係則是虛性關係，因爲二者不因有此關係而使自身起根本的變化。總之，實性的關係是把關係與關係者打成一片，換言之，即關係者的存在是倚靠於關係，關係又倚靠於關係者。虛性的關係則是關係者與關係兩俱無虧，換言之，即關係者不因關係而

始見。以前的思想家可以說只知道有虛性的關係，從來不重視這個實性關係。以哲學史論亦只有傾向於唯心論一流的人們方始主張關係是實性的。即是所謂關係內在說（Theory of internal relation）。伯拉德來（Bradley）於此不無功績。但近來的新實在論却完全趨重於虛性關係，就是他們所謂關係在外說。此說實是十分膚淺，我已在他處（見拙作名相與條理曾載本雜誌）痛駁之了。我們從近代科學側重於格構來看，便知關係是應以實性關係爲正宗，而虛性關係是副品。可知穆耿的所謂關係乃專指實性關係而言了。

實性關係的要點就在自成一個整的全境，於是我們要明白所謂全境究作何指。須知所謂全境即是指一個自成體制的事物而言。如一個電子是一個事物，一個原子與一個分子都是一個事物。我們若用懷特海的術語分「事」(event)與「物」(object)則可以說一個電子同時是物而又是事。因爲沒有一個電子而不有其歷史的。於是我覺得合稱之爲「事物」最爲妥當。一個事物是一個關係的全境，則亦可以說一個事物就是一種關係。所以穆耿舉例說一個電子是一種關係，一個原子亦是一種關係，一個分子亦是一種關係。於此我們須把普通思想改過：須知通常總是把事物認爲只可作關係者，而關係是介於關係者中間的，於是若有人把關係與事物認爲同一，便以爲錯誤了。其實却是普通思想的錯誤。普通思想總是把關係視如在事物中間的虛線，所以關係不能凝成一個體制。殊不知我在上文已經說關係者與關係是織成一片的。這亦就是穆耿不用 relation 而用 relatedness 的緣故。此字我前曾譯爲「緣」，以爲正和佛教上所說的「因緣和合而生」的意思相同。亦就可作爲因緣和合的解釋。與普通所謂關係自是不同。所以一個事物，從其與同等的他事物相關而言，自然是一個關係者，然從其自身而言，則是一個自行織成（由關係者與關係）的體制，即因緣和合而成的一個東西。這個東西的本身却只是一種關係，（即因緣和合）換言之，即關係的一種樣式。關係每出一種新形式便成一種新東西。質言之，即關係每有一新種便成一個事物。如原子是關係的一個新種，而分子又是另外一種。關係的新種層出無窮則新事物乃迭次發生。照這樣說，所謂新奇的事物，其實並無新奇，不過關係的樣式變化能了。至此我們可算已求得「一個統一」的原理，足以說明萬物萬事：——就是「關係」。關係的樣式雖無限，雖層出而要其爲關係則如故。這便是穆耿的關係論，亦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以爲電子是一種關係，原子是另一種關係，所以電子與原子，以其自身論同是關係，不過其樣式（即種類）不同罷了。穆耿於新性的創生以外，立此關係原理於其背後，便是於所主張的一節一節增新的宇宙而仍謂其中潛有一個統一普遍的本質。亦可以說將多元論與一元論相調和，且其調和亦復精巧。

我們現在須再說明穆耿所說的「關係的新種類」如何產生了。這句話中最注重的地方即在那個「新」字。然而究以何項爲標準方足稱新呢？穆耿以爲譬如甲乙丙是一系，而子丑寅另是一系，ABC又是

一系，於此在第一系內甲和乙與丙雖性質不同而大體可歸在一類內，因爲其性質總有些類似；而在第二系內的子丑寅以與第一系的甲乙丙相比較，簡直沒有相類，所以可說是完全另一類。子丑寅與甲乙丙既是完全兩類，則子丑寅對於甲乙丙便可說是新種類。於是ＡＢＣ對於子丑寅亦可說是新種類。何以子丑寅的第二系對於甲乙丙的第一系可算是新的呢？就是因爲我們無論如何研究甲乙丙、分析甲乙丙，而總不能因甲乙丙的性質而推定子丑寅的性質。換言之，即我們只能就子丑寅發生以後，觀察其性質，發見其法則；而當子丑寅未發生以前，我們根據甲乙丙，無論用何種方法去詳細研究總是不能推知子丑寅的性質與其產生。假如我們的世界只有電子而無原子，則我們無論用何種偉大的智力亦決不能根據電子的性質推知必有一種新東西，其性質恰似所謂原子的，會產生出來。須知我們知道原子乃是因爲我們已經發見了原子，即世界上既已有了原子。原子之與分子亦然：當原子未有組成分子以前，我們無論如何依據原子的性質決不能推知其所組成的分子的性質。因爲分子的性質絕不見於原子的性質；正猶原子的性質絕不見於電子的性質。所謂「創新」就是指此：指在第一層內決不能用理智（即比較，類推與分析等方法）以窺見第二層內的性質。因爲原子的性質迥異於電子；分子的性質迥異於原子；各各有其自身運動的規則與對於其外圍的特別反應。所以原子對於電子而言，原子是一個新種類；分子對於原子而言，分子是一個新種類。穆耿所說的新種類就是這個意思。山勒斯在其本年出版的哲學之原理與問題上說每一層的法則只能發見而不能推測，亦正是這個緣故。

「新」即指「不可推知」既如上述了。然此不可推知只在關係的種類有所創新，換言之，就是根據此種關係決不能推知彼種關係，所以彼種關係可稱爲新種類。須知這個新種類完全是種類的不同，換言之，即起於其內部的結構或配置的不同。穆耿曾舉一例：如蒸汽稍冷則變爲水珠，再涼則結爲冰塊。在蒸汽狀態的時候，其分子間互相關係的樣式迥異於其在變成液體狀態的時候。假定分子而有類似吾人的知識，他在蒸汽狀態的時候決不能預知變爲液體狀態的時候的關係樣式。因爲每一狀態有其獨具的法則。準此以論，所以在物質的一層無論如何決不能推知其上層的「生命」的性質，因爲生命是關係的一種新樣式；在生命的一層亦無論如何不能推知心靈的性質，因爲心靈又是一種突創出來的新種類。

從這種不可推知的新種類上又發生了一個重要的概念。雖由甲乙丙的一層不能推知子丑寅的一層，而甲乙丙的一層上卻竟創生子丑寅的一層出來。這種創生不是由一個東西延續下去遂成另一個東西，乃是由這個東西忽爾一跳遂生出那個東西。爲甚麼呢？若是由一個東西的延續而變出則必是性質相似，而就可以推知了。今既不可推知，便是種類截然相異，所以必定是突然一躍而出的。這個躍生或突變的概念在近代科學上亦成了不刊之論了，其重要與結構的概念相等。最初

在生物學上發見「突變」的是坻費里 (De Vries)，他的突變論 (Theory of Mutation) 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後來在物理學上助長這個「跳躍」(jump) 概念就是濮朗克 (Planck) 的量子論。最近心理學上有了「全局派」(Gestalt Theory)，一方面固然完全注重於結構（即格構，）而他方面却示我們以心理的進化亦是一層一層全體而進的。可見近代科學無論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都是注重於這個概念。其故乃是因爲這個突變的概念與結構的概念有極密切的關係。既是注重格構便當然不能不趨向於突變。因爲一個格構是一個全體；由這個全體變到那個全體便不能不是一種跳躍。所以格構除非是不變，變則必是突躍。新創化論既主張由在這一層的性質不能推知在那一層的新性質則必定亦須主張由這一層變到那一層是一跳而躋。這便是新創化論的又一長處，因爲他把最近科學上的突變論吸收了進去。

但普通對於突變的概念極易發生一種弊病，就是：甲突然一跳而變爲子，子又突然一跳而變爲A，這種突變既是絕對的創新，不可捉摸，則勢必使人以爲甲既可突變爲子，豈有同時不可突變爲A的道理麼？於是電子既可一跳而變出原子，則必定亦可突然而變成分子；物質既可一跳而變出生命，同時當然必定亦可一跳而突化作心靈。如此說來，豈不是與層創論所主張的物質只能創出生命，由生命始能突創有心靈，完全相反麼？誠然。但我以爲若照這樣突變，則世界便不復有所謂秩序與連續了！所以我們於此反應得感謝層創論者，因爲他們不主張這樣的漫無把握的突變。他們以爲變化（換言之即進化）雖是一跳一跳的，然却能由第一層跳到第二層，由第二層跳到第三層，而絕不能由第一層跳到第三層，由第二層跳到第六層。這便是他們以層次來限制跳躍；使跳躍仍有秩序。豈不是把「突變」與「連續」兩個概念巧相調和了麼？寓跳躍於秩序中，可以說是一種很進步的學說。穆耿以「關係」（即因緣和合）爲統一原理，復以關係的突七新種類來說明萬物每層的變化，其較柏格森僅以不可預知的創動來說明萬物變化，不能不算高明些了。

穆耿有這個統一原理，而亞歷桑逗亦有一個統一原理；却與穆耿不同。他主張以最底的一層，即所謂「空——時」的，來說明一切各層的結構。因爲各層都脫離不了這個最底層，所以各層必都同具空——時的性質。亞歷桑逗因此說明一切範疇（即方式）的來源。他以爲範疇不起於事物，亦不起於思想，而突起於這個最底層，因爲此最底層貫通於各層故一切物皆有範疇。他的主張頗爲新穎，亦有可取。現在爲避冗長，姑不詳述。

以上以穆耿與亞歷桑逗爲主，說明這種層層突創的進化論的幾個重要概念，尤其是志在指出其長處。至於他們兩人以外，如斯墨次側重於全體，他自名其主義爲「整全主義」(Holism)；薄丁則注重於各層的交互作用，所以他名曰「宇宙交互說」(Theory of Cosmic

Interaction）；而康節則注重於一層套一層，大層套中層，中層套小層，他的學說可以譯爲「套合論」（原文是 A Hypothesis of Epitomization）。今爲節省篇幅，恕不一一詳述。但須知這種新創化論既是現今思想上的一個大潮流，那里會只限於這五六個學者呢？如帕孫斯（J. H. Parsons 此人新著有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Perception）、如霍魄好施（L. T. Hobhouse）、如托摩生（J. A. Thomson）、如帕登（W. Patten）、如卡衞登（H. Wildon Carr 此人新著有 The Changing Background in Religion and Ethics）、如伯龍（W. Brown 此人新著有 Mind and Personality）、如白門（L. Berman 此人新著有 The Religion called Behaviorism）等等。有的是生物學家，有的是心理學家，有的是精神病學家，有的是倫理學家，雖所見各不相同，然大體上都有這一類的傾向。而其中最有特彩的恐怕要算過爾頓（R. G. Gordon）的人格論了。過爾頓是一個醫生，他的人格論是去年（一九二六年）才出版的。他以層創的原理來說明人格的發生。他說人格就是一個「突創品」。於其書的第三章中述此層創論的大意甚爲簡明。著者以爲以層創原理而說明人格的發生實爲比較便利。於是我們於心靈一層之上又須添加「人格」一層了。——或即爲心靈層內最高的一小層。此種人格論頗有許多長處，既不失人格的尊嚴，復不損體魄的重要。我以爲在今天的思想界似以此說爲最便利了。

我今敍述新創化論幾於大體已完，惟有一點須加以聲明。即此種突創論本來是在本體論與宇宙論上的一種主張，究竟對於認識論有何關係呢？亞歷桑逗與穆耿都有他的認識論上的獨到主張。亞歷桑逗的主張是所謂新實在論。穆耿的學說亦是一種實在論，不過比亞歷桑逗稍微溫和些罷了。亞歷桑逗以爲認識只是「合現」（compresence）；穆耿亦以爲只是「引納」（reference）。他們都與羅素一樣，以爲認識的心與所認的物不是質料上根本不同，而只是法則上因果不同。他們又都於認識中分「能」與「所」：在亞歷桑逗名「能」曰“enjoyment”而名「所」曰“contemplation”，穆耿則名「能」爲“-ing”而名「所」爲“-ed”。他們的這種知識論很爲複雜。我雖不敢說這種認識論與其在宇宙論上的層創論沒有十分關係，但我總覺得層創論自有其顚撲不破的所在，似乎可以不必以這種認識論爲根據。這便是我所以只述層創論而删去其認識論的緣故。

照上文所述，新創化論實較以前的各種進化論都爲精巧周密。其長處却是很多。茲爲讀者易於了解起見，再把這些優點列舉出來，以代結論。

第一，是盡收創化論的長處而不拋棄舊式進化論（如斯賓塞等）的長處；

第二，是盡收唯心論的長處，而不拋棄唯物論的長處；

第三，是盡收多元論的長處而不拋棄一元論的長處；

第四，是盡收機械論的長處而不拋棄自由論的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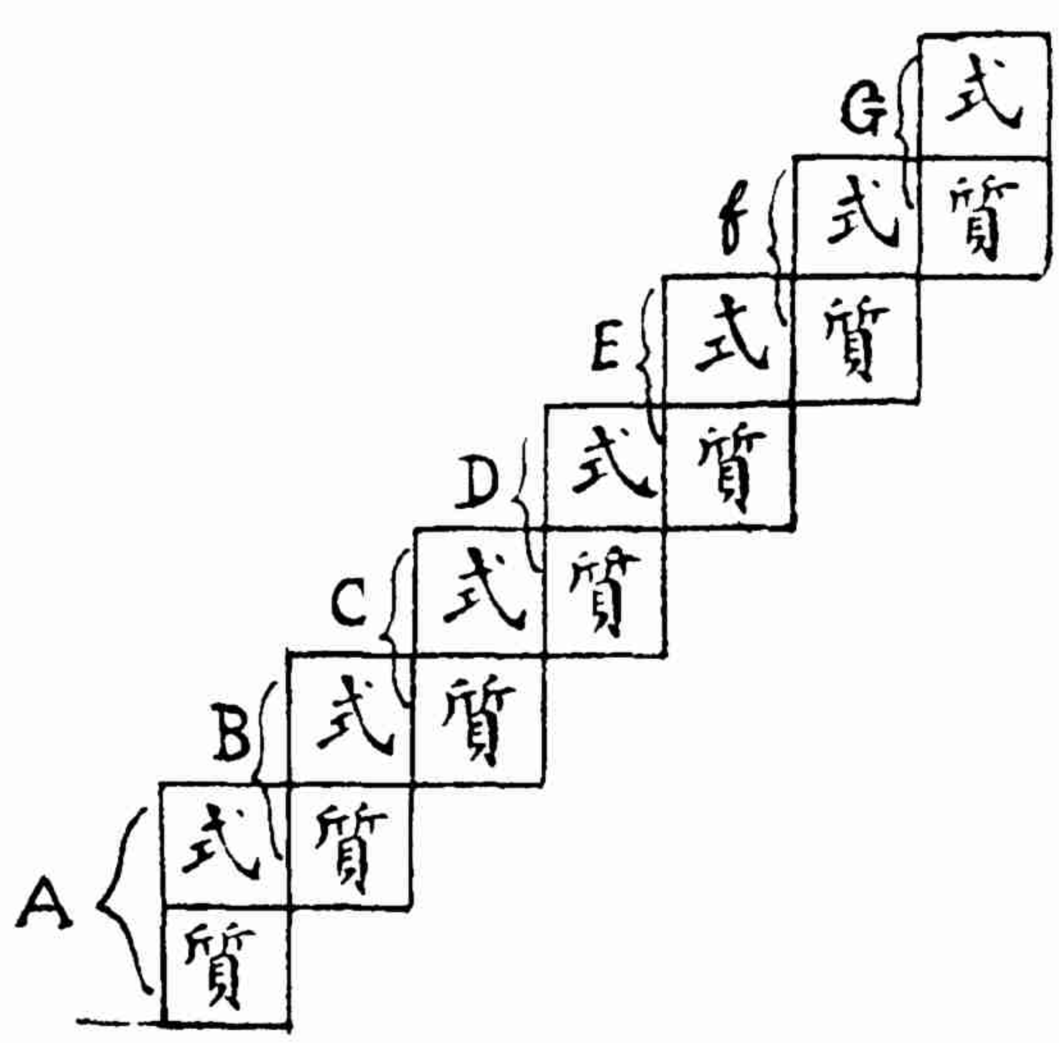
第五，總之是盡收哲學（即玄學或形而上學）的長處，而不背科學的事實；亦不與宗教相抵觸。

總之，新創化論頗具匠心。與其說他有多大的創見不如說他是偏於調和。但是這種調和却可以說在最近的思想界中是最巧妙的，亦可以說是最成功的。

至於我對於這種思想的批評，現在不願多說。止使我覺得這樣的主張並不是現在纔有的，或許亦可以說是亞里斯多德的復活。請把二千年以前的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來略說一說。

亞里斯多德有進化觀念固是承其前哲的緒餘，然却亦有他的特別長處。他以前的哲學家都知道由甲種物變出乙種物的進化——其實只可說是「變化」(becoming)。亞里斯多德則稍進了一步：以為僅僅變化尚是不夠；必須添上一個所以變化的理由。所以他以為一物之所以成必須有四種因：第一為質料因，如毛筆是由竹管與羊毛而成；第二為力致因，如竹管與羊毛之所以變成筆乃是由於人工的力量；第三為方式因，如造筆者必預懸一個筆型，然後可依此而造；第四為最終因，即是一個東西所以為這個東西的自身目的。但亞里斯多德又把後三因歸納為一，於是變成「質料」(matter)與「方式」(form)兩相對峙的二大概念。他以為無論何物必同具此質料與方式。但他所謂質料與方式却和近世的概念不同：近世所謂質料是絕對的，方式亦然；而亞里斯多德不然，他主張兩者是層次推進的。英人斯塔司(W. T. Stace見其所著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解釋此說，而有一個比喻：他說例如木頭對於床而言則木頭是物料；但木頭對於正在生長的小樹而言，則木頭又是方式，亦為正在生長的小樹志在長成為木頭；然而種子對於這個小樹則小樹又是質料了。照這樣說，則可分若干層，層層迭高。A層的質料是B層的方式，B層的方式是C層的質料；如此推進可表示之如下圖：

第六圖



圖中所最可注目的即最下層為純粹的質料而最高層為純粹的方式。此純粹的方式，亞里斯多德名之曰「神」。照這樣的層層推升就是進化。亞里斯多德的進化哲學就是這樣的方式與質料互相遞升。這樣

主張雖有過於整齊的弊病，然而却將全宇宙歸納在一個進化線中。所以斯塔司說亞里斯多德方可稱是進化哲學，若斯賓塞止可稱爲進化科學，因爲亞里斯多德把全宇宙當作一個大計畫（即大構置）於此中一層一層推進而趨向於一個最高目的。因爲這樣的推進是有目的的，是依着構置的，所以在上的一層乃比在下的一層爲高。不然，只是變化而已，分不出高下。我們於此可得數點。即第一，亞里斯多德把宇宙認是一個層系(hierarchy)。第二，亞里斯多德所設的層次是可以迭升推進的。第三，亞里斯多德的層次確有高下之分，不是僅僅變化而已。我們拿這幾點來以與新創化論相對照，必見新創化論亦是完全站在這些概念上。我說新創化論是亞里斯多德主義的復活，自信不謬。有人說：世人們不屬於柏拉圖便屬於亞里斯多德，我想就是說世人的思想不落於柏拉圖的窠臼，便落於亞里斯多德的窠臼中。這句話於今看來，果有眞理。

西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脫稿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陳垣

今日講演此題，適遇回曆一三四五年齋月第一日，事極湊巧。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編纂中國回教志。其總目如下：

(一)宗教志
(二)典禮志
(三)氏族志
(四)戶口志
(五)寺院志
(六)古蹟志
(七)金石志
(八)經籍志
(九)人物志　經師　卓行　政績　武功　文苑　方術　雜流　列女
(十)大事志

(附)中回曆對照年表
歷代哈里發世系表
唐宋遼大食交聘表
元明清回回科第表

但以關於戶口寺院金石諸門，非實際調查不可。而中國回教團體，組織不完備，調查殊感困難，故此書至今尚未完全成功。近又思縮小範圍，改變體例，名為中國回教史。今晚所講，即其中之一部分。

欲知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應先知中回曆法之不同。回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為一年，並無閏月。若以中曆與之對算，則每經三十年即差一年，百年即差三年，一千年應差三十年矣。故摩訶末之生卒，及創教年代，與乎回教在中國情形，若照中曆計算，則無不錯。然中國人言回教者，對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雜誌，清人所著西陲要略，及

近人所著新疆禮俗志等皆論及回曆，而均言其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西域聞見錄，回疆通志等，則又謂其以三百六十四日為一年。長春西遊記，查慎行人海記，徐松水道記等，則均誤以回曆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周密癸辛雜誌則以回曆十二月十日之禮祀節為歲首。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則誤以為乜魯蔣回曆一〇八三年之貢表在順治十一年。據池北偶談，則實在康熙十二年。由此可知欲治中國回教史，必先明白回曆與中曆不同始。

元長春西遊記以元太祖十六年辛巳（一二二一）十一月四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六一八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也。

清查慎行人海記（正覺樓叢書本）以康熙己丑八月初三日為回回歲朝；（己丑八月為回曆七月，乙丑八月為回曆十月；）此誤以回曆一〇九六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而刻本又誤乙丑為己丑也。

清徐松水道記以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一二三四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也。

宋周密癸辛雜誌以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十二日為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六八三年十二月十日禮祀節為歲首也。

間回教何時入中國，多數言隋開皇中。「隋開皇中」四字見舊唐書大食傳，舊唐書本之賈耽四夷述。然此四字係述摩訶末先代之情形，非謂其教此時入中國。

又回曆紀元，明以來皆謂始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西五九九），其誤，因洪武十七年甲子採用回曆時，為回曆七百八十六年，由此按中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故有此說。若按回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則實為唐武德五年壬午（西六二二）與開皇己未說，相差至二十三年。此二十三年，為研究中國回教源流者一大癥結。今年為回曆一三四五年，若由今年按中曆上推一三四五年，當為陳後主至德元年（西五八三）則相差至四十年矣。明乎此，方可言回教何年入中國。

中國回教書中有一部極鄙俚而極通行之書，名曰回回原來，又名曰西來宗譜。其言回教入東土之始，謂始自唐貞觀二年，識者多鄙此書為不足信。然一考其說之由來，亦由誤算年數，非有意作偽可比。所謂貞觀二年者，實永徽二年也。舊唐書本紀，及册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為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魚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於彼國，見唐會要。其初次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為始來。貞觀二年與永徽二年適差二十三年，其說本不謬，特誤算耳。舊唐書大食傳又謂永徽二年大食使來，自言有國三十四年，已歷三主。今考永徽二年，為回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與三十四年之說不合。據舊唐書本紀，及册府，則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貢，大食傳蓋誤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永徽六年為回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正回教第三代哈里發（教主）奧自蠻在位之時，有鄙著中回曆對照表，及歷代哈里發世系年表可參考。總之，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西六

五一）始。廣州北門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認爲始至中國之人；其墓碑謂建於貞觀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說例之，此墓當亦爲永徽二年所建。

大食在唐宋間與中國之關係，殆如今日之英美，明時之葡萄牙。當時外國來華之海船，以波斯大食爲最多。太平廣記論波斯大食商胡之事，輒侈言其豪富。舊唐書鄧景山傳言田神功兵掠揚州，波斯大食商胡死者數千人。揚州一處如此，則其人數之多可想。

中國典籍記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確者，當推杜佑通典。佑之族子杜環，大寶間曾隨高仙芝西征，居西域十二年，從海道由廣州歸國。所作經行記，今不傳，然通典常引用之。茲擇錄其一二：

大食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升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通典引杜環經行記。）

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爲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同上）

此種記載在唐以後中國書中言回教者，實未見有此淸楚。所謂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大秦法，景教也。

回教有著名之碑，在陝西西安禮拜寺。是碑題唐天寶元年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天寶元年爲西曆七四二年，較建中二年（西七八一）所立之景教碑，尚早四十年。此碑若眞，其價值可想。然其碑文語意，純是宋明以後語，與唐人語絕不類，且書法亦非宋明以前書法；且譯摩訶末爲謨罕默德，尤爲元末明初人譯音！此節下文說明之。以此知此碑爲明時所造。然唐時著名人物極多，何以碑用王鉷名字：王鉷名譽幷不好，大唐詔令集有賜王鉷自盡詔；若謂明人作僞，何必託之王鉷。且舊唐書王鉷傳，天寶元年，鉷正爲戶部員外郎兼御史，其前後一二年，則不是此官，可見年代官職，都不錯誤。吾因此事，蓄疑有年，後在全唐文發見王鉷有上玄宗捨宅爲觀表，言宅在城南安化門內。竊疑此碑或即王鉷捨宅爲觀時所建。後此觀入於回教人之手，乃就原碑磨改爲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寶元年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王鉷銜名入石也。

杜環經行記所記大食王告衆語，絕似道教之太上感應篇文。王鉷捨宅而成之道觀，後又入於回教人之手，亦宗教史上極有趣味之問題也。

唐時回教勢力占領中亞細亞之先後，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及册府元龜，即可知其形勢。册府元龜開元六年吐火羅，七年安國，俱密國，康國，十五年吐火羅等，均有爲大食侵略，向唐請兵之語體表文。據此等表文，可知大食當時對待異教國增稅之重。而戰將屈底波之名，亦於此時見知於唐。然唐對於各國之請援，均未之許。由此知唐人於大食情況，極爲瞭然，不敢輕於用兵也。

唐人不獨不願與大食結怨，肅宗時且曾借大食兵以平安史之亂，其

後更有主張連大食以抗吐蕃者。通鑑言：貞元二年李泌主結大食以抗吐蕃，言：『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代與吐蕃為仇，故知其可結。』此等見解，全因當時與大食交通頻繁，習聞外事所致。經行記言在大食見有京兆人樊淑，劉泚，河東人樂還，呂禮等。通鑑言：天寶以來，胡客留長安者四千人，恐今日東交民巷外僑未有此衆。

總之，唐與大食關係密切，就拙著唐時大食交聘表，由永徽二年（西六五一）至貞元十四年（西七九八）百四十八年間，正式遣使之見於記載者，已有三十七次。其遺漏未及記載者，當更不止此。

至於五代時，回教無大事可記，且時代亦短，但其中頗有足資談柄者。唐時有大食人李彥昇成進士，五代時亦有波斯人李珣，兄妹皆有才名。

黃休復茅亭客話：『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玹舉止文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為業，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惟道書藥囊而已。』

何光遠鑑誡錄：『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為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

異域從來不亂常，　李波斯強學文章；
假饒折得東堂桂，　胡臭薰來也不香。』

楊慎詞品：『李舜絃，李珣妹，為王衍昭儀。饒詞藻，有鴛鴦瓦上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詞云：

鴛鴦瓦上瞥然聲，　晝寢宮娥夢裏驚；
元是我王金彈子，　海棠花下打流鶯。』

今花間集選李珣詞不少，李珣集名瓊瑤集。吾因李珣弟李玹以鬻香藥為業，尹鶚詩又有『胡臭薰來也不香』句，因而聯想到舊唐書李漢傳有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事。珣玹疑為李蘇沙後人。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李珣海藥本草，謂為肅代時人。然吾觀海藥本草所引有段成式酉陽雜俎，則珣必在段成式後，其為五代時世業香藥之李珣無疑。然則珣并知醫，與元末回回詩人丁鶴年之兼擅醫術同，亦回回風俗也。吾有李珣海藥本草輯本。又圖繪寶鑑稱李舜絃夫人能畫，不獨能詩，亦才女也。南漢後主劉鋹亦娶波斯女，賜名媚豬，不似李舜絃之溫雅矣。

至於宋代，關於回回教史料甚多。其與他代特異者，則每以佛的名稱施於回回教。如：

周去非嶺外代答：『麻嘉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

朱彧萍洲可談：『廣州蕃坊，蕃人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其先嘗事瞿曇氏，受戒勿食豬肉，至今蕃人但不食豬肉而已。』

方信孺南海百詠：『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凡六百十五丈。(?)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下有禮拜堂。』

趙汝适諸蕃志：『大食王與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

一削髮，剪甲。歲首，淸齋念經一月，每日五次拜天。』

岳珂桯史：『番禺有海獠，尙鬼而好潔，平居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

鄭所南心史：『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

麻霞勿爲閩廣語，卽摩訶末之異譯，下文說明之。宋時市舶之利甚溥，爲當時收入之一大宗。廣州泉州尤盛。漢回通婚之事亦恆見。

粵海關志引宋會要，紹興七年，大食大商蒲亞里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納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

五代時國主喜納波斯女，而宋時宦族亦愛嫁大食人。遼時大食國王請婚，亦曾以公主嫁之。阿薩蘭回鶻亦曾娶遼公主，均見遼史。可見五代遼宋時與回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至宋與大食信使之往還，具詳吾所作之遼宋大食交聘表。由遼天贊三年（西九二四）至宋開禧間，（西一二〇七）凡二百八十四年，正式遣使見於記載者三十九次。宋史所闕，可以文獻通考所載補足之。

宋與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遼與大食之通使，多由陸路。遼宋時回回國境，蓋盡占中亞大陸也。遼旣嘗與大食通婚，故後爲金所侵。耶律大石乃率兵西去，遺回鶻王書曰：『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所以然者，亦以與大食有姻誼耳。其後卒建國於回回地，號西遼，凡八十八年，始爲元人所滅。大石女名普速完，曾權國稱制，在位十四年，吾因其名普速完，疑其曾奉回教也。

至於金代與回教之關係，記載頗缺乏，然劉祁歸潛志稱南渡將帥著名者有郭阿里。就其名觀之，其爲回回教人無疑。歸潛志又載一事，云牙虎帶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將共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據此，則金時回回人固有以武功顯者矣。

至於元時，回回人勢力尤大，著錄於元史氏族表者逾百人，瞻思著述至十餘種，丁鶴年則現尙有丁孝子集行世。也黑迭兒則爲今北京宮城之創建人。一時不能盡述。可參觀拙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又元典章元史刑法志多提及回回人詞訟，並云『哈的大師只掌教念經，回回詞訟交有司問。』可知回回人之衆，至順鎭江志詳載當時鎭江各色人戶口。試列爲細表，則可知當時回回人與各色人比例之確數。

關於回回名稱的起原，研究者頗不乏人，如錢大昕李光廷丁謙均有所論列。其名實由回紇轉變而來，列表於左：（第一表）（甲）行，爲摩尼教時代之回鶻。（丙）行，爲改從阿薩蘭教之回鶻。（乙）行，爲非阿薩蘭教之回鶻。觀此可知回回名目，由回鶻轉變到回回之次第。但上所引諸書，有一名互用，及後人誤改者。如同一外五，秋澗集以之代表非回

回，郝經集則以之代表回回是也。

回教本名伊斯蘭，然伊悉爛之名，早見於唐代冊府元龜及唐書西域傳中亞細亞國王之名阿悉爛者多有，阿悉爛之異譯，如次表：（第二表）

至於回回教之名稱，各代不同。列表如次：（第三表）

回回教徒之名稱，各代譯音亦不同。列表如次：（第四表）

第一表

- （甲）回紇（唐）——回鶻（唐元和以後）——
  - （乙）回鶻（遼五代史）——回鶻（宋金元史）——
    - 外五（秋澗集）
    - 偉兀（歐陽圭齋集）
    - 畏吾兒（元史）
    - 畏兀兒（元史）
  - （丙）阿薩蘭回鶻（遼史）——回回——
    - 回紇（黑韃事略 癸辛雜誌 心史 西遊記 西遊錄 元史）
    - 回回（黑韃事略 心史 宋史兵志 元史）
    - 外五（郝經集）

第二表

- 阿悉爛（唐書）——伊悉爛（唐書）——
  - 阿薩蘭（遼史）
  - 阿思懶（遼史）
- ——阿廝蘭（宋史）——阿昔蘭（元史）

第三表

- 大食法（唐經行記）——大食教度（宋諸蕃志）——回回教門（明初瀛涯勝覽）——回回教（明）——
  - 天方教（明）
  - 清眞教（明）
- ——回教（今）

（第四表，續下頁）

- ——大石馬（長春西遊記）——
  - 答失蠻（元史）
  - 達失蠻（至元辨僞錄）
  - 達識蠻（至正岳廟碑）

(唐册府元龜)
摩思覽——
(劉祁北使記)(耶律西遊錄)
沒速魯蠻——謀速魯蠻——
(元史)
木速兒蠻——(今)穆士林
(元史)
木速蠻
(遼史)
普速完
(金史)
蒲速斡 ╲╱ 鋪速滿 (長春西遊記)

摩訶末名稱，各代譯音亦不同。列表如次：

(唐經行記)(唐賈耽四夷述)(宋嶺外代答)(元史)(元末明初)
暮門——摩訶末——麻霞勿——馬合麻—謨罕驀德

杜環經行記之暮門，有連下文都字讀爲暮門都者，如辛卯侍行記等是也。經行記原文爲『其大食王暮門都此處，』言大食王名暮門，都於此處也。麻霞勿之名，始見於嶺外代答。諸蕃志因之，非閩粵音不能得其解也。明史於天方傳稱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於默得那傳，則稱其初國王謨罕驀德，前後相隔不過一葉，殊異若此，則撰明史西域傳者之回教知識可知也。謨罕驀德之譯，最早見於元至正八年，定州禮拜寺碑。其次則爲泉州清淨寺至正九年碑。至廣州懷聖寺至正十年碑猶稱馬合麻。先是回回二字，以名種族，不以名教。定州至正八年碑，始以回回二字，與教幷提，然尚未有回回敎三字合稱也。清淨寺懷聖寺碑，更未嘗以回回二字與教幷提，仍稱大食而已。可知一名詞之成立，亦經若干時之蛻化而成。則天寶元年碑之謨罕驀德，其爲明人手筆，尚有何疑義。又如大食之名，起於唐初垂拱間；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多氏」，開元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大寔」，皆由漢「條支」二字蛻化而來，而今本任昉述異記乃有大食之記載。任昉梁人，何得來大食二字，其爲唐以後人所竄入無疑。

至於明代回回教，乘元代之後，由中亞東來之回回人，散居中國已及百年。以武功著者固多，其讀書應舉者亦不少。僅以元統癸酉（西一三三三）進士題名錄計，回回進士一科已有十人，其盛可想。明初詔譯回回天文書，主其事者，卽翰林院編修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明太祖文集有翰林院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永樂間派三寶太監下西洋，所謂三寶太監者，卽回回人鄭和也。近雲南昆陽發見李至剛撰馬公墓誌銘，馬公卽鄭和之父，名哈只，哈只者，回人以稱曾朝天方者也。碑言馬公二子，次子和，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監太監云。明時回回人給事宮廷者甚多。武宗曾納回回女爲妃，事詳野獲編及藝海珠塵之武宗外紀，不具述。癸巳存稿野獲編又有正德間禁宰豬記載，皆與回教有關係者也。陸容菽園雜記又有載回人尊孔事，此爲中國回教特別情形，與其他外來

宗教不同。其言曰：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唯一天字，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

僧言佛子在西空，　道說蓬萊住海東，
唯有孔門眞實事，　眼前無日不春風。

見中國人修齋設醮，則笑之。

此詩是否爲回回人所著不可知。然七脩類稿引之，殊域周咨錄亦引之。菽園雜記著於弘治間，則其說流傳亦古。雲南之有孔子廟，本爲回回人贍思丁所創建。明末王岱輿著清眞大學，亦模倣儒書。雍正間劉智著天方性理，又雜以宋儒色彩。凡此皆中國回教特異處，其原因由於讀書應舉，不使顯違孔教也。然因此之故，明人對於回教，多致好評。政府亦從未有禁止回教之事，與佛教摩尼教耶穌教之屢受政府禁止者，其歷史特異也。

元明內地回教雖盛，然新疆諸地改從回教之先後，則不可不加以研究。新疆今視爲回疆，然在明初，土魯番哈密猶奉佛教。永樂六年（西一四〇八）土魯番番僧來朝，猶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其非回教可知。至成化五年（西一四六九）其酋阿力遣使來貢，自稱速檀，則已改從回教矣。永樂間鄭和由海道往西洋，陳誠由陸路往哈烈，經過土魯番，猶謂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哈密原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族雜居，嗣爲土魯番所據，始盡從回教。至於天山北路，伊犁等處，清初猶奉佛教，此事別詳拙著新疆諸地改從回教考，今不能詳。

清人待回教徒至虐，故回教徒叛清之事亦特多。計自乾隆中葉，至光緒初，中間不過百年，回教徒之叛清者凡五次。今考清代官書之關於回亂者，敍其書名卷數如下：

一、蘇四十三之亂，有蘭州紀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

二、馬明心之亂，有石峯堡紀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

三、張格爾之亂，有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八十卷。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

四、杜汶秀之亂，有平定雲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咸豐五年至光緒五年。

五、阿古柏之亂，有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咸豐五年至光緒十四年。

拙著中國回教志之大事志，即記載此項事件。爲書四百九十卷，且時七十一年。然則謂乾嘉道咸同光六朝，無一朝無回教徒之動亂可也。蓋自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大小和卓木後，清廷氣燄薰天，以爲天下莫予毒。暴官汚吏遍佈回疆，宗室侍衞，掊克無藝。魏源撰聖武記，志在頌揚威德，然於道光重定回疆記，乃有『各城大臣威福自出，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之言。回人不堪其虐，不能不奮臂而起矣。此本屬政治範圍，與宗教無涉。然清代學者對於回人，亦多蔑視。顧炎武日知錄謂『回回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

杭世駿道古堂集謂「回回念禮齋課，日無虛夕，異言奇服，不齒齊民。」學者之立論如此，官吏之橫暴又如彼。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無怪其屢次動亂也。唯今日五族共和，且同爲弱小民族，可以免此。

至於回教勢力，雖經清人屢次戮殺，其勢不少衰。今將回教勢力傳播之原因，略舉如下：

一，商賈之遠征；　二，兵力之所屆；

三，本族之繁衍；　四，客族之同化。

第一項爲唐時中國始有回教，及宋元時回教繁盛之原因。

第二項爲唐時中亞細亞各國及宋明時新疆各地改從回教之原因。

第三項爲元明以後，中國回族繁盛之原因。

第四項爲在中亞及新疆之蒙古後裔改從回教之原因。

第一第二原因不奇。第三原因，爲回教所獨。其始因有飲食習慣不同，不便與異教通婚，其民族遂自爲風氣。世代相傳，改宗不易，與其他宗教之父子兄弟信仰或殊者不同。又習慣上可以有二妻，民族之繁衍自易。第四原因尤爲回教特色，故中世紀時，雖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後裔，竟漸次爲回教勢力所薰陶，其同化力之強，不可思議。四項原因之外，尙有兩原因：

一，回教在中國不傳教；　二，回教不攻擊儒教。

因不傳教，故不惹異教人之嫉視。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爭之歷史，在中國回教史上無有。故唐會昌中毀佛，外來各教，均遭波及；而回回獨守門羅主義，千年來元氣不傷。

又因向不攻擊儒教，如上文所論，回教徒對於孔子，獨致尊崇；故能與中國一般儒生，不生惡感。從未聞回教有受人攻擊，如唐韓愈之闢佛，明沈潅之參天主教者。尙無清朝官吏之苛待，不至有陝，甘，新疆，雲南之事件發生。則回教勢力之保全，尙不止此。

卒關於中國回教史之研究，除前述中回曆之不同外，尙有二事，爲回教作者之通病，不可不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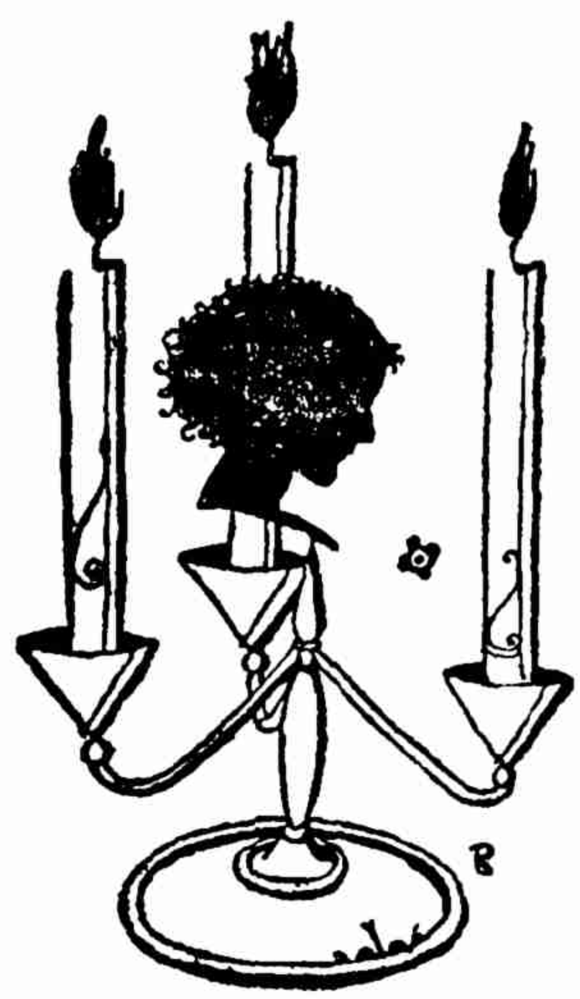
一，引書不檢原本　凡考證家引書通例，必該書原本已佚，無可尋檢，始據他書所引以爲證。同時並須聲明係據何書所引，不能直稱引用原書。如杜環經行記已佚，吾人引用經行記，只可從通典所引。若其書未佚，卽當檢閱原書，不能據他書轉引以爲足。又有一記載，必有一起原。如明代諸書所述海外各國，多本於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二書。二書所述，係隨鄭和下西洋者所親聞見。此後如明一統志，如吾學編等所述西洋各國，卽本之二書。吾人引用明一統志及吾學編時，應先知其說之所自出。明萬曆間行人司行人嚴從簡曾著一書，名殊域周咨錄，係類集擋案而成，今頗少見，余藏有寫本。明人言回教者，既誤認回教爲隋時傳入，又因殊域周咨錄有天方默德那傳，於是回教著作中，每發現一奇異書名，其名爲何？卽隋書殊域志五字，或隋書殊域志周咨錄八字是也。其始所引，當係曾見殊域周咨錄，又理想隋書必有記載，遂並引隋書。其後展轉引用，

不檢原書，遂成此奇異書名。一若隋書中實有殊域志者。故今有一鑒定回教史籍是否可信之捷訣，即凡開卷有引用隋書殊域志此奇異書名者，即謬陋不足據之書也。

二、任意改竄古本　凡考證家引用古書，為行文方便，刪節字句，原無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竄，仍稱出自原書，眩人耳目。又一代有一代譯名，如前述摩訶末謨罕驀德等譯名，一望即知其為某時代所譯。又如如德亞及猶太等名，一望即知其為明天主教所譯，抑清耶穌教所譯。後人翻刻古書，應仍原譯或附注說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竄原文，致失原來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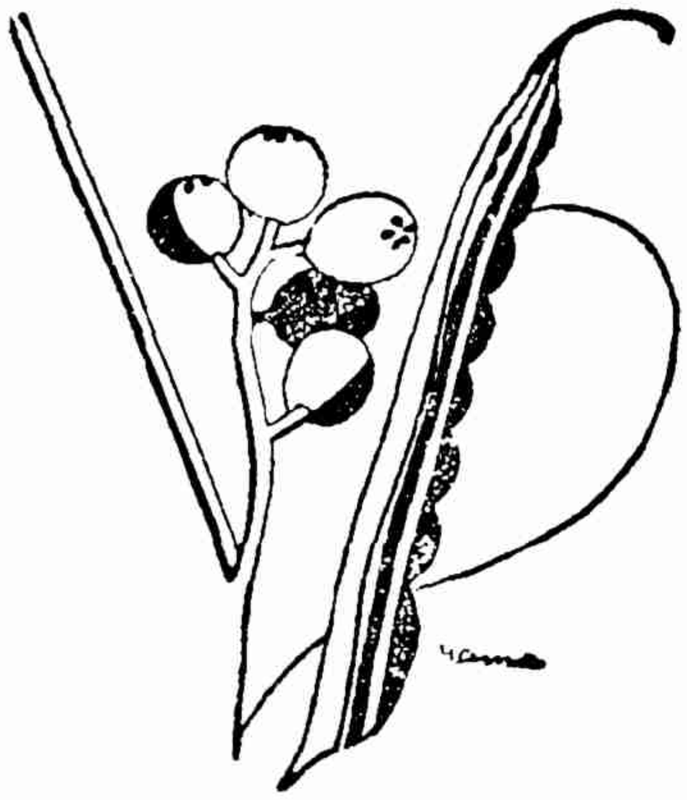
今回教人翻印書籍，輒任意增改，如雍正間劉智著天方至聖實錄，耶穌之名，原作爾撒，近印實錄，竟有改刻為耶穌者。又如乾隆間金天柱撰清眞釋疑，後人有補輯者，竟將原書竄亂改編，至不辨誰為金氏原文，誰為後人補輯。甚至翻刻古碑，亦時有此病。前述天寶元年碑，其一例也。凡此皆考究回教史者所當注意，幷望回教人士，此後翻刻書籍，應保守原本勿改。此拙著有回教漢文著述表，為中國回教志中經籍志之一部，今從略。

民國十六年三月五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講，沅君記



種族平等之科學的論證

范錡



一 各種族共通之特質

世界各種族，無論其膚色何若，毛髮何若，顏貌何若，骨格構造何若，咸有共通之要素。共通之要素維何？曰生理機能，曰心理作用，曰宗教意識，曰道德觀念，曰政治思想是也。斯五者又可稱爲人類共通之特質，縱有形式不同，其性質則無少異，原始人與開明人同在一線路上也，不過有遠近之別耳。至人之文野智愚，賢庸巧拙，則純爲環境教育經驗之所使，決非種族遺傳之結果。古來研究初民心理之特質者甚衆，如克南（Klemm），嘉拉斯（Carus），老特（Nott），古爾頓（Gliddon），威芝（Waitz）及斯賓塞等各有特殊之貢獻，然皆認一切文明之要素或發端確能發現於初民社會中，不過表出方向態度不同耳。

茲先就生理作用而言之。種無黑白棕黃，而能通婚生育，爲唯一不可掩之事實，苟非同類，何致有此結果？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爲人類者在此。但亦有種種見解焉：如種族主義者則謂異種交婚爲絕對有害所生之雜種必劣下而無疑。美國有二三州禁止與異種通婚者，殆信此派武斷的宣傳。然遺傳學者則不敢明言疏遠交配必爲有害，不過謂一經混合後，恐難恢復固有之優點。但亦有力言異族之交殖能生特殊優良之後裔者。如玉蜀黍然因異種交配而生更高大之枝幹及豐富之結實。而陶比拿得（P. Zopinard）咸飛戾（S. Humphrey）諸人，則主張有關係民族通婚爲無礙，而異種雜婚，將趨於惡劣。然動物學者賀爾摩斯（S. J. Halmes）則認此主張爲先見（A priori consideration），且爲危險之唱導，據事實之證明，殊不能下此確實之結論。如賀夫孟（F. L. Hoffman）之報告，在夏威夷（Hawaii）結婚之中西人，其兒女身心皆甚健全，與日本人結婚之白人，結果亦良好，但白人與紅人黑人雜婚者，其結果似不甚佳。然據鮑亞士（F. Boas）之觀察，則紅人與白人交婚者，其後裔不乏活動的能力，且生育比純粹白人更爲蕃植云。（參照 Holmes: Studies in Evolution and Eugenics P. P. 218—220）總之，異族交配之宜否，生物學者動物學者，實未能下精確之判

斷。其詆毀或排斥之者，非有科學之根據，不過出於種族之偏見或膚淺之揣測耳。

人類精神作用根本之特質，為心理上推理的能力。觀事物之結果，而能追索其原因，或由一事物之表現，而能推測他事物之必然。譬如見路溼而知大雨，聞樹聲而知風至，見強權橫暴，而知其必召反動等。雖非知者，亦能判斷之。夫動物之高級者，固能基其過去行為結果之記憶，而採用適於達到目的之活動（如猿犬）然無抽象的思索力，以想像形而上的觀感；有之，厥為圓顱方趾之人類，此人類所以異於萬物也。原始人未有發展此精神之機會，吾人固無從判斷其思索力之深淺；但觀今日未開部落之民，而有疑神疑鬼之事實，吾敢決其必有抽象思惟力，不過不如神學者哲學者搆思之精密耳。又觀古代埃及人木乃伊之裝製，及今日野蠻部落木乃伊之發掘，吾不知原始人作如何深思冥想也！人生必有死，死必有所哀，不料古來思索家唏噓感慨而莫能自已者，乃竟見諸於初民之習俗，則初民對於死者，有無限之傷感、想像、及希望可知矣。此人生哲學所以必與人世相終始也。

宗教意識，為人類恐怖驚嘆之情緒，與無限滿足之願望，互相結合而構成之者也。而神、魔、妖怪、精靈等，則為構成宗教意識之內容。原始人與現代人容有所區別，但其共通宗教意識，則莫之或異也。吾人對於不可思議之物，常欲思議之，對於不可想像之物，常欲想像之，對於不可信仰之物，常欲信仰之，對於不可期望之物，常欲期望之，實為人類共通的神祕之性質。而此神祕的性質，卽宗教成立根本的條件也。故宗教形式，無論其為多神或一神，咸富有神祕的性質；正不必以崇拜耶穌，賢於崇拜佛祖，而崇拜佛祖，又賢於原始人之崇拜龜蛇也。但研究宗教心理學者，對於宗教意識成立之條件，亦不能無異議焉：有以信仰精靈之存在，為宗教成立之條件者（如 Animism 說）有以超自然的神聖觀念，為宗教觀念之起源者（如 Preanimism 說；）有以恐怖、溫情為宗教感情之基礎者（如 T. A. Ribot）；有以對客觀的神靈而表示主觀之情感，為宗教活動之原動力者（如 Wundt）；然無論如何，皆不失為構成人類宗教意識之條件，不過有側重情感或思惟之別耳。

原始人有思索力宗教意識，固無可疑議，但謂原始人，有道德觀念信乎？曰，奚足疑？原始人已有內在的宗教思想，亦必有內在的道德觀念，宗教道德，常相輔而行，皆以善惡為其對象也。不過宗教含有神祕的性質，而道德則重自律的行為，不能無少異耳。然則，原始人有自律的行為乎？曰，然。自律的行為最顯著者，為制止衝動。野蠻人衝動之不易制止，人多信以為眞。然以其習俗之所禁忌者而觀之，則其克己行為，遠在開明人上。例如伊斯欽人（Eskims）因其宗教禁忌食海豹，雖至饑餓為災，無人敢獵海豹者。其自治精神可想見矣。此外如慈愛、孝敬、同情、禮讓、諸德，皆能一一見諸於部落民族；觀其家庭生活，服從酋長，敵愾同仇，尊重儀式等，可推而知，不過其表出態度不同耳。至於人類智德孰先發達，則論者所見不一。據頡德（Kidd）社會進化論之主張而言之，則有史以來，

道德實先智識而發達。苟無道德以爲社會生活根本之條件，則人類社會，必不能發達進步也。觀古人誠樸忠厚，此說信不誣。

至於政治思想，尤易見於原始的社會，此觀其家有長，族有酋而可知者也。然只此猶未足窺其政治思想之所在。初民政治思想，常表現於攻擊他族，謀攫牛羊、土地、婦女、用器等主權，正與今日強權謀奪人國政治、經濟、原料、生產等主權無異。此政治思想之表現於外者也。至其內部社會組織，亦饒有政治的興趣。試舉一例以明之：聞澳洲部落土民，有複雜鞏固社會的組織。分全部之民，歸於各氏族，由此各氏族，更團結而爲藩(Phratries)。個人之出生，必依規定法則，而隸屬於一定之氏族。在此氏族及藩中，各分子咸有一定權利、義務、及彼此之關係，而此權利、義務及關係，各人嚴守而不渝，且通行區域亦甚廣云。要之，種無色別，族無文野，苟爲人類，咸有此等共通之特質，其差異不過形式態度之不同，非有根本性質之品別也。

二　西人自稱優秀種族之原因及批評

然則同爲人類，孰願爲他族侵凌乎？又孰願認他族爲主宰乎？然而西人必自稱爲優秀種族，而有支配人類之權利，何哉？揆厥原因，約有四事，可得而述焉：第一，近代文明之成功，白人實有莫大之貢獻，發明發見，學說原理，多創自西人，而黃黑等族，則居於沉默之狀態，歐人之虎視鷹揚，睥睨一世，此實爲一大因。第二，經略亞非二洲之成功，黃黑民族莫能與之抗，多半爲其附庸或臣屬，甚者奴隸而畜之，生殺予奪出其手。至於北美紅人，則已殺戮殆盡，而澳洲樓人，則潛伏屏息，莫敢誰何，白人志高氣揚，睥視宇內，非偶然也。第三，出於種族主義之宣傳，盛稱白種人身心道德之優異，政治天才之卓絕，足以統治世界而有餘，而黃黑二種，則爲半化或未開之種族，不足與之頡頏而爭榮，而好事者又從而推波助瀾，遂變爲歐美人士之定論。第四，人類原有異族排斥之心理，經此種種煽動，已足助長其氣焰，加以種族間之接觸，利害之衝突，益足激動異族仇視之情感，於是西人不能不自稱優異，以鄙視他族，而快其意，此種族問題，所以日趨於激烈也！

十八世紀以來，物質文明之建設，吾人固不能不歸功於白人；但文明是人類社會複雜的現象，而非單純偶發者，其來源當甚遠，白人之文明，起自希臘；而希臘文物最盛時，不過在紀元前四百年。當時西亞諸國，及尼羅河岸埃及，早已發揮其燦爛之文明。希臘立國地中海岸，接近世界文明之中心，港灣綦多，交通頻繁，久已感受東方文明不鮮。及年豐人足，（希臘紀元前四百年氣候最佳，）智者始潛心於智識藝術之研究，而爲後世歐人法。水遠源長，飲者忘本，固無足怪，但不宜以此而自豪。且有史以來，文明國家，常爲後起民族所征服。而征服者，因占統治者之地位，更取其文明而代興之。於是文明中心更動，不復辨別其來源。即其遺民有所著述發明，亦多湮滅而不彰。後人因無紀載之可憑，又安知其眞僞之所在？希臘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之武功，羅馬大帝國之統一，想溶化東

西文明不淺也。又希臘古代藝術，頗與埃及相類，烏知希臘美術非受埃及影響乎？近年發掘三千三百年前之埃及王墓，寶器百萬餘件，綺麗輝煌，足徵古代埃及美術之發達，迥出希臘之上。美國史家柏勒斯德(Breasted)謂十九世紀以前物質文明之成績，當首推古埃及（見美國 Historical outlook 雜誌八卷七期）觀今日尼羅河畔壯麗宮殿，巍峨金塔，信乎斯言之不虛。茲且勿論其遠者，即以古代祕魯及中美文明與歐洲較，亦有過之無不及。政治組織，宗教組織，分工制度，及大建築物等，皆燦然可觀。又中世紀時，阿拉伯之文明，亦遠出歐洲諸國上，(見 F. Ratzel; History of mankind）何況遠東古國哉？故以文明發展時期言，白人瞠乎先進民族之後矣。百年間之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直一指顧間事耳，何足道哉？

地球上自有人類以來，吾不知其幾千萬年。論者所見不一，但據冰河期研究最著名德國地理學者卞克（A Pench）之阿奴甫斯山冰河期研究之結論云，自有人類以來，距今約有一百萬年，而南美之馬打爾尼亞人（Magdalenian）之文明，不下二十萬年云。氏所主張，雖無充分理由，足使人深信；然一百萬年，可視爲人類發生最初之時期，而馬打爾尼亞之文明，則可視爲人類文明最初表現者。其餘東亞西亞北非諸國數千年之文明，可視爲人類文明過程中之一較長的階段。而白種人近百年來物質之文明，則爲人類文明史中之最短期限者。吾不知白人，何遽詡詡然自誇耀於世也？謂今日衰退民族，不足以發展文明乎？則彼固己先白人而貢獻世界文明矣；謂未貢獻世界文明之種族，終不能有所表現乎？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觀今日美國社會紅黑人種跳舞音樂之流行，可預卜其將來之貢獻。且黑人亦非不能吸取異族文明者。（西人常謂非洲黑人澳洲櫻人北美紅人不能吸收西洋之文化。）第七世紀時居稍丹(Soudan)黑人，因受回教文明之影響，其後裔更優異過於居南非純粹的黑人。巴斯（Henry Barth）及拿池特克爾(G. Nachtigal）諸名士類能詳道之。(參照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Chap 1.)而西人（大部分）之叱黑人爲不能吸取文化之劣種者，類爲拔苗而望苗長之類。何以言之？第一，輕蔑鄙視，足以阻害其發展；第二，奴隸以畜之，無政治經濟活動之機會；第三，因經濟壓迫，無啓發身心之機會；第四，接觸時期短促，難期有所表現；第五，黑人團體常居於被壓迫的地位，無選擇取捨異族文化之自由。只此五端，已足以摧殘黑種民族而有餘，何有於發展文化哉？夫斧斤以伐之，牛羊以踐之，牛山之木，尚不能保其美，何況在重重壓迫下之黑人，焉得不頹唐衰敗哉？是則黑人之不能吸收文化而光大之，非黑人種族卑劣之使然，實黑人境遇或環境爲之也。

三　白人身心俱無優異之論證

夫同爲圓顱方趾，同具有精力智能，孰敢謂後進種族，必無進步之可能，將來世界文明，必因白人而後能發展？若謂白人身體發達，强健過於

其他種族乎?則據吾人經驗之所知，殊不足以爲憑。若謂白人精神能力，優秀過於其他種族乎?則據測驗解剖之研究，亦殊無確實之左證。茲先就前者而言之。夫身體之健康，固常足影響個人之精神；但健康未必全由遺傳而來，氣候，環境，食物，營養，運動，及衛生等，皆能直接間接左右之。且白人種中之個人，因所住境遇之不同，各有高矮肥瘦之差異，猶之黃黑人種中，亦各有高矮肥瘦之區別，不能以一種族概括而論明甚。據鮑亞士之實地測驗而言，則人種身體顏貌，概能因環境而變化，遺傳不足爲種族區別唯一之標準。其法甚簡，即比較歐洲之移民及彼等在紐約所生之後裔。氏將歐洲移民分爲四部：一，南歐派，由南意太利人代表之；此派特質，短軀，長頭，黑顏髮。二，中歐派，由歐洲中部人民代表之；此派特質，頭短而身均，顏髮作淡黑。三，西北派（條頓族，）由歐洲西北部人代表之；此派特質，身高而顱長，白顏而金髮。四，東歐希伯來，其特質與中歐等。氏之測驗標準，爲身長，體重，髮色，及頭顱。測驗結果，在美國生長各派之移民，各與其父母異，而變爲特殊之形態；例如美國生長西西利亞人，頭變圓形，而失其固有之長度，顏更狹小，而身長體重各輕減；在美國生長中歐人，頭變長形，而減其廣度，顏亦細小，但身長體重各增加；獨美國生長之蘇格蘭人，其變形不甚著，僅增加其身長及體重而已。至於希伯來人之在美國生長者，則其變異特著，頭長顏削，身長體重，亦各增加；所可異者，各派中髮色未見有甚變化耳。(參照 Boas 著前書 Chap. II)總之，環境能直接影響人身之變化，已爲確有之事實，經時愈久，則改換其種族特質將愈深，終至莫辨其來源。

但據佛勒特希（G. Fritsch）南非人種之研究云，巴時孟（Bushman）人及賀天討（Hottentot）人，身體之形狀，素與歐人異，前者骨形細而長，且其組織亦甚堅，後者骨骼粗而重，其結構亦更寬廣，二者之差，正如家畜與野獸也，質言之，家畜似歐人，而野獸則似非洲之土著。（見氏著 Die Eingeborenen Süd Afrikos P P 30—32）氏之觀測，吾人固不能否認；但骨之粗細輕重，常因食物營養，身體運用而變化，不能認爲種族優劣之根據，其理甚明。人類各族之發達，因環境之影響，固有先後之不同，然亦不能以此定優劣之分。若以骨骼輕重而定文野，則體毛疏密，尤足爲進化遲速之徵；西人四肢皆生毛，森森如野猿，想其進化爲人類必不久也，中國人膚色光滑，肢體柔膩，想必爲進化之結果，其四肢被毛，蓋因不用而退化。且人類獸性，常因酒後而勃發，西人禁酒之亟，（美國瑞士實行已久，）足徵其暴動之多，我國則否，已以酒爲歡，復以酒爲禮，不覺其爲害，反覺其爲不可少，此亦足爲文野辨也。此外如鼻之高低，髮之紅黑，唇之厚薄，及膚色之深淺等，雖因種族而殊其特質，然亦不足爲種族優異辨。若必以此差異，有影響種族之精神，吾請先問其理由之何在?據吾之所知，不惟顏面、筋肉、毛髮等，無直接關係神經之作用，即骨格、內臟、或循環系，亦無直接影響精神之能力，即西人亦未嘗以此差異爲其優秀之特徵，不過較量腦之輕重大小，而定優劣耳。

以下即就此方面而論之。

夫腦之輕重大小，常足影響個人精神之作用，生理學者，固無異辭；但以種族全體計，豈儼有輕重大小之別乎？乃西人之好事者，每喜謂白人頭腦至充滿，黃人次之，黑人前腦最狹小，故最劣下；即紐約博物館內，人種頭腦發達次序之陳列，亦必先白人，次中國人，次黑人，最下澳洲之棱人，然皆無確實之根據，不過一種傳統的先見，奚足較哉？畢阿遜（Karl Pearson）頭顱大小與智能關係研究之結論，謂『責任之證明，當讓他日更精細之研究，刻下亦唯有一任具有成見者，信口雌黃耳，但據余個人現在研究之結果，則外形特徵，與內心特質，殊無關係』云。（參照Biometriha Vol. V. PP. 136— 氏著 On The Belation Ship of Intelligence to Size and Shape of Head, and to other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又溫恩．（Jhon Venn）測量英國劍橋大學學生頭顱之結果，表示人類頭顱富有可塑之性質，在十九至二十三歲間，頭顱大率由 77.9 至 79.2 云。見(Journ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 Vol. 18,1889, 氏發表於 Cambridge Anthropometry)

但西人又多以為中樞神經系統愈大，能力愈高，而精神的成功，亦愈巨，是又不可不辯也。決定中樞神經之大小，約有二法：一，衡腦之重量；二，測定頭蓋骨窩之容量。但研究結果，二者常相等。例如白皙人種男人腦重約 1360 克林，而頭蓋骨容量，亦相等。據陶賓拉德（P. Lopinard）各種族頭蓋骨容量之研究云，歐人頭蓋骨容量 1560 cc.（347 cases），蒙古人種 1510 cc.（68 cases），非洲黑人 1405 cc.（83 cases），太平洋岸之黑人 1460 cc.（46 cases）。（見氏著 Eléments d'Anthropologie générale P. 620）又陶氏曾對各民族各取一百頭顱而測量，測量結果，平均波斯人 1551 cc.，奧威格勒人（Anvergnets）1585 cc.，非洲黑人 1477 cc.，新加奴頓人（New Caledonians）1488 cc. 云。（見前書 P. 622）此外如門羅哇內（L. Manouorier）亦嘗測量三十五名人頭顱之容量，平均重 1665 cc.，但四十五殺人犯頭蓋骨容量，亦有 1580 cc. 之重云。賈爾頓亦謂英國有名學者頭巨過普通學者。但此等測驗之說明，是否證明腦愈大，精神能力亦愈大？想論者必以為然，吾亦不敢完全反對。但頭之大小，腦之輕重，各族中各有其人，不能以一小部分人之測量，而斷定全種族之關係也。據吾經驗所知，世固有愚庸而頭腦非常大者，而顱頂尖小之輩，亦常發現於名貴之列。且腦之輕重大小，常因個人營養如何，所住環境如何，發育狀態如何，及運用腦之程度如何，而有密切之關係，未必盡基於種族遺傳也。上述陶氏頭蓋骨之測量，恐未必盡根據各族名人而實驗之，想不過偶然蒐獲，假此以充其數耳。夫有機物，用則進化，不用則退化，厥理甚明。思索家用腦多，其腦必發達，勞動者用腦少，而用體力多，筋肉雖壯，其腦必輕減。吾為此說，固非謂筋肉勞動，可不用腦力，不過謂不如思索家用腦之多也。倘他族男子與白人同操一樣之工作，同取一樣之營養，其腦重相差必不遠。今之白人多受高等之教育，而富於用腦之機會，而黑人則多為粗鄙之工作，殊罕用腦之時機；若僅以腦重相比較，不問其職業之何若，則斷難獲得

精確之結論。且普通婦女，腦重常較男子輕；若必以腦之輕重定優劣，則世界婦女，將盡爲下劣人類乎？又腦之作用，全依於神經細胞及神經纖維，而神經細胞及神經纖維，又決非構成全腦之質量；若徒求其頭腦之重大，而不究其內容之性質，不亦失之遠乎？世有頭大非常，而蠢若鹿豕者，殆內容不猶人也，常依諸解剖學者之研究。至於頭顱之大小，宜與身體相比例，則又不待識者而後能辨矣。

四　種族不平之障害及中國民族之使命

總上所云，則日皙人種自命爲優秀種族，全爲傳統的偏見，而無確實的根據，蓋可知矣。然則一切種族，咸有同等身心道德能力乎？曰、然。烏得然？曰，一切種族，皆爲人類也。苟爲人類，則無論其爲黑白棕黃，皆有發展身心道德之內在的能力也。人類設無此內在的能力，則一切環境習俗、教育、宗教、無所施其巧，因枯木固不能順應刺戟而生變化也；即對於一切學術技藝職業，亦無學習之可能，因石田固無助長植物生長之能力也。但如此內在的能力，縱無種族之區別，其無程度之高下，分量之厚薄乎？曰，據實驗心理之測驗，各族兒童之智能，約皆相等也。玆舉一例以明之：美國米德（M Mead）教授，及專門測驗兒童心理之亞爾特（A. H. Arlitt）氏，嘗精密測驗黑白兒童之智能，其測驗結果，二者智能得數，相差不過四五分；但二氏俱認此爲語言，教育，社會地位，及種族表出態度不同之關係，而非智能確有差等也。（參照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 March, 及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 VI, 1921）觀此，可知苟能改良人生之教育，社會之生活，而去其外界的壓迫與歧視，則人無文野，種無色別，皆能發揮其內在的能力也。如此內在的能力，或稱爲可能性，或稱爲可塑性，或稱爲人類之本能，名稱雖異，而其本質不變也。但古來哲學家、詩人、宗教家、倫理學者之稱人類有共通之精神，類含有慈悲、博愛、仁恕、道德、及信仰等性質，而吾追此，則純爲一種革命之精神，人道正義之觀念，且必根據科學而以事實說明之。夫個人智識有高下，能力有大小，道德有厚薄，成功有久暫，吾固無異辭；然不能視此爲性質之差異，究其實，不過時間分量程度之問題耳。唯其爲時間、分量、程度之問題，故常因時間之經過，環境之變遷，教育之影響，而轉換其狀態，改善其態度，或促進其發達也。且此時間、分量、程度之差異，亦不能以一種族概括之，而目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何者爲文，何者爲野，何者爲進化，何者爲退化，此實不過一種族偏見耳。同爲人類之族派，孰願爲卑劣種族乎？又孰肯甘爲他族輕貶乎？積久生怨，怨深必仇，仇極必殺，殺則人類危矣。種族戰爭，爲禍更甚於國家，國家戰爭，猶有界限，種族戰爭，將糜爛於全球。近年來黃種民族，已漸覺悟，有志之士，曾登中亞高原，伏地慟哭，陰弔黃祖之靈，奮起而歷訪黃人遺族，握手唏噓，嗚咽對泣，竊恨黃人文弱，不嗜殺，故反爲人殺云。（曾見日報所載，但忘其爲何國人，又國內胡君曾週遊海內，亦痛感黃人之文弱。）一九二四年美國頒布新移民律，極力限制黃種人，益足使黃種人傷感種族待遇之不

平。日美兩國情感日趨於惡化，此實為最大之原因。彼白人種自希臘羅馬以來，其民族間固常傾軋歧視，而尤以十九世紀，條頓主義與開爾特主義之爭辯，為激烈。然對於有色種族，則又劃然自成為一派，無形中自覺其高貴而鄙棄黃黑諸族之無能。幸日本曾擊破强俄，頗足為黃人一吐憤懣之氣，故西人見短小精悍，側肩高步者，未嘗無厭忌之心（美國人對東方人態度，尤易見之）但若知其為中國人，則又立變其態度，轉厭忌而為輕蔑矣。是知欲强種不可不先强國也。我國國古民衆足跡遍全球，此國之不振，即黃種民族之大不幸也，亦即全世界弱小民族之不幸也。何以言之？我國立國最古，待遇異族，亦最寬宏。史乘所載，南征北伐，東平西撫，不過僅防戎蠻胡夷之侵寇，從未虜其君而奴其民。異邦感德來朝，尊為國賓，貢與不貢，一任其自然，朝廷政策，唯有羈縻之而已。甚者見異族之侵犯，自以為不德，自省自艾，莫敢輕啓干戈。我國古來如何尚德重文，厚遇異族，即此可見一般。然回顧白人國家，則與之相反，自希臘羅馬以來，黷武窮兵，喜功嗜利，對於敗北國家民族，必盡據其地而奴隸其民，滅文字，禁方言，限職業，制生產，無微不至；務期劃除淨盡，使之永刼而不復蘇，其手段陰毒酷辣，令人不寒而慄。今者英美俄諸國奴隸制度雖除，然對有色異族，仍不能寬假絲毫也。例如北美紅人，南非黑人，澳洲椶人及馬來羣島土人等，皆俯伏白人鎗彈暴力之下，生殺予奪一任其自由。即美國三K黨殺戮有色人種，法律亦不之過問。蓋白人視此等種族為化外蠻民，無資格受法律保護也。故欲救此等被壓迫種族，及其他黃種民族國家，決不能望殘忍白人（尤其是撒克遜人）發其憐憫之心，與其慈悲之念，必有以挫之而後可。我國人口最衆，負除暴安良，存絕起廢之責實鉅，苟如此龐大國家民族，不為正義而奮鬥，則人道淪亡，萬刼不復，中國人不能辭其咎也。種族無天賦優劣，觀上所述，已瞭如指掌，而在事實上，所以有文野之別，强弱之殊者，環境為之也，時勢為之也，而尤以人為壓迫為最甚。何者？環境可變，時勢可遷，而人為壓迫為害無窮，觀北美紅人行將絕種，弱小國家，必致淪亡，可恍然悟矣。故欲使一切種族，自由發展，而貢獻世界之文明，非先根據平等原則，打破一切人為的壓迫不可，而欲打破一切人為的壓迫，則我國家民族尤負有莫大之責任。苟能奮起圖强，糾合黃種國家，仗義而匡天下，使世界種族，各立於平等地位，自由發展其特長，豈黃種民族之幸，即椶紅黑各族，亦受其賜，我國人其勉旃！





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

郭紹虞

近人之論文學者，每謂昔人囿於傳統的文學觀，對於文學之含義，辨析不淸。此語似矣，而實非也。何以明之？曰歷史的事實，總不可泥於一端言之。我人只須一察各時代對於文學見解之各異，則知昔人對於文學之含義，固亦未嘗如近人所云，可以一筆抹煞謂爲辨析不淸也。

然近人之所以如此云云者，亦有其因。蓋文學觀因於某種關係之故，復有復古的傾向，於是把已經辨析得淸的文學含義，亦舉而返之於古，致仍舊不得辨析不淸耳。

大抵自周秦以迄南北朝，則文學觀念逐漸演進，——進而至於逐漸辨析得淸之時代也。自隋唐以迄明清，則文學觀念又逐漸復古，——復而至於以前辨析不淸之時代也。此中區別，界畫儼然，可申論之：

「文學」之名始見論語先進篇，所謂『文學子游子夏』是也。邢昺論語疏云：『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此解極是。或者病其分文章博學爲文學之二科，實則不然。蓋此時之所謂文學，在後世分爲二科者，在當時則兼賅二義也。大抵最初期的文學觀念，亦即最廣義的文學觀念；一切書籍，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所以揚雄法言吾子篇亦云：『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曰得其書，則知文學與學術實不分界限。文即是學，學不離文，言文亦即可以賅學。蓋此期文辭，大別之不外二種體裁：以韻文抒情，以散文述學。孔子論文，亦只注重在形式上韻文散文之別，——以韻文稱爲「詩，」以散文稱爲「文，」如是而已。明孔子論文有如是形式上的分類，則知其所以於論及「詩」者猶能比較的合於文學之意義矣。如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陽貨）則言其有涵養性情之作用也。謂『不學詩無以言，』則亦即不欲使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之旨也。至其論及「文」者，如論語所舉，則大都指學術而言。子罕篇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明明以昔人學術自己擔當承受矣。惟其以學爲文，所以可以教，述而篇所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也。（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所以也可以學學而篇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何晏集解引馬融說：『文者，古之遺文。』）如是以文爲教學之具，與後世韓愈之以文爲教決不相同。蓋此指先王之遺文言，所以學之可以博。雍也篇云：『君子博學於文，』而子罕篇亦載顏淵有『博我以文』之歎，則知孔子論「文」，本兼「學」義。用單字則稱「文」，用連語則稱「文學，」此所以文學一語遂有博學之義也。這是文學觀念演進中第一期的見解。

時至兩漢，文化漸進，一般人亦覺得文學作品確有異於其他文件之處，於是所用術語，遂與前期不同。用單字則有「文」與「學」之分，用連語則有「文章」與「文學」之分。以含有博學之意義者，稱之爲「學」或「文學」；以美而動人的文辭，則稱之爲「文」或「文章」。如是區分，纔使文學與學術相分離。此觀於史記漢書中所言各條可以按知者也。

史記中所言「文學」各條，大都指學術言。如：

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孝武本紀）

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同上）

勃不好文學。（絳侯周勃世家）

鼂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鼂錯傳）

萬石君名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萬石君傳）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同上）

兒寬等推文學。（同上）

夫不喜文學。（灌夫傳）

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公孫弘傳）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汲黯傳）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儒林傳）

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同上）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同上）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同上）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同上）

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同上）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同上）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

彬彬稍進。（自序）

在此數節中可以看出文學與儒術的關係，也可看出文學與掌故的關係，甚至以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等爲文學；則知其所謂文學云者：自廣義言之，包含一切學術之意；卽就狹義言之，亦指儒術而言，固不得以詞章當之矣。

至於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之意味者，則稱爲「文章」或「文辭」。如：

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三王世家）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伯夷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屈原傳）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儒林傳）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同上）

此處所謂「文章」或「文辭」，卽與上文所述「文學」之義不同。觀其同在儒林傳一篇之中，而嚴爲區分如此，則知此種分別，固非出諸無意者。班氏漢書，大率多本史記，其於「文學」「文章」之分，亦與史記相同。如張湯傳云：『湯以武帝鄉文學，欲附事決獄，請以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而於公孫弘傳贊則云『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云：『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則知彼固猶仍史遷舊例也。

至其用單字者，則於孔門所謂「文學」一語而析言之：文是文，學是學；以文章之義稱文，以博學之義稱學。觀清劉天惠文筆考云：

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敍傳云：『文豔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敍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敍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敍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混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

然非獨西京爲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爲文章，而他無可表章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章懷注『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爲然也。班固

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兩都賦；崔駰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爲文矣。（學海堂集）

此可爲我說作證。我人試再從反面就其論「學」者觀之，如：

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傳）

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同上）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同上）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同上）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漢書韋賢傳贊）

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漢書張禹傳）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敎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儒士，六學從此缺矣。（漢書儒林傳）

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後漢書伏湛傳）

哀平間以儒學顯。（後漢書蔡茂傳）

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後漢書曹褒傳）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後漢書鄭玄傳）

類此之例甚多，則知兩漢之以「文」「學」二字區別用之，其迹甚著。至於更爲明顯之例，如：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顧嘗好辭賦。……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漢書揚雄傳）

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後漢書桓譚傳）

此二節以「學」與「文」分別並言，更可看出其分用之迹。所以吾謂兩漢所用的術語，用單字則稱「文」與「學」，用連語則稱文爲「文章」或「文辭」，而稱學爲「文學」。（漢書王吉傳云：『吉少好學，明經。』又龔勝龔舍傳云：『兩龔少皆好學，明經。』而於蓋寬饒傳云：『明經爲郡文學。』諸葛豐傳云：『以明經爲郡文學。』翟方進傳亦云：『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可知明經亦學之一種，而文學之職必以學者任之，是亦稱學爲文學之證。）

大抵學術用語，恆隨時代而變其含義，只須細細體會，猶可得其梗概。阮元知六朝有「文」「筆」之分，誠是一大發見，惜猶不知漢初已有

「文學」「文章」之分已有「學」與「文」之分。若明漢時有「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則知六朝「文」「筆」之分，卽從漢時所謂「文」或「文章」一語再加以區分耳。若先不經此分途，則「文」「筆」之分，亦斷不會躐等而至者。梁元帝云：『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金樓子立言篇）惟其有「文學」「文章」之分，有「學」與「文」之分，所以有二；否則「文學」一語，可以賅括盡之，卽在古之學者，亦未見有二也。不過在此期雖有文學文章之分，而稱「學」爲「文學」，則猶與現在所稱「文學」之義不同。這又爲文學觀念演進中第二期的見解。

至魏晉南北朝間，遂較兩漢更進一步，於同樣的美而動人的文章中間更有「文」「筆」之分。清梁光釗文筆考謂：『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爲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爲書也，以紀事爲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學海堂集）此說近於附會，未敢苟同。謂爲偶合則可，若謂孔子或孔子時對於「文」「筆」二字已同六朝人區分之觀念，恐未必然。

「文」「筆」區分，最早當始於晉時。今案晉書所載，如：

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蔡謨傳）

以文筆著稱。（習鑿齒傳）

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樂廣傳）

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文苑成公綏傳）

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文苑張翰傳）

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文苑曹毗傳）

桓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文苑袁弘傳）

晉書雖出唐人所纂，但此等處或卽仍於晉人著述，亦未可知。不過晉人縱有「文」「筆」之稱，而於其區分之點，仍未明言。至對於「文」「筆」作明晝之區分者，當始於宋。顏延之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亦見南史）此以「文」「筆」對舉者。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亦云：『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則於對舉之外，抑且別其性質。後來劉勰文心雕龍亦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此等重在形式上的區分，實是「文」「筆」區分前期的見解。

至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所云：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推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

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

如是區分，著眼在性質之差異。筆重在知，文重在情；筆重在應用，文重在美感。於是纔與近人所云純文學雜文學之分，其意義相近。這纔是文筆區分的後期的見解。

又「文學」一名，亦至南朝以後，其含義始漸與近人所稱之義相近。孔門以文學包括文章博學二義，至兩漢則文是文，學是學，然猶不過於「文」的含義，與學術無涉而已，至論及「文學」者，則仍有博學之義。直至南朝，於是文學一名，卽是「文章」之義，不帶學術的意味矣。

姚思廉梁書文學傳序謂『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爲文學傳，』其陳書文學傳序亦云：『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於此篇云爾。』據其所言，似乎所云「文學」之義，猶必須兼學的方面，實則並不然也。

范曄後漢書之所以必列文苑一傳，正以當時有畢力爲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使其有學可自表見，則儘可列之儒林傳中，何必別立名目乎！蓋自楚以後，而後世有專工於文之人；自東漢以後，而後史有專以文名之傳；自晉以後，而後書有專重於文之集；自南朝以後，而後著錄有專載集部之目。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篇謂『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誠哉爲一變也。蓋至是始爲文學與學術分離之漸。我人若以文學爲立腳點而言，則此變正是演進的變，決不至如章氏一樣有「江河日下」之歎也。

我人再看，宋文帝命雷次宗立儒學，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以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稱，則文學之義，固亦漸有脫離一切學術之傾向矣。他如梁書文學傳謂：

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劉苞傳）

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劉勰傳）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劉峻傳）

南史文學傳亦謂：

檀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

以上幾節所稱的「文學，」實不能與孔門四科的「文學」等量並觀，（陳書文學傳論云：『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若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似乎仍襲孔門的文學觀念。實則孔門四科與宋文四學，根本不同。因爲德行等等都屬虛品，而儒學玄學史學，則均是切實的學術。）也不能與史漢儒林傳中之所謂「文學，」相提並論。蓋兩漢以前之所謂「文學，」是由於學的立腳點而言者；南朝之所謂「文學，」是由於文的立腳點而言者。若明這一點，則知六朝在文學批評史上之重要貢獻，猶不僅如阮元所云只在「文」「筆」之分也。這是文學觀念演進中第三期的見解。

綜括上文復列爲表式明之如次：

第一期（周秦）——文學——包括文章博學二義

第二期（兩漢）
- 文學（學）——指學術言卽本於周秦時「文學」一語中「博學」一義者
- 文章（文）——指詞章言卽本於周秦時「文學」一語中「文章」一義者其義同於近人所稱廣義的文學

第三期（魏晉南北朝）——學
- 其他各學（卽兩漢文學之義）
  - 儒——通其理
  - 學——識其事
- 文學（卽兩漢文章之義）
  - 文——同於純文學
  - 筆——同於雜文學

自周秦以迄南北朝，文學觀念逐漸演進，逐漸正確，已如上述但自是以後，一般人對於文學的觀念復爲復古思潮所籠罩，眷懷往古，取則前修，不惜復爲逆流的進行，而傳統的文學觀遂於以形成。這實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重大的問題。不過在此復古潮流中間，亦自有其進行的階段。宋以前——唐——爲一期，宋以後又爲一期。

唐人與宋人之文學觀，其病全在於以文與道混而爲一。但中間亦自有區別：唐人主文以貫道，宋人主文以載道。李漢韓昌黎集序云：『文者，貫道之器也；』此貫道之說也。周敦頤通書云：『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此又載道之說也。謂文以貫道，是主張因文以見道，雖亦重道而仍有意於文；謂文以載道，是主張爲道而作文，只重在道而無事於文。貫道是道必藉文而顯，載道是文須因道而成，輕重之間，區別顯然。此非我之鑿說，宋儒朱子已言之。朱子語類云：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觀此一節則所謂「貫道」「載道」之區別，可以瞭然。所以唐宋人之文學觀，實有這種分別，不得謂此爲鑿說也。

至唐宋人之文學觀所以有此分別者，全由於當時學術風氣之不同。人皆知中國經學史上有「漢學」「宋學」之分，而不知「唐學」實爲其樞紐之樞紐蓋中國舊時所謂學術，本逃不出六藝經典之範圍。漢人通其訓詁章句，於是有所謂「漢學」；宋人明其義理，於是有所謂「宋學」；一在唐人則不過重在文辭方面，玩其文章結構而已。研究之對象仍一，不過方法有不同，方面有不同而已。是故唐以前無以文爲教者；以文爲教，自韓愈始。在韓愈以前所謂以文爲教者，不過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而已。至韓愈之教，則始有文學的意味，固不僅限於習其句讀矣。韓愈師說云：『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解此最爲精愜。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

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修。』於此可知韓氏用力之途。又韓愈答劉正夫書云：『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則知韓氏蓋欲以文昌聖人之道而已。唯然，所以他於學道好文雖是二者兼營，而計其成績，論其影響，咸以屬於文者爲多。劉勰云『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文心雕龍序志篇）則知自兩漢訓詁之學以進爲唐人文章之學，亦自然之趨勢然矣。

進至宋代，遂專重在傳道一方面而不重在學文一方面。在唐人爲二者兼營者，至宋儒則專攻一端，所以吾說「唐學」爲「宋學」之過渡者此也。宋儒既專攻一端，於是便不以文爲教，而只以道爲教。此種學術風氣之轉移，不可不深察之。觀二程全書中所載，如：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其不欲專意爲文之意可知。是故明唐學之重在文，與宋學之重在道，則文以貫道文以載道之區別顯矣。

是以由於文以貫道的文學觀以形成者，爲古文家之文。在古文家之文學批評，雖口口聲聲不離「道」字，但在實際上只以之作爲幌子，作爲招牌，至其所注重而用力者，畢竟還在修詞的工夫。這不僅唐代古文家如此，即宋代古文家亦未嘗不是如此。即此後自唐宋八家一脈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嘗不是如此。至由於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以形成者，爲道學家之文。在道學家的文學批評便重道輕文，只把文作爲一種工具——所謂載道之具而已。

古文家之文與其文學觀，其誤在以筆爲文；以筆爲文，則六朝「文」「筆」之分淆矣。道學家之文與其文學觀，誤在以「學」爲文；以學爲



文，則兩漢「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進而歸於明晰者，至是復一再復古而歸於混淆。惜哉！自宋以後，「天不變，道亦不變，」而一般人之文學觀遂亦永永不變。永永不變，此所以傳統的文學觀，至兩宋以後始有權威也。

綜上所述，復列為圖式以明之如上。

摩西叔叔數雞蛋

匈牙利 C. P. Isaac 作　　靜恆譯

老摩西以販賣雞蛋及雞雛為生活，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但他有一種習慣常要和顧客爭論價錢；故他們買雞蛋時常會數錯。他用小籃子搬着貨物。他立在老婆子門口，伊到門外來買雞蛋。

——你今天有雞蛋麼，摩西叔叔？——伊問。

——是的，我真有。方才作出了，齊來一百二十枚。

——是新鮮的麼？

——我可以擔保，我知道這完全是新鮮的雞蛋。

——我要一百零八枚你可以把它們放在這個籃子裏面。

——很好，太太，——他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可以放心它們都是新鮮的。你的兒子上學了麼？他現在亦已經是成丁的人了。

——是的，摩西叔叔，他作加爾活的銀行裏面當書記。

——好，他是多大的孩子？

——十八歲。

——你嚇壞了我！十八歲就能彀賺錢！十八（數着）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你的女兒好麼？我末一次見伊的時候伊已經是成丁的人了。

——伊在他爾那結了婚幷住在那裏。

——好，我眞沒想到。時間會過得這樣快！幷且你還說伊已經抱了孩子了。唔，伊有多少年紀？伊的境况……

——三十三歲。

——那是眞的麽？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奇怪，你竟會有那樣大的孩子。我全不相信你就會有孩子。你不像是已經過了四十三歲的人。

——無意味！我看你有點兒想訶諛我。人人都說我已到五十三歲了……

——五十三？我不相信。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我請你留心數雞蛋吧，不要因此弄錯了……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嗡，今天眞熱！我現在覺得我自己變老了！我在世不久了！你可以長久享家庭的幸福。你的父親死時是七十歲……

——七十二。

——那眞很老了，……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還有你的母親呢？伊是一個富出身的小姐，我有時還見着伊。你記得我對伊是那樣的情形。伊是長命百歲的。我相信伊是過了一百歲才死的。

——不，摩西叔叔，伊死時只有九十六歲。

——然而伊死時總不算是短命。我知道那件事……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四，一百零五，一百零六，一百零七，一百零八……這是一百零八枚新鮮的好雞蛋，恰好是一百零八。這裏多拿一個，恐怕我數錯了。

老摩西擔着雞蛋歡歡喜喜地去了。過了幾天這老婆子對丈夫說：

——我害怕，我們必須要遣去馬揵爾。伊會偸雞蛋。我確實記淸了那些雞蛋的數目，因我是前天才買的，現今消失一太半了。我站在這裏聽老摩西過數，確實是一百零八枚。

——自世界語譯出——

新語林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文宙
▲東方之酒神祭——日本海鄉的鬧元宵……哲生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團……儆寰
▲文學與年齡……哲生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遂初
▲科學的奇跡……大宇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

文宙

俄國行鮑爾希維克主義已過十年，鮑爾希維克主義的終極目的是要形成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不過我們分析今日的俄羅斯，卻還有四種階級存在。就他們重要的次第敍來爲農人，工人，變民（Smenovechortsi）及剝奪公權者（Lishentsi）關於農工兩階級的敍述，已曾有過不少的材料，我們且不講，我們要講的是所謂變民和剝奪公權者，究是何等樣人。

當革命以前，俄國的所謂上等階級，爲數約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分析言之，這些人包含中產階級（Bourgeoisie）高等職業階級，頑固之知識階級，教會牧師和貴族。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統計，至不易得。舊俄帝國，有人口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所謂上等階級計數約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及波蘭與比薩拉比亞分離出去，波羅的海諸國也退了出來，舊俄的人口要減去三、〇〇〇、〇〇〇人。當俄國革命的時候，據說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以至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的俄國上等階級中人，逃亡在外。這個估計，不見得可靠。因爲成百萬的人民出國，這決不是可以偸偸的逃走的，這簡直是一個民族的出奔（Exodus）。而在當時，這樣的大規模的出奔，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俄國內外都有鋼一般的勢力圍繞着，大概舊俄的資產和貴族階級，由俄國紅軍手下逃出來的，約在一、五〇〇、〇〇〇人，這個數目，似乎比較的可信。

當革命時，因戰爭，迫害，飢荒，疾疫的結果，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喪失生命，必有可觀，其數當在五十萬左右。各類上等階級的遺民，現在算還留剩在鮑爾希維克的俄國之中的，這便是變民和剝奪公權者了。這兩類人，——特別是後一類，即剝奪公權者，——在俄國，與工人及農人一樣，他們的狀況至爲確定。

變民一詞，是革命時代所鑄造。（這字的字根 Smena 義即變動）此詞的應用，限於下一種人：即聯合於新的社會秩序，因而自變其前趨之的者。變民一詞，含有自願的承受蘇維埃制度之意義，不過可以更正確地來解釋，變民一詞特別應用於下一類人，即以歸順的態度來接受他們認爲不可免的東西。這一類人，現在大約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構成分子，爲舊俄軍官，及工商業經營者。他們有的爲蘇維埃政府管理工商事業。這些事業，在革命以前，原是屬於他們的。他們有些是高等職業者及智識者，有些是曾享有爵位的貴族。

剝奪公權者，其中含有貴族的右傾分子，資產階級的右傾分子，大部分的高等職業者及智識者，教會牧師，及在新經濟政策下經營私人事業者。又剝奪公權者一詞，並不能充分表示這類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地位。他們的被剝奪公權，不但是不得選舉而已，他們簡直被拋出在社會之外。政府剝奪他們的選舉權，因爲蘇俄取得選舉資格的根據，是生產的勞動。社會輿論，剝奪他們的公權，是因爲他們負有眞實的與想像的罪惡，而大部分舊資產階級

及貴族階級，把自己的權利剝奪掉，是因爲他們堅決地不肯在新經濟政策下從事事業。

變民和剝奪運動者，其間有個差別。前者承認蘇維埃的社會秩序爲一事實。他們在政府的事業上之行政上，被雇爲管理人。他們在復興的合作制度中，被承認爲工人或領袖。有的在軍隊中服務，或在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下服務，他們已使自己適應了新環境。固然，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地位是得人信任，受人尊敬，不過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形，已可忍受，他們的生活狀況，也得安定了。

剝奪公權者，則自願置身在蘇維埃社會的外面。其中有幾個是因爲這樣做較有利益，有幾個是因爲不肯降心相從，自認失敗。而蘇維埃之社會的態度，則以爲蘇維埃社會一點用不着他們。自然，生命的保障，是仍舊許與的，不過關於自由和娛樂的事，就不同了。自由娛樂，乃是權利，而在蘇維埃，人是非生而有權的，必須勞作者 (Toilers) 才有權。什麼人是勞作者呢？自然是指下邊這些人：就是農工社會的一個，其生活不掠奪他人的勞動的人了。而這個所謂農工的社會秩序，其中有成百萬的舊時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存在着，不過他們中的人數，卻一天天的少起來，有許多人早成了變民了。

在俄國革命形成時期中的變動潮流中，有



意大利對南斯拉夫說『記著！說到海外交通的話，你莫要忘記我是很能替你幫忙的。』（南斯拉夫近決定於國內建設軍事鐵路。）

一個可注意的情況。即舊時的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和貴族階級，漸漸的承認蘇維埃社會秩序的永久性，漸漸的滲入蘇維埃的體構之中。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國家中，這些人只是構成的小部分。不過這一小部分，卻是很有活力的。如果這一股加入於蘇維埃社會秩序的潮流繼續下去，也許會把所謂農工社會的紅顏色，漸漸的白起來，使他由深紅變成淺紅呢。

舊俄上等階級投降的人數漸多，這個事實，如拿局外人對於蘇俄現在所行的新經濟政策的解釋爲觀點，則也有重要的意義。爲什麼有許多舊俄事業中人，自願做變民，受那本心不甚愛戴的蘇維埃政府的雇用，卻不在新經濟政策下做私營的事業，這是一個疑問。

在蘇俄當局者的眼光看來，新經濟政策，並不是俄國以外的人們所認識的這種東西。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蘇維埃政府的降服。他不至於會使蘇維埃制度迴轉方向。俄國舊工商業中人，居住在俄國，他們深知新經濟政策的含義與目標。他們知道這並非是一個讓步，乃是要避免困難的經濟問題。他們又知道，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方法，由此方法，蘇維埃政府乃得把國家經濟小項目的責任，卸在私人的身上。他們又知道一切重要的工商業，皆已由政府專利，而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方法，由此以填

蘇俄經濟組織的缺口。蘇維埃政府的存心，是始終要把新經濟政策下的私人經營事業取消的。

對於私營事業一有參加，其人便自動的流入於剝奪公權的階級中去。蘇維埃社會的輿論蔑視他們。在蘇俄今日的社會，第一個為人家蔑視的是昔時有爵的貴族，第二個便輪到新經濟制度下的私人事業經營者了。這些私人事業的經營者，除受了社會所與的卑賤的徽誌以外，又失卻了許多政治的權利，和受了許多政治的限制。所以那個願做「那潑曼」—(Nepman—nep乃N，E，P，三字，卽新經濟政策三字之縮寫。)那個願受這些卑賤和失權的待遇？況且轉入變民的大門正寬暢地開着，一進了這門，你便是蘇維埃社會的一員，你的困難便和俄國中其他人所受的困難相同，沒有什麼特別。所以在今日的俄國，有不少人，在舊俄時本是有錢的工商經營人，現在卻每月從公家得到七五金元以至三百金元的月薪，很滿足地過着。有的他們今日為蘇俄政府經營的，正就是昔年自己的產業。

舊時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精神，雖已為實際情況所打破，但還有不少倔強的人不肯接受這個新的社會秩序。他們不願從事於新經濟政策下的事業。因為這些事業，已被尋常的私人經營者，弄成了惡名譽了。社會對於他們，特別的激怒點，這是因為他們是貴族出身。私人利益企圖者這個徽號是不可忍受的。

最動人憐憫的，是那班不降服的貴族的生活。他們的面色表示勞倦而蒼白，彎腰忍着餓，穿着破碎的衣服。星期日的早晨，立在大城市的街頭，手持着一個鼻煙壺，或是一個項圈，或是一個戒指求售，得錢購食。這些或者是家中所遺留的最後的物件了，要是不處在極境，他們也許會把牠們幾代的傳下去。他們這樣的維持生命，等到什麼東西都賣完了，他們就僵臥着等候死的降臨。有時不待死神降臨，迅速的去追上他。

大多數舊俄有爵的貴族及大地主，都躲到鄉間去。他們有極大的產業。這些農人們頗有他們的土地和財產的，卻肯供給他們一切所需要的東西。蘇維埃當局知道這個事實，但只裝做不看見。時間久了，俄羅斯的革命，漸漸的脫去了一個最有力的，同時也是最不好的動機，就是「報復」。農人們願意分麵包的碎片去養他們以前的地主，地方官明知其事，但不加以制止。這不能不說是俄國情形漸趨健全的徵象了。

蘇俄今日極需要機器，以增進製造事業。政府把這個需要佈告，但在俄國，能運用機器的人，卻比機器的數目少。舊俄時代的工商界中人的組織能力和辦事能力，原也不十分著名的；但蘇維埃政府不得不招致這一流人來辦國有的事業。於是所謂變民，就發生了。這一流人，一與政府連合，政府雖歡迎他們，但很監視他們。

這一流人，大部分是不喜歡共產主義的，有時甚至譏笑，不過蘇維埃的領袖們是不計較的。他們深知舊時的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在今日的蘇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之下，他們

的感情是怎樣的。蘇俄領袖知道一個事業經營者他從政府處得到一百二十五金元的薪水來管理一個以前原是他自己的產業的工廠，這個人決不能對政府有好感情，及尊重社會化的產業。他對蘇俄領袖的感情，也不會好的。但他們不問這些。蘇俄領袖只問在這個人的管理之下產量是否增加，並監督他克盡厥責。政府對於工廠的生產能力，都很明白。牠要求管理者為社會生產相當數量的出品，如昔日自己為工廠的所有者時。這一流人，對於蘇俄經濟的恢復，負了不少的責任。

蘇維埃政府，很能認識這班人的價值。一個工廠的管理人薪金要比蘇聯總統大過兩倍以上。比任何在政府服務中佔最高地位的共產黨員的職官或執行委員的所得要大。列寧格勒的扭的維夫工廠管理人，月薪有二百五十金元。而總統嘉里寧(Kalinin)的薪金，却只有一百十二金元半，而這却是共產黨員中可得的最高的薪水了。

舊俄資產階級中反對蘇維埃制度的，始終還存着一種希望，以為總有一日事態會完全改變。這或可是一個可悲的希望。但他們總是執着不放，也幸而有此希望使他們生活着。他們中較為開明的則說，在俄國如有趨向於資本主義的變遷發生，決不致會成舊時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了。在這個變動未來以前，不妨與蘇維埃維持友誼的關係，這樣可以得到比較的舒適。他們既存這個希望，他們就以為何必使自己失卻利權，何必受剝奪權利的困難。況同時本可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員，而享有所需的種種。

且慢歡喜



頭目：「慢著拍掌歡喜，他還沒有付呢！」（賠償委員會經理報告德國道斯計劃順利，列強大喜。）

他們想成特權階級的一員的欲願，不僅僅是為物質的動機所激起的，個人的感情，也是一個要因。這感情，使一部舊俄的統治階級中人，流到蘇維埃社會秩序中去，這乃是根本於一種特殊心理的：就是要混入得勢者階級的營地裏去。他們一向過的是得勢者特權的生活，一旦失卻了這許多特權，而且眼睜睜的看着一個新的特權階級起來，這如何使他們過得去？

在今日的俄國，自然有一個階級，這階級佔有了一切特權，正如舊俄的特權階級一樣，所差的只是各種特權之比較的價值有異而已。舊俄的特權階級，專有財產，文化，教育，地位，政治與權利。蘇維埃制度下的特權階級，也是這樣。不過舊時的特權階級，所享的財富，集於少數人，易於看見；新俄的特權階級，其財富分配於多數，所以不易認識，這便是農工的特權。但特權的原則，總是存在的。在舊俄的社會秩序下，少數人所享的特權，是多數人

民的汗漬勞力的結果，非特權者，要等到特權階級取攜饜足以後，去取得所餘這一點。而舊俄的統治階級，所欲無窮，他們所留給下層階級的實也是很少很少的。這情形在新俄的今日也未嘗不同，不過情况對易罷了。

我們也可詰責蘇俄政府待遇那舊時的資產階級及思想上不屈服的人們太不公正。他們的答辯說：『我們的僅有的麪包，不夠盡人而與，我們只好把麪包先分配給我們的人民。』所謂『我們的人民，』是工人，農人，及與農工們聯合的人們，其餘便不是『我們的人民』了！他們乃是蘇俄政治中的外國人，是仇敵，應得受政府蹂躪的。

所謂『麪包不够盡人而與』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資產階級可以等到工人們的需要滿足以後來去取得所需。但這個情形，也還是在幻想之中，資產階級者，還須等個好久，方可這樣呢。例如，有一方蘇維埃所有的地皮空着沒人種，工人如要領受，便有優先權，他出三個以至五個盧布的賃金去領得。工人不要領，才輪得到資產階級者去領，賃金月須比工人所出的十倍以上。為什麽要有這個分別呢？因為工人乃是得勢階級中的一員，他是所謂『我們的人民』之一。

蘇俄當局，對於舊俄資產階級的態度，可拿下邊的一個實事來說明。有一個農人，寫信給農報（The Peasants' Gazette），抱怨政府，沒有東西給與窮苦的人民。說：『我們在昔是窮苦，我們現在還是窮苦，我們將來仍是窮苦！』對他這樣的責備，蘇維埃總統的答語則說：『誰的兒子在教育機關中佔了優先權？政府為了誰來維持醫院，休養室，和衞生院？社會保險，社會恤金等制度，為的是誰的利益？原來都為了農人和工人，為了我們的人民。』的確，蘇俄的醫院，教育，恤金，和其他生活改進的設施，在俄所遺的高等階級都輪不到！

這些舊俄的高等階級，生活困難，自不消說。據總統嘉里寧的說法，則以為一般所傳此輩生活困難的情形，未免有過甚其詞之處。此輩服務於政府的生活很好。在俄國境內的舊俄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無論如何，要比出國的好得多。

舊俄的遺民，在蘇聯的境界內的，悲苦流離，在本國境內，做陌路人，這情形自不待多言。而在蘇聯境界以外的，還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飄流作客。他們一心想有還回故土的一日。他們不自承認是外遷的移民，他們自承所處的情形，簡直是流放（izynan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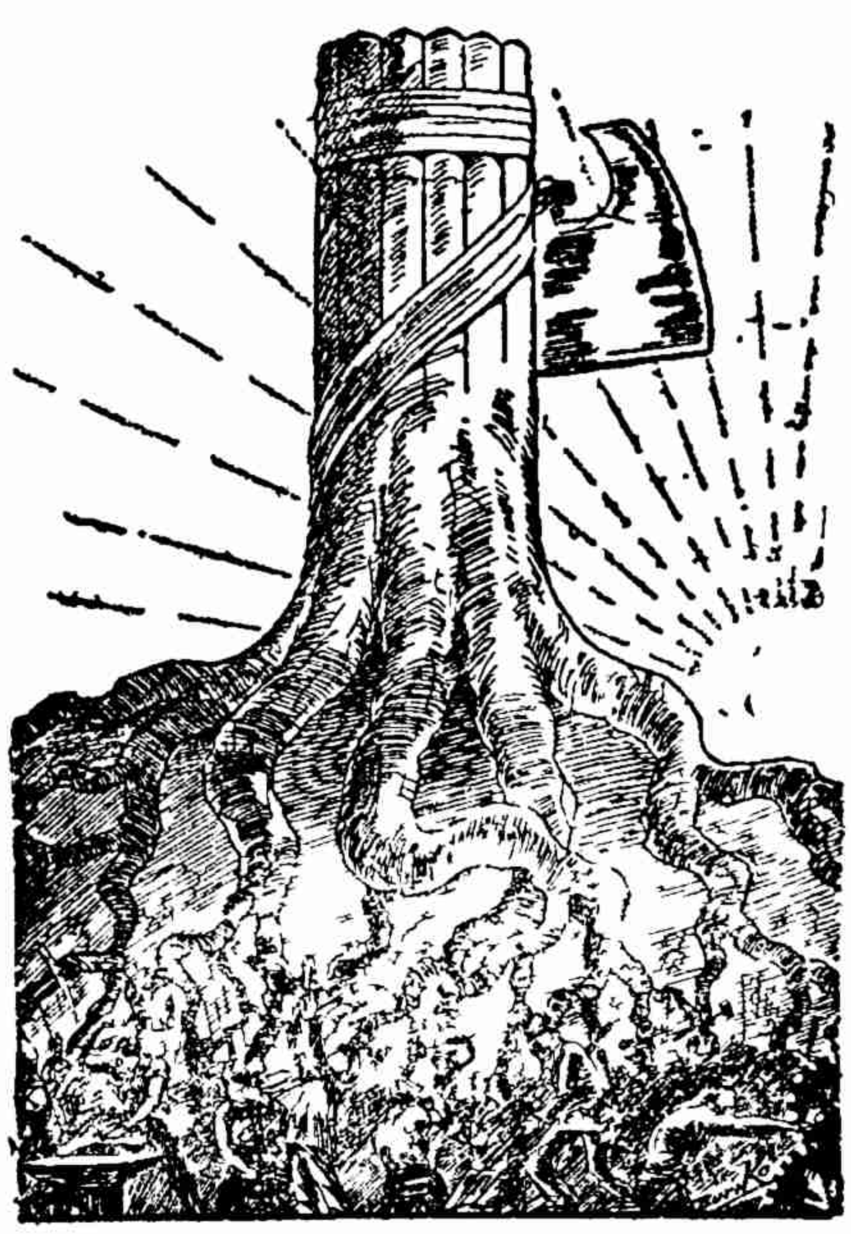
這一百萬以上的流亡在外的舊俄高等階級，現都集中在歐洲，主要的中心是法蘭西，計有四〇〇、〇〇〇人，已在法國住家。在波蘭有九九〇、〇〇〇人，在南斯拉夫有七五、〇〇〇人，在捷克斯拉夫有三〇、〇〇〇至四〇、〇〇〇人，在日耳曼約有七五、〇〇〇人，在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小亞細亞，約有八五、〇〇〇人。在波羅的海諸國，芬蘭，萊多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約有八二、〇〇〇人，而萊多維亞單獨得四〇、〇〇〇人。有少數流到英國，計分佈於全個英帝國的舊俄流民，為數約一五、〇〇〇人。在遠東，以中國為最多，亦有七六、〇〇〇人。

（此據國際聯盟調查。）日本有五〇〇〇人，其餘則散佈於歐洲各國，而亞洲，非洲，美國，南美，也都有他們的蹤迹。

對於此種外遷的舊俄的移民，國際聯盟的流民部，曾加以不少的援助。主其事者，爲聯盟中挪威代表南生氏（Dr. Fridtjof Nansen）。當俄國鮑爾希維克革命開始以後不久的時間，那些被迫離國的俄人，其生活狀況，至不安定，因爲他們不得不離開母國，以逃性命，但別國卻不肯接受他們。這些最初的逃亡者，幾經困難，始在巴爾幹諸國，略得安頓之所。有許多，則流入中部及西部歐洲各地。舊俄流亡的人數漸多，各地政府就覺得責任的沉重，相繼禁止舊俄流亡人入境。只有德國以戰後國情不佳，終不能阻止他們流入，所以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間，德國境內有舊俄流亡者二五〇〇〇〇人。

當一九二〇年之終時，藍琪兒（Wrangel）的運動及其在克里米的政府失敗，於是年十一月，藍氏退出俄羅斯。與藍氏同出者，凡一三五、〇〇〇人。其中有七〇、〇〇〇人爲兵士及哥薩克人。這一班跟了藍氏出亡的人，其殉道的精神，只有此中親歷的人，能描寫得來。這七〇、〇〇〇的武裝者，曾在加里波立暫駐。這一羣人，當時頗成爲國際問題。按照國際慣例，這一夥失敗了的克里米軍隊，一履別國的境地，使須被解除武裝。但藍氏卻拒絕繳械，直等到法國表示不再供給他的軍隊時，他始屈服。於是藍氏手下有一部人仍回俄國，一部分人退向保加利亞，大部分人移往南斯拉夫，始終保持他們軍隊的組織，擁藍琪兒爲將領，只預備向莫斯科發動。

莫沙里尼的理論



『法西斯底主義是最新式的政府，因爲牠是從一國勞動階級中生出來的根。』

這班流亡者，最初是到處得不到法律的地位。他們向別個國家中逃進去，是並不得有正式的許可的。所以入境不久，使被各處政府查究。當國際聯盟南生博士開始解決這個問題的工作時，他們的受壓迫，正極利害。南生博士，第一步是給與流亡者以國際聯盟所發的護照，使他們得到法律的地位。第二步則在南生的指導下，連合國際勞動部及其他機關，將幾萬的俄國流亡者，分遣到生活狀况雇用狀况較佳的國家中去，使得各執一業，各自謀生。

這些流亡者中，仍有派別，每派各自有其目的與利益。這情形經南生的一番分配而得顯著。如住巴爾幹諸國，特別是南斯拉夫者，多爲

極端的保皇黨。往捷克斯洛伐克者，多爲非社會主義者之智識階級，如大學教授學生及一部分之專業者。柯賽格住了塞列爾(Cyril)大公爵，他原是將承繼王位的，環繞着他的，有舊制下的復辟勢力，他們一意，夢想羅曼諾夫皇朝的歲月。塞列爾的勢力，遠及於巴爾幹諸小國中的軍人組織。往波蘭的，大抵爲保皇黨，不過這一般人，又分二派：一派擁護塞列爾，一派擁護尼哥拉佛須大公爵(Nikolaivicch)。往法國的大致主張民主政治，內中所包含的是遺剩下來的社會革命黨黨員，憲法民主黨黨員，社會民主黨黨員，民衆社會主義者，及非社會主義者反對保皇黨的分子。法國更收容一部分擁護尼哥拉的保皇黨。

這些流亡在外的舊俄統治者，他們做些什麼事，這是值得一問的。他們脫離了優厚的地位，而滿足於今日所過的他鄉異國的生活，這是決不會的。要知道班流亡者大都爲成年的男子，有的於舊俄各方面的生活上，都做過領袖，有政治家，有科學家，有教育家，有參與過反皇室的革命工作的人物，有牧師，有社會革命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有藝術家，有著作家，有音樂家，有高級軍官，這些人那個不夢想有還回故國的一日。

一般述舊俄流亡者的生活，多偏於醜惡的傾向說：舊俄的侯爵們多半在巴黎做下流事業，而貴族的婦女們，則在下等餐館中做侍者。有的貴族，替人家刷靴子。其實那些舊俄時代有爵位的貴族們，並不必定要以賤役來維持生活。他們大多數原是已在國外所準備。他們在德佛利(Deanville)，在尼塞(Nice)，在倍膝倍騰(Baden-Baden)及其他繁華的處所過着相當的快樂的生活。即一般的流亡者，也已得有相當的職業。經濟的爭扎，並不是他們中切要的問題。

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在政治。他們想回到俄國去。他們知道如果俄國蘇維埃政府照現在的情形下去，他們回國的可能性是很少的。他們都認定俄國必須擺脫鮑爾希維克主義。但如何來成就這個使命，他們便不一致了。

流亡者可分兩大派：一派持保皇主義，一派持民主主義。每派之下，又各分支別，互相紛呶，耗卻不少努力。如保皇派在王位繼承問題上，便分兩大支：一支擁大公爵塞列爾，一支擁護公爵尼哥拉。在全體的流亡者中，保皇派佔大多數，但恐無甚成就。

保皇派前途所以難有成就的緣故：第一，在俄國，君主所持以自立的理論，現在已根本消除，不易鼓吹了。第二，保皇派所持的祕密的目標，使保皇主義的實現不可能。他們要使一切權力歸於絕對的君主，一切土地還給地主，這個企圖，自然是規模宏大，不易進行了。較有意義的是流亡者中的民主主義分子，他們雖居少數，但他們的主張，或許會碰到一個機會，得到蘇俄國內人民的援助。在蘇維埃中人看來，凡流亡在外的舊俄人，已如死去的一般，即流亡者自己也有這樣承認的。不過流亡者的民主分子，他們確有較大的可能性，雖然他們中間因觀點不同，難以一致。如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憲法民主主義者，其間持異之處，頗難調和。

即在一黨裏邊，也自形分裂。如開台黨(Cadet party)即分左右二翼，右翼幾近似於保皇派。

保皇派與民主派間不但根本的政治組織主張不同，對於手段上，他們也不相同。保皇派知道他們如同鮑爾希維克政府直接衝突，則他們必不能得到人民的幫助；所以他們或希望外力的干涉，或希望蘇俄與鄰國衝突，而從中攫得機會。但大部分民主主義者，則極端反對外力的干涉。只有民衆社會黨，和憲法民主黨的右翼頗贊成外力干涉。而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員及社會主義革命黨員，則以為只要結果能佳，外力干涉未嘗不可。

總之，舊俄流亡者，有同一個目標維繫着，即是他們對於母國的渴念之忱。上自公卿，下至兵役，他們流離顛沛，處身於異日異俗之國，這原是應有的事。他們賴有一個希望而生活着，即或許有一日得回到他們認爲神聖的母國去。

東方之酒神祭——日本海鄉的鬧元宵

哲生

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是希臘人生觀中，與代表理智的美神愛普羅對立的代表情感的神。希臘人對於酒神祭的狂歡舞，是與亞令配大會同其盛大的。一民族本其宗教的期向，而行原始的酬歌狂舞的獻祭，這實在含有不少民族的熱情和努力。自人們生活現代化以來，這種原始的熱情的獻祭，殊不容易看到。東方還有此類的宗教儀節保留着，這是何等引動懷古者的心情！德人霍欠(Hautz)有記日本元宵節文，題曰東方之酒神祭。此中可見古日本海濱漁稼的人民之熱情的生活。霍氏之記如下：

向日本內海沿岸開着口的，有千餘個海股。一個小小的日本海港，就位置在這樣的一個海股上。這小小的海港，住有千餘人口。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看來，他們乃是樸素的質實的人民。對於這些人們，我們不能希望有何等特殊興味的事件發生。他們僻居海陬，不聞世事，正如中國詩人所歌詠的無懷葛天之民，追想於邃古之世。他們的愉快，他們的光榮，和他們的生命，是深深的堅植在過去的記憶上的。

這一個小小的市鎮，是日本唯一的處所。每年來舉行那村人的宗教熱情所寄的陰曆第一個月圓之夜的元宵節，這是一個整夜的狂歡節。這便是這個小小村落中人們迴向於古昔的神秘生活的一夜。

幾個日本朋友早就說到這個祭節，他們說這是眞正日本風的最後的遺留了。於是我們就決定去訪問這個神秘的村落。我們到達這個小村落時，正是晚上十一時左右。其時別個村落，都深埋在和平的沈睡之中，獨有這個小村落，通街徹巷，佈置着九色的電燈，加以千萬盞的紙燈，眞是把黑暗的天空，變成光明的白晝。大道上人們肩摩轂擊，更是熱鬧。飯館和露天臨時的食所，烹煮着煎魚，龍蝦，大蟹，還有米飯，濃酒。賣豆餅的，高燃着明燭，許多人圍繞着

看有賣綢布的有賣筆的，有走江湖的，爲人談命。十字街頭有救火隊支起蓬帳，預備工作。救火員穿着鮮明的制服，紅白的燈火手攜的唧筒，皮管，水桶，一切都準備得好好的。矮屋的層樓上，時時看到婦女們的倩影，她們頭上插帶得像蝴蝶似的美麗，向客鞠躬致禮。親密的家庭生活，到處被描繪在影畫之中。

遠處隱隱有一片喧聲，我們就隨着這喧聲向一所廟宇前進。先走到一個市集，望這市集頗似歐洲的十月市集和月苑的情形，不過要比較的原始得多了。最引人注意的，是賣藝場。場中有馬，有駱駝，有象，有海獅，有走索者。大幕帳的周圍繞着傀儡戲場，射場。有一處簇聚着許多人看魔術者弄法。但他們一看到我們幾個歐洲人，立刻視綫轉移，我們只好在羣衆中爭出一條路來，進到廟宇的所在地，這就是我們聽到一片喧聲的地方了。

什麽是元宵節？我們迴想古希臘的生活，我們冥想古希臘酒神祭中的狂歡者，他們在狂歡的跳舞中奔着跳着，我們迴想酒神祭中的女祭者，在塞梯龍的行列中迴轉着。

幾千年以前希臘狂歡者的歡聲環繞着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神座，斯巴達的婦女於春祭中，在愛普羅的座前高呼，現在我們聽到這些

一洗刷就乾淨了嗎



德總統在坦南堡歐戰死難烈士像前演說否認歐戰之罪。

如醉如狂的羣衆，在早春的月光之下，高聲狂呼着。但歐洲人種童年的記憶，已是過去的史實，這小小的日本古國，還保留着古昔祭節的狂歡，使邃古的事物，還如活着的現在。在這小小的一個隔絕的海鄉中，日本古國的真精神，還留有餘緒。

我們進廟場時，正是中夜，已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廟門口閒談，有的躬着身祈禱，大殿上男女們倦倚在草席上，候儀節的舉行。

忽然喧聲大起，百餘個赤身的男子，排成堅陣，踏歌前進，衝開了人羣。這樣踏歌的赤身男子的陣列，一隊過去，又是一隊，地面也震動作聲，一面和聲高呼。每一隊環繞着高塔，然後進向大殿。廟內天井，全是這些載歌載舞的人。他們赤着的身體，映在銀色的月光下，都作蒼白之色，加以幾千盞的紙燈，發出神奇的光亮來。此外便是看熱鬧的，他們穿着寬大的衣服，髮鬆得光光的，戴着寬邊的大帽。他們跟隨在狂歡舞踏的大隊之後，有時分散，有時聚集。

赤身的人數漸漸的多起來，千數人擁上殿階，進向迴廊。許多赤身舞踏的隊伍，保持着陣列，左右踏歌。他們的手臂高舉空中，齊聲歌唱。他們漸漸的離殿宇趨向海邊，經過了大的石坊，他們便踴身躍入於寒冷的海水之中，以蘇

復呼吸，以過內心的狂熱。入水片時，重行出水，依舊排成陣列，踏歌回廟。此時滿沾着水點的身體，受熱以後，發出蒸汽，正如有銀色的薄霧籠罩着陣列。這樣在海水中淩洗的陣列，繼續的一隊隊的過去，此時在陣列中的個人，完全沈沒在狂歡的羣衆之中，踏歌的節奏，完全迷住了個人。個人失卻了個人的意志，失卻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只是偉大的陣列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而已。

這樣的進行，繼續有好幾小時，到了午前兩點鐘，才一切趨於沈寂。亦身的人們結集成一個大圈，環繞着廟宇。廟中神祕的燈光，都熄絕了，此時莊嚴的祭典，乃達於最高之點。

接着有一個祭師，在露台上高高的站着，下面便是那些赤着身的人們。祭師用一莊嚴的姿態，將兩根白色的祭杖高拋空中，當這杖在昏暗的月光中降下來剛可辨識的時候，便有一片極盛大的喧聲從踏歌者口中發出。

於是這接杖的儀式開始了。從大殿起，由殿階，經殿庭，這些赤身的人們，潮水般的湧着，將周圍的觀衆推動，好像浪前的浮沫一樣。人們頭靠着頭，胸貼着背，手臂在空中搖動，口裏是高聲呼喊着，一大羣人就這樣左右旋繞着進行。有幾個決心較大的，便爬上人家的肩頭，在密集的人們的身上爬動，要達到爭奪的中心，同時呼號聲也高得可怕。

這樣的經過了半小時，祭杖的爭奪者也漸覺倦怠了，全體的人分散爲幾個小羣。有幾小羣還繼續在廟外場上爭持着，但喧聲是漸漸的衰下了，奮興是漸漸的弛緩了。這裏一個失望的在拭拂身上的汗，那裏又有許多人，在替一個人裹縛傷痕，拭去血迹。至此而這個古日本遺留的狂歡的大祭節過去了。

今日的墨西哥



軍官：站起來！

市民：不！

軍官：爲什麼呢？

市民：我沒有那樣兒，假使我站起來，你就會槍斃我咧！

那奪到了祭杖的人，便攜了杖回到家，此時門口懸着一盞紅燈，一個朋友守候着，這個接到了祭杖爭得者的朋友，便是一個幸運者，而祭杖爭得者自己，便與他的朋友共享這個幸運。

這個祭節，在日本是很古的了，祭節中的種種禮式，也是很古的了，但也有現代的東西點綴着。廟場的左角一室，有一警官及多數着制服的警士守着，左角豎起一面紅十字旗，其下便是一個臨時的醫院，有外科醫，有看護婦。在一個古塔的層樓中，又有新聞記者，及攝影師，但這現代的佈置，總掩不掉這個狂歡祭節的原始的意味！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團

儆寰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是歐洲大戰後的新興國之一。從前作奧地利統治之下，捷克人民希望脫離羈絆，獲得自由，因此同心一致的獨立運動。洎大戰告終，凡爾賽和約承認歐洲新興的獨立國家：於是捷克民族多年之宿志，乃得如願以償。

在戰後新興諸國中，要算捷克斯洛伐克爲最有活氣的了。其領土佔從前奧國領土中最豐饒的部分；從天然的富源上觀察，今後產業的發達，殆可操券以待。況且捷克民族方脫離多年的束縛，元氣旺盛，新興之象，充溢全國。其所以獲得今日的獨立，與國民的朝氣者，實由於歷年的國民運動，而以沙哥爾團爲中心。茲略介紹該團的歷史與現狀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體育運動的盛大，與其青年在世界運動中的令譽，想世人盡能知之，而沙哥爾青年團實爲國民運動的中樞。沙哥爾團以青年男女的運動與競技爲目的，同時爲關於鍛鍊心身，養成人格，鼓勵愛國心，涵養公共心的訓練機關。沙哥爾之祭賽(Sokol festival)每五六年在首都柏拉格(Prague)舉行一次。當舉行祭賽之際，其運動的嚴肅，秩序的整齊，實爲世界之偉觀，使一般觀客發生無窮之感慨。

「沙哥爾」(Sokol)乃捷克語「鷹」字之意。鷹爲鳥類中最精悍者，常自由飛翔天空，遨遊林際，以堅嘴利爪自衛，他鳥不敢攖其鋒。其雄糾糾的姿勢，正如人間魁梧男子，捷克的傳說歌謠，以勇壯的青年，譬强悍的鷹。故剛健，沈毅，勇壯，精幹之氣，成爲青年團的信條。因名青年團爲沙哥爾團，會員的帽邊均插一鷹翎以爲象徵。

沙哥爾團的競技場，在柏拉格郊外，設備可容十五萬人，其建築費約需金百萬元，完全由團員自己募集。當祭賽儀式開始之際，有身穿制服的男子一萬五千人，與女子一萬三千人，各列隊伍，嚴肅入場，按音樂拍子，進行於一定之地，分爲縱列，作兩手上下舉的運動。其動作規律的整齊，與一絲不亂的光景，實爲空前之壯觀。稍頃，音樂停止，進行亦止，團員一齊三呼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萬歲，大總統萬歲。此時十數萬看客，精神頓起緊張，面現莊嚴之色，不知不覺，拋棄口中所啣的烟草，不交談，不喝采，屏聲絕息，全場現慘淡肅靜的景象。天氣無論晴陰，祭賽定日從不變更，有時遭逢狂風暴雨，渾身淋漓，衣服透溼，而舉動依然不停，精神益爲煥發，目擊此景者，更覺有無上勇壯之興感。

沙哥爾團的行動，雖爲一種競技運動，而其精神的鍛鍊，實偉大無比，遠來觀賽的外人，乍見如是熱烈剛健的動作，均滿懷無限感慨而歸去，英人竟亦之爲世界不可思議之一。

沙哥爾的旨趣與目的若何，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第八次大會之時，其團長約瑟夫謝那宣言中，確能明顯表示，茲摘述如下：

「凡欲知捷克斯洛伐克國民性的，非先了解沙哥爾團運動之爲何物不可。因爲

我國於數世紀間所訓練的國民精神，完全反映於沙哥爾團也。原來沙哥爾團的目的，在養成健全的國民性，以脫離奧地利之羈絆。故於造成國民幸福之基礎上，實爲最重要之機關。上述之證據，藉信在第八次沙哥爾大會必可實現。』

沙哥爾團係依鐵爾斯 Mi[illegible] Tyrs）之動議，於一八六二年創立。鐵爾斯本一哲學者而兼理想家，沙哥爾團之創設，亦根據於彼之哲學思想：即『停滯久則致死；吾人唯一之生道在於活動。』(Where there is a long halt there is death; it is only by movement that we live) 是也。彼謂：『欲使國家健全，非謀國民體育興盛，使其精神活潑，意氣煥發不可，蓋國家的衰亡，乃由於國民精神消沉之故也。且一國之運命若何，非依戰爭而決定，乃依戰前國家之狀態而決定。國民之教育，非僅以智能的教育而滿足；且須注重體育，以造成強健的國民。然身體之強健，若不伴以勇壯忍耐誠實信義正確之道德的要素，實無何等價值。換言之，體育之目的，在於造成健全之人格也。然而徒造就個人的人格，尚不能謂爲滿足，必須造就目的於國家社會的人格，而後最後目的，始克達到。在社會之前個人不值何物。(The individual is nothing, the community is every thing)。個人非有爲社會犧牲之精神不可，具此精神之國家，必能繁盛富強。』

俄國太太的驚恐



她現在弄得寢不安枕，看來四面都有英人在設法陷害她。

茲更將彼之格言，摘要如下：

強健與勇氣——活動與忍耐——德義與訓練——愛國心——自由之愛——自由，平等，博愛——勿貪利益與名譽——爲社會犧牲個人——川流不息，百折不撓——停滯則致死——前進，向上，一步不停——勞動爲吾人之救星——自助——自己信賴——拳乃汝之武器——毋亡國事——膽大量宏——汝之右腕有力——凡屬捷克之人速來參加沙哥爾。

上述鐵爾斯之思想格言，就是沙哥爾之信條標語(motto)，捷克國民的公共心，愛國心，獨立心，均賴以養成。蓋鐵爾斯的思想，已深入沙哥爾團員腦海，成爲第二宗教矣。不唯團員如此，即一般國民，亦深受感化。捷克之所以能脫離奧國之羈絆，建設獨立之國家，大半得力於此。

沙哥爾團雖屬一青年團體，而其組織則完全自治，並不依賴政府的保護獎勵，其維持經

營，全依個人之努力。中央本部設於都城蒲拉谷，各大城市有支部三十有五，再分三千餘區部，設立鄉村各地，故全國窮鄉僻壤，皆有區部設立。會員在創立初年，即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一年僅一萬有奇，今日已達七十萬以上，尚有陸續增加的趨勢。以人口不滿千萬之捷克國，而有團員七十萬人以上之青年團，也可為有力的團體了。其團員兼收並蓄，不分階級，自農民，商民，工業者，實業家以至官吏，醫師，學生，教員，熔不治鑄一爐。大戰後農民及智識階級之加入，較前更為增加。內閣總理，各部總長，陸軍將佐，大學教授，以及著作家詩人畫家皆知名之士，或現在為團員，或曾為一度之團員。現任大總統馬薩利克博士（Dr. Thomas G. Masaryk），在青年時代，亦屬團員，參加競技運動，非常熱心。於一八九〇年運動員全體撮留紀念影上，亦將團員之中，尚有博士之小影。所以沙哥爾團決非單純之青年團體，而為一個發揮國民精神之大運動。

鐵爾斯創立沙哥爾團之用意，雖為提倡體育，養成心身健全的國民，而其裏面之精神，乃使捷克脫離奧國之壓迫，恢復從前獨立自由之國家。彼思希臘人所以戰勝波斯者，由於養成國民自制心與公共心的教育訓練，凡一國欲恢復自由與權利，有養成強固國民信念之必要，故對於青年之精神的體育訓練，特加注目。

鐵爾斯固為一富於理想的學者，而實行則缺乏資力，其供給金錢，助成如此偉大事業者，則傅格納也。傅格納（Jindrich Fugner）乃蒲拉谷之一富商，彼雖生長於與哲學無緣之商家氛圍內，但品性純潔，人格高尚，對於哲學倫理學，均有相當的造詣。彼追懷捷克人過去之光榮，為自由為權利奮鬥之精神，對於鐵爾斯之立論，極表同情，遂投自己全部財產，於蒲拉谷建設沙哥爾體育場。以鐵爾斯的智識與傅格納的財力，而沙哥爾團之基礎乃固。

傅格納之公共的精神，深入團員之心，爾後團體一切維持費，團員相互救濟費，皆由團員個人解囊捐助，以謀事業之發展。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時，三週間集金二十五萬克朗，（約國幣十萬元）以慰勞出征將士，捐助紅十字會。最近戰爭之際，為救濟出征團員病傷之費，亦捐募六十萬克朗。近時又募二千萬巨款，於蒲拉谷新建築「鐵爾斯紀念館」之本部。此外全國所有之競技場運動場體育場泅水場等無一非團員自己之勞力與資金之結晶，從未受政府何等之保護與援助也。又沙哥爾比賽時，每次多數青年男女相集，因之每日須準備十萬人的飲食，且設備浴室，洗衣處，裁縫所醫療院等，其費用亦復不少，均由團員負擔。如第八次大會時，因事不能出席的會員，每人捐助十克朗，傳聞其總數竟達三百五十萬克朗。僑居國外的團員，在歐者固無論，即遠在美洲者，亦跋涉萬里，踴躍參加，不惜犧牲時間金錢勞力，以擁護母國之光榮，此皆共鳴於創立者鐵傅兩氏之精神，而酬其恩說者也。

沙哥爾團固純然以青年體育鍛鍊，心身修養為目的，與政治絕無關係，超然處於政治黨派之外；但對於國家重要問題，決非漠不關心。

在一九二四年總會上，議決關於社會主義問題，宗教問題，作種種的調查研究，關於靑年教育方法及其組織，亦議決有一定的方針。

沙哥爾團之概要，已如上文所述。其用意固以養成剛健質實的國民精神與發揮國民公共心為目標。然在不安現象瀰漫政界之今日，其為統一國民思想調和階級——農村與都市，雇主與雇工，勞動者與資本家，貧者與富者——衝突上，為有力之機關，固無疑也。英國某雜誌記者，見沙哥爾祭賽時莊嚴之光景，不勝感動之至。曾發表一記事文，中有一段批評曰：『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因沙哥爾運動興盛之故，一切共產主義，棒喝團主義，軍國主義，官僚主義，絕無抬頭的機會。沙哥爾之運動，雖行於靑年壯者之間，而其感化則廣及全國。近世諸國或於階級之間，爭鬬不息，或因政黨政爭妨害國民全體之利益者，盍取沙哥爾團之事績——卽於體育競技之間，加以教育宗教之分子，鼓勵愛國心，涵養調和協同之精神，——以供參攷也。』

文學與年齡

哲生

美國名政治家約翰海於叻克司脫渾的四十歲生日時，曾對脫渾說：『人們的能力一到四十歲，便造極頂；此時以後，趨勢向下。你要是還有大事業要幹，最好在此時開始去幹，因為過此後，你將不能比今日更有能耐了。』

德國擬廢除死刑



劊子手回家說『謝謝上帝，孩子們，我的飯碗還沒打破，死刑目前還不能廢除呢。』

拿世界大戰時諸大將的年齡來論，則四十歲也正是青春的時候。就世界一般軍事人物的年齡論，我們也覺得所謂極頂，還遠在四十歲以外。這或許是因為軍隊中按經歷資格而得遷陞，遂使年長的人得到地位。工商業中人之所以能衝達要位，或因遺傳的機會，或因徼倖的際遇。科學家發明家的成就，也是碰機會的事體。在文學界裏，既無循資按格的升遷，也無遺傳的機會可襲，至於徼倖的機會，那是更談不到了。在文學界裏作者只靠着自己的天資，絕不能有何種的依助。文學家外面的生活儘管紛擾喧雜，他的作品，總是從他自己靈魂冥想的退隱處作成的。

文學作者既沒有任何的依助，他完全靠着自己的天資，則我們如果能知道文學作者的腦力最效力的時期在幾歲，則必可比較的了知一般人的智力發展與其年齡的關係。約翰海以人類能力發展的頂點在四十歲左右，這個估計究有多少的眞實，我們須得一問。

關於七百餘個英國名作家，和二百四十餘個美國名作家的著名作品，曾有人加以研究。

一般的英國著作家，當他的名著出版之時，其年齡約平均四四・八九歲。美國著作家的最大成功時期，爲四五・五九歲。爲什麼美國的著作家的成功年齡，要比英國著作家的成功年齡一般的遲過一・八一歲？這是不是因爲他們的智慧發展上自然的比較爲遲。對於這問題答案的所在，還須從經濟中去找，雖然社會的和教育的影響，不能不承認一點。

拿英國作家費芝求萊爾特 (Fitzgerald) 來說，他生長在一個有錢多暇的氛圍之中，四周圍繞看的全是貴族階級所有嚴格的排場。他既不能在工商業上施展他的能力，如尋常有錢的美國人所爲。而他所看所做的事，如旅行，如書籍，如充量暇豫的時間，都使貴族的英國知識階級，很早的從事於著作。早年的蘭陀 (Landor)，勃朗寧，彌爾頓，就是這一流人物。

美國的情形卻不同了。在一個藝術的環境中，文學天才因競爭和文學氛圍的涵育，而得發榮滋長。這情形在美國是很缺乏的。在美國經濟的爭扎太利害了，因了這種經濟的爭扎，遂使人們存一種感想，以爲生活之主要的優點，是在現時的具體的報酬。又以爲生活之最大的熱烈的趣味，在工商事業的爭競。很少有美國的青年，肯像勃朗寧、彌爾頓一樣，當此靑春的歲月，守着一點小小的產業，坐下來從事於文字生涯的。事實上，美國人中有遺產的小康，之家並沒有英國的這樣多。歐文古褒兩人，據說頗有點承受下來的財產，但他們還是需要作品的報酬。至於有許多文學的作品，每須等到所謂小康的產業賺到手了，才得成就，因此使作品出世的歲月，遲了不少。

歐洲人一向以爲美國不是產生文學家的地方，因此以爲文學家成就的年歲較遲，是由於天然的限制。但據專家研究的結果，則知環境和氣候，並沒有關係，而經濟的狀況，實影響了美國作者作品成就的年齡。

於此上述平均年齡更遲的年歲，始以偉大的作品貢獻給世界的，英國文學家著名的有迭孚 (Defoe) 的魯濱遜飄流記是在五十八歲時成就的。約翰孫的詩人列傳，是在七十乎七十二歲時成就的。彌爾頓的失樂園是在五十九歲至六十八歲時成就的。華爾東的 The Compleat Angler，是在六十歲時成就的。楊以淸夜之思一詩成名，其時已到了六十一歲。布堪南 (Buchanan) 的 De Jure Regni 成時七十三歲。霍布士的 Leviathan，成時六十三歲。霍布士的著作生涯，一直到九十一歲時，還繼續着。他論老年人的童心未化，說：『這並非是歲月的影響，這乃是青年的影響。這並非是回向於童年，這乃是童年的繼續。因爲他們只是消磨時日於準備自己的舒適和愉快之中，他們始終是童年。』爲眞的創時代作品之光榮之冠，不在英語範圍以內，而屬於漢巴爾德 (Humboldt)。他以八十九歲的高年，成就了偉大的宇宙一書。

上邊所舉的例，如一個個的隔離了看，自然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我們如把那些到了五十五歲始達能力的頂點，或不顯示能力減退的著作，縷指數過一番，那嗎這一張表，便很有意思了。除上述幾個高年的作者以外，英國如倍

根，如勃朗寧，如褒克 (Burk)，如塞褒 (Cibber)，如可倍脫 (Cobbett) 如漢密爾頓，如蘭陀，如白爾維力東 (Bulwer-Lytton)，如紐曼，如萊拿爾特，如克拉比 (Crabbe)，如達爾文，如狄思萊列，如童納，如特萊東 (Drayton)，如佛婁萊，如葛羅脫 (Grote) 如力卻生，如司活夫脫；美國如愛爾可脫 (Alcott) 如喬治斯克樂夫，如勃力威脫，如巴羅夫，如嘉萊，如克拉克，如特萊褒，如約翰伊里奧脫，如佛蘭克林，如海爾，如赫琴生，如莊斯敦，如李，如朗法羅，如羅惠爾，如馬須，如密契爾，如那東，如派克曼，如鐵克拿，如華納。

有許多在文學界負有盛名的人，在四十歲左右，還沒有開始工作。美國禽鳥學的開山祖亞力山大威爾遜，在四十歲的時候，還對於禽鳥學一點無所知曉。但在四十八歲時，他便成就了亞美利加禽鳥學一書。他在八年之中，爲美國的禽類成就了歐洲自然學家爲歐洲禽類百年不能成就的工作。華納開始是學法律的，等到他開始治文學時，他已是四十一歲了。莊斯敦於五十一歲時始漸爲人所知，他著成 Dukesborough Tales 一書時，年已六十一歲。斯密斯拋棄了工程學而轉向文學的時期，是四十八歲。密契爾與荷爾姆斯，先是在醫藥界負有盛名，後來始從事於著作。密契爾的名著，成年六十八歲。其時精力，猶未稍衰。他自六十五歲起到五十八歲三年之中，成功了九種著作。其腦力的偉大，眞是使我們驚奇不止了。

與腦力發展造頂的現象同樣有意義的，是文學能力發展的暫遏。——一個作家的創作時期間，所經過的休止期。這最顯著的例，有兩人：一是克拉比，一是彌爾頓。在三十一歲到五十三歲間，克拉比絕無著作；彌爾頓以失樂園問世以前，有二十二年不見他作的詩。雖然克拉比在靜止期間從事於植物學和小說，彌爾頓在靜止期間也從事於散文。不過要是這兩位作家都於休止期的終了時忽然逝世，則批評界必定要說克拉比和彌爾頓已於此時用盡精力了。說彌爾頓的名著失樂園是在他三十歲時寫的了。而克拉比的著作，必被剝奪卻一半的偉大。

作五十一歲時，古褒 (Cooper) 發覺自己是一個沒信用的著作者。雖然一册册的書，從他的筆尖上製造出來。他的朋友對他失望了，他的仇敵揚揚得意了。忽然的在五十一歲的時候，他的 The Pathfinder 出世了。第二年又來一册 The Deerlayer。於是朋友得意了，仇敵失望了。在這兩册不朽的大著中，古褒超越了他自己早年的著作，要是他在五十歲時死了，世界的批評者，又將說他的心神耗盡了，他是太老了。

上邊所討論的是事實，我們現在特來討論理論所據的假設。一般所定名著成就之平均年齡，其所取數例，含有極低之年齡，致影響及於平均數。如卻透東成名之年，只有十八歲。勃朗德三十三歲，褒恩斯二十八歲，拜倫二十八歲，可斐列支二十六歲，可林斯二十五歲，凱芝二十五歲，馬羅惠二十八歲，雪萊二十九歲，勃朗二十八歲，特拉克二十五歲，如再舉幾個出來，則有拉克力夫夫人三十歲，休烈丹二十六

歲，胡芝華斯二十八歲。

不過上述這許多人，都在早年受了困難或遏抑，我們不能不就他們的早年作品中來抉擇一部他們的最好的作品。他們中是否有一個人確已成熟了他們的能力，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可不可以說，假使他們有較優的命運，他們能力發展的極限，必會超過我們所定的年齡。如勃朗德與勃朗這兩位名小說家，他們的早年死滅，阻遏了他們文學的前途。小說家需要更多的時間，以搜集智識，觀察人生。年壽如短，成就自少。說勃朗德於三十三歲以後不會日就進展，這是不可能的。古克於二十四歲時，成就 Virginia Comedians 一書，自此以後，似乎古氏確已停止發展，其實他只是表面上休止而已。褒恩斯為貧窮與浪費所苦。可婁列文嗜好雅片。可林斯去世的末幾年，即患顛狂之症。凱芝死年二十五歲。馬羅惠與雪萊纔入生命之閾，便遭暴死。特萊克光明的前途，卒因肺病，一旦告終。

在文學上，惟詩人可於早年，達其極境。既達極境，或不能更有發展。不過如可婁列文自知因沈迷雅片，遂致晦暗無成，凱芝原也大有進展的希望的。如卻透東，如雪萊等，何嘗不是如此。雪萊最後的詩說：『那嗎生命是什麼呢？我高喊着！』他的詩的缺點，就在此。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所知太少了。假使他與友人有更多的時間和接近，則他對於人生之謎，必有更豐富更深入的了解。馬羅惠直至他死去的時候，總繼續的增進他的趣味和藝術。在他的面前橫着光榮的未來。馬羅惠的同時健者莎士比亞如在二十九歲時便死去，恐怕沙氏所享的聲名，未必會比馬羅惠大。

德人的奢望



只要請我國人將樹搖幾下，奧地利孩子就會搖下來跌到德國老太婆的衣襟中。

從這些實例上的究析以後，我們相信以四五．五九為文學家成名平均年齡，似乎太早了一點。這樣自信，我們不是沒有根據的吧！

我們不以為四五．五九的平均年齡，可以代表一般的眞相。但我們還有別個理由可資根據。據死亡的記載看來，一般人的平均生命，在四十歲，在過去的幾世紀，或者竟遠不及此數。本此，則普通人如欲有所成就，必須在四十歲以前。

海夫洛克愛理司著不列顛之天才研究一書，說天才可分為兩類：一類身體極弱，一類身體極強。『當在四十九歲時，達到了第一個頂點以後，體弱的天才者，大部分便都身死。體強的，精力既達頂點，就此便可努力工作下去。』

自然愛理司所研究的是人生各方面中所有的天才，我們決不能在文學家中希望有與事業家同量的體力，和同量的長壽的機會。在事實上，文學似乎對於體力上略有缺陷的人，特別適合，文學家的天才，給與我們以人生之較優美較女性的方面，所以文學的天才者，似乎應歸到愛理司所定的前一類中去。不過無論如何，文學最高成就的平均年齡，總得在五十歲左右。

在英語的文學家中，他們智力達最高點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以為必得在五十歲以後，這更有幾個小理由可說。在有幾個場合中，我們敢決著作家的酬報太大了。一個作者，發見他早年的成功，給與了他的作品以大量的金錢的酬報，因而以作品之量，來交換作品之質。狄根司的作品，並不在印刷者圍繞迫促着的時候而得進步，這便是一個實例。

不過這理論有時也有相反的例。窮苦不堪的著作家，雖有批評的能力，決不能成年的修改他的作品。Rasselas 的作成，僅費一星期的工夫，要是此篇作成的期間，延長到兩星期，則安知此篇不會得更好一點。

有時候一個作家能力本當未衰，但一旦覺得他的聽衆因有一種他所不參預的新傾向發生，遂都離開他去了。莎士比亞的休止，並不是為了一個敵對的詩人，實在因為佛萊邱 (Fletcher) 創了新傾向，使莎氏失卻了聽衆。司各德因拜倫開了浪漫主義之端，他遂拋卻了詩。何惠爾因史提文生重展浪漫主義之旗，他的文學的熱誠，終以減退。

因了文學家中年以後，生活物質方面的壓迫漸增，我們不知失卻了多少的文學的創作。我們只要看看史推特曼，麻脫，萊泰勒，海納，霍桑，哈脫，歐文，羅惠爾，蘭尼亞，彼等人的生平，他們如何的受貧苦的壓迫，如何不能專心於文學，我們不能不相信受這類經驗的人，甚多着呢！

人們一到四十歲，便達了精力的頂點，這個信念，終竟是不可能的。如從英語的文學史，來作全般正確的統計，這個時期，至少要移遲十年。文學家如能自持精進的信念，而外在的命運，又不十分可悲，則到達精力頂點的時期，總可在五十五歲左右。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

遂初

在大戰開始的第二年，正是德軍乘勝直下法境之時，柏脫蘭村也就在這時入於德軍的手中。當時的德軍所向無敵，攻城陷地如入無人之境。這樣他們自然不免要頤指氣使了。在餓虎般的德軍嚴重壓迫之下，誰不是弱小的羔羊，祗要敵人不借端蹂躪已是感到滿足，更說不到反抗了。這時，不料竟有一個住居柏脫蘭村的法國弱女子，甘冒極大的危險，將一個不及逃走的受傷的英軍人名福勒 (Patrick Fowler) 者藏在家中的什物櫃中近四年之久，而這藏匿的所在又正是德軍的司令部，四周蹀蹀往來的又莫非是擇人而噬的德軍，這

事眞太離奇了。

這個偉大的女子是一個貧窮的寡婦，她的名字叫梅爾蒙哥貝（Belmont-Gobert），她在本鄉亦以「藏匿英兵的婦人」著名的。她之所以獲得此種榮稱者，是因她發見福勒，一個受傷的兵士，在樹林中呻吟着。她在最嚴重的環境中胆敢將英兵窩藏在家，而且又能不露聲色的在長時間中瞞過許多機警的德軍，同時又須擔任治療和供養的工作，這種種地方都可以表顯出她的機智，鎮定和勇敢過人了。

從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德軍退出柏脫蘭村時爲止，福勒在什物櫃式的牢獄中整整過了三年又十個月的羈禁的生活。

這口福勒藉以蔽身的什物櫃是用灰黑色的橡木製的，高約五英尺半，長亦如之，闊則約在二十英寸左右。櫃的內部是用木板分成兩部，右向的一面又用東西分成數格，預備放置什物的；至於左向的一面，因本想用以懸掛衣裳的，所以是整個兒空着。

就在這後面的部分，福勒在日間藉以容身的。在深夜時，當什麼都寂靜了後，他放大了胆走出那不舒服的什物櫃，稍稍活動他失常的筋骨，但有許多夜終因環境的壓迫，不容他再享受此種權利。這個躲避的軍人，雖始終沒有被人察破祕密，但精神上的苦痛亦已夠受了。當德軍不時的在各處搜尋食物和藏匿的法兵等等時，他在裏面是怎樣一種惶急的情形，這我們是很可以想像得出的。

這個寡婦倒很能揣摩他人的心理，她識透欲蓋彌彰的訣巧，她知道櫃門若是緊閉，反要引起德軍的疑竇，所以她只是任櫃門稍微開着。如果她在取物的當兒，碰巧德人亦在房中或闖進來時，她更有意把門開得大些，所以示人裏面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至於另一扇門自然是常關着的。果然，她這種坦然的態度，瞞過了朝夕相處的銳敏的德軍人。

在中央的木板近邊處，梅爾蒙鑽有一個半圓形的小洞，這是因爲要給在裏面的窒悶的佔據者以呼吸的機會，雖然「自由地呼吸」仍是不可能的。有時必要的生活的資料也須經由這個洞傳遞到飢餓的罪犯，當許多敵人接連幾天在室中盤據着時。

然而我們還沒有講到危險萬分時的情形咧。一次，敵軍裏的一個少校忽然想打開關緊的櫃門，一看悶葫蘆裏究竟藏的是什麼東西，正在掏出鑰匙，走前一步想就鎖孔塞時，被梅爾蒙瞧見了。機警的她瞥見這樣危急的情形，身體也不由要索索發抖，幸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陣急智到來，總算轉危爲安的。她三步併作兩步，搶上少校之前，迅速地從櫃頂取下一張嵌在銀框子裏面的照片，攫在懷中。

『這是我唯一的心愛的女兒的照片，我是絕對不能讓你奪取的，』她氣喘喘地說。她故意裝出十分鄭重的神態，使那軍官深信她誤認爲是來掠奪照片的。這個軍官，他本無意於她女兒的肖像，於是立刻向她安慰，擔保他絕對沒有奪取照片的惡意。她聽了這些話，又佯作出十二分寬慰的神情。事後，她想到當時危

急的情形，不禁重重地吁了一口氣。

統觀全篇故事，有一點很足以表顯出法人同心協力以抗德人的美德。窩藏英兵的新聞差不多全村的居民統知道了，並且確悉實在的隱藏處所，但竟沒有一個人將這祕密洩漏給佔領的當局，雖在戰爭的早日凡有人通風報訊，因而捕獲敵軍者都可以獲得一筆賞金。不但如此，他們還輪流供給藏兵以食料，因他們知道梅爾蒙的處境是非常困苦的。

梅爾蒙的毅力，機智，和冷靜的頭腦，自然是十分值得稱頌的。尤其是一個孤苦的婦人在德軍的嚴密的監督之下，歷盡艱險以拯救一個異國的傷兵。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她是具有一種超人的能力。這樣一個傑出的女子，對於外界的一切褒賞，自然是受之無愧的。

戰後，梅爾蒙對於藏兵這件事的影像已有些模糊了，因爲她的一顆心正迴繞在其他的事物上——傳來的兩子的死耗和其丈夫在馬尼一役遇難的消息。她是伶仃孤苦，但不久她即受到名譽的和實質的賞賜，因此她便能暫時脫離窮困的境地了。

英國政府非常重視這件事，尤其讚美她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認爲是可以引作國民的良好的模範。牠立即通過一筆鉅款，允許在四年中每天給她四個法郎，算是償還她過去的供養英兵的膳宿金。在物質的獎賞外，英國還頒給一種名譽的爵位，以報答她義俠的行爲。福勒所隸屬的第十師團的團長亦延見這位勇敢的婦人，恭敬地獻上一塊精緻的銀屏，上面鐫有歌頌梅爾蒙隱匿英兵的事蹟。此外，各官佐還醵金百鎊，補助她生活的用途。

福勒，一個梅爾蒙和其村人拯救的兵士，到現在依舊活潑地繼續度他行伍中的生活，他顯然未曾受到絲毫磨難的影響。第十師團官佐所發起的募得的金錢，後來就派福勒親自送至法國梅爾蒙家中，以表示他十分感謝的熱忱。

法國政府對於這件事自然要引爲殊榮，因此，便不能不有相當的酬賞。陸軍總長潘立凡在閣議中提議給與她一筆恩金，並通過頒給一種爵位，以獎勵，表揚她偉大的行爲。

這件事的消息散布以後，一時到柏脫蘭地方參見這位女英雄的肩摩踵接，他們都以得覩她的神態爲榮。她引導一輩人士參觀在德軍佔據時代的藏匿英兵的什物櫃，一方面並娓娓講述經過的情形。尤其當她在指示那半圓形的小孔時，面部不禁呈現得色咧。

科學的奇跡

大宇

玄談者的思想，六合九洲，須彌芥子，可略無所礙的騁想開去，一點不受拘束。但空想終究是空想，他們沒有經驗的根據，沒有實現的可能。近代科學家的成就，直超過了玄談家宗教家所想像所宣說的奇幻，但都是有根據的，都是可以直接間接與感官以實證的。所以科學家所成就的奇跡，很值得一爲傳述。宇宙之大，其大無外，宇宙之小，其小無內，吾人眼前的一

滴水，一片葉，一拳石，都呈着不盡的奇觀，只要看的人具有那一副科學的眼鏡就够了。

科學成就了怎樣的新奇迹？這有美國哥侖比亞教授勃洛赫斯脫的新奇迹起代舊奇迹一文，娓娓談來，使我們深悟到科學詔示人類的深厚的意義；悟到人間世的奇迹原是可能的，只要這奇迹是在科學的可能以內。

莎士比亞曾有一句話說：『以秤衡嶽，以平衡丘。』即在古人已認爲不可能的奇迹，至於以長短度地，則簡直不可想像了。更進而說世間有極小的微生物，這微生物的大小和重量，又可以法衡量而得，那更不是昔人夢想所及。莎士比亞有威尼思商一劇，其中假扮律師的女主人翁波希亞對猶太商人歇洛克說，割人肉一磅，必須分量正確，不得相差有一髮的重量。這在莎士比亞想來，已是至難至精的衡法，而認爲不可能的了。但是現在衡具的進步，直至要以衡衡一個微生物的重量。而這個微生物之小，即使用可以察出一髮之差的衡具來衡一髮，在此髮表面附有一小層之微生物之前後，此衡具所示必仍一致。微生物是這樣微小的，但現在卻有方法去衡牠。

要量度無限大或無限小，那個較爲容易？科學家是早已知道地球的周圍和地球的直徑，知道地球與日的距離，知道地球的重量的了。過了許多時，才知道衡量一個微生物的細胞。人類是先知道有幾十哩，幾百哩，幾千哩的鉅大的長距離，然後始覺得有小的度量單位如粍(millimetre)瓱(milligramme)等的需要。一粍是一英尺的二十五分之一，牠的長短不到如下書小寫英文字母〔i〕去點的一半，但你要知道，在這小小的半個〔i〕所佔的地位上，至少可長行排列到三百餘個肺癆微生菌。你能想像得如微生菌這樣大小的微點嗎？你有什麼方法去衡牠的輕重？一方指甲大小的薄紙，可有一瓱之重，或即一克的千分之一之重；這就有普通微生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重量。我們果然不易衡一個微生菌的重量，但退一步說，衡一千個甚至一百萬個的微生菌的重量罷，試問能不能想像得這樣精細的衡具。

基督教的傳說中說，耶穌降生時，東方有星，前導三哲人赴基督誕生之處，那時天上發出奇光。但現在有種種新奇的光，照耀我們的建築物，照耀廣大的海面。至於診斷疾病，醫治疾病，飲水消毒的愛克司光和紫外光，其新奇的性質，更不用說了，科學家且說人們不久會應用吸收紫外光的塗刷物fluorescent paint)來塗刷路旁的電桿牆壁，橋梁等，如現在以鐳錠塗時計的時分針一樣。憑着這種塗刷物的特殊性質，即日間吸收紫外光線，晚上便能自身發出光來，那嗎橋梁，電桿便可清楚辨析，而汽車上的頭光，便可用不着。這個地上的奇光，更非天上奇光所可及了。

約勃說：『上帝遠矚地球之端極，而靜聽周天。』但約勃所不敢說的，現在科學已經做到。即我們能在白幕上見到千萬里外的活動的事物，伊列耶(Elijah)身經了地震和大火，始得聽到上帝的微細的聲音。現在我們也只須一按電鈕，經由無線電話的喇叭，而聽到擴大

八千倍的原子的聲音。——纔像水管中碎石轉動的聲音。

傳說中摩西之從者岳須亞（Joshua），命日停息於天空。但鐳錠之爲物，常飛散入於空間，吾人無法去保持牠，這能執持鐳錠停息不動的岳須亞在那裏呢？岳須亞決不會想到把光線囚在眞空管中轉着的。新約中曾記着以量具蓋掩光線的事實，但現在我們所試驗着的密爾干光線，竟不受任何木質物或金質物的蓋掩，因爲牠能穿過六英尺厚的鉛板。豹不能改其身上之斑點，但柯列支的陰極管，卻能改變豹皮，牠能染着或漂白人獸的皮毛。

我們和古人一樣，對於呼吸和生命的關係，還是震奇着。沒有呼吸的生命，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但現在微生物學者，卻能把微生蟲封閉在眞空的管子內，不給食物，不給空氣，使微生物在其中生活至數年之久。卡萊爾（Carrel）在試驗管中，保持小雞心臟的細胞生活的狀態凡十五年。這時期超過了雞子的普通壽命。又據最近生物學家的試驗，單細胞動物如草履蟲（Paramecia）繼續滋衍到八、五〇〇代，（等於人類的二五〇、〇〇〇年）而沒有一個死亡。

傳說中不結果的無花果樹，被咀咒而枯萎。現在我們也能對植物顯神通。根據了遺傳律，來改良不結果的植物，或因此生出新植物，因此有新果子出現於世。

古昔以人類着翼而飛爲奇喻，現在人類確能飛了。在舊約中，蝗蟲，毒蠅，能使全國荒廢。現在則一架飛機，於一日之間，噴洒九千畝的棉田和澤地，以毀滅蟲蝗蚊蚋。

科學所成的奇迹太多了，只要有科學的使徒去記載，去想法來說明超乎人類知解以外的種種科學觀念，如無限，極大，和全能等等。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

中國文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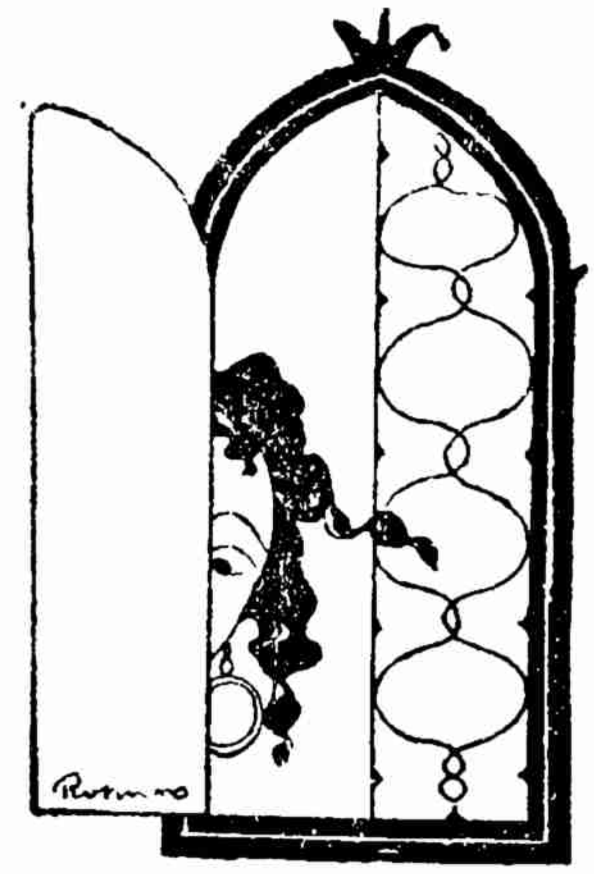
全書八百頁平裝二冊二元四角精裝一冊四元四角

預定小說月報第十七卷或第十八卷半年以上者概贈本書半價優待券一張此券以十七年陽曆三月底前爲有效期間

卷首插圖（單色版四色版計十九大幅）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鄭振鐸
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郭紹虞
詩與詩體……唐鉞
從學理上論中國詩……潘力山
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郭紹虞
釋四詩名義……梁啟超
讀詩札記……俞平伯
宋玉評傳……陸侃如
宋玉賦辨僞……劉大白
魏晉詩研究……陳延傑
中世詩人的苦悶與遊仙的文學……滕固
謝脁年譜……伍叔儻
古代的民歌……朱湘
頹廢派之文人李白……徐嘉瑞
王維……朱湘
王昌齡的詩……施章
岑參……徐嘉瑞
宋詩之派別……陳延傑
宋初詞人……臺靜農
論北宋慢詞……張友仁
納蘭容若……滕固
中國舊詩篇中的聲調問題……劉大白
說中國詩篇中的次第律……劉大白
中國民衆文藝之一斑—歌謠……劉經菴
中國兒歌的研究……褚東郊
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許地山

元劇略說……吳瞿安
救風塵……朱湘
西廂的批評與考證……張友鸞
吟風閣……朱湘
西廂記的考證問題……謝康
目蓮救母行孝戲文研究……汪馥泉
蔣士銓……朱湘
談二黃戲……歐陽予倩
中國戲曲的選本……鄭振鐸
中國小說概論……君左
明清小說論……謝无量
水滸傳之研究……潘力山
宣和遺事考證……汪仲賢
韻文與駢體文……嚴既澄
散體文正名……陳衍
哥德與中國文化……衛禮賢
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陳垣
金源的文囿……許文玉
蕭統評傳……謝康
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梁繩禕
文學批評家李笠翁……胡夢華
徐霞客遊記……丁文江
文學革命家的先驅者—王靜菴先生……吳文祺
佛曲叙錄……鄭振鐸
中國民衆文藝一斑—灘簧……徐傅霖
中國蛋民文學一臠……鍾敬文
中國文學年表……鄭振鐸



班四姑娘

米星如

班老太上茶館還沒曾回來，班二娘在小客堂裏紡着紗，聽見門外有人在敲門，稍微把左手中的紗線拉長一些，一面彎腰將纏紗的竹竿用右手扶了一扶，曼聲喊道：『秋葵！有人叫門哪！』隨着那簡單的機杼又不斷的發出「吱……吱……」的微響。

秋葵回來說：『二娘，有人來租房子哩。』二娘微微蹙了一下蛾眉，低聲說道：『偏巧老太已經答應了胡先生，就又有人來租房子了。』結束了手中的紗頭，她已站起身來，輕挪蓮步的走出去，隔着小天井，便看見那來租房子的是一個高身量四十上下的女人，就扎住了脚，不大耐煩似的說：『房子，已經租掉了，對不起。』那高身量的女人在失望的神色裏看着她，用一副責難的聲調說：『那麼，爲什麼門口的「招租」還不撕去呢？』說着也已轉身走了出去。這時班三娘從左面廂房裏走出來，頭上的黑髮亂蓬蓬地，把惺忪的睡眼向那女人的背後瞟了一下，再轉臉對着二娘撇了撇小嘴。二娘連忙喊：『秋葵！到門外把那張紅紙招租撕了，再有人來租房子，便回說沒有房子租，省得招些囉哩囉唆的人來問個不休。』

天色漸漸黑了，小客堂裏格外陰暗，二娘的紡紗機也模糊得看不清楚了，秋葵一個人用紙捻兒燃着案上的一盞菜油燈，那燈光只有豌豆大小，並且帶着昏黯的顏色，驟看上去令人眼花。

班老太從茶館裏帶回來的落花生，連小手巾都放在桌上，叫她外孫子桂兒跪在方櫈上，剝着落花生吃，她自己卻把兩隻手縮進寬大的衣袖裏去貼身暖着，一聲不響的坐在桌旁，差不多和四面黑暗的空氣同化了一樣。小客堂中是極其寂靜，除了桂兒用小牙咬着落花生的外殼，時時發出一聲聲乾裂的碎響。

是班四姑娘先走出來，坐在她母親的對面，看着桂兒在咬落花生。燈雖是放在班老太的那一面，但看上去班四姑娘白淨的面孔要比她母親的臉顯明得多。隨後，老太自己的孫子連官走出來了，四姑娘就從桂

兒的面前抓了一把落花生放在自巳的面前，將連官抱上身去，剝給他吃。桂兒睜圓了眼睛，看了半晌，忽的哇然哭了起來，老太連忙把兩手伸出袖外，抱着桂兒，着慌的問：『什麽事哭？寶貝，外婆的心肝！』但桂兒掙脫了她的手，用力的哭喊道：『媽媽抱連官，不抱我……哇……哇……哇……』四姑娘便哄着連官離開自巳，從桌面上橫過身來，拍着桂兒的肩頭說：『乖的，沒哭，媽媽歡喜你哩。乖的！』桂兒睜着哭透了的兩眼，看見媽媽臉上溫和的笑容，小小的心中便也滿足了，哭聲還未曾完全的停止，抽咽着，張開兩手撲到他媽媽的懷裏去。

二娘和三娘相幫着秋葵把晚飯搬了出來，大家——自然秋葵是不在內的——圍着那方桌同吃晚飯，老太的嘴裏早巳沒有可用的牙齒，並且今天又在不停的講着，以致飯吃得更加慢了。

她說：『我們家裏一個男子漢也沒有，租屋給人也不大方便哩——桂兒要吃鹹肉罷？——我們又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家，朝貴和廷貴在時，——唉，唉，也是我們的命苦！四姑娘，你挾熱菜吃哩，那冰冷的鹹菜吃牠做什麽！……所以，後面那幾間倉屋，我寧可以自空着，也不願意隨便出租給人家。』兩個孩子吃飯有些邋遢，桂兒面前的飯顆已攤成了堆，老太見了，連稱『阿彌陀佛，』伸手拈去塞進自己乾癟的嘴裏，至於連官的漏飯，自有三娘暗暗地拾去，放在老太視線範圍以外的桌角上，等吃過了，好撮到空碗裏去。但老太的話是不會被飯所塞住的，她只嘮叨的接着說：『那個胡先生——胡元嘉，是東鄉馬董事看得起的一個有面子的人，他是教聖賢書的，難得馬董事成全，叫他租我家的房子教書，這樣的人，我們家裏才能容得住，況且桂兒和連官也不要再跑出去上學，不強似包了先生在家裏！……他們讀書人是墨水喝飽了的，在書上就喚做「君子人」我們家裏卻也不是什麽不三不四的人家。……』

好容易老太的晚飯吃完，又要看着兩個孩子吃，等到孩子們吃好了，桌上的熱菜都已冰冷，在秋葵撤收殘肴賸飯的時候，二娘，三娘，以及四姑娘，都已打着呵欠預備去睡了。

二

班家後倉房的三間瓦屋，已經做了訓蒙的書齋，胡先生自設帳以來，蓋已十多天了。

當胡先生第一天來拜訪他的新居時，二娘和三娘都在小客堂的後面，要從窗格中見識見識這一位喝飽墨水的「君子人。」當班老太送客出去以後，她們在小客堂裏就輪遞着批評起來：

『哈哈，原來是個大「月亮」！什麽胡先生，直是胡禿子！』

『嘻……還有些駝背，那兩個肩膀一高一低，也很特別啊！』三娘把身體斜着，模做那傾斜的肩膀，在小客堂裏走了兩步，又笑得彎倒了腰。

『喂，正經話，三娘，你沒看見他面皮是青而黑的，活像一個煙鬼，虧得老太還這樣的恭維他！』

『對吆，你看他笑的時候，牙齒都是黃的，恐怕從來未曾刷過罷，眞叫

人惡心哩！』

稍微停了一歇，二娘在整理她的紗線時，忽又如有所悟的說：『喂，三娘，這眞太難了，幾曾見過這樣的「先生」，一長衫穿得那樣的縐，又那樣髒！』

三娘正在用金挖耳剔着牙，喜孜孜地說：『是啲，倘若你是他的娘子，哈哈……』

『呸，野狐狸！這樣看不起人，我班二娘無論怎樣，也不要這樣的男人呀！』言下大有驕矜之態。三娘連忙改口說：『這是講的笑話，你可別認眞。的確的，我眞從來未曾見過這樣難看的男人，你看他那雙脚，那雙鞋襪！』

二娘覺得機會到了，連忙報復道：『啣，啣，啣，恐怕騷狐狸看不過時，也會替他整理整理的哩！』

三娘覺得有些難堪，面上飛起兩朵紅暈，跑到二娘身邊，伸手亂擰她的肉，又嬌聲咒道：『你這浪肉，我非擰碎你，你也不知道告饒哩！』到底二娘的身體瘦些，抵不過三娘的健壯饒勇，只得丟下紗線，喘着合十告饒道：『三娘，饒了我這次，下次不敢了！……』

現在胡先生已經和班家所有的人認識了，他的少髮的腦袋，比較普通人來得更加聰明，他看透二娘和三娘對於他的藐視，他使愈加自持自重起來，平時除散過晚課照例須出門一趟，回來時又在小客堂裏和班老太閒談幾句之外，簡直不大走出那三間書房。有時遇見了二娘和三娘，只低了頭疾趨而過，特別是和四姑娘遇見時，他那道貌岸然的中間卻更含着一腔溫柔的情緒，益發不敢抬頭了。

他來了不久，有一次夜裏，他急切的不能入睡，想到從前在馬董事家裏和董事的第五個媳婦那一段情史，雖然不無使人戀戀，但以之和現有的環境相比，那也實在是不值一想的俗事了。原來他平時是以「才子」自居的，他會吟詩又會做詩，可惜他所遇見的人，都不能懂得，他，馬董事的五媳婦雖然算是懂得了他，卻可惜她又不能了解他的詩才，以致徒然留下一段俗不可耐的豔史。他平時想到這裏，也嘗發過許多次不平的咨嘆，今天夜裏，他簡直恨了起來，暗自發誓，不要再想到那蠢笨的村婦，那燥紅的臉，那粗肥的……

他想到現有的環境，他不禁暗自感謝他的「至聖先師」了。這種幽靜的地方，這種明牕淨几似的房屋，更其是那些粉白的面龐，苗條的腰枝，半大的狹狹的脚，他遍身都酥了。這是多麼合於詩意宜於才子的環境啊！況且這並非什麼不三不四的人家，她們是書香的門第，兩個嫂嫂不知道，單是四姑娘，班老太親口說的，她自小就讀過千家詩，馬家的五媳婦，哼！

但是月光從小牕中射了進來，他得了一種幽涼的感覺，這才想到班老太口中所說的，她的家庭是多麼愁苦悽涼，兩代的三個寡婦，只有一條根——那個滿臉笨相的連官。還有四姑娘是出了嫁的，卻也是「命該如此」早喪了丈夫，為了程姓夫家的日子不好過，只好住到娘家來，

因爲娘家是合宜於寡婦生活的，他覺得四姑娘那淨白的臉，黑而長的睫毛，那對靈活的媚眼，那麼一把烏雲似的柔髮，還有拉着桂兒時那樣白嫩的細手，兒且是讀過千家詩的一個女人，她眞値得人的迷戀，她眞不應該有這樣寂寞可憐的身世，這愁悶悲哀的生活！想到這裏，他便對着幽靜的月光，微聲吟道：『自古紅顏多薄命，今宵明月……』但下面再也想不出了，他攢緊眉毛，苦吟了數次，因爲終於想不出，最後對着牕仰起頭來嘅嘆了兩聲，才倒頭睡了。

三

一到小客堂裏的菜油燈照過桌上的殘肴賸飯以後，秋葵又去到書房裏把胡先生的碗筷收過，這一家人就各自都要歸房安歇，那時前後黑魆魆靜悄悄地。（有時偶爾有些響動，也不會有人去管。）胡先生在書房裏的石油燈下，就須放開喉嚨朗吟了。他吟着五言的絕詩，七言的律詩，以及破箱裏藏着的那卷試帖詩，他也無暇細擇，只須照例的放開喉嚨去朗吟。這使班老太在床上聽了，就不住的念佛，心想胡先生眞可當得起「十年寒窗苦」的讀書人。至於隔壁房裏的班四姑娘，是常被吟聲所擾，往往不能成眠，就把身邊睡熟的桂兒緊緊地摟住，追懷往事，不知暗下落了幾多的酸淚。其實胡先生在吟詩的時候，也決不會想到能有這樣的影響，他只因爲那次從秋葵的口中曉得了四姑娘的臥室就在書房的斜對面，他便會每晚吟興勃發拚命的去朗聲高吟，他也不管那些詩句是什麼，凡是五言或七言的東西，他總有本領高聲的把牠吟出來，並且竭力的應合着「抑揚頓挫」的規律，要造成悲惋悽涼的新腔。他爲了這種超乎詩意的興趣所驅策，每晚終須到喉管喊乾，燈油將竭的時候，方才停止他的吟哦。

近兩夜，四姑娘是更加不能入睡了，那種努力的鴉鳴也似的吟哦，在她只是一種厭煩的騷擾，她的心裏充滿了焦愁，這其中又挾着滿懷的辛酸兒味。

在四姑娘右手的食指上，生了一個小小的瘡；那小瘡在細膩白嫩的肉上更容易伸張牠的勢力，沒到兩天，那個柔弱的食指，澎漲到大了一倍，而且是紫紅的，火熱的，一陣陣刺心的痛楚，使得她終日蹙緊了兩道長眉，只在夜裏，等桂兒已經睡熟了的時候，方才輕輕地呻吟幾聲，好像是做了胡先生吟哦的酬答。

胡先生有兩整天未見四姑娘的面，心中頗覺忐忑，在夜裏吟詩的時候，常常會這樣問着自己：『她若出去時，又怎得給她聽到？』所以詩聲便不時的有了間歇，並且音調也覺失去平時的鏗鏘。

第三天的下午，他從窗中看見了她，那白淨的面龐，在他的眼裏確乎消瘦了不少，而且是蹙着長眉，他不禁心頭一跳，暗下又驚又喜道：『啊，我的人，詩聲是感動了她，她正在想思無限哩！』當他故意的高喊着：『快……念呀……』的時候，他分明的見她向書房這邊瞟了一眼。

當天晚上，他的吟聲，加倍的喧鬧，而四姑娘的呻吟，簡直延長到夜半，

才朦朧的睡去。因爲日裏班老太在藥鋪裏買了來錐頭拔毒的膏藥，從燈頭上烘開，貼在四姑娘那個腫脹的食指上，她當時咬緊了銀牙，用左手輕輕地按着，不久，那張膏藥就和病指膠住了。那夜痛得格外厲害，直到她從夢中痛醒來時，輕輕地摸過那特別粗大的食指，覺有一片黏膩膩地，像是流出了些水。她呻吟着起來點上燈，——呀，原來那瘡是已經潰了，膿和血還淌個不止。她忙用兩張粗紙拭乾淨了，吹滅了燈火，窗紙已經大亮了。

班老太在未曾洗臉以前，是不肯看顧四姑娘那個手指的，因爲她說：『隔夜的眼睛毒着哩，看了，那就不容易收口，罪更受得長了！』及至她把「毒眼」洗過了，湊上去端相了半天，用手去揭取那膏藥時，卻給碰到了潰瘡，一陣劇痛直透過四姑娘的腦門，登時在臉上泛上一陣紅霞，她縐了眉，揮着手說：『媽，我不要你弄，你碰得我痛死了！』班老太又心痛又慚惶的說：『這……十指連心，自然痛……我的年紀大了，眼睛不行了……唉……』四姑娘咬牙攢眉，下了最後的決心，忍着痛，用左手把那張膏藥揭起，班老太看過那些潰爛模糊的皮肉，笑着向女兒說：『不要緊了，出頭了，毒拔出來了，暫且把舊膏藥蓋上，我再去買兩張提毒生肌的膏藥來，就會收口的了。』

班老太果眞買了三張膏藥來，另外給帶來一小包麵藥，說是祖傳外科張文治在茶館裏替她開的方子；三張膏藥貼完，保管全好的。只是誰替四姑娘敷上那麵藥再貼上膏藥呢？這眞是個煩難的問題。老太因爲眼睛花了，那手上是沒有眼睛的，四姑娘決不敢麻煩她，她自已也知道這個，便也再沒有要盡這樁義務的勇氣。二娘到娘家去了，還沒曾回來；猶疑了一下，只好去請教三娘。但四姑娘看見三娘替她敷藥時，只把頭側着，微微蹙着眉，那副嫌憎的神氣，她便暗自下了決心，發誓不要三娘再做第二次了。不過那膏藥自貼上後，膿血便未曾乾過，到了下午，膿血漸漸少了，膏藥更覺貼切了。在那天夜裏，胡先生起勁的吟哦聲中，那張膏藥被乾的膿血綳住，扯着那潰爛的嫩肉，是怎樣的難敖啊，她輾轉着，呻吟着，只是自已決沒有揭下那張膏藥的本領和勇敢，她想假使瘡是害在左手上，右手當能靈活的運用着，但現在卻留着這隻完整的左手，有些什麼用處呢？她既不能去驚醒年邁的老母，又不願攪擾那狡滑的三娘，甚至她想到粗手笨脚睡在竈下的秋葵——唉，那是太不行了，——但她能有什麼法子呢？在這種焦急的深愁裏，她只不斷的存着這樣的一種希望：『啊，倘使誰能替我換了這張膏藥啊……』

第二天早晨，天是陰沉沉地。四姑娘推開老太的房門，捧着手，走進來喊道：『媽，你就替我換一換膏藥罷！』老太算是剛起床，聽了女兒的聲音，便體會到她一夜少眠的痛苦，急急地走出去叫秋葵舀了水來，匆匆揩過了臉，在窗口的晨光裏，抖索索地捉住四姑娘的手腕，正待撕那膏藥，她已經痛得喊出聲來，老太慌忙鬆了手，摟着女兒說：『怎樣呢？我眞老昏了！……好，叫三娘來！』四姑娘在呻吟中急急搖頭說：『不要，不要，我不要！』她的眼淚已經淌到白淨的臉上。

班老太想了一歇，忽然在四姑娘的耳邊說：『現在，學生還不會來，我去請胡先生去！』四姑娘覺得是太出意外了，反只怔怔地看着她的母親，老太好像是猜透女兒詫異的心理，就向她解釋道：『胡先生也不是外人，他是喝飽了墨水的，他是「君子人」，這怕什麼，况且又有我在一起！』四姑娘暫時沉吟着，老太已經穿過小客堂去了。

當胡先生第二次替班四姑娘換膏藥時，是在書房的門口，太陽光已經射到那用方磚砌就的天井裏，牆角的秋海棠正如酣睡乍醒，一朵朵潤紅的笑靨，含着不語的嬌羞。胡先生先用新絮蘸着涼茶把那隔夜的膏藥潤濕了，伸出一根滿帶黃色的瘦手指，輕輕地按了一下，然後用小指上修長的指甲，慢慢地挑開膏藥的邊緣，傴下了身軀，他的臉差不多離那膏藥只有半尺，仔細的，認眞的，很溫柔又很伶俐的，用拇指和食指上兩根長指甲，緩慢而輕鬆的，把膏藥完全的揭起，再用濕的新絮，柔柔地揩淨了積血，方把小指的指甲挑上藥，勻勻地撒上了瘡口，把他昨晚親去買了來陳四一的「紅毛膏」，放在茶壺上熨了，又就着嘴唇呵着，慢慢揭開了，貼到那病的「柔荑」上去。他眞細膩，又是那樣的知禮，始終未曾觸過她的手，一切事完，他只微笑着溫柔的說：『請用左手慢慢摸着，我希望一會兒痛就沒有了！』四姑娘怔怔地看着他，有一股感激的眞情，從兩眼中射到他的身上。

停過幾晚，等到四姑娘的手指漸生了新肉，一種微癢代替了疼痛時，胡先生的吟哦便又開始了。

她睡在床上，聽了這悠惋的吟聲，覺得很不討厭，——豈只不討厭，不若說她現在竟是歡喜聽這靜夜裏的吟哦。她覺到那聲音是那樣的柔和又那樣的凄涼，雖然她不能明白那些詩句是說些什麼，但她已經破感動得熱淚滿腮了。在這種感動中，特別是覺到那吟詩者是那樣的好心，莊重，那樣的和善，仁慈，眞是不錯，喝飽了墨水滿腹詩書的「君子人」！她想『我這樣孤獨可憐，若不是虧了他，這手指怎會好得這般快！他並非我的親戚，他沒有什麼事要巴結我，難得這樣熱心，情願白賠了錢去買藥，又費精神替我換洗……』她隨後又想到兩個嫂子在背後譏誚他的話，眞覺替他難受，並且心中有些不平，最後她竟輕輕地說：『她們曉得什麼！』於是她想『便是那樣修長的指甲，也決不是那些較量錙銖俗不可耐的商人們所能有的，她們那裏能夠明白這個！』

四

胡先生托着四姑娘的手，端相着那手指，盈盈地笑道：『快了，膿已消完，就要收功了！』四姑娘不覺向他嫣然一笑。他更加虛心的換上最後一張的「紅毛膏」，收拾清楚，使含笑向她說：『眞的，虧得陳四一的老板，是我的朋友，這幾張膏藥的確是加料的，否則不會好得這樣快！』

『也是虧着胡先生換洗得好哩！』她帶了笑回答他，同時把一對明媚的眼睛看着他的臉。他不禁得意的一笑，而她也陪着他笑了。

『眞的，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胡先生！』她流露着誠懇的眞情，

說得是非常的動人。

『笑話……四姑娘，』他忽然閉口不說下去，她再和藹的望着他，意思是等他的下文，但她見他只是笑嘻嘻地瞅着自已，不覺緋紅了臉，慢慢低下頭去。

她曉得他是在儘力的看她，她感覺到他的眼光自她的頭髮，頸頸，以至於脚，都已看到個遍，但她實在沒有抬起頭來的能力。她想着自已是應該走了，但她覺得立刻就走，又好像有些難以爲情。

『四姑娘，你什麼時候才睡呀？』他的聲音裏分明是帶着誘惑。

『吃過晚飯，一會兒便睡了。』她的頭還沒曾抬起，但覺臉上已經升起一股熱氣。

『那麼，我吟的詩，你聽見了？』他走向前一步，她可以看清楚他的那雙灰白色的布襪，和黑面白底的獨樑鞋子，鞋尖已經破了好幾處。她不願意直看着這雙脚，便仰起頭來，臉上儘紅着，但她仍在反問他：『眞的，胡先生，你晚上吟的是什麼詩呀，怪好聽的？』

『哈哈！你說「好聽」麼？哈哈……』他眞覺着開心的笑了，『你難道不懂這詩中的意思麼？還是明知故問呢？』

『眞的，我眞不知道。』她的臉又加紅了。

『哦，我告訴你，這是我自已最近做成的，題目是秋夜懷卓文君——你該知道卓文君是誰？』她把頭搖了一下，他連忙的接下去說：『卓文君是個財主的女兒，是個年輕的寡婦，因爲羨慕了司馬相如——那是一個會做詩的才子——的才學好，不管他是一個窮人，就私奔了，後來和他做了夫婦，這是千古的佳話，才子佳人，四姑娘，你明白麼？』他更走進一步，已經和她十分的接近了，她覺得自已的心跳盪得很厲害，急忙把頭低了下去，一陣陣地熱氣衝上她的腦門，只昏沉沉地，還沒等得及她有什麼打算時，一個沉重的東西，忽然落在她的肩上，她嚇了一跳，本能的用手去推開，才知道胡先生的手，已經揑住了她的肩頭，她又羞又驚又有些煩惱，差不多要哭出來，但他已經抱住了她，並且在她的頰上親了一下。她急急地掙扎着，想立刻擺脫了跑出去，忽聽秋葵在天井的那邊喊：『四姑！四姑！桂兒醒了！』他鬆了手，她便一溜煙跑出去。她跑得那樣的快，頭目涔涔地，面朝地，不敢仰起來，好像做錯了一件極壞的事，而四圍是睜着無數獰惡的眼睛盯着她的一般。

她跑進自已的房來，桂兒已經坐在床上，她忙上前叫聲『桂兒，我的心肝！』只覺胸口一酸，眼淚就滴了下來。桂兒十分的驚訝，用明淨的小眼看着她，張開兩手喊道：『媽媽！』她就趁勢把桂兒抱在懷裏，用臉貼着他，心頭還不住的怦跳。

當天晚上，她晚飯吃得很少，把桂兒脫了衣裳，抱上床去睡了以後，手裏拿着針黹，對着燈默默地出神。忽聽書房裏吟詩的聲音起來了，心上不覺一驚；那聲音是怎樣的使他不安喲，她時時掉轉頭來看看桂兒，那小鼻孔中透出輕勻的呼吸，睡得正濃。低頭看看手中的活計，只覺做不下去，驀然間想起早晨他竟抱了她，而又親了她的面頰，她的心便又在

腔裏猛烈的跳起來，好像是曾經做過的一場惡夢，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禁心悸呷。但燈光是這樣的淒涼，房裏又是這樣的孤寂，她看了照在牆上拖長了的自已的影子，心裏就怔忡着，再傾耳聽時，那吟聲不知在何時已經停止了。

在窗下好像是秋風吹起了落葉，索索地響，她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隔房，班老太的鼻息沉重的傳來，夾着一聲兩聲的夢囈。她忽然聽見窗上有人用手指彈了一下，她吃驚的抬頭看時，分明有一個人影立在窗外，並且她見了那個影子，同時她使知道那影子是誰了。她移過那盞燈，走到窗前，——她的心是那樣的跳盪，身體是那樣的顫動啊！——就着從外面舐破了的窗紙，向着外面急促而且顫抖的說：『請……你……請去……罷……』但低沉而嚴澀的聲音從窗外回答說：『四姑娘，你把門開了，我有話要和你說！』

『有話……明天說罷，現在，請你……去罷！』

『我求你開門，四姑娘！』

『…………』

『開門呀！你不開，我就這樣站到天明……只須開一下，我和你有話說！』

『桂兒才睡着哩……』

『你開呀！』聲音裏挾着一種力量，使她不再有抵抗的勇氣，她看着床上的桂兒，又聽着老母的鼻息，悄悄地，提心吊膽的，輕輕地開了房門。

五

牆角的秋海棠，已經凋零不堪，這位多情的詩人，久已停止了每夜的苦吟了。

班老太仍舊是上着茶館，有時回來，常碰見二娘和三娘在小客堂裏放肆的談笑着，見了她，使頓時停住走散了。這樣的「大不敬，」在古板而謹嚴的班老太的眼中，是一向少見的，並且也已碰見了好幾回，這更使老人的心中，存了一段的猜疑和憤怒。

一次，她偶爾在房裏午睡一歇，小客堂裏，只有二娘的紡線聲吱吱地響着，忽聽三娘笑着走進來，喊道：『喂，你猜，胡禿子和「如意碼子」—（附註）弄得怎樣的……』二娘連忙從口中『咈……』了一聲，把嘴直向老太的房中撅，三娘駭了一跳，疾忙躡手悄步走向房門口，側耳聽着，房中有一陣陣沉重的鼻息傳出來，她方定了心，再走回二娘的跟前，放膽——卻是低聲——的說：『哈哈，眞才肉麻哩，那個煙鬼和她熱着哩，每夜都……』三娘湊向二娘的耳邊說了，二娘笑出聲來，三娘也跟着笑了好一歇，只聽二娘接着恨恨地說：『老東西只會向我們凶，現在可說不響嘴了，「北瓜煮粥一樣色，」還有什麼說的！』三娘接着冷笑道：『以後，也不必再假惺惺了！養漢，也要值價些，那個禿頭，望見時飯也吃不下，虧得她倒看得上，貼了錢，還要……』她忍不住笑得很響。

『喂，低聲些！』二娘警告着她，但自已也不願放過說笑的機會，『你猜，三娘，他們是什麼時候上手的？』

『我不知道!?哼，反正是老的拉的皮條！』她用手向房裏一指。忽然，老太在房裏咳嗽起來，她趕急揚聲說道：『讓我來替你拉着線，二娘！』兩人有意把那紗線在竹竿上纏得吱吱作響，同時，臉上都浮出一致的狡猾的笑容。

老太出去時，有些氣喘，走到榮興茶館，覺得身旁有些人在指指點點地談論她。跑堂的胡二把一壺茶放在她的面前，看上去也不似往日的恭敬。她接連乾咳了兩聲，胸口有一陣陣地逆氣衝上來，阻住她的咽喉，她羞慚的嗑了一口茶。更有意想不到的，平時在一起嗑茶的那些老朋友們，都分開着坐到別的桌上去了，只有開鴨行的李大姑卻還和她招呼，陪她坐在一桌。她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感謝李大姑，她想李大姑所欠她的三十元錢，還有六天到期，本來是非還不可的，這時卻也願意稍緩幾時。並且她開始紅着臉給李大姑斟過一杯茶，在眼角裏，正瞄見李大姑方和隔座的韋七嫂擠着眼睛，她不覺呆了半晌，只低下頭悵惘的嗑着自己面前的那杯苦茶。

『哈哈！……哈哈！……』

『哈哈！有趣！有趣！』

裏廂隔了一層薄板的茶客們拍手歡笑了。

『有趣嗎！趣事多着哩！』這是鐵泥鰍的聲音，班老太聽了，便凝了凝神，因為鐵泥鰍，是本街上著名的無賴，前天才向她借錢而遭拒絕了的。

『胡禿子從前在馮董事家裏給馬老五打了一頓，董事怕他歪纏，就貼了他些錢，又替他找了幾個學生，就送他到那寡婦窩裏去。你想，饞貓怎能碰見鮮魚？那樣年紀青青漂亮的小寡婦，我的媽，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一陣酬和着的笑聲響過，鐵泥鰍的聲音更加放縱了。

『老寡婦，是上了年紀的殼子了，沒有人要，就是倒貼，也沒有人稀罕；二寡婦和三寡婦早已有了對兒，她們是各不侵犯並且是通了氣的。只有這漂亮的雛兒，她那能熬得下去？胡禿子交了好運，只可惜一枝茉莉花，插到狗屎裏去！』

『泥鰍，你倒長得不錯可惜沒有這樣的運氣哩！』驢馬販子東四虎揶揄着鐵泥鰍，鐵泥鰍便有些惱了，大聲的說：『我，我鐵泥鰍就是做不到這樣下作的事！四爺你平時說嘴，稱做色中好漢，眼看家門口這朶鮮花被路人採了，自已卻屁也不敢放一個，哈哈哈！……』

『泥鰍不要鬬口，你再說昨晚聽到的事哩！』

『他媽的，只怕你在說謊！』是四虎拍了桌子的強硬罵聲。

『說謊，就是孫子！我鐵泥鰍就是生平不會說謊！』咕嚕一聲，好像在喝了口茶。『昨晚，吳大保煙館裏熱鬧着哩，胡禿子在炕榻上向汪二先生吟他媽的什麼「情詩」，我也不懂得他那個勁兒，搖頭晃腦的直哼，汪二先生嘔他，說他是在造謠。他也有他的禿勁，光景是過足了煙癮，把

外衣一齊解開，扯着貼身一件粉紅的絨汗衫——還是繡着花邊的哪——給汪二先生瞧，說是班四姑娘親手替他穿上的！你眞沒曾看見哩，他的那個俏皮勁兒！大保家的背地也說：「禿頭禿腦，倒有禿運，有女人賠他睡，並且貼他的錢吸大煙，半月來他腦裏的油水富着哩！」……』

班老太再也坐不住了，推說身子不好，顫巍巍地站起來，李大姑暗笑着起身送她，她便踉踉蹌蹌大踏步的歸去。

他氣喘着倒在床上嗚嗚地哭了好一歇，四姑娘暗自心驚，默默地站在她的跟前。她忽然一骨碌爬起來，老淚縱橫的望着女兒，低聲數說道：『姑娘，我們清白的家聲，你老子和哥哥的名譽，都被你丟盡了！我這副老骨頭，想不到在入土以前，受人家這樣的凌辱！唉，唉，班氏的祖宗啊，我是作了什麼孽啊！』她眞傷心的哭了。四姑娘眼看老母這副氣急悲慘的樣子，已經明白了一切，同時羞慚憤急和懊悔，都湊集心頭，一顆芳心差不多碎了。

胡先生被班老太下了逐客令，限定明天搬出去之後，一點也不動聲色的走出去了。回來時，大都睡了，他一直走進班四姑娘的臥房，從袖中掏出一個皮紙小包，把一團黑色的東西整個兒塞進口去，又喝了幾口茶，便連衣倒在四姑娘的床上。桂兒還未曾睡着，駭得哭起來，四姑娘急得手足都打顫，一面哄着桂兒不要聲張，一面拉着胡先生的衣袖，哀哀地求告道：『請你走罷，媽已經曉得，她罵我了，我是再不能活下去了！請你饒了我，你走罷！』她差不多是哭着說的。

『哼，你們想攆我出去，就這樣的容易！我已經是四十歲的人了，我決意死在你的床上。剛才，你看見的，我已吞下去生煙膏了！哼哼……啊，啊……』

四姑娘心膽俱落，遍體冷戰着，哭着，央求着，跪在他的脚下，又爬上床，伏在他的耳邊哭訴着，他只是紋絲不動，反而一聲聲哼得加緊起來。她用盡了力量，終歸無效，她眞急了，急得比死還難受，最後，她下了決心，去推班老太的房門了。

班老太賭氣睡在床上，一直未曾起來，聽到四姑娘急促嘶啞的求告，傷透了的枯老的心中也不禁怦然一跳，趕急下了床，走進四姑娘的房來。

『胡先生，你是喝飽了墨水的讀書君子，你忍心害我們嗎？可憐我們這一家……』班老太嗚咽的哭着。

『哼……哼……唉……』胡先生只是睡着不動。

班老太用燈照着他的臉，那焦黃灰敗的顏色，眼珠也有些向上翻着，她心裏暗叫「不好！」便轉身急急地吩咐四姑娘：『快去泡一碗肥皂水來！』四姑娘抖索索地尋着了肥皂，暗中摸了出去。

班老太端着肥皂水，跪倒在胡先生的脚前，但胡先生只是紋絲兒不動，而口裏不斷的哼着，班老太沒法，把碗遞給四姑娘，叫她上去灌他，她戰兢兢地把碗湊近他的口，他用手一揮，碗裏的水潑倒了一小半。四姑娘走下床來，淚眼望着老太，嚶嚶地哭。

老太想了許久，畢竟橫了心向床上說：『胡先生，你既然是愛四姑娘，你使不能害她，我是她的親生之母，請你聽着，只要你喝了這碗水，把煙骨吐出來，四姑娘一定嫁給你！』果然這話有如靈丹妙藥，床上的胡先生，緊索地活動了，枯澀的喉嚨裏嘰咕着說：『這樣……把水……拿……來……』四姑娘忙端着水爬上床，屈脊一膝，將上半身伏倒在他的身上，一隻手扶起他的頭，一隻手把碗裏的水湊着他的嘴唇，偪吧嘟嚕嘟的喝了好幾口，使不肯出喝了。

等了好久，桂兒已經在外婆的手裏睡熟了，便送到老太自己的房裏去睡。當老太再走回來時，胡先生已經坐在床沿上，四姑娘緊倚在他的身邊，雙手抱着他的頭，他張開口在哇哇作聲，卻沒有什麽東西吐出來，除了幾口濃膩的痰唾。

老太到底是有了閱歷的，她叫四姑娘把頭髮鬆開，要用那柔軟的青絲，絞出那怕人的毒藥。四姑娘只好散開頭髮，把那樣黑而亮的一綹細髮，伸入他的口裏，只輕輕地一絞，『哇！吒！哇！』許多的飲水，還夾着一些別的東西，由胡先生的口裏噴射到牀踏板上，磚地上，四姑娘的脚上，以及斑老太的身上。……

明天，胡先生搬出去了。薄暮時分，斑老太催促着四姑娘約束停當，從後門送走了她母子兩個。臨別的時候，老太哭着說：『姑娘，你莫怨我！在這裏自然比程家過得舒服，不是我忍心送你再進那座牢門去吃苦受罪，只是，你曉得，我這裏你是存身不住了！』老太說到傷心處，又上前親了桂兒一下，差不多是縱聲哭着說：『你這一去，姑娘，不必再想來了，你就譬如我是已經死了！』

四姑娘抱了桂兒坐上那輛小車，把頭伏在桂兒的背後，眼淚濕了桂兒的衣服。那車下獨輪的輾轉，好似正在軋着她已經粉碎了的心……



（附註）「如意碼子」是借用「事事如意」的一種代詞，意即指斑四姑娘，蓋「事」與「四」爲諧聲也。

尚志學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之旅行家

馮承鈞譯 一冊 二角五分

法人沙畹係研究東方學術名家其著此書乃博考我國古來遠適異國之旅行家如張騫 玄奘等二十八人稽其足跡所經辨析古今地名之異同譯者馮君復校正其訛誤誠爲留心東西文化關係及研究地理者必需參考的資料

書名	冊數	定價
宗教的出生與長成	一冊	六角五分
倭伊鏗哲學	一冊	五角
動的心理學	一冊	九角
教育心理的實驗	一冊	六角五分
審判心理學大意	一冊	六角五分
意見及信仰	一冊	一元
創化論	二冊	九角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冊	一元五角
新道德論	一冊	二角五分
近代思想	二冊	一元一角
羣衆心理	一冊	七角
形而上學序論	一冊	三角
物質與記憶	一冊	九角
笑之研究	一冊	六角五分
中國人口論	一冊	五角五分
相對原理及其推論	一冊	三角
愛因斯坦氏相對論及其批評	一冊	三角五分
生物學的人生觀	一冊	一元
生物之世界	二冊	一元三角
詹姆斯實用主義	一冊	六角五分

書名	冊數	定價
心理原理實用教育學	一冊	四角五分
圖書館學	二冊	一元二角

下列三種均已付印不日出版

書名	譯者
邏輯歸納法和演繹法	潘梓年譯
科學之價值	文元模譯
心與物	張君勱譯

下列十一種均譯竣付校

書名	譯者
時間及自由意志	潘梓年譯
人格養成論	黃幼希譯
現代哲學引導	張崧年譯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olitical Theories	鍾建閎譯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鍾建閎譯
空時動	張崧年譯
柏拉圖全集	張師竹譯
生物學及其作者	歐華清譯
生物學綱要	歐華清譯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	馮承鈞譯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馮承鈞譯

(附載) 本會哲學評論雜誌第一卷第二期業已出版 北京景山東街樸社發行

餓（日記）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愛彼得格拉！從車窗裏，已經可以看見煙突，禮拜堂，和一排排的屋頂了。一片廣漠煙騰的天空展布在這一切之上。上帝啊，我的心怎樣地跳着！再過一分鐘，我就要到那裏了！

我一跳上月臺，登時就被感情激動了。人們叫囂着，挨擠着，奔忙着。我身邊帶着一些食物。這是我帶給飢餓的爸爸吃的，但在過磅的地方，好像什麼食物都要被沒收似的。一大羣的人已經圍住一個軍人了。大家哭的哭，咒的咒。難道他們眞也要沒收我的食物嗎？

謝天謝地！居然被我溜過過磅的地方了。可是天啊，這又怎麼好？車站的鐘上已經是六點差十分了！電車是六點鐘停的。我要走的地方還遠得很！我是要到港口去的。那還趕得上嗎！

我就誰也不管，急忙忙趕過車站。兩肘左右推着，擠出我的道路。我自己曉得我背後兩條可憐的辮子是掉得很好看的了。我相信人人都在笑我了。我還帶着一頂帽子，……我是到彼得格拉做工來的。我現在是十五歲。

我好像很鎮定似的，一逕就跑到柴門斯基路口。那些孩子們多不害臊啊！他們儘管『姑娘，車！姑娘，車！』的窘我。

『混開罷，你們這些野小子！你瞧，你們把這小娘子鬧昏了。』

我抬起眼睛，謝謝那人，感激得幾乎淚下。

那人的臉，是老實開闊，兩頰紅紅的。他的眼睛異常和氣。他還有一部長美的鬍子。他總斷乎不會欺騙我的。

『東西交給我拿，小姊。您放心，什麼都沒有事。……您只管走過來上電車罷。』

『謝謝你，謝謝你。我要五號的電車。那一輛是呢？……請你……天啊，你帶我到那裏去呢？……我是要到港口去的！這一輛是到那裏去的？到那裏的？』

『趕快，趕快，小娘子！您要耽誤最後一次車了。正是這一輛！到佛雪利夫斯基去的。』

我就聽見月臺上一個人說道：

「到佛雪利夫斯基這是到佛雪利夫斯基去的。」

謝謝上帝，我已經上車了。我回頭一看看見那人伸着他的手，說道：

「給我一點兒小費，好嗎，小姊？」

當然，我就臉紅了。我每回給人家錢，總是要臉紅的。這是多沒幹啊！……那末……我該拿多少給這位……同志呢？

我的臉越發紅了，便伸手給他一張二十盧布的凱倫加。(註一)

「這……這……够了嗎？」

天啊！月臺上所有的人的臉都開始微笑了。他們瞧一瞧我伸着的手裏的凱倫加。大家都微笑起來。當然，當然，總因爲我給得太多了！

而那位同志突然說道：

「這可太少一點，小姊。」

無恥的流氓！他的臉並不和靄，竟是奸猾了。那個討人嫌的羣衆笑得更厲害。一個戴眼鏡的紳士瞟了我一眼，便皺着眉走過去了。那位同志還是伸着手站在那裏。

我搜索我的錢囊，要想再尋一張凱倫加，我的手指顫抖。人人都在笑我，我紅着臉，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我又給他一張。

「找罷……你有得找嗎？」

「沒有，小姊。」

下作的東西！他竟敢對我笑呢！他斜視一下，笑了一下。

「不要緊……不要緊……你拿了去……不用找罷。」

我們沿奈爭斯基河邊走去。這河邊已變得多麽荒涼慘澹了。親愛的老奈爭斯基啊！擠的人們滿街的餓死。那末，上帝啊，我將怎樣生活呢？我不知我爸爸也在挨餓嗎？

我們已到尼哥利夫斯基橋了。這就是第五街。快了，快了。

我盡力拉着門鈴。

「是那個？」

啊，這是一種怎樣惱怒的聲音啊！這是安東尼那。她必定是飢餓了。而我又簡直沒有帶什麽回來。……

「東尼乞加，(註二)親愛的，開門。……是我啊……是我……你不認識我了嗎？」

我摟住她的脖子，我一面吻她，一面哭。好奇怪！我爲什麽看見她會這樣歡喜的。她呢，簡直對我是個陌生人了——我這嫂子。他如今是凶暴，並不和氣了。她的脖子是瘦骨巉巉的。她現在看見我並不歡喜了這是我從眼淚裏感覺着的，可是我不知爲什麽還是繼續的吻她。

「你帶什麽回來沒有？」

「啊，東尼乞加，饒恕我，我沒有帶麵包回來。我自己一路來都沒東西吃呢。這袋裏還留着一點，還有些麵包屑兒……待一會兒罷，東尼乞加。」

東加(註三)含着敵意地狠狠釘了我一眼，並對我的袋兒注視一回，

好像急欲曉得牠的內容似的。她一定以爲媽媽不肯從鄉下帶東西回來。可是我們自己也沒有麵包吃；我們是單靠馬鈴薯過活的啊，看她的樣子多麼餓，多麼不高興咧！連我的手都抖起來了。我急忙解開口袋，把麵包屑抖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把所有的口袋統統解開，統統解開。

『這裏，母親寄來的一些乾菓，給爸爸和舒拉（註四）的。……一點兒牛油。……還有點頭奶酪。此外再沒有別的。連爸爸也沒有了。』

安東尼那大人的失望，可是她說：

『好能，不要緊的，我們眞也無須這些。我們並不缺什麼。只不過爸爸正在捱餓。你如今沒有東西帶回來，他少不得要埋怨你呢。』

『怎麼？你們不餓，却叫爸爸捱餓嗎？你們難道是分家的嗎？』

『是的，是的。……這是你爸爸的意思。你還不曉得他如今變做怎樣一個裔鬼了呢！他出去做工的時候，總要把門鎖着。好像我們都是賊似的。好能，且不要管他，我們進去喝茶能。』

啊，我的心怎樣地開始疼痛起來了！難道這是一家人生活的樣子？難道我的爸爸竟會變到這樣客嗇？我是八個月沒有見他了。他要是果眞如此刻薄，見了我又將怎樣看待呢？

我走進屋子，看見小坦馬羅乞加坐在牀上。她方才睡醒，身上只有一條領巾，什麼都沒有穿。她那一雙小膝蓋是微紅而有窩兒的。

『坦馬羅乞加，坦馬羅乞加，我的安琪兒！是我費姑姑呀！你認識你的姑姑嗎？東尼乞加，你瞧，她眞是一塊寶貝肉，不是嗎？』

我是竭誠地愛坦馬羅乞加的。我帶她繞着屋子打旋兒，像瘋的一楙。

突然間亞力山大進來了。

他看見我，現出高興的樣子。上帝啊，他怎會這樣瘦，這樣蒼白的呢！我曉得他待我比誰都好，可是我常常要對他無禮。我是愛他的，不過他總有一種縮瑟可憐的神情。他是我的長兄，但是他的模樣兒似乎有些鈍笨。

現在，我一看見他那凹瘦憔悴的面容，就替他非常難過。可是我們常用一稀隨意的樣子叫呼他也不講寒喧話，只問他道：

『你還不曾找着事情嗎？』

我曉得他經我這一問，必定要倉皇失措的。他的神氣多麼頹唐啊！他們大概每天都用這個問題去窘他的。而現在我也——。我眞太卜作了！委實可憐的亞力山大啊！他經這一下冒犯，便走出房外去了。

安東尼那正在把約莫半磅的麵包切做極薄極薄的薄片。

『請坐下，喝點茶能。可惜昨天沒有趕得上買麵包。不然，我們是不會缺乏的。』

她的眼睛一逕注在手底下的麵包，從不曾抬起來看我一看。

『等等罷，東尼乞加，我不要麵包。我有點麵包屑在廚房裏，還有一整塊的麵包。……我去拿來。』

『不要緊！就吃我的罷。我們並不缺乏。』

『不，不，一刻兒就來的。』

我跑到厨房裏。天哪，麵包那裏去了？有人吃掉了！方才還在這裏的。現在不知去向了。

『東尼乞加，東尼乞加，到這裏來！麵包那裏去了？方才還在這裏的，現在不知那個吃了。』

安東尼那跑了進來，怒氣冲冲的。

『好罷，還有誰呢？我猜總是舒拉罷。』

『亞力山大嗎？不至於的！他難道眞餓到如此嗎？哦，他來了！』

『麵包是你吃的嗎？』

他不響。但我看得出正是他吃的。唉，這麼大一個人了！他已是二十五歲，而他的下唇顫抖着。我可憐他，同時又恨不得將他裂成片片。

『我不曉得的。我當它的是不屬於那個人的。』

『這是怎麽說，不屬於那個人的？你難道等不及我們坐下吃茶的時候嗎？羞也不羞喲？我們大家都是肚子餓的。』

『可是攏總能有多少呢？』

『不管是多是少，你總得等一等才是。』

亞力山大沒有辦法了。他不知怎麽樣分辯才好。我很替他難過。可是對着東加之面，我又覺得可羞，因此我就叫罵他。我心裏覺得羞恥，口裏還是繼續的叫罵。

東加聽我謾罵，暫時沒有作聲，末了他才解勸道：

『你隨他去罷，費兒。他眞是餓了。爸爸簡直是沒有東西給他吃的。不

要緊，我的麵包足夠在這裏來；我們喝茶罷。』

我的心似乎要哭了。淚兒已湧上我的眼眶裏。我差不多自制不住了。可憐的亞力山大啊！爸爸餓着他啊。他變得這樣忍心了！亞力山大一天瘦似一天，他的眼圈兒深陷了。我將來怎麽能跟爸爸過活呢？

吃茶的時候，東加把家裏的情形告訴我。她皺着她那氣忿的臉兒，眼睛裏却帶着笑。

『我眞不曉得你將來怎樣跟他過活。他已經變得這樣吝嗇了！我是不肯片片麵包都計較的，我的彌敦乞克也不會如此，可是他要防備我們，將房門鎖着。你想我們是什麽人——是賊嗎？昨天你曉得我們沒有麵包，他是有的。我請他跟我們吃飯，問他說：「你有麵包嗎，爸爸？我們今天是一點都沒有。」他瞟了我一眼，像野獸一般，這才說道：「我有一點兒。」他於是從房間裏拿了一大塊出來。他給我們各人切了極薄的一片，把其餘的仍舊拿回去。你想我心裏夠多麽難受。難道我和彌敦乞克是這樣待他的。』

我聽着她說，心裏痛楚，羞辱，和恐懼一齊交集。這是何等可怕，何等可怕！他將來也要餓着我。我願意媽媽趕快從鄉下回來。東加她也恨我的。她將這些事情，都告訴我，大概是自己以爲得意的。好罷，這也不要緊，我只裝出高興的樣子就是了。

於是我也開口了。我告訴她此番路上怎樣快樂。又告訴她弗雷奈甫一直伴送我到伏洛迦。弗雷奈甫是我的未婚夫。我們在伏洛迦，甚至連

嘴都親過了。可是亞力山大爲什麼不吃他的麵包呢?他現出羞怯的樣子，好像是不敢吃。

我含有詢問的意思瞟了他一眼。

東加馬上就猜着我的意思。她抬起一雙小小的眉毛，說道：

『吃啊，費兒舒拉，你也吃點啊。』

對了！對了！人家不叫他吃，舒拉他就不敢吃。唉，他的吃相多難看！他要想別人不注意他吃；他要裝出隨意的樣子。

他裝做並沒有注意麵包的樣子，問道：

『姆媽快要來了嗎?』

『是的，怎麼樣?』

他羞怯怯地眼睛瞬了幾瞬，口裏咀嚼着，啜啜嘴唇。

『快了……哦，哦，她快要來了。』

這個當兒他又吃了一片，再是一片，又是一片。

東加眼看着他一片片的吞下去。這種情景實在有些討嫌，我却很替亞力山大可憐。我對他丟了個眼色，叫他該停嘴了。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陣羞恥。那可憐孩子，大概也曉得自己吃得太多，但是他肚裏餓得很，桌上既還有麵包，他就不能自制。還好，謝謝上帝，他終於走開了。

東加拿一副含有怨毒的褐色眼睛送他出去。於是她把眼光移到我身上。你想她說出什麼來?

『你曉得……你的爸爸已變得非常齷齪了。他混身都是虱子呢。』

我瞠着眼睛釘視着她。天啊，這不免太難堪了！我臉上的歡容再也維持不住了，便對她那張長鉤鼻兒的臉上大聲直斥道：

『不不！決不會的，決不會的！』

『怎麼決不會呢，你這傻子?他一個月才上一次澡堂呢。你情嗎，他連洗澡錢也捨不得化的。所以要長虱子了。再加上肚子吃不飽。虱子簡直滿地板滿凳子的爬。我所以不讓坦馬准乞加進他房間去的。』

我聽罷，覺得對於自己的父親頓起了一種類乎厭惡的情感。……這是一種極可怕的厭惡！無論如何，我不能和他在一間房裏睡覺了。我甯可在東加房間裏睡地板。唉，他怎會弄到這種田地！我從今不免要恨他了。

『東尼乞加，親愛的，我要在你房間裏睡，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東加把眼睛低視在桌子上。我心裏頓起恐懼。難道她眞不讓我睡嗎?

『可是我們沒有地方。你看我們已經多麼擠了。』

『東尼乞加，親愛的，我是會遷就的；地板上有塊地方就得了。』

『那末，好的可是我們實在沒有地方。』

她繼續講爸爸的事情。把他怎樣不信任自己的兒子，怎樣要關鎖房門一點，儘管重覆的說。又說爸爸自己情願捱餓。他並不是沒有麵包；他從工廠裏領得很充足的。他甚至積貯着餘糧，把麵包藏到霉爛。藏起的青魚兒也已開始腐臭。但是他叫亞力山大完全捱餓。又說若不靠她自己不時接濟，亞力山大早就該倒斃了。這都由於他得不着一件工作，所

以至此。新近才謀得歐洲旅館副侍役的位置。明天才去上工。

我彎着脖子，急切地聽着她說。聽到這裏，覺得對於父親已不是一種嫌惡的感情，竟是一種慘痛的感情了。天哪，他也受夠飢餓的苦痛了！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飢餓，飢餓，就只有飢餓！工廠復工，還算是一點好運，不然，就更糟了。從爸爸寄到鄉下來的信裏，就可看出他的性情已經變了。他寫信叫我們來，可是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巴不得不成事實。姆媽也就快來了。叫我們怎樣同他過活呢？

門鈴響了。

東加跳了起身，我覺得心頭跳得很快。這是一種帶着恐懼的跳。來的就是爸爸了。

我隨東加跑到廚房。她已經在那裏開門。我張着眼睛，心中只是跳，跳，跳……

他進來了。

似乎有一陣慈祥的表情通過他那瘦削憔悴的顏面。

「哦，你來了？母親好嗎？」

「是的，爸爸。您晚上好。」

怪了，我為什麼不跟他親吻呢？這是向來沒有過的事。甚至當他跟我握手的時候，我心裏還有一種厭惡的心理。他是生氣的。但是他的樣子很和氣。只不過他的左邊的眉毛在那裏抽搐。而那種抽搐的樣子，很有些叫人不快。是了，是了，我不信任你的慈祥的臉。這是故意裝出的，假的。你是吝嗇的。你叫亞力山大捱餓。你也要叫我捱餓。你又是生氣的。

是啊，我的意思並不錯。東加的話也是對的。爸爸沒有停留，便繼續說道：

「我們的舒拉仍舊還沒有事情呢；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啊，上帝啊！」

我聽見這種聲調和這幾句話，心裏很是難過。當然，他是不好意思對自己的女兒直白說的，所以他委委曲曲的警告我。好罷，我將來不吃你的麵包。我願意立刻就得着工作。

「爸爸，來同我們喝茶罷。」

這是東加的邀請。

在未坐下吃茶之先，爸爸從兜兒裏掏出他的麵包。在我看去，就彷彿他從我心裏掏出什麼來似的。我看他這樣謹慎地切下薄薄的幾片，心裏不覺疼痛了。他切一片給自己，一片給舒拉。那末我呢？這是怎麼說？

他突然說道：

「你剛從鄉下來，我想肚子總不餓罷？你一路上當然不會空肚子走的？」

周身的血都衝上我的頭腦了。我覺得眼睛裏冒出忿恨之火，可是我仍將它掩蓋着。

「是的，我不餓。」

「那就好了。至於我們這裏，大家都餓得要死呢。」

切了幾片之後，他就把麵包包在一張新聞紙裏，然後重又將它裝還

袋中。

我從睫毛底下觀察他那瘦指的動作，我心裏覺得難過，我又替他傷心，我又恨他。他變得這般暴戾了！他把麵包包進紙的時候，是何等鄙吝的一種動作啊！他把紙包塞進袋的時候，又是何等難堪的一種神情啊！

「好罷，我們睡覺去罷。」

他又用一種和藹的態度看我，而我突然感着一種恐懼。跟他在一個房間睡嗎？上帝啊，可是我現在怕死了！還有那虱子啊！……

「你在那裏睡的呢，爸爸？」

「在我的房間裏。你還沒有去過嗎？來，我領你去。」

我很詫異地向他看看。又是一種新脾氣：他竟對我無誠意了。他難道忘記房門是鎖着的嗎？

我們進去了。

我怕生生地將脚放在地板上。那上面必定滿是虱子的。房間角裏有兩張牀。是的，這裏沒有我的地方了。

「爸爸，這裏沒有地方了。我不叫您麻煩；我不如在東加房間裏睡罷。」

「別做傻子罷；她也沒有地方的。」

「那末，我就在那邊地板上睡罷。」

「我告訴你，再別說胡話了。叫你睡在那裏就睡在那裏。」

還是一種恫嚇的腔調。他真生氣了。他也許竟會命令我滾出去的。現在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呢？

他們替我騰出一張牀來，就一同睡覺了。

十分鐘後，爸爸就已討人嫌地大打其鼾了。

我把臉藏在枕頭底下哭着。啊，主啊，主啊！是他叫我到彼得格拉來的。他說我必須獨力謀做吃。我在學校已經是第五年了，他竟不讓我畢業。他殘忍地逼我離開學校。只有三個禮拜功夫也不容我繼續呢！他寫信到鄉下來，說我們叫他負累。而他自己卻已變得這般吝嗇，這般齷齪了！他叫亞力山大挨餓。我若不馬上得着工作，他也要叫我挨餓的。

我半醉半睡中聽見隔壁房間裏彌敦乞克回來了。他是我的哥哥。他是二十歲了。我是不很歡喜他的。

他們在牆後談了好久。他們提起我的名字。我聽不出談我什麼，可是我的心萎縮並且疼痛了。突然間彷彿像光赤的肉上受了一鞭那樣的痛楚，我聽見一句聲音很低卻是明晰的話：

「我願意這些生虱的東西都走開。再等母親來時，那就絕對沒有得吃了。」

正在這當兒，爸爸開始從睡夢中動彈起來。他什麼都聽見了嗎？連我的嗚咽也聽見了嗎？

接着，他的可怕的含糊的聲音從黑暗中傳播出來：

「明天，我將房門開着不鎖……你看守着罷。」

一陣慘苦的嫌惡通過我的身體。連我的脚也拘攣起來了，我的牙齒顫震着陷在枕頭裏面。

上帝啊，這是何等可怕，可怕，可怕！

在半夜裏我見着黃金的夢。

我夢見賽爾基弗吉奈甫他又一路伴送我到伏洛迦。及至第三次鈴搖過之後，才和我親吻作別。我把身子投入他的懷中，斷斷續續地訴道：

『賽爾基，賽爾基，你不要嫌憎我。兩年之後，我就是你的妻了。』

他如此親愛，如此親愛地看着我。他吻我，卻只吻在額上，並且悽然的說道：

『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小費。想你不會罷？是不是呢？』

『不，不，賽爾基，斷斷不會的！』

他從已經移動的車上跳下。許久許久，還站在那裏揮着帽子。於是我整個兒的心歌唱道：

『他愛我，他愛我，我差不多還是個孩子，拖着我的小辮子！』

我醒了轉來，因為有人拉我的頭髮。

『費姑姑，起來罷。』

我一驚而醒。一看，原來是坦馬羅乞加。她繼續拉我的頭髮。

我欣然從牀上跳起，狠狠的將坦馬羅乞加吻了一回，但是突然又回想到昨天經過的事情了。

我急急翻開被褥一看，果然有兩個，有兩個。……好罷，謝謝上帝，還並不怎麼多。東加的說話又過分了。我要告訴她，從此再不要說謊。

有一片麵包放在桌子上。我猜這是分給我的早餐。不過也實在薄得可憐了。我將它吃了，就好像沒有吃什麼。若是以後天天如此，那末生活是不大有趣的了。

我穿好衣服，跑到東加房裏。

『你為什麼要嚇我？只有兩個呢。』

『兩個好罷。等吃過茶我陪你看去。』

我曉得東加今天為什麼請我吃茶；原來她想我沒有得着工作以前替她的坦馬羅乞加做看護。東加自己是在郵務局裏工作的；她一天日工一天夜工更換着做。彌敦乞克也在郵務局工作。他是做早工的。他現在已經去了。

飯後，東加領我到爸爸房間裏。坦馬羅乞加跟着我們後面跑。

『看啊！』

她將眼睛朝開，兩指插進一條毛毯裏，只一條工夫，就檢起一點灰色的大肥虱了。

『看見嗎？我騙你的嗎？』

她臉上現出難過的樣子，眼睛裏冒出兇光，將那虱子在地板上踏死。

我悶着氣不發一言。她將臉朝我，得意地說道：

『你看，這就是他餵養着的肥牛呢！』

『東尼乞加，得了，得了！我受不住了！』

我們還沒有注意到坦馬羅乞加已經向被褥那邊走去。她走到旁邊，嚷道：

『吠，什跑呢，在跑呢！』

三點鐘的時候，東加預備去了作了。她已戴上帽子，可是還不住的跟着我。我看出她有幾句話想跟我說，可是有些不敢說。末了，她才說道：

『你在家裏不要拘束，替我看着小孩子。還有一件事——彌敦乞克今天是沒有地方去的，不過……他如果要出去，你替我問他到那裏去。並且替我記住他出去的時候。』

她說時，眼睛不敢朝我看。她只是凝視在一邊。唉，這個鬼，她還疑心丈夫呢！這又太難了。這是何等卑鄙的心思！我若是有丈夫，我決不會這樣猜疑。我只須對他說：『若是我們彼此合不來，我們就離開。』我因這句話就有些厭惡她，不願看她，也不知怎樣回答。可是她又繼續道：

『喂，你肯依我辦嗎？』

我也不敢對她正視，只從我的顫震的齒縫裏回答她道：

『好罷，好罷；你去罷。』

她去了。過一會兒舒拉進來。在白天，他更現出憔悴的樣子。他的深陷的眼睛帶着兩道黑圈子。我見這情形，心中不覺一陣酸熱。就柔聲地對他說：

『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他向我瞟了一眼。

『我從後日起到歐洲旅館當副侍役了。』

『謝謝上帝！你可以領取那一等的食券呢？』

『特別券，每日可領四分之三磅的麵包。……唉，阿費，你真不曉得我餓得多難過呢！』

他一面說，一面皺眉。說罷就走開，卻又回轉頭來看看我。他的眼睛已經成為一雙孩子的眼睛——現出可憐，哀求的神氣。可是叫我怎麼辦呢？我自己也一無所有。他心裏一定在想：『她從鄉下帶麵包回來，已經藏在什麼地方了。』

『可是我拿什麼給你呢？現在什麼都沒有。』

『爸爸沒有留東西給你嗎？』

『沒有。可是等一等……我看見廚房裏有點東西，擱在窗檻上。我們去看看罷，我們一同去。』

在窗檻上，我們看見一些煮熟的蘿蔔菜和馬鈴薯。我心裏很高興，可是我一看，蘿蔔菜是半腐敗的，馬鈴薯是凍硬的。唉，爸爸，爸爸，……東加的話不錯了：他竟寧使食物腐敗。這是何等的吝嗇！這是何等的可惡！我幾乎下淚地對舒拉道：

『可是統統都腐敗的，舒拉。』

他凝視着我，發出一種微笑；那種神情，幾乎令我哭出。

『可是我們向來是吃腐敗食物的。而且就是腐敗的東西，他也能有幾多給我們？我告訴你，我們若是把它吃了，你將來還要吃生活呢。』

『不要緊的，你吃罷。我是不怕他的。』

『那末你呢？』

『我……我是不要吃。』

我說不要吃是假的，只是我看見這些腐敗的蘿蔔菜和馬鈴薯，心裏覺得惡心罷了。亞力山大卻吃得津津有味。我……我是無論如何吃不下去的。

一點鐘之後，東加出門去，彌敦乞克回來了。他的臉色微紅，光彩，現出滿足自得的樣子。東加說他們並不缺少麵包，想是實話了。然而他們不幫助舒拉，豈不是一種羞恥；難道他不是他們的兄弟嗎？

他一看見我，無精打彩的道：

『哦，你回來了嗎，費兒？』

說了這句，就再沒有話了。

(註一)凱倫斯基政府所發行的紙幣名。

(註二)即安東耶。

(註三)即東尼乞加。

(註四)亞力山大之縮稱。

四月二十七日

原來是我弄錯了；昨天早晨爸爸留在桌上的那片麵包，並非單是我的早餐，卻是我全日的食糧。爸爸以工人的資格每日憑市民的食券可領一磅零四分之一的麵包，又以兵士口糧的名義，每當工作的日子，可以領到半磅的麵包。我此時還沒有領食券，他就從這多餘的半磅麵包裏分出一小片，以作我全日的糧食。他說他不能多給了。他自己是在工廠的食堂裏吃的。我暫時在東加的房間吃，可是她常常要側目看我。像這種絲毫都要分家的生活，我們是從來沒有過過的。大概就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神氣，就彷彿立刻要彼此扼殺咽喉似的。

亞力山大每天得着半磅麵包。他也有一張食堂的食券。在晚上，我們跟東加分開，自己燒晚飯吃：青魚，加馬鈴薯和蘿蔔菜。

昨天我給亞力山大吃的蘿蔔菜和馬鈴薯，原來是預備晚餐用的。爸爸厲聲問我道：『這些東西那裏去了？』也就再沒有別的話，可是我們都得空肚子上牀就寢了。今天早上他出門之先，就把一切東西都封鎖起來。

彌敦乞克應許替我在郵務局裏謀一位置。我巴不得這事早些成功。……爸爸每日提醒我，說我到這裏，並非是爲遊蕩來的，卻是爲了作並且幫他維持家庭來的。

唉，我一想起自己還該讀書，心裏够多麼難受啊！我上牀之後，又是一頓哭……

四月二十八日

我當爸爸是個慳吝，暴戾，只顧自己的人，倒已完全不在意中了。但是，今天，他忽又使我大吃一驚。

晚上，他從工廠裏帶歸大約六磅的麵包。亞力山大是已經叫餓叫了

一天了，可是並沒有問我要吃。他曉得什麼都鎖着的。我心中疼痛，又是沒有東西可以給他。

爸爸一回家，我就對他說：

「啊，爸爸，我們多餓啊！」

他的眉毛登時變成鎖狀。但是他說：

「去烹一條青魚起來罷。」

他就隨我到廚房裏。他親手開開食櫥，拿出一尾青魚和一些煮熟的蘿蔔菜。他似乎已經貯蓄着够一禮拜用的蘿蔔菜在那裏。事實上，這些菜都是煮熟的。

我想把青魚洗一洗，可是它有一種臭味。那些蘿蔔菜是差不多已經腐敗的，像昨天廚房裏放着的一樣。

「啊，爸爸，可是這些東西都是爛了的。」

爸爸眼睛並不看我，只用一種教訓的腔調說道：

「這不算爛，只不過有些凍硬罷了。我們不能够丟掉它，它是值錢的。」

好罷，既不能去就不能丟了。我將它烹調起來，大家坐着預備吃。爸爸切下一薄片的新鮮麵包給我和亞力山大。

當然，我們很快的就吃下了。爸爸忽然很和氣的問道：（他今天總算已經多給我們一片麵包的。）

「你們够了嗎？」

我經這一問，幾乎氣都轉不過來——這是如此難忍的！我恨不得能將已吞下的麵包重新從喉嚨裏掐出來擲還他去。我就恨恨的答道：

「沒有。」

他料不到我會這樣回對他的，就向我嚴厲地注視着。卻沒有話說。只默默地再切一片給我，便將麵包用紙包起。亞力山大就沒有第二片了。我不忍叫他看着我吃第二片麵包。我很快的向他瞟了一眼，他就走開，向窗口看望去了。我眞替他難過，不覺眼淚湧上。我把那麵包動也不動，就對爸爸道：

「那末舒拉呢？」

亞力山大仍舊向窗外看望。

爸爸的臉上一陣顏色過去，卻是不敢說出口來。他不發一言，將麵包解開，切一片給亞力山大。亞力山大眼睛不敢正視地把它拾在手裏，走向厨房去了。

他一走開，爸爸的面色登時就變，彷彿着了魔術似的。他瞪視着我，神氣中帶着一種奇異的責怪，同時卻又像得意的樣子。他見我並沒有好奇心的表現，突然從兜裏掐出約莫一磅半的白麵包，使個眼色指點給我看。然後他大聲說道：

「在餉食券上……白的……好的。」

他將它切做兩份：大的一份給他自己，小的一份給我。繼續用一種得意的責怪神氣看着我。我的血湧上雙頰，心裏很想對他說：「羞喲，羞喲，他不是你的兒子嗎？」——卻不知什麼東西妨阻我，終於沒有說出口。

好罷，我將來把我自己的一份分給他一半就是了。

他似乎已經猜着我的主意問道：

『你今天吃够了嗎？』

『吃够了。』

『好罷；那末我替你收起來。明天吃茶的時候再給你。』

四月三十日

東加和彌敦乞克實在是不貧乏的。我不曉得他們的錢從那裏來，可是他們天天買麵包，並且有湯和肉吃。他們邀我吃飯的時候是極難得極難得的。唉，你們是有親人的啊！我巴不得母親早些來！我們在這裏是過着可怕的生活。在夜裏，我們總聽見東加什牆背後埋怨爸爸。爸爸總是裝沒聽見。自從工廠關門之後，爸爸跟我們住在鄉下差不多半年光景；他是新近工廠復業的時候才到彼得格拉來的。他沒有地方住，彌敦乞克留他父親同住，好像做慈善事業似的。爸爸心裏該怎樣難過，那是意想得到的。無怪他的性情要變得這般厲害了。或者不單是因為飢餓而起的。他對他們無話可說，也只得裝做聽不見。他的身上已經成為一個爛布包了。我替他傷心，卻又感着難過，憎恨，和厭惡。他竟變成這樣吝嗇，暴戾，沈默，而且乖僻了。我到夜裏，簡直就怕跟他獨個人在一起。他晚上歸家總是默默的。吃飯時也是默默的。吃完飯，便帶上眼鏡讀新聞紙。也仍舊始終不發一語。老天哪，當這幾個長杳杳的時間裏，不知我怎樣恨他呢！而他也似乎覺着我的憎恨。有時他從新聞紙後面皺着眉瞟我一眼，卻還是沒有話。我在這種時候，心裏總起了一種不舒服的感情。我怕他那雙近鈍的眼睛在他的憔悴的黃臉裏。我總歡喜坐在陰暗的角裏，使他看不見我的眼淚。

有時，我覺得他有些不敢走近我。我曉得我在面前的時候，他總不敢解衣裳捫虱子。每回他在捫虱的時候被我撞見，他的神氣，就好像小學生做壞事被先生拿住一般。立時間，憐憫，憎恨和厭惡的感情都齊集在我的心裏了。

昨天晚上我上牀睡覺，忽然記起我從到這裏來，沒有那一天吃得飽過。

我想到這一層，立時就被一種生平從來未有的驚懼所攝服。我躺在那裏，好像被這種思想壓碎似的，如此的沉重，如此的沉重。其他的思想都被禁住了。

於是我的心開始疼痛，就漸漸的迸成眼淚了。而或者由於眼淚之故，其他一切被禁的思想又像蟲一般的重新蠢動起來。我竭力的避開他們，並避開爸爸可怕的鼾聲，將頭埋在被中哭泣。

早晨起來，我急忙到鏡子旁邊照着自己。我來的時候，是兩頰如玫瑰，身體很健旺的，如今是全然兩樣了。我的面頰上依然還有點顏色，卻寧說是一種慘白的顏色了。當初，那是紅的，如火的。

那一天，我整天的心中不寧，並且懶洋洋的。我也無心到街上去走。我

躺在牀上讀書，一直到晚。其實，我幷讀書的心思也沒有的。我的不絕的思想，就只在我將來要捱餓的問題。

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月一日。

爸爸不去工作。今天早上，他穿起他的新大褂，正如我從前的爸爸了。他弄得這樣漂亮起來，使我心裏覺得快活一點。

我突然覺得他像是有話要跟我說。他一逕拿犯罪的眼光跟着我，並且很留神地斜視我。我當然立時就戒嚴起來。我預先裝出一種不愉快的樣子。

他終於說道：

『今天爲慶祝休息日起見，我們弄一頓飯吃吃罷。』

他說這句話時，眼睛羞怯怯地看着我，不像一個做父親的樣子。而我的心立時就變成石頭一般。我用出一副強的眼光回答他說道：

『是嗎？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飯。而且今天也沒有什麽可做呀。』

但是可憐的爸爸裝做不聽見的樣子，只解釋道：

『我們到飯館吃去，在第七街上。』

到飯館裏？這種主意！我怎麽能彀去？眞是莫名其妙！……祇有男人可在那裏吃的。

『爸爸，女人和女孩子也得在飯館吃飯嗎？』

『你這小傻子！全家人都好在那裏吃的。你怕什麽？』

我們出得門來，只見天氣淸明，日光溫暖。工人和紅兵擎着旗子，唱着「國際歌」在街上行走。而因他們的歌唱，天氣越發覺得淸明，日光越發覺得溫暖了。人人的臉上都現出歡愉健旺的樣子。就是爸爸，也不免挺一挺他那凹陷而枯乾的胸膛。他在邊路上走，廣闊的鼻子底下輕輕哼着「國際歌。」我忽然覺得自己也跟着他們和唱。好像滿街的人沒有一個曾經嘗過飢餓的苦痛。

飯吃完後，爸爸很和氣地問我道：

『你吃飽了嗎？』

『哦，親愛的爸爸，很飽很飽了。』

他的眼中含着微笑，神氣間彷彿跟「國際歌」的調子很和協似的。

『離開這里不遠有個茶館，……我們去吃點茶罷。』

『啊，親愛的爸爸！上茶館去嗎！可是只有農民們到那裏去喝茶的。』

他稍微有點不耐煩地回答道：

『你眞奇怪！這有什麽兩樣呢？你不是連飯館都去過嗎？』

『不，不，爸爸；我不要去。』

『好罷，隨你的便。可是那裏的人不會把你吃掉的。』

爸爸聳起他的瘦削的雙肩，從兜兒裏掐出兩塊糖果。他帶着一種犯罪的神氣道：

『這是給你的，這是我自己的。這是我用食劵領來的。好罷，那末走罷，

可是到那裏呢？家去嗎？』

『不，爸爸。我要去看一個朋友。』

『好的。但是不要過九點鐘回來。』

啊，爸爸，爸爸！這糖果大概是他買來的，可是他說『用劵領來的。』

我覺得心裏有甚東西鯁着，好像有人拿指頭捫我一般飢餓毀了我的爸爸了——是飢餓毀的。

五月三日

我該算樂呢，不樂？

昨天，彌敦乙克夜裏回家很晚。我已經上牀了。我聽見他彈着牆壁道：

『預備着明天去工作去……在郵局裏……第五間裏……亞力山大安得利維基手下。』

第二天早晨，我跟彌敦乙克同到郵局。多謝上帝，那裏做事的都是女子，只有一個男人。大家都認識彌敦乙克我們一進屋子，四面都叫起來道：

『嘿，特米悅利亞力山得維基！』

『你好呀，特米悅利亞力山得維基！』

彌敦乙克簡直是個魯莽人，做事全不周到。他領我到屋中心，便道：

『這就是我的妹妹。再會罷……我忙着呢。』

我幾乎不能自制，要想跟他跑出。我那時毫無主意，只立在那裏，瞪視着大家。

一個美貌苗條的女子走到我面前。她的頭髮是金黃的，茸茸的，鬈鬆的。她的眼睛是大而黑的，她的臉是蒼白的。她的周身有一種嬌柔不勝的神氣。

『那末，好妹妹，你將來是跟我們一起工作了。我一會兒就要跟你說明工作。』

她叫我坐在一個黑色青年女子的隔壁。那黑色女子很和氣地看看我，其餘的人卻都帶着不懷好意的好奇心看我。其中有一個，嘴唇厚厚的，臉孔黑而驕傲的，竟對我做做鬼臉。……這個潑貨！而我也老實不客氣，做張臉孔給她看。

那苗條美人是什麼事都教我的。她可不曉得我心裏急得發抖。那些人的臉，是沒有一張對我表示好意的。只有那黑色的青年女子。啊，這是搯一般的苦痛！我因想自己正要讀書，爲什麼該來工作？如今我是天天要來到這里，天天要來了。也許終我的一生，至死才休罷。

五月四日

昨天，我畢竟鼓不起勇氣問他們要一張口糧劵。今天我又不敢開口。但是昨天晚上我一回家，爸爸就問我道：

『你領到劵嗎？』

他說時眼睛看着我，神氣間彷彿肩上卸卻千斤重擔一般。然而我見

他那雙灰色遲鈍的眼睛，和那副瘦削憔悴的面孔，心中被一種憎恨的感情所焦灼，好像開水滚沸一樣痛楚。

「沒有。」

「爲什麽呢？」

「我忘記了。」

「忘記了？可是你不會忘記吃罷，你會忘記嗎？我是沒有麵包給你了。我自己也捱餓呢。」

我直氣得牙齒打戰，我能彀聽見這打戰的聲音，不覺替自己傷心起來。這算是一個父親呢！他是預備着眼看自己的女兒餓死。天哪，這是什麽道理？我一些都不懂了。這樣的吝嗇！這樣的貪饞！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他。

這是昨天的事。

今天早上我醒來，就不見平常桌上放着的那片麵包。他……他竟不留下了。

我立在桌旁呆着。我的麵包應該在那裏，然而不在了。

我的眼淚掉在桌上。覺得那屋子幌盪起來，像在霧中一樣。我就抓起我的帽子，匆匆去工作了。

街上充滿着別人的歡愉，春天的日光，遠處的藍天，和溫暖的空氣。春風吹在我的臉上，使我記起睫下未乾的眼淚。人人都在奔忙，各人跑各人的路——他們的臉是活潑而歡愉的。並沒一人注意我。我把人人都看，卻沒一人看我。啊，我巴不得母親早些來！想那些人這樣匆忙，是到那裏去的呢？是否他們肚子都吃得飽，或是怎麽樣呢？

我早一點鐘跑到那裏。還沒有一個人來。覺得那郵局的房子宏大而清靜。裏面絕無喧嚣從二層樓的遊廊下瞰，空曠得直像一片沙漠。白色砌成的地板，瑩然發光。地面條直而平滑，好像擴大了似的，因爲是沒有匆忙的脚步兒在上面走。

我在這空虛，清靜，宏大之中，一個心覺得萎縮了。我於是靠在一根柱上哭泣。

忽然間，我開始留神的傾聽。是脚步聲。啊，是個孤單的少婦獨行踽踽地從清靜中走上前來。我是無論如何決不肯先招呼她的……

到底還是那黑色的少婦先招呼我。她貼近我身旁停住脚步，默默的把眼睛下視。她把柔軟而憔悴的面頰托在掌中。我們站在那裏，彼此俱無言語。

九點鐘了。郵局開門了。外面必已有一大羣人等着。我們從樓上看見他們湧進，分散在白色的地板上，像似黑色的甲蟲一般。我的眼淚停住了。有的是擁擠，談話，和劈拍的聲音。橡皮戳子拍拍的聲音從一個小窗裏發出來。我的心愈加沉重了。

嗨，什麽？那黑色的少婦在說話呢：

「如果我不弄錯，你還沒有把名字登記罷？」

「哦，是的……沒有……這是必要的嗎？」

『必要的簿子在樓下派事員那裏你如不登記，他們會扣你薪水的。』

『哦，原來如此。可是我不曉得公事房在那裏。彌敦乞克並沒有告訴我。』

那黑色少婦猜着我的爲難處。她很見機地自願陪我到公事房去。看她樣子，多麼良善可親啊！

在路上我們交談起來了。她的名字叫做馬露薩。我們一同回到我們的辦公處，就開始我們的工作。

十二點鐘的時候，一個孩子跑進來大聲喊道：

『豌豆呀，扁豆呀……豌豆呀，扁豆呀！』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我突然間覺得腹中飢餓起來。我那天早晨是沒有吃過東西的。馬露薩微笑着朝我看看，對我講明道：

『他是到我們食堂裏來賣的。這是我們吃飯的時候了。』

正是，——吃飯的時候了。也跟昨天一樣，一霎時大家都往食堂裏跑。馬露薩照常拿出一點麵包和牛油。萬不及料地她問我道：

『費你爲什麼不吃呢？』

她說了這一句，就現出莫名其妙的樣子。我的面頰紅得像火燒一般。連我的耳尖也顫震了。

『我今天忘記帶飯來了……』

馬露薩兩手裏各拿一片麵包，眼睛不敢仰視。

『或者……或者，我請你吃一片怎麼樣？我有兩片在這裏。』

『哦，不，不。我一點都不餓。』

『可是當眞的，費你吃一片。』

『不，不，謝謝你。我……我不能吃你的。』

而我的聲音裏已經夾着淚聲。我們兩人都坐着，紅着臉，彼此不敢相覷。忽然間我的嘴裏流涎了。我的牙牀動了。我咬緊牙關想制住。可是我竟制不住，我竟制不住。

馬露薩又道：

『你吃呀，費吃呀。我是不會勸的。吃呀，費乞加。』

她謹謹地放一片在我面前。這是何等可親可愛的好人啊！我將來是萬萬報不盡她的。我怎能彀吃她的呢？眼淚湧上我的眼眶，這是由飢餓所激起，也由別的東西所激起。

『謝謝……謝謝你……馬露薩。』

而且她整日的幫我工作。眞是一個可親可愛的好人啊！

五月五日

及到今天，我還是鼓不起勇氣去向管事人討我的食券。爸爸也仍舊硬着主意，不把早晨那片麵包留給我。連起兩天，我從早上到夜晚七點鐘什麼都沒得吃。晚上吃的，無非是腐敗的蘿蔔菜馬鈴薯和青魚。當初我怪亞力山大怎麼能吃腐敗的蘿蔔菜，現在我自己也會吃了。

我今天去工作，第一次覺得頭暈。回家之後，我急忙到鏡前自照。竟變

得這般消瘦這般蒼白了。天哪，爸爸不等母親來到就要把我餓死了！

五月六日

我終於得到我的食劵了。

現在我每天可領麵包半磅。這份口糧是隔日一領的。今天那孩子給我整整一磅麵包。我就在那裏將它吃光。我當着人面前將麵包都吃乾淨，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制不住了。而且我還是飢呢。

我偶然開開桌子的抽屜，不覺吃了一驚。一片塌過牛油的麵包又在那裏了。我覺得渾身都發熱起來。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馬露薩？』

她的暗褐色的眼睛並不看我，可是從她的眼皮的動作看去，我曉得她是在微笑了。

『沒有什麼的，』

『這個不能，這個不能……』

『吃罷，當眞的，我已經飽了。』

那片麵包在抽屜的一角裏，散着芬馥的牛油，含着引誘的意味在那裏閃爍着。視線從麵包上移到馬露薩身上，又從馬露薩身上重復移到麵包上。有一種東西從她的濃厚的睫毛裏掛落她的臉的下部。但是她並不看我，我也沒有更加疑心。我心中雖懷着一種沉重，羞辱，慘苦的感情——但終於把它拿了，因爲我實在餓得難熬了。她是多麼好心啊！她竟想得到每天留一點麵包在那裏！

我心裏打算，我只隔一天受她一次。

爸爸是一天乖僻似一天了。他的青魚和萵蘿菜已經完全腐敗，這要算是他一樁可怕的不幸運。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把它們丟掉了。他從來沒有差我到店鋪裏買東西。他總是親自去買的，他買了東西就封鎖起來。他現在似乎全世界人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了。不知將來母親來時，怎麼跟他過日子呢？他老是獨自個兒走來走去，現出憂鬱的樣子，默默無言，神色嚴厲；而且越發消瘦，甚至乾枯了。我一到夜裏，就怕跟他在一起。

我常常茶也不喝麵包也不吃就出門去工作。我每當從郵局領着麵包的日子，還只不過稍微飢餓，至於空日，那就難受了。

我巴不得母親趕快來。

五月八日

尼哥來巴夫洛維基也是在郵局工作的。我今天在食堂裏第一次遇見他。

今天的中飯，我們除青魚外別無他物。那些有麵包的都在食堂裏吃；那些沒有麵包的都將青魚帶回家裏去吃。

我呢，當從窗口接到青魚的時候，便有些熬不住要塞進口了。我急忙向桌子那邊走去，用兩指撮住那魚的頭，使它懸空掛着。我眼看着它的尾巴擺動，耳後的筋肉便已有些顫動了。

我餓極了，餓極了。

我終於走到桌旁。我等不及將皮弄乾淨也不用刀，便從中間吃進去。

我正用兩手拿住吃。忽然間吃了一驚。

『下午好呀，費！』

啊，這是尼哥來巴夫洛維基！我登時連耳尖都紅了起來。慚愧，慚愧，他恰好在我這樣飢荒的時候看見我！他心裏必定要想：『是怎麽一個餓鬼啊！吃青魚不配麵包。又用牙齒咬來吃。』

『你在吃青魚嗎？好的，我是要帶到家裏去吃的，你曉得的。我已用紙包好在這里了。我的姊姊會替我煮了吃。』

我不覺手中的青魚落下，它一直落在桌上。我不知怎樣開口才好。

『你一向好嗎？』

他的聲音是很鼓勵的。我心內羞愧如焚。他已經看見，已經看見我吃青魚不配麵包……並用牙齒咬着吃。我只淡然的答道：

『很好，謝謝你。』

『聽演講你報名過嗎？』

『這個，我還沒有工夫你曉得的。我到戲園去過一兩次……朋友家裏的宴會一次。……彼得格拉究竟比鄉下好，不是嗎？』

這個當兒，我對桌上的青魚斜視了一眼……天哪，整個兒的尾巴都還未吃。就是中部也還有肉。味道這般好！我感着好像統統都嚥下去了……

但是我的手做出隨便的樣子將它移開一邊。

『唉，尼哥來巴夫洛維基我們今天的飯壞透了。簡直是無法可吃的。食堂又糟到這個樣兒……至於聽講，我是一定去報名的。只是我不曉得在什麽地方。』

『我很高興來通知你。』

『那末就費心。我定感激你。』

我們一齊走出食堂。他對我說話，總現出特別殷勤的樣子。而且他對於我的教育，爲什麽這樣關心呢？他眞是一個漂亮的好人。

在我心裏，有一種欲望如火一般的燃燒，就是讀書，讀書，讀書。先去聽講，然後再進大學。我要的是高等的教育。但我回到辦事房，坐在桌旁，心裏便開始疼痛起來。我那有這種福分，那有這種福分？像前幾日裏，不說別的，連人也像半死了。我的心已經麻木。我在家裏，總是躺在牀上。我將沒有這樣的氣力。而且眼見得是無法可救了。

我於是跑到更衣室裏哭了一場。

（未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南京譚延闓等電廣州漢口汪精衛顧孟餘諸人，聲明：所商定本月應開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因漢粵中央同志無來寧確訊，不足法定人數，只得延緩。並催諸人來寧。

◉江蘇司法機關改組，省行高等法院制，將司法廳裁撤；各縣審判廳改地方法院。並實行廢除檢察制度，裁撤檢察廳。

◉江蘇宜興發生共產黨率領農民佔領縣城情事。滬寧路常州無錫一帶大戒嚴。

◉上海英兵任意槍傷華租交界處站崗華兵，交涉員向英領事抗議，要求懲凶，道歉，償醫藥費及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等事件。

◉香港當局斃番所截獲之愛仁輪搭客，認其中有七人爲海盜。

◉廣州工人數千持紅旗赴汪精衛宅請願釋放四月十五日後因清黨被捕工人，恢復工會及鐵路工人之職業，公安局派兵解散之。

◉中央黨部工，商兩部及江蘇省黨部爲蘇州鐵機織工風潮開聯席會議，決定合組調解委員會及應辦手續十項。

同　二日

◉中央特別委員會第八次會，討論李烈鈞等所提早日成立監察院，最高法院案，決定先行審查並修改前廣州所頒之國民政府監察院組織法，請國民政府特任張繼等爲監察院委員，徐元誥爲最高法院院長。

◉北京中西修約交涉，王蔭泰向西使提出臨時辦法四條：(一)使領關係仍舊；(二)西貨入華照其他外國同樣納稅，華貨入西享最低稅率國權利；(三)西班牙承認放棄領事裁判權，過渡期內另訂法律各欵；(四)六個月內成立新約；臨時辦法即以六個月爲期，如展期須雙方同意。

◉南通第十七軍有一小部分譁變，即平息。揚州崇明等處匪勢甚熾，當局派兵往勦。

◉上海台灣學生會聲明：亞洲民族大同盟爲日人機關，不願派代表參加。

同　三日

◉陳銘樞由日本抵福州，第十一軍歡迎其復軍長職。

◉浙江省政府曾通令各縣，令將幼年僧尼勒令一律還俗。佛學會會長范古農請變通辦法，既往不追，嗣後嚴禁各寺院菴廟收受青年僧尼。省政府採范說重令各縣照辦。

◉馮玉祥電告：宋哲元在陝西擊潰田玉潔軍，收復涇陽，田受傷潛逃無蹤。

◉上海交涉公署接到英總領事關於上月二十九日英兵槍傷中國崗兵交涉之復文，謂英軍事當局已將發槍英兵拘留聽候軍法審究，並表示歉憾，允償受傷中國兵七醫藥等費。

◉宜昌魯滌平部開赴下游，楊森部即入駐，魯楊兩軍合力討伐唐生智。

◉國民政府公布第十二次常務會議所通過之禁煙條例二十條。

◉宜興共產黨爲水警及商團擊潰，縣城收復，黨人被捕槍斃者二十餘人。

同　四日

◉南京軍事委員會分配五路總指揮任務：一路何應欽，二路白崇禧任北伐；三路李宗仁駐皖鄂邊界，策應北伐西征兩軍；四路程潛，五路朱培德任西征。

◉隴海路劇戰之結果，入豫直魯軍開始向蘇魯境內退却，馮玉祥軍分路追碭山曹州。

◉國民政府司法部撤換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院長盧興原之糾紛仍無結果，政府將慮停止職務交監察院查辦。

◉國民政府決定設立「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任程潛李仲公王世杰張肇元甘介侯爲委員，以程潛爲主席，公布組

擴法六條。

◉江浙黨部紛起反對鴉片公賣。

同　五日

◉汪精衞李濟琛等廣州要人通電，謂本人等主張中央全體會議在廣州開會，譚延闓等既堅持在南京開會，則特別委員會應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宜明白停止其職權，並於正式會議以前在廣州或上海先開預備會議。

◉何應欽過滁縣赴前敵，下令所部第一路軍北進，與馮玉祥乘勝東趨軍隊夾擊徐蚌。

◉國民政府所任安徽省政府委員陳調元等在安慶就職，陳任主席，李宗仁代表政府監誓。

◉江蘇省政府委員高發爲便利首都交通，提議收回滬寧鐵路改造雙軌。並創議其各種用費約共四千四百萬元，由蘇省及旅蘇人民每人出資一元或五角，俾集腋成裘。

同　六日

◉晉奉戰事，閻錫山實行縮短防線，北路退雁門關，中路亦由蔚州後退，奉軍高進嶽部迫大同，涿州圍城軍隊亦分赴紫荊關，惟涿州傅作義挺進軍仍堅守涿城，威脅近畿，俾阻奉軍京漢鐵路交通。

◉廣東臨時軍事委員會議決派黃紹雄爲北路總指揮，率師討伐唐生智。

◉天津當局向比商收回電汽公司交涉，經英法比三領事調停，爲有條件之解決，省設電車電燈監理處，準備接收公司全盤機器車輛。

◉日人通信機關發布張作霖謀將民國變爲君主國，準備明年六月做第一世皇帝之消息。

◉山東大批難民赴東三省者仍絡繹不絕，大連滯落五萬人，經日當局給資免費運赴蒙古。

同　七日

◉浙江共產黨總機關在杭州被破獲，黨案人犯數百名反獄計畫亦敗露，省當局依所獲名單大事搜捕，並令各縣同時捕拿散處各地之關係人。

◉南京所派之西征軍佔領武穴，唐軍劉興部不戰而退，何健部戰敗，兩部即在黃梅廣濟集合。上游唐軍與魯滌平第二軍之戰事亦在當陽發動。廣東討唐軍之中路方鼎英部佔郴州。

◉蘇俄革命十週事紀念，中國各地俄領事館均舉行慶祝，上海天津發生大隊白俄揚舊俄國旗攻擊領署撕毀紅旗情事，廣州則因工人乘機作赤色活動亦起紛擾。

◉奉軍因攻涿州經月不能克，改變方針，令北京山西同鄉周警英向傅作義磋商和平解決方法。同時近畿慈善團體亦向奉晉軍請求依武昌前例准紅卍字會入城救濟婦孺出城。

同　八日

◉南京國民政府通電，北方欲用比國退還之庚子賠款發公債五百萬及先借積存現款一百十萬，其互利條件內允許比使將期滿中比條約延長五年，除向比使及中外銀行否認外，望國民奮起而攻。

◉廣州金融因古應芬之千萬元公債陷於危險，商店倒閉頗多，商界向汪精衞請求撥款維持。

◉廣州政治分會省政府聯合宴罷工工人代表，宣布遣散罷工工人辦法。——每人給津貼一百元，另伙食六元六角。

◉華洋義賑會宣布調查山東旱蝗及兵災結果：災區五十六縣；面積二十四萬餘方里，佔全省十分之六；災民二千一百萬，佔全省人口之一半以上。

同　九日

◉共產黨在無錫東北各鄉實行大暴動，有農民革命委員會（主持政治）農民革命軍司令部之組織。

◉特別委員會派方子樵等爲湖北黨務整理委員，黃實楊賛雍等爲江西省黨部臨時執監委員，盧師諦黃季陸余際唐爲四川省黨部特派員執監委員。又通過處理軍事區域黨務條例。

◉宜興共產黨擾亂事件之首領萬鎰在浙江長興爲保安隊捕獲，即解往杭州。

◉晉軍白俄隊參謀長尼哈羅夫有勾結謝米諾夫黨圖現首領也樂夫另造新勢力之運動，天津當局加以制止。

◉直隸省鈔跌價至六折，省當局設維持省鈔基金委員會，惟流通之省鈔據當局報告爲五百六十萬，實際則有八百餘萬元。

同　十日

◉北京外交部照會西班牙公使，聲明一八六三年互換之中國日斯巴尼亞條約，決定期滿不再繼續，另訂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之新約。

◉廣東省當局依「香港罷工工友善後討論會」議決案開始發給現有罷工工友三萬餘人（十四年初罷工時爲十五萬人）之遣散津貼，計每人百元，限定二十七日遣散完竣，停給伙食，由公安局接收各宿舍，惟仍保存罷工委員會辦理善後。

◉蔣介石由日本回抵上海。即電汪精衞請來上海商談黨

事，並言欲使本黨復歸完整，非互相諒解，從速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可。

⊙漢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等四人已於昨日抵廣州，即與在粵各中央委員集議，因蔣介石來電之關係，決定對在粵開中央全體會議之主張不再堅持，即選派代表赴上海與蔣等晤商一切，南京譚延闓答復汪精衞等，聲明特別委員會爲寧漢滬三方在滬所共同贊同，取消及停止職權均非權力所及，宜由中央全體會議解決，對於預備會議，則贊成在上海開會。

同　十一日

⊙江蘇交涉員奉國民政府訓令，向上海比領事抗議比使與北方磋商以比款發公債事，請電北京比使拒絕。

⊙廣州政治分會通過特別刑事法庭組織審判條例，各省繼起組織者頗多。

⊙俄國因國民黨反共之關係，勒令黨軍所派留俄研究軍事之軍官王懋功等二十八人回華，諸人抵上海，發表被遣回國途中所受之虐待情形。

⊙上海特別市黨部認政府戒煙藥品招商專賣計畫，將誘江浙人民盡吸鴉片，請收回成命。

同　十二日

⊙北京外交總長王蔭泰因西班牙公使對中西商約既不即議修改，又不允接受臨時辦法，且表示不肯放棄領事裁判權及堅持延長商約稅則，即照會西使，宣告中西舊約失效。

⊙唐生智因前敵戰敗後方軍隊不聽調，通電下野，乘日輪逃往日本，臨行將聲言請其下野不服命令之師長張國威勒斃。唐部何健劉興李品仙各軍向湖南退却。

⊙津浦路北伐軍與孫傳芳軍在明光臨淮間發生激戰，孫軍利用鐵甲車猛衝，惟後方蚌埠附近爲北伐軍乘虛攻入，孫軍遂失臨淮。

⊙本日爲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誕辰，國民政府所轄各地方均舉行盛大之紀念典禮。

同　十三日

⊙武漢第四集團軍全部撤駐岳州，衞戍副司令賀國光被留維持秩序。

⊙英香港總督塞文·克乃門抵天津，張作霖即派員迎往北京。

⊙無錫共產黨之暴動，經駐防第十三軍一師派隊赴四鄉鎮壓，未能發展，縣公安局及總工會聯合破獲共產機關數處，捕獲多人，即奉省令將首要七人梟首示衆，蘇州嘉興等處所發動之共產黨活動事件，均爲地方當局所制止。

⊙渤海艦隊又南下襲吳淞，因陸上防備嚴密，即退去。

⊙施肇基電告北京外交部，美國務卿表示中日滿蒙鐵路交涉如侵入國際銀團範圍，美當首出干涉。

同　十四日

⊙北京西班牙公使噶理德向外交部抗議，否認北京政府有廢棄中西條約之權利，謂僅得據該約第二十三條修改通商部分。——王蔭泰因西班牙目前亦無正式政府，不能就六十年舊約自爲解釋，決置不理；惟各國懼西於廢約，中國將用作前例，多助西。

⊙廣東李濟琛張發奎間之暗潮經調解了結，張發奎以軍權交黃琪翔，即赴香港準備出洋，李濟琛與汪精衞同任赴中央全體會議代表，赴上海，所任政治分會軍事委員會兩主席攝黃紹雄回廣州代理。

同　十五日

⊙海軍司令陳紹寬率艦隊抵武漢，擔任維持秩序，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唐生智。

⊙國民政府通過懲治盜匪暫行條例。

⊙北京財政當局以籌措軍費之理由創辦奢侈品用戶捐，各國公使極反對，商議共同抗議。

⊙四川發生與豫魯紅槍會相似之「聖兵」，襲擊太甯鹽稅機關，殺稅務員數十人，楊森派兵往勦，中伏敗退。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土耳其凱末爾將軍一致被舉連任土耳其共和國大總統。

⊙美國柯列芝大總統任命前國務卿許士爲參加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古巴舉行之全美大會美代表團領袖。

⊙印度喀爾喀達及孟加拉有許多人家被檢查，警察搜得文件，證明革命陰謀之蔓延。

同　二日

⊙日本民政黨決定在下屆議會提出不信任政府案。

同　三日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蘇俄與波斯所訂之中立與關稅條約。

⊙日內瓦國際商務障礙會議討論廢除國際進出口限制之五年草約，規定廢除進出口各項限制，而附以若干例外。

同　四日

⊙土耳其舉行第一次戶口調查，以嚴峻條件切實施行。調查日人民一律不許出外。

⊙本年十一月七日爲蘇俄革命十年紀念，俄政府發表大赦令。

同　五日

⊙墨西哥革命黨領袖戈美士將軍與另一候選總統舉兵反抗現政府，被擒處決。

同　六日

⊙美國三大油礦公司與英法荷蘭商妥合採摩塞爾油礦，由土耳其公司指導一切，每國各得利益四分之一。

⊙南非國旗案在參議院三讀通過。

同　七日

⊙本日爲蘇俄十年紀念年，在莫斯科參加十週紀念之游行者有一百萬人。

同　八日

⊙參加日內瓦商務障礙會議者共三十五國，簽字於廢除商務障礙之公約者計十八國。

⊙海牙有國際反共大會。

⊙印度憲法委員會無一印人加入，孟加拉自主黨發宣言請印人抵制憲法委員會。

同　九日

⊙法國與南斯拉夫之友誼條約自一九二六年三月起談判，本日告成。

⊙匈牙利共產黨五十七人被控受莫斯科第三國際訓令，在匈作赤色宣傳，今日審畢，各判處徒刑，自八年至八月不等。

同　十日

⊙瑞典學院議定將一九二六年諾貝爾獎金給與意國女小說家列達夫人。

⊙在華盛頓之國際無線電會議開全體會議，批准無線電新公約十八款。



同　十一日

⊙南斯拉夫與法國間之友誼公斷條約在巴黎簽字。

⊙意國棒喝團大會決定將議員數減至四百，在國家生活中確爲活動分子者始有投票權。

⊙本日爲大戰休戰紀念，各國均舉行休戰紀念禮。

同　十二日

⊙法美兩國之稅率談判宣告結束，兩國俱稱滿意。

同　十三日

⊙印度全國行政會各政黨通過宣言書，排斥調查新政之憲法委員會。

同　十四日

⊙俄國共產黨之中央執監會議與中央委員會通過一議案，將脫洛斯基與徐諾維夫二人開除黨籍。又將加米納夫與輯柯夫斯基等五人逐出中央委員會，並罷免現有官職。

原文献残缺